武俠世界

賊公計（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著

俗語有謂：「賊公計，狀元才。」名捕手蕭原這一次遇上一個奸狡詭詐的匪徒，逼得絞盡腦汁，與之鬥智鬥力，險些栽在那匪徒的手上，還惹上一段幾乎無法擺脫的情愛……



第30年

26

$ 8.00

編者話

今期刋登的巨型小說是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賊公計﹂，名追捕手蕭原這次臨時充當蟠龍鄉徐家護院，本來是說好三日爲限，但却遇上一帮狡滑的匪徒進村搶劫，蕭原義不容辭挺身而出，發揮他的機智頭腦，以及如神槍法，終於把匪首擒獲，依法處理，使蟠龍鄉逃過一次劫難……故事情節曲折緊湊，打鬥場面壯觀慘烈，更有一段旖旎纏綿的愛情故事，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 ☆ ☆

西門丁所著連載小說﹂烽火孤雛﹂是繼﹂塞外風雲錄﹂之後另一新作，西門丁先生一向以文筆流暢，故事情節生動活潑見稱，受到不少讀者的讚賞，﹂烽火孤雛﹂在今期開始刋載，喜讀西門丁先生佳作的朋友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今朝看我﹂，柳花花被竹下三枝所挾持，唐山幫遭聯軍突襲，被殺得措手不及，兵敗如山倒……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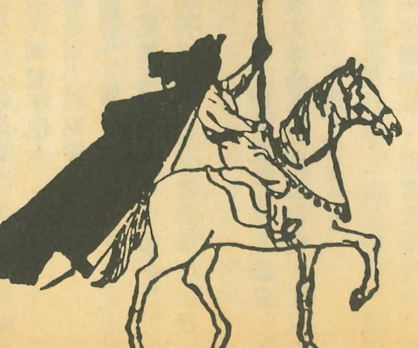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6期
（總號152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飛·圖

賊公計

權充保安　節外生枝

蕭原這一段日子很清閒，他本想在這幾天到石鼓鄉去探望自己的心上人——張鳳琴，與她聚聚，一解相思之苦；說起來，他已有三個多月沒有與張鳳琴見面了。這一天，他正想出外，到賣首飾的店舖去，挑三兩件精緻的首飾，送給張鳳琴，略表他對她的一點心意；那知道却來了一個客人。

那個客人姓朱，名立，是蕭原的朋友，亦是同行——一個追捕手。不過，論到名氣，朱立大大不及蕭原。

蕭原却並沒有因此而瞧不起朱立，他可不是那種自傲自大，不可一世的人；反之，他對朋友一向謙虛隨和，絲毫不會瞧不起人。

朱立劈頭便道：「蕭兄，我有一件事要對你說，走，咱們到外面找個地方坐下來再說。」

蕭原看着朱立，含笑道：「朱兄，有甚麼要緊事啊？可是昨晚賭錢贏了，請我飲茶，才那麼說了。」

朱立搖了頭，又點點頭。「我昨晚確是贏了錢，請你飲茶，我是請定了。不過，我確是有一件事需要你幫忙，故特來找你。」

「到底是甚麼事啊？」蕭原好奇地瞧着朱立。

朱立却一把扯住蕭原的衣袖，邊往外走，邊說道：「蕭兄，到九如居坐下喝杯茶，再對你說。」

蕭原聽他那麼說，不好意思不領情，只好跟他走。「朱兄，客氣甚麼，何必要到九如居才說！」

朱立邊走邊道：「我不是客氣，請你飲茶是平常事，就算我沒有事求你幫忙，我也會請你飲茶。」

兩人來到九如居，在樓上找了一副座頭坐下來。要了一壺龍井，朱立替蕭原斟了茶，再替自己斟了一杯，待蕭原喝了一口茶，才說道：「蕭兄，有一件事，千萬請你幫個忙。」

蕭原又喝了口茶，說道：「朱兄，只要是我力能所及的……到底是甚麼事？我辦得到，一定幫忙。」

「蕭兄，這件事在你來說，輕而易舉，一定辦得到。」朱立邊說邊拿起茶壺，替蕭原斟茶。

蕭原看着朱立，等他說話。

朱立放下茶壺，看了蕭原一眼，才說道：「蕭兄，是這樣的，鄰縣有一戶人家擺大壽，為免發生事故，他們想聘幾個保鏢，在壽誕的前後三日保護那家人，酬金二百塊大洋；我已找了李火，但還欠一個，想請你——」

「想請我暫做三天保鏢護院？」蕭原料不到朱立要他『客串』三天保鏢護院，這種事，他從未幹過因而大感興趣。

朱立點點頭，緊張地看着蕭原。

「蕭兄，我本來不想……委屈你的，但一時又找不到可以信賴的朋友，所以，才來找你……」

從朱立臉上顯露出來的緊張神色，蕭原看得出，他很擔心他不答應。

他不忍心讓朱立感到失望。至於去探望張鳳琴的事，並不是急事，可以遲些才去。這件事，又是他能力所及的，那何樂而不為？因此，他爽快地道：「朱兄，橫豎我這幾天閒得發慌，去做幾天保鏢，這倒是新鮮事兒我樂意去試一下。」

「蕭兄，你是答應了？」朱立聽他那麼說，興奮不已。

蕭原用力點點頭。

「蕭兄，謝謝你。」朱立大大地鬆口氣，感激地看着蕭原。「要是你不答應，明天我真不知怎樣對那個找我的人說。」

頓一下，跟着又說道：「蕭兄，那二百塊大洋酬金你分七十塊，我與李火各分六十五塊，怎樣？」

蕭原忙搖頭道：「這怎麼成，這件交易是你接頭的，你當然要分多一點；這樣吧，你分八十塊，我與李火各分六十塊？」

「不成！」朱立急急道：「這件……交易雖然我接回來的，咱們三人却無分彼此，因此，我怎能多分二十塊錢？」

「那我也不該分多五塊錢啊？」蕭原含笑道：「至少應該平分才對。」

「二百塊大洋，三個人怎樣平分了？」朱立抓抓下頷，露出一抹苦笑。

「那咱們三人每人分六十五塊，剩下的五塊，一起吃了它怎麼樣？」蕭原提議。

「嗯，很好。」朱立道：「蕭兄，你沒有甚麼要事要辦吧？」

蕭原遲疑了一下，才搖搖頭道：「沒有。」

「那就好了。」朱立舒口氣。「咱們明天早上便要趕去那裏，大後天那戶人家就要辦壽筵，所以，咱們必須在明天晚上趕到去。」

「沒問題。」蕭原道：「李火怎樣了？」

「昨天我已經和他說了，他沒有問題。」朱立說到這裏，一眼看到一個端着點心的老伯向這邊走，忙舉手招呼他過來。跟着笑對蕭原道：「蕭兄，真不好意思，一坐下來便只顧着說話，忘記了要些點心給你吃，快要些點心吃吧！」

說話時，那賣點心的老伯已走到桌子前，他也不管籠子內的是甚麼點心，接連拿了幾碟放在桌上。

蕭原不由笑起來。「朱兄，你要這麼多碟雞球大包，咱們兩個怎吃得了？」

朱立聽他那麼說，忙往桌上瞧一眼，不由也失笑出聲，忙將三個雞球大包放回籠子去，只留下兩碟。

「蕭兄，先吃個包子，待會再要些別的點心吃。」朱立將其中一碟推到蕭原的面前。

蕭原也不客氣，拿起碟子上那個大包，咬了一大口。

朱立也拿起包子，大口吃起來。跟着，又有蒸排骨、燒賣等點心端過，朱立每樣都了兩碟，擺了一桌子。

蕭原看着一桌子的點心，笑說道：「朱兄，你眞客氣，這麼多點心，怎吃得完？」

朱立却連聲道：「吃吧，吃吧，幾碟點心，怎會吃不完。」伸手將兩碟點心拿到他的面前。

蕭原聽他那麼說，唯有硬着頭皮再吃。

「是了，差點忘了問你，那戶人家的主人姓甚麼？」蕭原吞下一顆燒賣，抬眼瞧着朱立。

「姓徐。」朱立忙咽下一隻蝦餃，幾乎哽了喉嚨。

「肯拿出二百塊大洋，請三個保鏢，只要三日時間，這個姓徐的一定很富有。」蕭原喝口茶。

「徐家不但富有，聽說他的一個兒子還是個師長，在湖南駐防。」朱立道。

「徐家既然是富有人家，那一定養有護院；爲何還要花一大筆錢請我們三個人去保護壽筵進行？」蕭原打從朱立說出這件事開始，便感到其中可能有蹊蹺。

「據那個來與我接頭的管家說，近來地方有點不安靜，時有劫掠的事情發生，徐家那個三少爺爲了壽誕能夠順利辦完，免得觸了霉頭，大煞風景；所以，才花這筆錢，請三幾個有本領的人回去負壽誕安全。」朱立加以說明。

蕭原聽他那麼說，總算釋了心中存疑。

朱立跟着又道：「本來，徐家那個在湖南駐防當師長的大少爺派人送壽禮給老大爺時，派了一排士兵回去，說是保護老太爺的壽誕安全；但那位老太爺却說，士兵的責任是保家衛國，並不是用來保護他的壽誕的，因此，他打發了那一排士兵回去。」

「朱兄，這位老壽星倒是一個明事理，公私分明的長者。」蕭原不由對那位徐老太爺甚爲敬重。

「我也是因爲這個緣因，才答應權充幾日保鏢。」朱立道：「若是他爲富不仁，就算出一千塊大洋酬金，我也不會答應他。」

「朱兄，那個管家既然說地方上不大安寧，只怕那二百塊大洋不是那麼好賺。」蕭原有點擔心地道。

「蕭兄，這一點我也想到了，所以，我特別請你幫忙。」朱立顯得很輕鬆。「有蕭兄你坐鎭，我相信就算有甚麼事發生，也能夠應付過去的。」

「朱兄，你太看得起我了。」蕭原忙說道：「這件差事，咱們三個必須充分合作，才能夠應付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對，蕭兄你說得對。」朱立迭聲道：「憑咱們三個，有甚麼事情不可應付！」

蕭原口齒欲動，想說甚麼，却又忍住了。

「蕭兄，別只顧說話，忘了吃，快請吃吧。」朱立邊說邊將那些點心推到蕭原的面前。

蕭原看着那些點心，臉上笑着，心裏却暗叫吃不消。

＊　＊　＊

蕭原與朱立、李火，在徐家那個姓王的管家引領下，在黃昏日落前，來到龍蟠鄉。

遠遠望去，龍蟠鄉後面那逶迤的山嶺有如一條蟠曲欲騰的蛟龍般，氣勢非凡；蟠龍鄉大概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地靈則人傑，怪不得鄉中出了一個手握兵權的師長。

蕭原遠遠看到那道山嶺，也禁不住讚一聲「好！」

四人是坐徐家那輛載貨的馬車代步的。

原來，這個姓王的管家這一次到南寧，不但負責請保鏢，也順道購買壽宴時應用的貨品；因此，他帶了一輛馬車去南寧。

蟠龍鄉頗大，房屋黑壓壓的一大片，少說，也有幾百戶人家。鄉村的旁邊有一條溪河蜿蜒斜伸，像一道玉帶般。這裏有山有水，實在是個好地方。

馬車進入鄉村，從村口通入去的那條街道頗寬敞，足可容兩輛馬車並排駛過去，比一些鎭集的街道還要寬闊，這大概是因爲徐家出了一位「猛人」，特別將街道修理得寬闊吧。

靠近村口的那一截街道，兩邊都是店舖，倒也似模似樣；馬車一直向村中馳進去。

在一座大屋子前，馬車停下來。

宅子的大門兩旁，赫然擺放了一對石獅子；這在一般的鄉村來說，是很少見的。

能夠在門前擺放石獅子的，必然是富貴人家。

兩扇大門的兩邊，張貼了一副壽聯，門前人進人出的，好不熱鬧。門前還聚了幾個村童在看熱鬧，看到馬車停在門前，哄地地擁到馬車前。

蕭原與朱立、李火三人才跳下馬車，馬上便被那幾個村童圍住，好奇地瞧着三人。

蕭原友善地笑笑，伸手撫一下一個村童的腦袋。

那村童也不怯生，咧咀朝他嘻嘻一笑。

蕭原被那村童稚氣的樣子逗得開心地笑起來，從衣袋內摸出幾個銀毫，一人派了一個。

那幾個村童歡喜得不得了，蹦跳着朝大街那邊跑去。

蕭原瞧着那幾個活潑天眞的村童

蹦跳着跑去，笑容更盛。

「——要是將來她替我生下一個像那幾個村童那麼活潑可愛的孩子，多好啊。」

蕭原不禁在憧憬着。

「蕭原，進去啊。」李火拍一下蕭原的肩頭。

蕭原霍然回過神來，李火瞧他一眼，笑說道：「蕭兄，你可是想將來有一個像那幾個村童那樣活潑的孩子？」

蕭原笑笑，手指着那幾個跑出很遠的村童，「李兄，他們好可愛啊。」

李火笑着點點頭，伸手搭在蕭原的肩頭上，「走吧！王管家與朱兄在大門前等着呢。」

蕭原忙扭頭往大門前那邊瞧去，王管家與朱立果然站在大門前正等着他倆，忙與李火快步向大門前走去。

進入大門後，更加熱鬧，人來人往的，顯現着一片歡欣的氣氛，不少人與王管家打招呼。

王管家帶着三人來到一座偏廳，請三人坐下，跟着對三人說：「三位請稍等一會，待我去請三少來與三位見面。」

朱立道：「王管家不用客氣，請自便吧。」

王管家對三人說聲失陪，才快步走出偏廳。

待王管家走出廳外，李火第一個說道：「蕭兄，朱兄，徐家果然氣派不凡啊！」

「李兄，還用說，」朱立道：「兒子是個手握兵權的師長，所謂一人得道，鷄犬昇天；那當然有氣派了。要是有一天你當了師長，你家不馬上風光氣派才怪？」

李火嘆口氣：「我那有這麼好命，有一天能夠不吃這行飯，已算家山有福了。」

蕭原接口道：「李兄，幹咱們這一行也不差啊，雖然危險性很大，但報酬却不錯；最值得咱們自豪的，是親手將那些巨奸大惡的匪徒繩之於法，對於地方上的安靖，咱們可算有一份功勞。我相信，你若是再幹幾年，要是不嫖不賭，會有一筆積蓄，那時候你可以『金盆洗手』，幹別的營生。」

李火道：「我確有這個打算。幹咱們這一行，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俗語謂：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所以，我早已打算好，待積蓄下一筆錢，便不再幹這追捕生涯；做點小生意，安安穩穩地過活。」

朱立看一眼蕭原：「蕭兄，你幹了多少年？」

蕭原想了一下：「六年。」

「蕭兄，你打算一直幹下去嗎？」朱立道。

「本來，我確是一直想幹下去的，因爲我覺得很有意思……不過……我可能會像李兄那樣，不再幹下去。」蕭原不好意思說是爲了張鳳琴，所以吞吞吐吐的。

朱立却猜到蕭原爲了甚麼，笑笑說道：「蕭兄，可是將來結了婚，爲了老婆兒女，不再幹這一行？」

李火不等蕭原說話，搶着說道：「朱兄，你眞是的，這還用說嗎！」

朱立眼珠一轉，看到蕭原臉色忽然轉紅，不由啞然笑起來。

正說到這裏，王管家與一個年約三十多歲的男子走入偏廳，三人不由都站了起來，瞧着那個男子。

——三人都猜到那個男子極可能就是徐家三少爺。

三人沒有猜錯。王管家對三人道：「三位，他就是三少爺。」

徐家三少爺含笑對三人點點頭。

王管家跟着逐一將三人的姓名對三少爺說出來。

介紹完畢，王管家對三少爺道：「三少爺，我還有事要做，我不陪你們了。」

三少爺頷首道：「嗯，你順便去叫何媽捧茶出來招呼客人。」

王管家答應一聲，抱歉地對蕭原三人道：「三位，我只顧去請三少來，忘了叫人送茶給三位解渴，眞對不起。」

朱立忙道：「王兄，別客氣，我們都不渴。」

「不渴也要的，這才是待客之道。」王管家說完便轉身向廳外走去了。

三少爺朝三人做了個「請坐」的手勢：「三位請坐啊。」

三人不再客氣，坐了下來。

徐三少自己也坐下來，看了三人一眼，說道：「三位，相信已由王管家說過聘三位到舍下的職責了吧？」

朱立忙頷首道：「王管家都對咱們三人說了。三少爺請放心，咱們受你錢財，自然替你消災，咱們會盡心盡力，保護老太爺的壽誕平安無事。」

「嗯，有你們這句話，我就放心……」徐三少似乎是個頗隨和的人。「待會，我帶你們到各處看看，與舍下那些護院見個面，從今晚開始，舍下的安全就由三位負責；當然，舍下那些護院亦歸你們指揮調撥，待會與他們見面時，我會當面對他們說清楚。」

說到這裏，恰好一個下人將茶捧送進來，徐家三少於是招呼三人喝茶。待三人喝茶後，又說道：「明日是家父七十大壽；三位請多費點心，我不想在家父壽辰時，發生甚麼事。」

朱立道：「三少爺，你放心吧，我們會全心全力保護老太爺的壽宴平安無事的。」

「嗯，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徐家三少爺朝三人拱拱手：「那就拜托三位了。」

三人忙還禮不迭。

「三位還要不要歇多一會？」徐家三少瞧了三人一眼，看到三人均搖搖頭，馬上站起身：「那我這就帶你們到宅子的各處去走走。」

蕭原三人跟着站起來，隨着徐家三少爺走出偏廳。

* * *

在徐家安排的客房內，三人在等着吃晚飯。

這時候，離天黑大約還有半個時辰左右。

雖然坐了半天的馬車，三人都不感到累，躺了一會，乾脆坐起來閒聊。

「蕭兄，起先我以爲徐家很大，先前走了一趟，前後合起來才不過三進深；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本來已有八個護院，加上咱們三人；足夠人手保護徐家有餘。」李火摸出一包洋烟，拿了一支叼在咀上，將烟包朝蕭、朱兩人遞過去，兩人搖搖手，他才將烟包放回衣袋內，再摸出洋火，燃着烟捲，抽吸起來。

蕭原正色道：「李兄，雖說人手足够，但咱們決不可以掉以輕心，要是這趟『差事』如此輕鬆自在，徐家也不會花二百個响叮噹的大洋請我們來保護了，他們何不用來做善事？依我看，這趟『差事』不會這麼輕鬆。」

朱立想一下，同意蕭原的說法。

「李兄，蕭兄說得對，若沒有不對，徐家斷不會花二百塊大洋請咱們回來。因此，咱們要時刻小心，免得出了事，受人責怪，聲名盡喪！」

李火聽兩人那麼說，不敢再輕心。「兩位都這麼說，我怎敢再掉以輕心，想想，那二百塊大洋似乎不會那麼輕易賺到手。」

頓一下，忽然又道：「蕭兄，李兄，你們可有看出，那個護院頭兒似乎不大服氣咱們。」

朱立馬上附和道：「怎會看不出來！要不是徐家三少當面與他說，要他聽我們的調派，只怕他當時便給說話我們聽！」

「兩位，難怪他會不服氣的。」蕭原不想因此而與那個姓余的護院頭兒產生磨擦，勸解兩人道：「人家畢竟是個護院頭兒，手下都聽他的，忽然間要他聽我們的，當然有點不服氣，換轉是你們，只怕也不大情愿。」

朱、李兩人聽蕭原那麼說，想了想不由同時點點頭，同聲道：「蕭兄，你說得不錯，換轉是我，確是不大甘愿。」

「可不？」蕭原道：「咱們只負責保護徐家三天，眨眼便過去，何必與姓余的鬧意氣，將就點，過了這三天，從此便與徐家沒關係，那不好麼？」

朱、李兩人連連點頭。

「蕭兄，徐家在地方上可說是『望族』，加上又有一個兒子是軍界中手握兵權的師長；照說，沒有甚麼人敢動他們一下的。我總覺得，他們花二百塊大洋請我們來做保鏢，其中可能有點問題。」李火臉上露出思疑之色。

「我也是這麼想。」蕭原頷首道：「我幾次想開口問徐家三少，但總覺得有點冒昧，所似忍着沒有問。」

朱立道：「今晚找個機會，我向徐家三少問個清楚明白。」

「嗯，這樣也好。」蕭原點頭同意。「心中有數那麼就可以加以防備，免得到時眞的發生甚麼事情時，手足無措。」

「明天是徐老太爺的壽誕，來祝壽的客人一定很多，咱們可要好好地分派人手，免得發生事故。」李火想到明天的「盛況」，不禁有點擔心。

「咱們可以將人手分成兩撥，內外防守，互相照應，你們認爲怎樣？」蕭原看着朱、李兩人。

兩人想了一下，點頭表示同意。

「蕭兄這個安排，應該萬無一失。」朱立道。

天色慢慢黑下來，有人來請三人去吃晚飯。

三人跟着那個下人來到先前那個偏廳上，晚飯就擺放在那裏。

陪他們吃飯的是那個王管家。

飯菜不錯，還有一壺酒。

王管家殷勤地招呼三人喝酒吃菜。「三位，由於明天是老太爺大壽之日，有勞三位多多照看，所以，不敢讓三位喝得太多，待老太爺壽誕過後，再好好地招呼三位喝個痛快。」

三人連聲道：「王管家太客氣了，喝酒是小事，甚麼時候也可以喝，你放心吧，明天我們一定會全心全意，小心照顧徐家一切安全。」

「三位，吃菜啊，來，我敬三位一杯。」王管家笑着擧起杯子。

三人忙拿起杯子，與他碰了碰，各自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放下酒杯，朱立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王管家，有一件事，如骨鯁在喉；忍不住冒昧的請問你……」

王管家忙道：「朱老哥，有甚麼話只管說。」

朱立潤了潤喉，正色道：「王管家，照我們看來，你們已有足够的護院保護貴東家之安全，其中是否另有甚麼事……請你據實相告，以便我們心中有數，好讓我們加以防範？」

「王管家，你也不想明天有甚麼閃失吧？」李火接口說一句。

王管家遲疑了一下，才說道：「是這樣的，我家大少爺派出保護壽禮的那排士兵走後，我們忽然聽到一個消息，有一股流匪在五日前，竄到離這裏二十里外的龍眼鄉，將那條村洗劫一空！我家三少爺恐怕那股流匪會打敝鄉的主意，所以，才着我到南寧辦貨之便，物色幾個人，負責老太爺大壽之日的安全，所以，才請了三位來。」

頓一下，又道：「我家三少爺這麼做，是恐防萬一，因爲明天老太爺大壽之日，會有很多賓客來賀壽，三少爺不想賓客受到驚嚇，除了請了三位之外，還特別請了縣裏一小隊保安隊在敝鄉防守；相信不會有甚麼事發生的。」

「我們也不想明天有甚麼事發生，所以，才向你問個清楚明白，希望你不會見怪。」蕭原含笑道。

「怎會，怎會？」王管家連聲道：「要怪的是我，忘了對你們說清楚。」

「這倒不能怪你。」朱立忙道：「明天就是老太爺大壽之日，不忙昏頭才怪。」

王管家也確實很忙，才吃完晚飯，便坐不住，向三人說了聲失陪，便又去做事了。

三人聽王管家說，已請了一隊保安隊來防守這條鄉，就大爲放心；再喝了兩杯茶，便返回客房，洗了個澡，便去找那個姓余的護院頭兒，分派人手巡夜。

* * *

翌日一大早，徐家便鬧哄哄的，一片喜慶氣象。

蕭原與朱立、李火亦起了床，按照昨晚與姓余的商議好的主意，將人手分派好，在內外巡視防守。

日上三竿，來賀壽的賓客已經絡繹不絕。

距午時還有三刻鐘，已是徐家老太爺壽辰，徐老太爺端坐在大廳正中的太師椅上，接受兒孫親人的拜賀。

蕭原由於要負責老太爺與徐家老少的安全，所以，一直在大廳附近巡視，因而有機會看到徐家後輩向老太爺拜壽的盛況。

這令到他大開眼界。

有錢人家祝壽，確是大陣仗，與平常人家不可同日而語。

而他也乘機「認識」了徐家上下人等。

他逐一計算之下，發覺徐家上下一共有九十人。

其中一個少女，特別引起他的注意。

他猜測，那少女是徐老太爺的孫女兒。

因爲那少女的年紀看上去不超過二十歲，而老太爺的今日是七十大壽，應該不會是老太爺的女兒，年紀相差太遠了。

引起蕭原注意那少女的原因，主要是那少女有點像他的意中人——張鳳琴；起初，當他乍然看到那少女的剎那，幾乎以爲自己花了眼，眨眨眼，看清楚，果然有幾分像張鳳琴，令到他不禁多看了那少女兩眼。

那少女不知怎的，似乎發覺到他在注意她，斜眼看了他兩次。

嚇得蕭原不敢再多看那少女一眼。

吃過午飯後，來賀壽的賓客越來越多，連縣長大人也來向徐老太爺拜壽。

縣長大人的到來，自不免引起一陣哄動，蕭原等人自然亦加了小心，以防有甚麼閃失。

幸好，縣長大人拜過壽後，喝了杯茶便告辭走了，不然，蕭原他們可有得緊張了。

縣長大人走後，蕭原才鬆了口氣，冷不防背後有人叫道：「唏，你是誰？怎麼我以前沒有見過你？」

蕭原嚇了一跳，急忙扭頭向後面望去，却原來是那個與張鳳琴有幾分相像的少女。

那少女一雙靈活的大眼睛正狡黠地看着他。

蕭原被那少女看得有點窘。「我叫蕭原，剛來的，難怪你沒有見過我。」

「你來幹甚麼？」那少女歪歪頭，好奇地問。

蕭原只好說道：「我是被僱來保護老太爺大壽的安全的。」

「那你一定會玩鎗，而且本領很大了？」少女眨了眨眼，嘴角帶笑，透出幾分嫵媚。

蕭原一時間不知怎樣答她才好，想了一下，才說道：「我的本領當然很大，要不，三少爺也不會請我來保護老太爺的壽宴。」

「可不可以讓我開開眼界？」少女希冀地望着蕭原。

蕭原搖搖頭：「這裏這麼多人，不可以。」

少女頓時大爲失望。

「姑娘，你又是誰？」蕭原問。

「我叫徐菁，是老太爺的孫女兒。」少女爽快地說。

「原來是徐小姐。」蕭原看她一眼。「失陪了，我要去各處巡視一下。」

說完，便向大廳後面走去。

那少女——徐菁欲言還止，直直地瞧着蕭原的背影。直到蕭原轉入大廳後面，她才抿抿嘴，向大廳走去。

* * *

從黃昏開始，徐家便在大門外的空地上，擺下了流水席。

那是專門招呼村中那些來賀壽的鄉親的——不管你有沒有送賀禮，只要你坐在席上，便有得吃。

而在大廳及廳前的院子內，也擺放了酒席，那是用來招呼親朋戚友的。

開席之前，照例燃放爆竹。

蕭原與朱立等人直到這時，都不敢鬆一口氣。

幸好並沒有甚麼事發生。

大門前掛起了一串鞭炮。

三少爺拿着一支香，準備燃點。

坐在大門外流水席上的鄉人，不少人用手捂着耳朵。

驀地，就在這時——村外忽然響起一陣恍似鎗聲般的爆響聲。

三少爺身子猛地一抖，手上那支香幾乎跌落在地上，臉色亦遽變了一下。

所有的人都被那一陣爆響聲嚇得神色微變，往響聲傳來的方向望去。

屋子內的人亦起了一陣騷動。

負責內外保安的蕭原等人更是緊

張，「嚴陣以待」。

發出爆響聲的地方，隱隱傳來呼喝聲。

蕭原匆匆走出大門外面，找到朱立，叮囑他嚴加防範，跟着便向發出聲響的地方奔去。

還未奔出村外，迎面奔來一個保安隊員，蕭原忙截住他，急聲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那個保安隊員停下來，喘口氣，說道：「沒有甚麼事，是徐家的孫少爺貪玩，偷拿了一個洋火水罐，一包爆竹，與幾個村童在村外燃放，然後用那個洋火水罐蓋着，爆竹聲就像鎗聲一樣。我們乍然聽到，還以爲是土匪來攻打村子，慌忙跑去察看，才知道是虛驚一場。」

那個保安隊員歇口氣，又說道：「隊長要我到徐家說一聲，以免徐家的人擔心，擾了徐老太爺的壽宴，老哥，就煩你代我去徐家說一聲，好麼？」

蕭原聽了那保安隊員的話後，一顆緊張的心馬上放鬆下來，忙點點頭。「成，成，我這就到徐家去說。」

說完，他馬上掉頭便跑。

「唏，老哥，你是誰？」那保安隊員忽然省起，根本就不認識蕭原，不知道他是甚麼人，忙呼叫一聲。

蕭原聞聲忙停下來，爲免多費唇舌，他乾脆說道：「我姓蕭，是徐家的護院。」話落，馬上就拔腳往前跑。

那保安隊員聽他這麼說，才轉身往回跑。

當徐家的人以及一衆親友鄉人知道是一場虛驚後，都鬆了一口氣，安定下來。

三少爺很生氣，吩咐一個下人去將那個淘氣的兒子找回來，然後，他點燃了那串鞭炮。

鞭炮聲「霹霹啪啪」地串響着，徐老太爺的壽宴開始了。

別人在吃喝，蕭原等人却仍然要在四處巡看。

幸好，直到席散，都沒有發生甚麼事故。

席散後，蕭原他們才鬆口氣，但仍只能分批吃飯休息。

那一小隊保安隊也一樣。

吃飯時，朱立接連喝了兩杯酒，噓口氣，輕鬆地說道：「蕭兄，過了這一晚，後天咱們就可以回南寧了。」

蕭原却沒有朱立那麼樂觀。「朱兄，要是明天也平安無事，咱們才算功德圓滿，這個時候還不能放鬆大意。」

朱立又喝了一杯酒。「蕭兄，你放心吧，我不會放鬆大意的。」

「嗯，今晚特別要小心提防，以防那些土匪趁徐家的人忙碌高興了一日，因爲疲勞而放鬆了戒備，乘虛而入。」蕭原提醒朱立。

朱立連連點頭：「蕭兄顧慮得極是，我今晚打算不睡的了，所以，才喝兩杯提提神。」

蕭原聽他那麼說，才不再說甚麼。

夜闌人靜，村內的人及徐家的人都進入了睡鄉之中，萬籟俱寂，蕭原與朱立、李火，還有徐家一衆護院，都沒有睡，徹夜在徐家內外巡查。

試過這一次後，蕭原在心裏暗自決定，以後再也不幹這種護院工作。

一夜平安無事，雄雞唱曉，蕭原與朱立、李火，還有一衆護院，才放心去睡覺。

＊　＊　＊

午飯時候，蕭原與朱立、李火才起床，跟着吃午飯。

吃過午飯後，蕭原與朱立李火在前院隨便走走，却遇上徐家的徐小姐——徐菁。

徐菁高興地對蕭原道：「蕭……大哥，今日沒有甚麼人了，你可以顯露一下你的本領，讓我開開眼界了吧？」

朱立與李火都沒有見過徐菁，乍然看到一個這麼美麗的姑娘，都不禁目光發直。

蕭原一眼看到徐菁，不由自主地想起張鳳琴，對她自不免生出幾分喜歡，自然不好拂逆她的意思，當下笑笑道：「徐姑娘，我昨日不過隨口胡說，其實，我沒有甚麼本領，這兩位的本領才了不起。」伸手指指朱立與李火。

徐菁立時轉眼溜了朱、李兩人一眼，「他們是誰？」

蕭原伸手指指朱立：「他叫朱立。」跟着又指指李火。「他叫李火，是我的伙伴。」

「他們有甚麼本領？」徐菁滿有興趣地瞧着朱、李兩人。

「他們的本領可大了。」蕭原說道：「他們不但會玩鎗，拳腳功夫也很了不起。」

「蕭兄，比起你，我們兩個可差遠了。」朱、李兩人異口同聲道。

朱立跟着又對徐菁說道：「徐姑娘，蕭兄的拳腳功夫，不但比我們高明十倍，他的鎗法更是一流的，百發百中。」

「眞的？」徐菁大爲雀躍。

「當然是眞的，不信，叫他立刻施展神鎗法，包妳大開眼界。」李火接口道。

「蕭大哥，他們都這麼說，你的鎗法一定很厲害，快讓我們開開眼界吧！」徐菁笑着央求。

蕭原爲難地道：「徐姑娘，別聽他們說……再說，開鎗會驚動村裏的人……」

「不會的。」徐菁堅持道：「我叫王叔去知會村裏的人一聲，再去對保安隊說一聲，他們就不會受驚了。」

「蕭兄，你就讓徐姑娘開開眼界吧！」李火慫恿道。

「那會驚動老太爺的……」蕭原道。

「我去對爺爺說一聲，他就不會受驚了。」

徐菁似乎非要見識一下蕭原的鎗法。

「阿菁，妳又在淘氣甚麼？」驀地，一把蒼老的聲音自大廳那邊傳來。

徐菁與蕭原等四人聞聲忙往大廳那邊望去，只見老太爺在三少爺的陪伴下，正自大廳內走出來。

徐菁忙迎上去，說道：「爺爺，你來得正好，那個蕭大哥的兩個同伴，都說他的鎗法是一流的，我想見識一下，他說怕驚動了爺爺你，我正要去對你說一聲。爺爺，你想不想見識一下他的鎗法？」

老太爺慈愛地含笑看着孫女。「阿菁，妳就是淘氣，一個女孩子，却喜歡男人家玩的玩意兒，都是爺爺寵壞你了。」

「爺爺，你答不答應啊？」徐菁撒嬌地拉着老太爺的手，搖晃着。

「阿菁妳就是會向阿爺撒嬌。」三少爺忍不住笑說一句。

「三叔，你平時不是也很喜歡玩鎗的麼，你不想開開眼界麼？」徐菁似乎一點也不怕她的三叔。

原來徐菁乃是三少爺的姪女，她是在湖南帶兵的那個大少爺的長女。

由於她自小便長得活潑可愛，因而甚得老太爺與長輩的寵愛，養成她有點任性。

老太爺呵呵笑起來：「好吧，好吧！依妳就是，要不，我這付老骨頭會讓妳搖散了。」

徐菁頓時高興得跳起來，轉對蕭原說道：「蕭大哥，爺爺已經答應了，你沒話可說了吧？」

蕭原苦笑一下，看着三少爺。

三少爺的興緻被挑了起來，他本身很喜歡玩鎗，當然想見識一下別人的鎗法，當下笑對蕭原說道：「蕭老哥，難得高興，你就露一手鎗法讓我們開開眼界吧！」

朱，李兩人亦齊聲道：「我們也想見識一下你神乎其技的鎗法。」

蕭原聽他們這麼說，知道推辭不了，只好頷首道：「好吧！那我獻醜了，請你們不要見笑。」

三少爺與朱、李二人連聲道：「怎會，怎會。」

「三叔，就在院子裏好麼？」徐菁似乎急不及待。

「好。」三少爺頷首。「但要先吩咐家裏的人，免得他們受驚，再派一個人去通知保安隊，免他們誤會發生了甚麼事，還要知會鄉親一聲。」

三少爺倒是顧慮週到。

「我去對王叔說一聲，叫他馬上派人去通知保安隊及村裏的人。」徐菁說完便蹦跳着往裏面走去。

三少爺看着徐菁的背影，搖搖頭，然後抱歉地對蕭原說道：「蕭老哥，都是我們平日寵壞了她，你千萬不要見怪。」

蕭原忙說道：「三少不要這麼說，正如你們所說，難得高興，我就獻獻醜吧！」

「蕭老哥，你太謙了。」三少爺笑道：「朱老哥、李老哥，等一會也請你們露一手，高興高興。」

朱、李兩人忙說道：「有鎗法如此高明的蕭兄在面前，我們怎好意思獻醜。」

蕭原笑嚷道：「朱兄、李兄，別謙了，你們推我下水，自己却上岸，這未免說不過去吧！」

三少爺也道：「朱老哥、李老哥，你們不必推辭了，等一會，我也獻獻醜，順便向你們請教一下。」

朱、李兩人這才不再說話。

＊　＊　＊

一個下人站在院牆下，斜擧着一支丈五六長的竹竿，竹竿梢上縛着一條二尺長的紅頭繩，吊着一個銅錢，蕭原站在院子的另一邊，距那邊約有三十步遠近，手上握着那支時刻不離身的匣子鎗，他要表演一鎗將那個吊在空中的銅錢射中。

老太爺的興趣好大，叫人拿了張椅子出來，坐在一邊，欣賞蕭原的鎗法。

三少爺與徐菁就站在老太爺椅後。

朱立與李火站在另一邊。

徐家裏的人聽說有「熱鬧」可看，不少人都走了出來湊熱鬧。

所有人都看着蕭原。

每個人的神色都有點緊張。

蕭原忽然抬臂擧鎗，所有人的目光立刻轉望着那個吊在空中，在陽光下閃閃生光的銅錢上。

蕭原略爲瞄準了一下，立刻便扣動食指。

衆人都聽到「砰」的一下槍聲乍然響起。

如響斯應，空中響起一下「錚」的激嘯聲，那個銅錢忽然便不見了。

衆人不由發出一陣喝采聲。

被擊得散碎開來的銅錢，有兩片墮落在院子地上，發出兩下脆響聲。

徐菁高興得直拍手，眼中閃着興奮的眸光。

朱、李兩人亦喝采連聲，對於蕭原的鎗法，佩服得很。

因爲兩人都有自知之明；凭他們的鎗法，在同一距離下，根本無把握可以射中吊在空中的那個銅錢。

三少爺也對蕭原的鎗法佩服不已。

老太爺連聲說：「好鎗法，好鎗法。」

「蕭兄，你果然名不虛傳。」朱立豎起拇指大聲道：「聽說你能將飛鳥打下來，請你讓我們一併開開眼界。」

衆人轟然說好。

徐菁也跟着起勁地起哄。

三少爺待衆人哄聲稍歇，也說道：「蕭老哥，我一直聽人說，鎗法高明的人，可以將飛鳥一鎗打下來，却無緣見識；既然你有這種神技，請不要

藏私，讓我們見識一下吧！」

蕭原盛情難却，只好點頭道：「好吧，那我就試試吧，不過，我可沒把握定可射中，若射不中，請不要見笑。」

徐菁心急地嚷道：「這裏沒有飛鳥，怎辦？」

衆人聽她這麼說，一時間都不知怎樣才好。

三少爺忽然道：「沒有飛鳥，可以將一個銅錢吊在竹竿上，叫阿旺搖動竹竿，銅錢在空中擺動，等於飛鳥一樣，那不就可以代替飛鳥麼？」

衆人聽他這麼說，都覺得有理，連聲說妙。

李火對蕭原道：「蕭兄，銅錢比雀鳥小得多，要不要用大一點的東西代替？」

蕭原搖搖頭道：「不用了，就用銅錢試試吧！」

三少爺馬上吩咐拿竹竿的阿旺在竿梢頭那根繩子上綁上一個銅錢。

長旺將銅錢綁好，舉起那支竹竿，左右搖動起來。

那個銅錢在空中來回飛盪，恍似一隻鳥兒在來回飛動。

所有的人頓時屏息仰望着那個來回飛盪的銅錢。

蕭原微吸一口氣，注視着那個飛盪的銅錢片刻，接疾揚臂開鎗。

只聽「砰」的一下鎗聲乍然響起，那個飛盪的銅錢就像變魔術一樣，倏然間在衆人的目光下消失了。

衆人不由自主，發出一陣喝采聲。

擠在人羣中的那個護院頭兒余茂以及幾個護院，也不由大聲喝起采來。

本來，余茂一直不服蕭原三人，至此，他心服口服。

因爲，蕭原的鎗法簡直神乎其技，他自嘆不如，比起來，差了一大截。

徐菁興奮得跳起來，大聲喝采。

老太爺也看得嘖嘖稱奇。

三少爺對蕭原頓時另眼相看。

至於那個銅錢兒，不知「飛」到那裏去了。

總算沒有丟人現眼，蕭原微吁一口氣，將手上的匣子鎗垂下來。

朱立興奮得一張臉染上紅色，大聲叫嚷道：「蕭兄，你果然名不虛傳，不愧是道上大名響叮噹的翹楚！」

蕭原笑笑道：「朱兄，該你獻技了。」

朱立忙道：「蕭兄，你是珠玉在前，我這塊石頭怎好自曝其劣。」

李火也連聲說道：「蕭兄，我可是自慚形穢，還是藏拙好了。」

蕭原連連擺手道：「李兄你太謙了，剛才已說好了，別太掃興啊！快來露一手吧！」

三少爺也說道：「朱兄、李兄，別再推辭了，露一手給我們開開眼界吧！」

朱立知道推托不了，只好走出去，依樣葫蘆，也是射擊吊在竹竿上的銅錢，不過他却不敢學蕭原那樣，離距三十步遠；縮近十步，拔鎗瞄準了，一鎗將那個銅錢射中，也搏得衆人一陣喝采聲。

李火也踏前十步，亦一鎗中的，衆人又是一陣喝采。

最後輪到三少爺，他也是距二十步遠，却射了三鎗才射中銅錢，但亦搏得一陣喝采聲，比朱、李兩人還要熱烈。

三少爺却連聲說：「慚愧，慚愧。」

徐菁走到蕭原的面前，央求道：「蕭大哥，你的鎗法這麼準，可否教我放鎗？」

老太爺馬上從椅子上站起來，薄責道：「阿菁，別淘氣，女孩子也學放鎗，成甚麼體統？」

徐菁撒嬌道：「阿爺，女孩子就不可以放鎗麼？女孩子也是人啊！你不是說，那些做救護的女孩子，也會放鎗麼？她們能夠放鎗，我爲甚麼不能？」

老太爺被孫女兒說得頓時無話可說，頓頓腳，才嘆口氣，說道：「阿菁，妳……我眞拿妳沒辦法！」

徐菁朝老太爺眨眨眼，笑臉如花地道：「這麼說，阿爺你是答應我學放鎗了？」

老太爺疼愛地揮揮手：「妳要怎樣，阿爺幾時不答應妳，唉，妳要學就學吧，我可不理妳。」說完轉身往大廳走去。

三少爺也拿這個任性的姪女沒主意：「阿菁，燒鎗看起來很好玩，其實很辛苦的，扳得機掣多，妳的手指必會變粗的，那就不好看了。」

那些看熱鬧的人本來欲散去的，聽說徐小姐要學燒鎗，便又停下來，看看徐小姐怎樣燒鎗。

徐菁慧黠地眨眨眼，瞧着三叔父的右手，「三叔，你讓我看看你的右手食指是不是粗了？」

三少爺看一眼自己的右手食指，一點也沒有粗，不由笑罵道：「阿菁，妳這個鬼丫頭，甚麼也騙不過妳！」

跟着轉對蕭原說道：「蕭老哥，你就教她燒鎗吧，不然，她不會死心的。」

「三叔，你眞好！」徐菁朝三少爺歡叫一聲。

蕭原本來不願意教徐菁燒鎗的，因爲每當看到徐菁的時候，便不由想起張鳳琴，手把手地教徐菁，會令他感到尷尬及似乎對不起張鳳琴；但三少爺那麼說，他又不好拒絕，只好勉强答應。「徐姑娘，妳的手比男……的小，可要換一把小一點的鎗？」

徐菁却搖頭道：「不用換，我有氣力握牢那柄手鎗的。」

蕭原聽她那麼說，也不勉强她，

便將匣子鎗遞給她，教她如何握鎗，伸臂，瞄準。

徐菁很聰明，一教便會，但由於她是女孩子，手力不及男子，握槍伸臂一會，便抖顫起來，那就無法瞄準。她却很好勝，咬着牙，努力想穩定手臂，但氣力是勉强不來的，無論她怎樣努力，仍然穩定不下來，急得她脹紅了一張臉。

蕭原看她一手無法穩定手上的鎗，便教她雙手握槍，這一次，她成功地穩定下來。

爲了改正她的姿勢，蕭原不得不接觸她的手臂，令他有一種犯罪的感覺。

——自從與張鳳琴相愛後，他便一條心對着她，對別的女孩子，可說心無旁騖，對於接觸別的女子，他認爲是一種罪過。

穩定手臂後，蕭原便教她試着扳動鎗機——在扳動鎗機之前，他先將彈匣退出來，起初，每扳一次鎗機，手上的鎗都會抖動一下，扳動十多次之後，鎗身才慢慢地不再抖動。

對於徐菁的堅持，蕭原打從心裏嘆服。

——一個女孩子有如此堅毅的忍耐力，就蕭原所見，少之又少，因而，他對她不由另眼相看。

待她終於完全穩定下來，蕭原才裝回彈匣，徐菁乘這一刻放鬆的機會，連連喘氣。

當她接過蕭原遞給她的匣子鎗時，她興奮得一張臉紅起來，吸了口氣，慢慢地伸臂抬鎗，依照蕭原的指示，瞄準院墻一角的一棵大樹的樹幹，準備實彈射擊。

咬咬牙，她終於扳動鎗機。

「砰」的一聲，却射不中那棵樹幹。

觀看的人不由發出一陣輕微的噓氣聲。

三少爺看到姪女兒額上沁出汗珠兒，心中不忍，說道：「阿菁，好了，改日再練吧。」

徐菁却倔强地道：「不，三叔，我一定要射中那棵樹幹才罷休！」

「妳很累了——」徐家三少嘆口氣道。

「三叔，我一定要射中那棵樹幹。」徐菁固執地再說一次。

徐家三少拿她沒辦法，只好不做聲。

徐菁吸口氣，慢慢伸出雙臂。

蕭原看到她那麼好勝，心裏嘆服不已，爲免她屢射不中，只好手把着手，幫她瞄準並固定她的手勢，然後示意她扳動鎗機。

「砰」的一聲，仍然射不中那棵樹幹。

蕭原却看出，她是故意射不中的。

原來，他看到她在扳動鎗機的刹那，微微偏開了一點。

對於她的好勝，他是又佩服又有點生氣，只好放開手。

緊咬着牙，徐菁再次瞄準，扳動鎗機。

鎗聲炸響中，那棵樹幹上赫然現出一個孔洞來。

這一次，她終於射中那棵樹幹。

觀看的人都發出喝采聲。

徐菁興奮很跳起來，口裏嚷叫道：「我射中了，終於射中了！」

握着鎗的手不由自主的垂下來，手上的鎗也墜落地上。

原來，她的雙臂已痠軟發痲，非但無力再抬起來，連鎗也無力再握住了。

三少爺忙走過去，「阿菁，妳眞聰明，才學了一會，便能夠射中目的物，以前我學燒鎗，足足練了半個月，才能夠射中目標。妳想必已累了，快回房去休息一會吧！」

徐菁點點頭，高興地道：「我要去告訴阿爺，讓他高興一下。」

跟着又轉對蕭原道：「蕭大哥，謝謝你。」那雙明眸中隱隱泛出絲絲情意。

蕭原是過來人，自然看出來，心頭禁不住微微震了一下，忙避開目光。「徐姑娘，別客氣，妳很聰明。」

徐菁甜甜一笑，一擰腰肢，往大廳走去。

衆人看到沒有熱鬧可看，紛紛散去。

三少爺對蕭原道：「蕭老哥，要不是你……我眞想請你留在我家……」

蕭原笑笑：「三少，你的好意我心領了，我是個定不下來的人，要不，也不會幹上追捕手這種生涯。」

「我不過說說吧了。」三少爺道：「不過，你若是甚麼時候幹膩了，只管來找我，我無任歡迎。」

「謝謝。」蕭原對三少爺不由生出一份好感。

三少爺抬眼望着朱、李兩人。「朱兄、李兄，兩位若想留下來，我一樣歡迎。」

朱、李兩人齊聲道：「三少爺的好意，我們心領了。」

「三位，難得今日這麼高興，我們到偏廳去喝杯酒，好麼？」三少爺忽作提議。

三人看到三少爺盛意拳拳，不好意思推却，都點頭表示同意。

三少爺便與三人往偏廳走去。

* * *

翌日早上，蕭原三人起床後，收拾好帶來的兩套衣衫，準備離去。

朱立感到便急，往茅厠去大解。

這時候，大約是早上七時許，徐家的人除了下人外，都還未起床。

因爲還有一半酬金未拿，加上在禮貌上也要向主人家辭別，所以三人只好等待三少爺起床。

朱立去了茅厠約半個鐘頭，還未回來。

而茅廁是在後面的小院子中，那個小院子是堆放柴草雜物的地方，只有一個看管柴草的老人在一間小屋子內住宿。

蕭原與李火就在客房前面的天井內散步閒聊。

李火看了蕭原一眼，欲言又止，終於還是忍不住，開口說道：「蕭兄，你看不看得出，徐家那個大小姐，似乎對你大有好感！」

蕭原聽他那麼說，禁不住心頭微跳了一下，忙說道：「李兄，你眞會說笑，我看不出來。」

李火笑說道：「蕭兄，我可不是開玩笑的，就算是開玩笑，也不敢拿徐家那位孫大小姐來開玩笑，昨天，她對你說謝謝之時，我看到她看着你的眼神中，透出一股情意，連我都看出來了，你怎會看不出來？」

蕭原忽然想起了張鳳琴，不由苦笑一聲。「李兄，我確是看不出來，再說，徐姑娘乃是名門望族，又怎會喜歡我們這種終日玩槍賣命的流浪漢，我可沒有這種福氣……」

「蕭大哥，你與李大哥在說甚麼『福氣』啊？」忽然，一把又脆又甜的聲音自天井外面傳來。

兩人聞聲忙扭頭往那邊望去，只見徐菁正從外面走前來，雙眼直瞧着蕭原，嘴角帶笑。

蕭原忙挪開目光。「徐姑娘，早啊。」

李火也向徐菁招呼一聲。

徐菁眼中似乎只有蕭原，一直向蕭原走過去。「蕭大哥，你比我還要早啊！」

跟着又說道：「蕭大哥，你剛才與李大哥在說甚麼話？」兩眼巴巴地瞧着蕭原。

蕭原被她瞧得心頭有點發虛，笑一下，說道：「我剛才與李兄在說……老太爺眞好福氣。」情急智生下，他只好那麼說。

「我阿爺確是好福氣。」徐菁自傲地道：「村裏的人都那麼說。」

李火站在一邊，看着兩人在說話，神色間透出一絲妒羨之意。

「徐姑娘，妳的手臂還發酸麼？」蕭原不知說甚麼好，只好拿她的手臂來說。

「還有點酸。」徐菁用手輕搓一下右手臂。「要不是福嬸昨晚用熱毛巾替我敷手臂，又替我按摩，只怕我兩條手臂今日還抬不起來。」

頓一下，抿抿嘴，看了蕭原一眼，輕笑一聲：「蕭大哥，想不到學燒槍那麼費力的，我眞沒用。」

蕭原一直不敢正眼看她一眼。「徐姑娘，妳比起很多男子漢還要强，妳只是學了不到半個時辰，便能夠射得那麼準，眞了不起！」

「蕭大哥，眞的？」徐菁歡聲叫起來，忘形地伸手去抓他的手。

蕭原感到一陣尷尬，偷看李火一眼，還好，李火已走到天井邊的一棵樹下，仰頭望着樹上的枝葉，他有點發熱的臉才沒有紅。

其實，李火早已看到徐菁抓着他的手，爲免他尷尬，才故意抬起頭望着樹上。

蕭原被徐菁抓着手腕，掙也不是，不掙也不是，一時間，他不知如何是好，尷尬極了。

徐菁却沒有發覺，仍然抓着他的手，目光熱切地看着他。

蕭原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徐姑娘，當然是眞的，妳好大力氣啊，抓得我的手好痛。」

徐菁忙放開手，關切地道：「眞的很痛麼？」

其實只是一點點痛，但蕭原不敢直說，只好謊說：「痛是痛，不是很痛。」

徐菁這才鬆口氣，有點不好意思地道：「蕭大哥，對不起。」

蕭原不由笑起來。「徐姑娘，一點點痛，沒關係。」

徐菁忽然神色緊張地道：「蕭大哥，聽三叔與阿爺說，你們今天要回南寧了，是麼？」

蕭原點點頭。「不錯，我們今天便返回南寧。」

「蕭大哥，你可不可以不走，留下來繼續教我燒槍嗎？」徐菁微蹙着兩道秀眉，神色有點失望，央求地看着蕭原。

看到她那種神情，蕭原幾乎不忍心拒絕她：「徐姑娘，我們只是應聘來保護你爺爺的壽慶，前後三日，今日已期滿，我們不能再留下來。」

「只要你答應，我可以去對爺爺說。」徐菁希冀地道：「爺爺最疼我，他一定答應的。」

蕭原硬着心腸，搖搖頭。「徐姑娘，很對不起，我還有別的事要幹，不能留下來。」

徐菁一陣失望，忽然間一聲不响掉頭便走。

蕭原張口欲說，却又止住了，看着徐菁的背影，目光怔怔的，忽然感到一陣悵然。

「蕭兄，你這一次看出來了吧？」李火走到蕭原的身邊，笑着對他說：「眞羨慕你。」

蕭原霍然回過神來，呼口氣。「李兄，不管她是否喜歡我，那都是不可能的，因爲我早已有一個我喜歡的女子。」

「這就太可惜了。」李火惋惜地道：「蕭兄，你那個心上人一定比徐姑娘還要美了，要不，你不會不動心的。」

蕭原正色道：「李兄，你錯了，她並沒有徐姑娘那麼美麗，也沒有徐姑娘這樣的家世，但我仍然只喜歡她，一個人若是見異思遷，見一個愛一個，那與禽獸有甚麼分別？」

李火被他說得一陣羞愧。「蕭兄，是我說錯了……」

蕭原不想李火太難堪，更不想再說下去，忽然說道：「李兄，朱兄去了茅廁半個時辰有多，怎麼還不見他回來？他不是掉落茅坑裏吧？」

最後那句話，他是帶笑說出來的。

李火被他一言提醒，頓時奇怪起來。「你不說，我差點忘了朱兄去了茅坑，就算是拉肚子，這時候也該回來了，掉下茅坑大概不會，我倒懷疑他會昏倒在茅廁內。」

蕭原想想，也覺得還是去看看的好。「李兄，我們還是去找找他吧。」

李火點點頭，兩人立刻急急向天井的另一邊走去。

天井的另一邊，就是那個小院子。

* * *

兩人找遍了茅廁，也找不到朱立。

兩人恐怕他會發生意外，連糞坑下面也瞧看過，亦沒有甚麼發現。

兩人不由大感奇怪——朱立到底去了甚麼地方？

兩人從小院子的另一邊走出去，找尋朱立。

兩人估計朱立大醉後，可能到外面去打個轉，所以便到外面去找他。

可是，兩人找遍了徐家內外，都找不到朱立。

向徐家的人詢問有沒有見過朱立，得到的回答都是：沒有見過朱立。

兩人不由着急起來，在村子各處找尋。

找遍了村子各處，一樣找不到朱立。

兩人開始擔心起來，不知朱立發生了甚麼事。

兩人懷着一絲希望，走回徐家，希望朱立在他們出外找尋他時，回到了徐家。

才走入徐家的大門，劈頭便遇到王管家，蕭原急聲問道：「王老哥，你可見到朱兄？」

王管家立刻搖頭。「沒有見過他，蕭老哥，三少爺要見你。」

蕭原愕了一下。「三少爺找我有甚麼事？」

「我也不大清楚。」王管家說着便往回走。「蕭老哥，三少爺就在偏廳上等着見你。」

蕭原雖然很着急朱立是否出了甚麼意外，但主人家叫到，他不能不去見那個徐家三少，只好對李火道：「李兄，你回客房去看一下，朱兄是否在房內。」

李火答應一聲，往客房那邊走去。

來到偏廳前，蕭原一眼便看到三少爺坐在廳上，喝着茶，看到他走入廳，馬上站起來。「蕭老哥，快請坐。」

蕭原點點頭，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待三少爺也坐下來，便開口說道：「三少找我，未知有何事幹。」

三少爺喝口茶，才說道：「蕭老哥，我找你，一是要將欠你們的一半酬金付給你們，二是——」說到這裏一頓了一頓，才繼續說下去。「有一件事想與你商量一下。」

「是甚麼事，三少請說。」蕭原口裏這麼說，心裏已猜到一點。

三少爺深深地看了蕭原一眼，才說道：「蕭老哥，你可否多留一些日子？」

蕭原看了三少爺一眼，爲難地道：「三少爺，這件事恕難答應，因爲我在未來貴府之前，已打算回鄉一行，後來朱兄找上我，要我幫個忙，到府上保護老太爺的壽慶，我見只需三日，才答應下來，今日回南寧後，明日我便立刻返鄉，請三少體諒一下。」

三少爺不由皺起眉頭。「蕭老哥既然這麼說，我也不好勉强你。只是……阿菁那丫頭一直纏着她爺爺，要我們想辦法留住你，如今……唉，眞不知怎辦才好。」

蕭原正想說話，李火急匆匆地走入偏廳，焦急地道：「蕭兄，朱兄不在房內，問屋子內的人，都說沒有看到他回來，怎辦？」

蕭原聽李火那麼說，不由焦急起來，再也坐不住，霍地站起來。「李兄，我與你再到茅廁去看一下。」

三少爺看到三人一副着急的樣子，好奇地道：「蕭老哥，是甚麼回事？朱兄不見了麼？」

蕭原點點頭。「他在一個時辰前去茅廁大解，半個時辰有多還未回來……」將找尋朱立的經過，對三少爺說一遍。

三少爺聽完後，也覺得蹺蹊。「朱兄無端端的，怎會不見了的，太奇怪了。」

蕭原心焦萬分。「三少，我與李兄再到茅廁去看看。」

說着便急急往廳外走去。

三少爺忙叫道：「我跟你們去。」跳起身，追上兩人。

* * *

那間茅廁不到一丈闊，只有兩個坑，下面便是糞池。

三人一眼便看個清清楚楚，茅廁內甚麼人也沒有。

蕭原仍然仔細地察看了一遍，發現不到甚麼，只好走出茅廁。

三人在茅廁內都盡量蹩着氣，這時候忙大口大口地透氣。

「蕭老哥，朱兄會不會……掉落糞池內？」三少爺擔心地道。

「先前我與朱兄都看過了。」蕭原道：「他要是跌落糞池內，不會毫無跡象的，我看不大可能。」

李火也搖頭道：「朱兄不是小孩子，不可能掉下去的。」

「要是他大解時，忽然昏眩，蹲不穩，那就會掉下去。」三少爺對兩人的說法不以爲然。

蕭原覺得也是道理，爲求解疑，他不惜忍受着那刺鼻的惡臭拿了一根竹竿探落糞池，探撥着。

將整個糞池都探撥遍了，並沒有甚麼不對，他不禁大大地噓了口氣，急急走出茅廁。

站在茅廁外面的三少爺與李火急忙問道：「怎樣？」

蕭原吸了口大氣，搖搖頭。

三少爺與李火也不由透了口大氣。

「他到底去了那裏？」三少爺嘟喃一句。

這時，有一個老頭走入院子，三少爺一眼看到，忙對那老人大聲說道：「老伯，你可有看到那個姓朱的……老太爺大壽前一天才請回來的那個人，與他們是一道的。」徐家三少說着伸手指指蕭、李兩人。

蕭、李兩人都認出，那個老頭就是在這小院子內看守柴草的老人——黃伯。

兩人在這三天都有到這個茅廁大小解，曾見過黃伯，所以認得他。

兩人都朝老人點頭招呼。「黃伯。」

黃伯朝三少爺哈哈腰。「三少爺，今早那個姓朱的曾到茅廁來過，我剛好推了一小車木柴去灶房時遇到他，之後便沒有見過他。三少爺，那姓朱的怎麼了？」

三少爺支吾道：「他不知去了哪裏，我們正要找他，所以才問你一聲。」

黃伯道：「他或許到村內走走……」

三少爺不等黃伯說完，便向院子外面走去。

蕭、李兩人忙對黃伯點點頭，跟着往外去。

走出那個小院子，三少爺搖頭對蕭、李兩人道：「蕭老哥，我們到偏廳去坐一會，看看朱兄是否會回來，若半個時辰之內他仍不回來，我派人到村內外找尋他，好麼？」

蕭原想一下，心裏仍存有一絲希望——朱立並沒有出事，說不定這時候正走回來，當下點頭道：「也好，我們再等等看。」

李火嘀咕道：「看來朱兄不會出事的，要不，應意有痕跡可尋。」

「說不定，他一時無聊，走到村外去溜躂。」三少爺往好的方面去想：「可能我們一杯茶還未喝完，他已回來了。」

「但願如此。」蕭原口裏這麼說，心裏却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發現土匪　跟踪追擊

三個人在偏廳上足足等了半個時辰，仍然不見朱立回來。

三少爺馬上去吩咐家中的下人及護院，到村內外去找尋朱立。

蕭原與李火兩人當然跟着去。

三少爺本來也要去的，被蕭原勸阻，留在家裡等消息。

徐家的下人與護院分成兩撥，一撥從村前往外找尋，另一撥往村後，然後各自往左右繞回村前及村後，在徐家大門前會合。

村裏的人聽說徐家有人失了踪，有不少人亦自告奮勇，加入搜索。

兩撥人先後回到徐家大門前，蕭原一眼看到李火用詢問的目光望着他，便知道他們那一撥人並沒有找到朱立。

他心頭不由一沉，對李火搖搖頭。

這時候已經是午後，他們仍未吃飯。

李火憂心如焚。「蕭兄，朱兄一定遭到意外，不然，怎會找不到他？」

蕭原也認爲朱立可能發生了意外，沉重地點點頭。「李兄，我們進去看看，朱立兄是否回來了。」

一言提醒李火，頓時精神一振，急急往大門內走去。

蕭原對那些護院的下人道：「大家都餓了，進去吃飯再說吧。」

那些人確是又餓又累，聽蕭原那麼說，馬上一窩蜂般向大門內湧去。

蕭原吐口氣，跟在那些人後面走入大門。

最後的一絲希望也告破滅——三少爺對蕭、李兩人說：朱立一直沒有回來。

至此，二人都肯定，朱立極可能出了事。

要不，朱立已不見了大半天，而且，他們本是今天返回南寧的，他不會忘記，就算到處去逛也該回來了。

「蕭兄，現在怎辦？」李火一副擔心的樣子。

蕭原一時間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只好說道：「吃過午飯再說吧。」

三少爺這才省起兩人還未吃午飯，馬上走出去，吩咐下人將飯菜送到偏廳。

兩人實在餓了，飯送來，也不容氣，立刻吃起來。

一碗飯還未吃完，王管家忽然匆匆地奔入偏廳。「三少爺，有姓朱的消息了。」

蕭原與李火一聽，馬上放下筷子，站起來，看着王管家。

「在那裏？」三少爺疾聲問。「快說！」

王管家喘口氣，「三少爺，老馬家的兒子說，朱兄托他帶個口訊回來，他跟踪兩個土匪，往西面走下去，叫蕭原接到口訊後，馬上帶人趕去與他會合。」

「甚麼？他跟踪兩個土匪？」三少爺臉上現出驚色，似乎吃了一驚。

王管家點點頭。「老馬家的三毛頭是這麼說的。」

「那個三毛頭還在麼？」蕭原急聲問。

「還在。」王管家道：「就在前面院子裏。」

「三少爺，我想去當面問清楚三毛頭。」蕭原對三少爺說。

三少爺點點頭。「好，我也想聽他親口說一次。」

三人跟着王管家，來到前院，王管家伸手向大門旁邊站着的小子，說道：「他就是三毛頭。」

四人來到三毛頭跟前，王管家對那小子道：「三毛頭，你再對三少爺說一次。」

三毛頭年約十二歲，頗精靈，一點也不驚怯，眼珠一轉，溜了三少爺一眼，舔舔嘴唇，才說道：「我在村子西面那座禿樹崗下，遇上一個大叔，他自稱姓朱，是三少爺請來的人，他要我帶一個口訊給三少爺及一個姓蕭的，一個姓李的，要我對三少爺與那兩個人說，他無意中發現兩個形跡可疑的人，一直暗中跟踪他們，懷疑那兩個人是土匪，要你們接到口訊後，馬上帶人追下去，與他會合。」

李火一聽，馬上說道：「蕭兄，我們立刻帶人追下去。」

蕭原搖搖手，示意李火不要急燥，溫聲對三毛頭道：「三毛頭，那個姓朱的大叔，長得甚麼模樣，你還記得麼？」

三毛頭眨眨眼，用手比劃着說道：「那個大叔有你那麼高，頭髮短短的，鼻子很高，濃眉大眼的，耳朵兜出來，他給了我一塊大洋。」

三毛頭所描述的，正是朱立的模樣。

知道那人確是朱立後，蕭原又問道：「三毛頭，禿樹崗離村子有多遠？」

「大約十二三里遠。」

「你是甚麼時候遇到他的？」

「日頭當中的時候。」三毛頭道：「當時我剛剛吃完乾糧，在崗脚下的水溪舀水喝，就遇到那個大叔。」

吞下一口口水，又說道：「我聽了大叔的說話後，馬上便趕回來報訊。」

「你到那裏幹甚麼？」

「一邊放牛，一邊撿拾柴枝。」三毛頭道：「本來，我可以快一點趕回來的，但要趕着三頭牛，走不快，這時候才趕回來。」

「你可以帶我們趕去禿樹崗麼？」蕭原溫聲對三毛頭說道。

三毛頭點點頭。「我要回家對爹說一聲。」

三少爺開口說道：「我叫王管家到你家，對你爹說一聲，你不用回去了。」

王管家馬上答應一聲，往大門外走去。

蕭原從身上摸出兩個大洋，塞在三毛頭的手上。「這兩塊錢，給你買東西吃。」

三毛頭歡喜得連聲多謝。

——半日不到，便接連得到三個大洋，怎不叫這大孩子歡喜得差點沒有跳起來。

蕭原跟着轉對三少爺道：「三少爺，你可以叫鄉中的自衛隊跟我們去麼？」

徐三少連連點頭。「可以，可以，要不要將我家的護院也帶去？」

蕭原搖搖頭。「不用，我們離開村子後，你們要小心提防，說不是，那些土匪會來個調虎離山之計。」

三少爺聽他那麼說，連連點頭。「蕭老哥，你一言提醒了我，我會小心提防的了。」

李火十萬火急地道：「三少爺，事不宜遲，我們快去吧。」

三少爺馬上轉身往大門外面走去。

＊　＊　＊

蕭原與李火帶着一支自衛隊，跟着三毛頭，一路急奔，來到禿樹崗下。

三毛頭大大地喘了口氣，指一下那邊的一條山溪。「我就是在那條山溪旁邊遇到那位朱大叔的。」

蕭原往那邊望了一眼。「三毛頭，你看到那個朱大叔往那邊走下去？」

三毛頭往西邊一指。「那個朱大叔一直往那一邊走下去。」

「好。」蕭原摸一下三毛頭的腦袋。「你回家去吧。」

三毛頭答應一聲，掉頭便往回跑。

蕭原看着三毛頭跑遠了，才對李火說道：「李兄，我們追下去。」

李火早就想追下去，一馬當先往三毛頭手指的方向奔去。

這時候，日已西墜。

往前奔出六七里路，蕭原一眼便看到，前面一棵當眼的樹上，有一個鮮明的標記。

他馬上示意各人停下來。

與李火走到那棵大樹前，看清楚，是一個箭嘴，是用刀子劃出來的，箭嘴指向前面，箭嘴的下面有一個朱字。

「蕭兄，是朱兄留下的標記。」李火興奮地叫道。

蕭原沉着地點點頭。「我們快追下去。」朝後面的自衛隊員一揮手，與李火當先向前奔下去。

之後，每隔五七里，便有朱立留下的標記，蕭原與李火帶着那些自衛隊員，一直追下去。

日頭差一點點沉下西邊山頭下面的時候，蕭原他們追到了一處山腳下。

他們馬上發現一塊大石上，留下一個標記。

蕭原與李火走前去，察看上面留下的標記。

石上的標記是個圓圈，當中有一個「朱」字。

李火看不明白那個圓圈是甚麼意思。「蕭兄，這是甚麼意思？我可看不

懂。」

蕭原同樣看不懂，但他却猜測着說道：「李兄，這個圓圈……嗯，可能暗示那伙土匪就在附近。」

李火一拍腦袋。「蕭兄，你說得對，圓圈的意思，就是指附近的地方。」

「李火，不管對不對，我們就在附近找一找。」蕭原當機立斷。

「好！」李火馬上扭轉身，朝丈外的自衛隊揮揮手。

就在他揮動手臂的刹那，槍聲乍然響起。

蕭原與李火應聲跌倒草地上。

丈遠外的那些自衛隊員亦紛紛倒地。

槍聲繼續不停地響起，聽得出，開槍襲擊他們的人，是匿伏在山腰上及對面的樹叢中的。

蕭原倒下地後，立刻乘勢滾到石腳下，不敢動一下。

他覺得右肩頭上一陣劇痛，扭頭看一下，肩頭上血漬殷然，他咬着牙，又驚又急。

「李兄，李兄！」他低聲呼叫躺在地上，動也不動的李火。

李火一點反應也沒有。

蕭原一顆心不由往下一沉。

往那些倒在地上的自衛隊員望去，十個中有三四個沒有動靜，其餘的趴在地上，往兩邊開槍射擊。

蕭原用左手開槍，朝對面那約有半人高的草樹叢掃射了半梭子彈。

對面的槍聲立時疏落下來。

但山腰上的槍聲仍然像放鞭炮般，連串響起。

蕭原朝那些自衛隊員疾叫：「快衝過來躲避一下！」

能夠動的自衛隊員慌不迭從地上竄起來，衝前去。

蕭原爲了掩護那些自衛隊員衝過來，將剩下的半匣子子彈一口氣掃射向那片草樹叢。

那邊的槍火被他壓了下去。

但山腰上的匪徒的火力却無法壓制得了，令到衝向大石的自衛隊員中，又有兩個人中彈跌倒在地上。

衝到大石下與蕭原會合的，只有七個人，其中有兩個還是受了傷的。

跟着蕭原前來的衛隊員，一共是十三個人，一下子便死傷了大半。

這一次，蕭原可說吃了一個大虧。

他一邊換上一匣子彈，一邊喝叫那幾個自衛隊員朝對面的那片草叢開槍射擊。

那個草樹叢中的槍聲由疏落，終至沉寂下來。

但山腰上的槍聲却持續不停。

由於山腰上的匪徒居高臨下，蕭原他們一時間奈何不了他們。

蕭原猜想，山腰上的匪徒目的在掩護對面那片草樹叢中的匪徒溜竄。

但在山腰上那些匪徒的射擊下，他們又不敢貿然衝向對面，只能繼續躲匿。

因爲，他們若是從石下衝向對面，那就會暴露在山腰上的匪徒的槍火下，很容易會被射中。

蕭原心裏很焦急，因爲他從這一次的遇襲猜想到，他們可能中了調虎離山計，這時候，徐家大概正被這幫土匪的另一撥攻擊着，他恨不得能馬上「飛」回去，救援蟠龍鄉的人。

山腰上的槍聲仍然持續不斷地響着，不過，蕭原却聽出，槍聲已沒有先前那麼急密。

他不由心頭一動——莫非那些土匪也想溜了？

他猜得沒有錯，山腰上的槍聲逐漸疏落下來，最後，停歇了。

蕭原却不敢貿然自大石下走出去，以免中了那些土匪的詭計——詐作離開，實則誘他們出去，驟然射殺他們。

但窩在石下總不是辦法；等了一會，蕭原吩咐那幾個自衛隊員伏着不要動，他自己却冒險從石下悄然爬出去，察看一下山腰上的匪徒是否眞的走了。

他從石下爬出去，然後猛地竄起來，衝到一棵樹下，貼在樹後，往山腰上瞥去，看不到有一個人影，不由鬆了口氣。

他猜得沒有錯，山腰上的匪徒已經溜了。

他這一次是過份小心了。

他馬上揮手招呼石下的保安隊員走出來，他自己也從樹下走出來。

不過，他仍然留意着附近的動靜。

——他不想再次遇到襲擊。

要是再次遇到襲擊，只怕不會再這麼幸運了，說不定，他們一個也不能回去。

不等那幾個保安隊員走到他面前，他已指派兩個隊員，監視山腰上及那片草林樹叢的動靜。

接着，他與其餘五個保安隊員去察看那些倒地不動的人，有幾個還未死。

檢視之下，他們發覺，只有兩個保安隊員死了，其他的，只是受了傷，暈死過去。

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最令他安慰的是，李火並沒有死，不過，却受了頗重的傷——被一顆槍彈射中胸膛，只差一點便射中心臟，眞命大。

蕭原將帶在身上的金創葯拿出來，逐個敷在傷口上，那五個保安隊員則逐個包紮傷口。

他們一共有十五個人，却死傷了七個，幾乎一半，這一次的傷亡不可謂不大。

由於他惦掛着徐家會否遭到那幫土匪的攻擊，因此，他不敢久留，馬上吩咐將死傷者扶的扶，抬的抬，趕回蟠龍鄉。

他也揹起李火。

李火這時候已醒過來，由於受傷很重，不能行走，只好由蕭原揹他。

揹着人自然不能奔跑，他們只好加快脚步往前走。

這時候，天色已黑下來，他們只好摸黑走路。

才走了十多步，忽然，他們聽到左邊的一片野草地中，傳來幾聲呻吟聲。

蕭原首先停下來，其他幾個自衛隊員也停下來，扭頭望向那片野草地。

蕭原示意那些自衛隊員將扶着的及抬着的死傷者放下來，跟着示意他們持槍戒備，他則小心地向那片野草地走去。

「是什麼人？」蕭原在草地前停下來，沉喝一聲。

草地內又響起一聲呻吟。

「什麼人，快站起來！」蕭原提高聲音。

草地內響起一陣掙扎聲，却沒有人站起來。

「再不站起來，我開槍了！」蕭原厲聲道。

「是……我……」這一次，響起微弱斷續的聲音。

蕭原一聽，心頭猛震了一下，大叫一聲：「朱兄，是你？」猛地衝入草地。

雖然天黑，蕭原才衝入草地，便看到一個人躺在地上，渾身血污，兀自在掙扎着。

他一眼便認出那人是朱立。

他不由又脫口疾叫一聲：「朱兄！」急忙蹲下去，伸手去抱起朱立。

地上那人果然是朱立，「蕭……想不……到……仍……見……到……你。」

蕭原小心地將朱立抱起來，「朱兄，想不到還能見到你！」語聲很激動。

「我……也……是……」朱立說到這裏，再也支持不住，暈死過去。

蕭原抱着朱立走出草地，快步走到勉力坐起身來的李火面前，輕輕放在地上。

那些自衛隊員都擁到蕭原的身後，看着地上的朱立。

「蕭……老哥……他就是要找尋的那個人？」有人開口問道。

蕭原一邊透口氣，一邊點頭：「不錯，他就是我們要追尋的人。」

「他滿身是血，居然死不了，眞叫人奇怪。」另一個自衛隊員驚奇地道。

「你怎知他不是死了？」一個自衛隊員接口道：「傷得那麼厲害，不死才怪！」

「別瞎說了，要是他已死了，蕭……老哥也不會拿出金創葯來替他敷上。」又一個自衛隊員低聲說道。

蕭原沒說什麼，將金創葯敷在朱立的傷口上。

他發覺到，朱立身上起碼中了四槍，其中有兩槍差點便射中要害，他仍活着，實在叫人驚奇。

朱立一直昏迷不醒，蕭原只好吩咐一個自衛隊員揹起他，他則一手扶着李火（李火說什麼也不肯讓蕭原再揹他），另一手扶着一個受傷不太重的自衛隊員，往回路走。

天雖然黑，幸好有月光，要不，走起來就艱難多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終於看到蟠龍鄉的屋影，所有的人都不由鬆了口氣。

最教蕭原放心的是，並沒有聽到槍聲，也就是說，那幫匪並沒有兵分兩路，一路伏擊他們，一路來攻打村子。

望到村內的燈火，他們都有一種「回家」的親切感覺。

這時候，大概是晚上八時許九時了。

村內傳來狗吠聲，這個時候，大多數村民都應該就寢了，村內却仍然燈火點點，大概村內的人都在擔心他們還未回來，在等他們回去。

還未走到村口，蕭原便看出情形有點不對，似乎發生了什麼事情。

原來，村口燈火明亮，那些自衛隊員如臨大敵，他們還未走近村口，便有人喝叫他們停下來。

蕭原連忙大聲表白身份，隨即有燈光射出來，在他們身上照射，跟着蕭原的那些自衛隊員中，有人大叫道：「我是阿榮啊，我們死傷了六七個人，從二十多里外趕回來，又餓又累，快讓我們進村吧！」

蕭原看出，射在他們身上的光柱，是洋人造的手電筒，那可是罕有的物品，想不到這條鄉的人有這種洋貨。

「是阿榮他們回來了，唏！你們快進村吧！」村口有人大聲叫，手電光隨即熄滅。

蕭原他們忙快步向村口走去。

走到村口，只見黑暗中人影幢幢，個個都拿着槍，蕭原忙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有一幫土匪在黃昏時，來攻打村子，一下子被他們攻入村內，幸好徐老太爺家出動了兩挺機關槍，才阻止了那些土匪往村裏衝，激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那幫土匪眼見無法再進一步，只好撤走……我們恐怕那幫土匪會再來攻打村子，便加緊防守，不敢大意。」

蕭原聽那個自衛隊員說完，一顆提起的心才放下來，想不到，不幸被自己猜中了，幸好打退了那幫土匪，不然，村裏的人就遭殃了。

「損失大麼？」蕭原關切地問。

「沒有什麼損失，只有兩三戶被劫掠了。」那個自衛隊員說道：「最慶幸的是，沒有人傷亡。」

另一個自衛隊員問道：「你們遇到伏擊？」

蕭原沉重地點了頭。

就這說話之間，守在村口的自衛隊員紛紛接過那些受傷的人，有兩個接過了蕭原攙扶着的李火與那個手臂上受了傷的自衛隊員。

* * *

三少爺聽蕭原說完他們的遭遇後，咬着牙，恨恨地道：「那幫土匪太可惡了，明天，我馬上到縣裏，請譚縣長派一隊保安隊下來，剿滅他們！」

跟着又有點心有不甘地道：「早知他們會打咱們的主意，我便叫老太爺不要將大哥派來送壽禮的那一排軍隊打發走，今日若是有那一排軍隊，那幫土匪走得了才怪！」

蕭原道：「三少爺，那幫土匪就是覷準了，才敢打貴鄉的主意，昨天縣裏的保安隊仍在，他們不敢動主意，今早保安隊才走，他們就動鬼主意了，要是大少爺派來的那排士兵仍在，他們便沒有膽來攻打村子了。」

吁口氣，又說道：「三少爺，依我看，還是不要到縣裏請保安隊下來剿滅那幫土匪的好。」

「為什麼？」三少爺瞪大眼看着蕭原：「難道讓他們逍遙自在，再有機會來打咱們的主意？」

蕭原搖搖頭：「我不是這個意思，三少爺，你要知道，那伙土匪是一股流匪，並不是佔山為寨的强盜，可以一下子便找到他們，要是縣裏的保安隊下來追剿他們，只怕他們一聽到風聲，便馬上竄溜到別的地方，保安隊便無法找到他們。你想一下，那不是徒勞無功麼？」

三少爺聽完蕭原的話後，想想也是道理，眨眨眼，不甘心地道：「蕭老哥，難道就這樣放過那幫土匪？我這口氣怎也吞不下！」

「三少爺，我並沒說過，會放過那幫土匪。」蕭原緊握拳頭，一拳揮在椅子的扶手上。「就算他們沒有打傷李兄與朱兄，單是他們打死那兩個自衛隊員，我也要向他們討還這筆血債！」

對於那兩個自衛隊員的死亡，他一直耿耿於懷，認為該負上一份責任；因為，那兩個自衛隊員是跟他去追尋朱立，才會被土匪打死的。因此，他心裏一直很不安，他甚至自掏腰包，各送給那兩個遇難的自衛隊員的家人五十塊大洋，作為殮葬費用。

「蕭老哥，你肯留下來，對付那幫土匪？」三少爺大喜。

蕭原用力點點頭：「決不能讓他們再為害地方！」

「蕭老哥，我全力支持你！」三少爺對蕭原敬佩不已。

「三少爺，有你這句話，我有信心對付得了那幫土匪！」蕭原充滿信心。

「蕭老哥，請你叫我國經吧。」三少爺有心要交蕭原這個朋友。「我已視你為朋友！」

蕭原也不矯情：「好，我也交你這個朋友。」

「蕭老哥，能夠交到你這個朋友，眞高興！」三少爺高興地說。

「國經兄，我想去看看朱兄甦醒了沒有。」蕭原一有惦掛着朱立的傷勢。

「他傷得那麼重，我眞擔心他……」

「蕭老哥，別擔心，朱兄既然死不了，他一定挺得住的。」三少爺安慰蕭原。

「但願他能夠挺得住。」蕭原却不敢樂觀。

因為，朱立的傷勢實在太重了。

「嗯，我們去看看他吧。」三少爺說着站起來：「我也想知道，他怎會弄成那樣的。」

蕭原何嘗不想知道。

兩人來到朱立躺着的房中，看到床上的朱立一點動靜也沒有，還以為他死了。

為了便於照顧，李火與朱立被安置在同一間房中。

李火熟睡未醒。

蕭原急忙走到朱立的床前，伸手探探他的鼻息。

還好，氣息雖然弱，總算還有氣。

大概是流血太多的關係吧，朱立一張臉一片灰白。

三少爺看了一眼，搖搖頭，嘆口氣：「蕭老哥，我眞擔心他……」

蕭原也是一臉擔憂之色：「我已經盡了人事，但願他能夠渡過這一劫。」

「我已經叫人去燉了參湯，希望對他有點幫助。」三少爺說道。

「只要他能夠捱過今晚，明天一大早，我便趕返南寧，替他請一個最好的外科醫生。」蕭原恨不得馬上便飛返南寧。

「我已吩咐王管家明天天一亮，便備好馬車。」三少爺道：「一切的費用，由我支付。」

蕭原也沒有心情與他爭這些：「國經兄，我們不要打擾他了。」

三少爺點點頭：「蕭老哥，你也該早點歇歇了。」

蕭原頷首：「你也早點睡吧。」

兩人說着向房外走去。

忽然間，他們一齊停下來，扭頭往朱立躺着的那張床望去。

原來，兩人聽到朱立發出微弱的呻吟聲。

跟着，朱立又發出一聲呻吟，而且，眼皮還顫動一下。

三少爺驚喜地道：「蕭老哥，朱兄醒了。」

蕭原急忙走向床前，低頭一看，朱立的雙眼就在那剎那，微微睜動了一下。

蕭原大喜，低聲叫道：「朱兄，朱兄。」

朱立的眼睛又睜動了一下。

「他果然醒過來了。」三少爺興奮不已。「我去叫人將參湯端來，給他喝。」

說着，急急走出房外。

蕭原輕輕執住朱立一隻手：「朱兄，你醒了麼？」

朱立的咀唇顫動一下，却沒有聲音發出，雙眼却微睜開來。

蕭原看到朱立睜開眼，興奮得不得了：「朱兄，你眞的醒過來了，你覺得怎樣了。」

朱立雙眼又睜開一點，咀唇嗡動着，發出微弱的聲意：「蕭……兄……看到……你……眞好……」他的眼中發出光來。

是那種油盡燈枯前，迴光反照之光。

蕭原看在眼內，心頭不禁向下一沉。

「朱兄，你醒過來就好了。」蕭原强顏一笑：「你覺得好點麼？」

「蕭……兄……我……很好……死不……了的……」朱立的臉上忽然現出一抹紅暈。

蕭原看在眼內，心知不妙。

正在這時，三少爺帶着一個下人走進來。

那下人手上捧着一個木托盤，上面放了一個有蓋的小湯盅。

當他看到朱立醒過來，高興地道：「朱兄，你醒過來，眞好啊！」

朱立眼珠緩緩一轉，射在三少爺的臉上：「三少……謝……謝……」

「朱兄，你先不要說話，喝了參湯再說。」三少爺從那下人手上的托盤上拿起那盅參湯，要親自餵朱立。

蕭原忙伸手接過：「國經兄，讓我來吧。」

朱立喝下那盅參湯，精神頓時好了很多，臉上也有了些微血色。

「蕭兄……謝謝你。」朱立說話的聲音也清楚起來，而且，氣息也沒有先前那麼弱。

三少爺舒口氣：「朱兄，你會好的。」

蕭原心頭苦澀，臉上却强露歡容，「朱兄，你好好地歇歇吧，不要多說話。」

朱立却牽動咀唇：「蕭兄，三少……躺了……這久……躺夠……我有說話……」

「有什麼話，待你傷好才說吧。」蕭原忙道。

「不，我要現在對你與三少……說。」朱立睜大眼道：「……我恐怕……不說……沒有機會……再說……」

蕭原也恐怕他沒有機會再說，不再勉强。

「蕭兄，三少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對你們說。」朱立急急說道。

那知道他因為說得急，氣促之下，嗆咳起來。

蕭原忙將他扶起來，用手替他撫背，道：「朱兄，慢慢說，不要急。」

三少爺看到朱立氣息順暢下來，才道：「朱兄，是什麼緊要事？」

「村內…… 有 人 勾 結…… 土匪……」朱立此言一出，令到三少爺與蕭原臉色驚變。

「朱兄，你知道是誰麼？」三少爺急聲問。

「我…… 只 知 道 他 叫…… 孖 指三……」朱立喘口氣。

「孖指三，那個無賴，他竟然勾結土匪！」三少爺憤怒地叫起來：「他膽敢出賣全鄉人，我不會放過他！」

「你怎知道那個孖指三勾結土匪的？」蕭原問。

「我親眼看到他與一個匪徒在林外的一塊蔗地內碰頭……」朱立斷斷續續地，將他早上大解完後，發現孖指三鬼鬼祟祟地往林外走，到他遇襲後昏迷的經過，對兩人說出來。

原來，朱立在大解完後，本想返回客房那邊的，却被小院子外面的一隻雀鳥吸引住，忽然童心大發，想將那隻雀鳥打下來，於是，他便悄悄地從那扇小院門走出外面，從地上檢起一塊石子，躡足走到樹下，覷準了，將手上的石子擲向樹上那雀鳥。

那雀鳥正自在樹上唱得高興，冷不防被一顆石子飛來，欲飛已來不及，一頭栽跌下去。

——牠被石子打中了。

但當牠快要跌落地上時，牠的雙翅陡地一振，居然又飛了起來。

這倒大出朱立意料之外，也引起了他的好勝心，他急忙從地上撿起一顆石子，擲向那隻雀鳥。

這一次却擲不中。

那隻雀鳥似乎受了傷，飛一會，便落在地上，這更逗得朱立非要捉住牠才罷休。

追着那隻雀鳥，不知不覺間，朱立追出村外，那隻雀鳥可能受傷的關係，忽然一頭栽落在地上，却仍然奮力拍動翅膀，想掙扎着飛起來，可惜却力不從心，終於被朱立將牠捉住了。

捉到那鳥兒，朱立像小孩子一樣，高興得手舞足蹈，正想返回村裏的時候，他無意間發覺一個漢子鬼鬼祟祟地走入一蔗地內。他一時好奇心大起，用一些草籐將那隻鳥兒綑綁住，然後悄然掩近蔗地。

他潛入蔗地內，由於蔗林很密，他看不到那兩個人的樣貌，但却聽到兩個人的說話聲。

他聽到一個人稱另一個為孖指三，而另一個人則稱呼第一個人為何灶。

他又聽到那個何灶要孖指三詳說村內自衛隊員的人數及槍械，還詢問縣裏的保安隊撤走了沒有。

朱立本來以為那個潛入蔗林內的漢子幹的是偸鷄摸狗的勾當，那知道却無意中發現鄉內有人暗中向土匪通消息，他更加不敢妄動，決定繼續聽下去。

他是從那兩個人的談話中，知道那個叫何灶的人是一幫土匪派出來與

孖指三聯絡的匪徒。

越聽下去，朱立越心驚，那個叫何灶的匪徒對孖指三說，他們準備在這兩天內，便攻打村子，要孖指三做內應。

朱立本來想在那兩個傢伙離去後，馬上返回村子，將這件事對三少爺說出來，好讓他們有所準備，並將那叫孖指三的鄉人抓起來。後來他聽到孖指三要跟那個何灶回去見他們的頭子，當面說清楚給他多少報酬，起初，那個匪徒不答應，孖指三却要脅，若不帶他去見匪幫頭子，他便不與他們合作，那個匪徒只好答應帶他去見匪首。

朱立聽聞之下，便改變主意，決定暗中跟踪那兩個傢伙，若能夠查探到那幫土匪的巢穴，便可以將之一網打盡。

主意打定後，他便暗中跟踪那兩個傢伙——孖指三與何灶。

本來，他想在途中遇上什麼人時，托其帶個口訊回去給徐家三少，但一來時候太早，二來兩人走的地方都是荒僻之地，根本就見不到一個人，直到中午時，跟踪兩人來到那座禿樹崗下，在溪邊遇上三毛頭，才算將口訊帶回去。

湊巧的是，三毛頭原來是蟠龍鄉的人。

之後，他一直暗中跟踪孖指三與何灶，來到一座山脚下，忽然失去了孖指三與何灶的踪跡。

他估計匪巢可能就在附近，便在一塊石上留下一個圓圈記號（就是蕭原等人遇襲的那座山脚下的那塊大石），便在附近找尋起來。

他是在一片草樹叢前遇到伏擊的。

他一下子便身中數槍，跌倒在地上，他幾乎馬上便暈死過去。

在他昏迷過去之前，他隱約聽到一陣笑聲，還有說話聲——嘿嘿，這個傻瓜以爲我們不知他在暗中跟着我們，他到死也不知道是我們故意被他發現，並引他跟着我們的。

朱立聽得一口氣往上一湧，頓時昏死過去。

以後的事，他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大概，那些匪徒以爲他身上中了幾槍，咽了氣，所以將他推在那片野草地。

要不是他剛好在蕭原他們離開的時候，醒轉過來，發出的呻吟聲被蕭原他們聽到，只怕他早已死在那片野草地內。

朱立記得的，就只有這麼多。

蕭原與三少爺聽完朱立的述說後，三少爺破口罵道：「好奸狡的匪徒，聽朱兄那麼說，孖指三與那個姓何的匪徒，早已發覺到朱兄發現了他們，便來個將計就計，引朱兄到他們的巢穴，並故意讓朱兄找到人將口訊帶回去，然後兵分兩路，一路伏擊追尋朱兄的人手，另一路則乘我們人手分散，襲擊咱們。幸好我大哥這一次派那一排士兵帶了兩挺德國造的機關槍回來，要不，早已被他們將咱們鄉洗劫一空了。」

「國經兄，我猜，他們是在發現朱兄在蔗林內偷聽後，才想出那條詭計，乘機來個殺人滅口，並雙管齊下，以爲那樣便可以乘虛將貴鄉攻佔，大肆劫掠。」蕭原將他的猜想說出來。

一時之間，兩人都沒有注意到，朱立一張臉又變得灰白一片，氣息也急促起來。

不過，蕭原很快便發覺了，「朱兄，朱兄，你怎麼了？」他驚急地叫起來。

三少爺也發覺朱立有點不對。「朱兄，你覺得怎樣了……你……」

朱立這時露出一抹慘淡的笑容，「蕭兄……我不……行了……我……死得……不甘心……」

蕭原大聲道：「朱兄，你會好的，你還要找那幫土匪算賬啊！」

三少爺也急急道：「朱兄，你一定要挺着，我會請最好的醫師，醫治你的！」

「三少……很多謝你……的好意……」朱立氣息漸弱。「蕭兄，我……有一個請……求，希……望你……答應……」

蕭原已看出朱立不行了，強忍心中的悲痛，頷首道：「朱兄，你只管說，只要是我辦得到的，我都會答應你。」

「請……你……將我……運返……南……寧……葬……在北郊的……墳地……不要將我的死訊……通……知我……親人……」

蕭原鼻子一酸，幾乎流下淚來，「朱兄，你不會死的，我會想盡一切辦法，醫好你。」

「蕭……兄，我……好高……興與認識……你……這個……朋……」「友」字還未說出來，忽然間頭一歪，寂然不動。

他的雙眼却沒有闔上。

——他確是死不瞑目！

蕭原眼睜睜看着朱立咽下最後一口氣，心中有如刀割一樣痛！

三少爺呆住了。

大概，他是第一次看到一個人在他眼前死去，所以有點驚恐。

忽然有人急聲說道：「朱兄怎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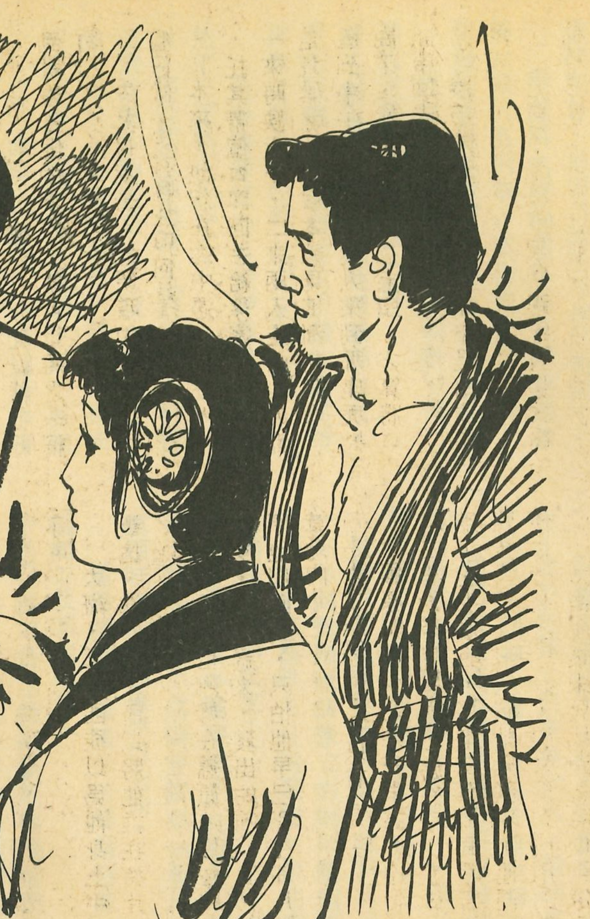
蕭原忙睜眼望去，原來是李火，不知怎的，他忽然醒過來。

蕭原沉痛地道：「他死了。」

「什麼？朱兄死了？」李火雙眼一睜，霍然挺起身來。

他忘了胸口受傷，這一挺起來，牽動了胸膛上的傷口，痛得他「呃」地叫了一聲，跌回床上。

蕭原一邊輕輕地將朱立的頭放下



蕭原與徐菁慰問受傷的李火。

，一邊對李火道：「李兄，別激動，小心你的傷口。」

李火却不理蕭原的說話，慢慢地坐起來，掙扎着下床走了過來。

蕭原用手抹下朱立的眼瞼，使他睜着的眼睛闔閉。

「他眞的死了。」李火站在床前，沉痛地說，一雙手緊緊地抓住蓋在朱立身上那張薄被子。

「李兄，別這樣。」蕭原聲音沙啞：「快回床上躺着吧，要是牽動了傷口，那就……」

「朱立，說甚麼我也會替你報仇的！」李火一拳搥在床上，那知道却震動了傷口，痛得他臉上的肌肉搐顫着，却沒有叫出聲。

三少爺忙上前去扶着他：「李兄，快回床上躺着吧。」硬是將他扶回床上躺下來。

蕭原用力咬着嘴唇，望着朱立那平靜中却帶有不忿的臉容，低沉地道：「朱兄，你放心去吧，這個仇，我一定會替你報！」

徐三少道：「報仇的事慢慢再說，如今應先替朱兄辦理身後事，我這就去叫王管家來，將朱兄移放到另一個房間。」

蕭原默默點頭，三少爺快步走出房外。

* * *

朱立的身後事在第二天便辦妥了。

由於他臨死前曾要求蕭原將他的遺體運返南寧北郊下葬，所以，便暫時將他的棺木擺放在村後的那間厝屋內。

三少爺不但出錢，也出力，也算是仁至義盡的了。

李火的傷勢因爲兩番牽動，有惡化的跡象，躺在床上起不了身。

徐菁也在朱立的靈前上了香，然後幽幽地看了蕭原一眼。

蕭原只與她打了個招呼，並沒有留意到她的神態。

——他心內已被悲痛佔滿了。

將朱立的棺木放在村後的厝屋後，在走回徐家的路上，蕭原對三少爺道：「國經兄，咱們馬上去將那個孖指三抓起來！」

三少爺點點頭。「嗯，只顧辦理朱兄的後事，差點忘了孖指三這個天良喪盡的無賴，蕭原哥，我這就與你到鄉公所，叫自衛隊去將他抓起來！」

「國經兄，不要將這件事張揚，以防那無賴聽到風聲，聞風先遁。」蕭原道：「只要派一個認識孖指三的人跟我去抓他便成！」

「自衛隊的人都認識孖指三，我與你去鄉公所，叫他們派一個人跟你去。」三少爺說着脚步一轉，往鄉公所那邊走去。

蟠龍鄉的自衛隊部，就設在鄉公所內。

三少爺雖然在鄉公所內沒有擔任

職務，但由於徐家名望大，所以，儼然是鄉中的太上鄉長，他說的話，連鄉長也不敢不聽。

兩人來到鄉公所，三少爺把鄉長與姓徐的自衛隊長拉到一邊，將事情對兩人悄聲說出來，姓徐的自衛隊長名叫徐樹，忿怒得脫口罵道：「他媽的，孖指三那傢伙眞不是人養的，居然昧着良心，勾結土匪，陷害鄉人，他媽的，抓到他後，非要好好地揍他一頓不可！」

三少爺「噓」了一聲，示意他不要聲張，他才閉口不再說。

跟着，他又自告奮勇。「三少，我知道孖指三平日在那些地方跑，待我跟蕭兄去將他抓回來！」

三少爺道：「也好，你就跟蕭老哥一道去抓孖指三吧，但你千萬不要衝動。」

徐樹唯唯連聲，一刻也不停留，馬上與蕭原走出鄉公所，去抓孖指三！

徐樹帶着蕭原，先到孖指三的家，看看他是否仍舊在床上還未起來。

孖指三年紀已有三十歲，由於不務正業，沒有一個閨女願意嫁給他，所以，仍是孤家寡人一個。

大概他仍是孤家寡人一個，所以，他才會昧着良心，勾結土匪，陷害鄉人。

來到孖指三的屋子前，只見兩扇屋門閉着，徐樹抬脚便欲將門踹開！

蕭原忙伸手阻止他，低聲道：「別打草驚蛇，小心被他溜了，待我去到屋後，你才敲門。」

徐樹聽蕭原那麼說，只好將脚放下，點點頭。「你快繞到屋後去。」

蕭原馬上躡足向屋後走去。

走到屋後，蕭原探頭出屋角，朝徐樹揮揮手。

徐樹點點頭，縮回頭，吸口氣，伸手敲門。

屋內沒有動靜。

他再敲，這一次較大力。

屋內仍然沒有人應。

徐樹哼了一聲，用力拍門。

屋內依然沒有動靜。

徐樹心頭火起，再也按捺不住，飛起一脚，「砰」的一聲，將兩扇大門踹開！

屋後的蕭原聽聞，不禁搖搖頭，雙眼却緊緊地盯着那扇後窗。

門才踹開，徐樹立刻像一陣風般，衝了進去，口裏疾喝：「孖指三，你他媽的，快滾出來！」

沒有人應他。

徐樹雙眼溜轉着，在屋內掃視着，慢慢地向房間走去。

驀地，他陡然感到腦後生風。

他急忙扭頭回望。

「嗡」地一聲，他的腦後重重地挨了一下，悶叫一聲，斜斜向前撲跌在地上。

一條人影馬上從門邊竄出來，像一隻受驚的老鼠般，疾竄出門外。

蕭原在屋後提防着，乍然聽到徐樹發出一聲悶叫，心頭震動了一下，立刻向前面奔去了。

他才自屋角後轉出來，一眼瞥到一條人影從屋內竄奔出來，他忙疾喝一聲：「孖指三，別跑！」

其實，他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孖指三，他是憑直覺認爲那個從屋內竄逃出來的人，是孖指三！

那條人影根本不理會他的呼喝，繼續往前飛跑。

這時候，居住在孖指三附近的人家，都被那「砰」的一聲踢門聲及呼喝聲驚動了，紛紛跑出來，看看到底發出了甚麼事。

有人叫道：「孖指三，發生了甚麼事？」

那條人影不理會那個人的呼叫，沒命地飛跑。

蕭原聽到那個人的呼叫，肯定那人就是孖指三，拔脚便追，同時大叫：「徐隊長在孖指三的屋內被打倒，你們快去瞧瞧他怎麼樣了！」

那些人雖然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聽蕭原那麼說，都知道發生了事情，有人跑入孖指三的屋內，看看徐樹怎麼樣了。

蕭原邊追邊叫道：「孖指三，快停下來，你跑不了，要不，我要開槍了！」

孖指三聽聞之下，脚步窒了一窒，跟着又沒命地往前奔跑。

蕭原朝天開了一槍。

孖指三嚇得身子往下縮，不敢再跑。

蕭原跑到他的身後，喝道：「將雙手舉起來！」

孖指三渾身震抖了一下，擧起雙手。

蕭原用槍咀抵着他的背心，伸手抓住他的左手，一把將之拗到背後。

孖指三痛得「喲」地叫了一聲，彎下腰來。

蕭原惡狠狠地道：「孖指三，你還有沒有良心？居然暗中勾結土匪，你他媽的簡直不是人！」他由於對孖指三的所爲大爲痛恨，所以，不由自主的，罵了一句粗話！

孖指三臉色慘白，不敢吭聲。

這時候，徐樹在兩個鄉人扶持下，從屋內走出來，頭上紮了一塊布，血漬殷然。原來，他被孖指三用一根木棍擊在後腦上，頭破血流，差點暈了過去。

當他一眼看到蕭原扭着孖指三走過來，不由眼中冒火，脫開了那兩個鄉人的扶持，脚步不穩地走到孖指三面前，咬牙切齒地道：「孖指三，你這個畜牲！膽敢勾結土匪，洗劫村子，我要打死你！」手一揮，「劈啪」兩聲，摑了孖指三兩個大巴掌！

孖指三的臉上頓時現出兩個鮮紅的掌印，一個身子直發抖，幾乎軟倒在地！

那些鄉人聽到孖指三勾結土匪，幹出沒天良的事，都對他大爲痛恨，紛紛怒罵出聲。

孖指三臉如死灰，搭拉着腦袋，不敢看那些鄉人一眼。

「蕭老哥，將這畜牲押回鄉公所，再炮製他！」徐樹說着又狠狠地踢了孖指三一脚。

要不是蕭原一直扭着他的手臂，他才不至跌倒在地上。

那些鄉人都喝道：「打死他，打死這個畜牲！」

在衆人的喝罵聲中，蕭原與徐樹押着孖指三向鄉公所走去。

* * *

孖指三在蕭原的嚴詞盤問下，無法抵賴，只好將他勾結土匪的事情，如實招供出來。

原來，孖指三是爲了錢，才答應與那幫土匪串通，好讓那幫土匪能夠順利攻佔村子，大肆洗劫財物。

而那些土匪的主要目標是徐家。

三少爺聽完孖指三的招供後，氣得咬牙切齒的，指着孖指三的鼻子怒罵：「孖指三，你爲了二百塊大洋，居然不顧鄉親的死活，出賣全鄉的人，你簡直該死！你還有沒有人性？」

原來，那幫土匪答應，若是能夠成功洗劫村子，便給他二百塊大洋，與他談妥條件時，還先給了他二十塊大洋。

孖指三瑟縮着，不敢吭一聲。

至於那幫土匪有多少人，他根本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兩個與他接頭的匪徒的名字——一個叫大眼全，一個叫何灶。

至於那幫土匪的匪首，他只見過一次，就是昨天將朱立引到那座山脚下之後，那個叫何灶的匪徒，帶他去見那個匪首的。

那個匪首叫甚麼名字，他却不知道，只聽到何灶稱呼那個匪首「老大」。

蕭原要他詳細地描述那個匪首的模樣以及其他特徵。

孖指三爲求能夠減輕對他的懲罰，很合作地將那個匪首的樣貌描述出來。

蕭原根據孖指三的描述，將那個匪首的樣貌記在心中。

之後，蕭原與徐樹、三少爺交換了一瞥眼色，徐樹便吩咐一個自衛隊員，將孖指三押回鄉公所內那間用來關人的小房子內。

待孖指三押走後，蕭原對三少爺與徐樹道：「國經兄，徐隊長，我想到一個主意，要是孖指三肯答應合作，就有九成把握，將那幫土匪一擧殲滅。」

三少爺聽他那麼說，馬上說道：「蕭老哥，是甚麼好主意，快說出來聽聽。」

蕭原於是將他想到的主意說出來。

三少爺與徐樹聽他說完後，齊聲道：「蕭老哥，這個主意妙極了，就依計行事吧！」

蕭原皺皺眉頭：「我怕孖指三不肯合作。」

徐樹瞪眼道：「他敢不肯合作，除非他不怕死！」

蕭原道：「徐隊長，要是威迫他照我們的話去做，我恐怕他就算答應了，也未必是眞心誠意，萬一他表面上答應了，却乘機逃走，甚至索性投靠了那幫土匪，那就壞了大事。」

三少爺接口道：「蕭老哥說得對，我們不能夠用威迫的手段令他就範，必需給他一點甜頭，那樣，他才不會生出異心。」

「他這種人，不打死他，已算他家山有福了，還要給他甜頭？」徐樹對孖指三怒恨未消，因而大不以爲然。

「阿樹，爲了徹底消滅那幫土匪，除去禍患，我們不得不放過他這一次，免得日後要日夜提防那幫土匪來攻掠村子，權衡輕重之下，我以爲，給他一點甜頭，對我們來說，還是有利的！」

徐樹聽三少爺那麼說，才不再反對。「三少，你準備給他甚麼甜頭？」

「若他肯合作，便答應放過他這一次，但却不准他再在鄉中居住，由我給他五十塊大洋，要他到別處去謀生。」三少爺將他的主意說出來：「給他這麼多好處，孖指三一定會答應的！」

「三少，我却擔心他會明裏答應我們，暗地裏却乘機逃去。」徐樹將他的顧慮說出來。

蕭原馬上給他吃定心丸。「徐隊長，我們給他那麼多好處，相信他不會出爾反爾的，我們再拿話嚇他一下，他在權衡利害後，一定會與我們合作的。」

「蕭老哥說得對，大多數人都是貪生怕死的，像孖指三這種人更不用說，我們答應放過他，他不跪下來答應才怪，還敢耍花樣？」

徐樹聽兩人那麼說，消除了顧慮。

結果，蕭原與三少爺去對孖指三說出他們的主意後，孖指三果然沒口答應，還發誓決不耍花樣，要將功贖罪。

三少爺仍然警告他：「孖指三，若你不想走上絕路的話，你就乖乖地合作，否則，我決不會放過你，我會叫我大哥調派一營軍隊來，將你抓回來！」

孖指三信誓且且地道：「三少爺，我雖然不是人，但我還有一點人性，我已知錯了，我再不會幹出糊塗事的了。」

「你能夠這麼想，最好不過。」三少爺道：「否則，無論你逃到那裏，我

都不會放過你！」

跟着指指蕭原：「他就是有名的追捕手，曾經將不少巨盜悍匪緝拿，關押在監獄內，被他追捕的匪盜，沒有一個能夠逃過他的手掌，你若敢耍花樣，我會請他追捕你，無論天涯海角，也要將你抓回來！」

三少爺這番話，是信口胡謅的，他雖然知道蕭原是一個追捕手，却不知道他的底細，爲了嚇唬孖指三，他才胡謅一通，那知道，却說對了。

孖指三指天罰誓，一定將功贖罪，重新做人，决不出爾反爾。

蕭、徐兩人聽他那麼說，才不再說甚麼，離開了那間關押他的「囚室」。

安排香餌　欲釣大魚

孖指三被放了出來。

那些鄰居看到他被放出來，都感到很驚奇，有幾個人甚至以爲他是逃出來的，要抓他回去。

幸好徐樹及時出現，對那些鄉人解釋，他們搞錯了，經過查問，証實孖指三並沒有勾結土匪，出賣全鄉的人，所以將他放了。那些鄉人聽徐樹那麼說，才放過孖指三。

翌日，孖指三便走出村子，不知他到甚麼地方去。

* * *

徐菁聽說蕭原留下來，顯得很高興，馬上去找蕭原。

蕭原剛從李火的房中走出來，劈頭便看到徐菁興衝衝地走來。

他的眉頭不由輕皺了一下。

他自從聽了李火那番話後，本來也不怎樣在意的，因爲他們馬上便會返回南寧，那就不會惹上煩惱，那知道却發生了這件事，被迫留了下來。

他對將會再看到徐菁，感到頭痛，想不到這麼快便看到她，而且，是她來找他，他怎不皺眉頭？

「蕭大哥。」徐菁笑臉盈盈地歡叫一聲，走到蕭原的面前。

她並沒有看到蕭原那微微皺起的眉頭。

蕭原淡淡地道：「徐姑娘，妳怎麼跑來這裏？」

徐菁眨眨眼：「來找你啊，順便看看李大哥的傷勢。」

蕭原的眉頭不由又皺了一下。

徐菁邊往房中走去，邊說道：「李大哥的傷勢好點了麼？」

蕭原只好跟着她走入房中：「李兄的傷勢好多了。」

李火躺在床上，正百無聊賴，一眼看到徐菁走入房內，急忙撐起身來：「徐姑娘……」

徐菁急忙說道：「李大哥，快躺下去，不要起來，小心弄痛了傷口。」

蕭原一眼看到李火撐起身，忙道：「李兄，你的傷口還未癒合，不宜動，以免牽動傷口。」

李火聽兩人那麼說，只好躺下去：「蕭兄，別緊張，我躺下不動就是！」

跟着又對徐菁笑說道：「徐姑娘，謝謝妳來看我。」

徐菁雙眉輕攏：「李大哥，聽我三叔說，你傷得很重，幾乎……射中心臟，傷口還痛麼？」

李火輕鬆地笑笑：「不怎麼痛了，全虧蕭老哥的金創葯管用，只敷了三次，傷口便開始癒合，再過兩天，相信便可以下床走動。」

「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徐菁輕吁一口氣：「可惜，朱大哥却死了。」臉上現出悲戚之色。

李火與蕭原不由一陣黯然。

「徐姑娘，我不會放過那幫土匪的！」李火一拳捶在床沿上，那知道又震動了傷口，痛得他眉頭緊皺，忍着不敢叫出聲來。

蕭原却看出他很痛，輕責道：「李兄，別動氣，小心傷口，朱兄這個仇，我一定會替他報的！」

「蕭大哥，我也要替朱大哥報仇！」徐菁咬着嘴唇，很認眞地道。

蕭原道：「徐姑娘，替朱兄報仇的事，有我與李兄便成，妳是個女孩子……」

徐菁馬上嚷道：「蕭大哥，我雖然是一個女子，一樣可以做你們男人做的事，我已經學會燒槍，一樣可以對付那些土匪！」

跟着她又說道：「蕭大哥，爲了對付那幫土匪，請你再教我燒槍，我要練好槍法，幫你去對付那些土匪。」

蕭原的眉頭又輕皺起來：「徐姑娘，就算我答應，妳阿爺也不會答應。」

「蕭大哥，你別擔心，只要我央求阿爺，他一定會答應的。」徐菁滿有信心地說。

「阿菁，妳又纏着蕭老哥說甚麼？」三少爺邊說邊走過來。

徐菁扭頭看到是三叔，忙說道：「三叔，我不過請蕭大哥再教我燒槍，練好槍法。」

她隱瞞了要跟蕭原去對付那幫土匪的話。

那知道三少爺聽到了她最後說的那句話：「阿菁，我好像聽到妳說，去求阿爺甚麼的？」雙眼直視着徐菁。

徐菁不慣說謊，被三叔看得一陣心虛，只好實說：「我……想求阿爺准許我跟蕭大哥他們去對付那幫土匪，替朱大哥報仇！」

「阿菁，妳眞胡鬧！」三少爺正色道：「妳以爲那是去逛街遊玩麼？妳知道那有多危險？隨時都會死人的！妳以爲妳學會了燒槍，就可以去對付那幫土匪，只怕妳看到槍彈横飛，槍聲震耳，便嚇得雙脚發軟，連扳槍機也無力，我看妳還是快打消這個念頭，再說，老太爺雖然寵妳，這件事他一定不會答應妳的！」

徐菁被三叔說得直眨眼，一臉委屈的神色。

蕭原看在眼內，心裏不忍，替她解圍。「國經兄，她不過說說吧了，不是當眞的，再說，我也不會答應她。」

三少爺聽蕭原那麼說，才不再說甚麼。

徐菁感激地看了蕭原一眼。

蕭原朝她笑了，跟着轉對三少爺道：「國經兄，有甚麼事麼？」

三少爺點點頭：「孖指三今早已出外，大概是去找那幫土匪的接頭人，我已叫阿明暗中跟着他。」

蕭原道：「那個阿明爲人機警麼？」

三少爺點點頭：「要是不機靈，我也不會叫他去。」

「這一次，就要看孖指三了。」蕭原與奮中帶點緊張：「要是他能夠依照我們的話去做，那就可以一舉解决那伙土匪了。」

「孖指三這個人雖然不務正業，還不至於一點人性也沒有，他之所以答應與那幫土匪合作，我看，他是一時糊塗，受不住引誘，才會幹出那種糊塗事出來的，蕭老哥，你放心吧，我看他一定會照我們的話去做的。」

「我也希望他眞心實意改過，依照我們的話去做。」蕭原道。

三少爺忽然省起徐菁就站在旁邊，聽到他與蕭原說的話，忙對她說道：「阿菁，你千萬不可將我與蕭老哥剛才說的話對別人說，萬一消息洩漏出去，被那幫土匪知悉，那不但會害死孖指三，也會害了全鄉的人，知道麼？」

徐菁雖然任性，却不是一個不明白事理的人，她也知道事關重大，連忙認眞地說道：「三叔，你放心吧，我可不是三歲小孩，你與蕭大哥剛才所說的話，我一句也沒有聽到。」

「嗯，算你乖。」三少爺鬆了口氣：「妳快到後面去陪陪阿爺吧。」

徐菁雖然有點不情願，但知道他們正在說正經事，只好點點頭，看看蕭原一眼，慢慢地往外走去。

蕭原本來想對她說，「改日有空，再教妳燒槍」，但却被她那一眼看得心頭一震，到口的話隨即咽住。

原來，徐菁那一眼，內中包含了濃濃的情意，蕭原焉會看不出來，那怎不教他心頭震動，不敢再與她接近。

待徐菁走出外面，三少爺才搖搖頭，嘆口氣：「這丫頭，眞拿她沒辦法。」

蕭原道：「她雖然任性，還算聽話。」

「都是老太爺自小寵壞了她之過。」三少爺搖搖頭：「不過，也難怪老太爺會寵她的，她自小便因爲我大哥征戰各地，只好將她送回家中，由老太爺照顧她；而我大哥自從生下她後，便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因而也官運亨通，三幾年間，便從連長升到師長，你說，老太爺怎會不寵她疼她。」

蕭原聽三少爺那麼說，不禁對徐菁生出一份同情。

一個自小沒有父母照顧的人，雖說仍有親人照顧，但終歸是一種缺憾，有點可憐。

「蕭老哥，我眞想知道，孖指三到甚麼地方去與那幫土匪的人接頭。」三少爺忽然說道：「我眞怕他找不到那個與他接頭的匪徒。」

蕭原聽他那麼說，也道：「國經兄，我也很想知道，孖指三是否找到了那個與他接頭的匪徒。」

* * *

孖指三這時候正在離蟠龍鄉十多里外的太和墟。

太和墟是附近一帶的墟集，比蟠龍鄉還要大，在墟口外面，有一個半公開的賭窟。

孖指三這時候正在賭窟內。

他表面上是來賭錢，實則是來找人。

——找那個與他接頭的匪徒。

他們曾經約定，孖指三有甚麼消息，又或是要找那匪徒，便到那個賭窟找那人。

孖指三既然來找人，自然無心賭錢，但仍要裝樣子下注。有時候，運氣這回事眞是沒法擋，要來的時候，八條牛也拉不住，孖指三就是這樣，他越是沒有心機賭錢，却越是贏錢。

這令到他歡喜不已，開始集中精神賭起來。

可是，說起來眞邪，他自從集中精神賭錢，運氣便不再來找他，他開始輸。

越輸，他便越發急，下的注也越大，但每一次都是輸。

他本來贏了六個大洋的，但這時候不但連那六個大洋輸回去，還輸掉七個大洋，身上只剩下四個大洋。

這教他心痛不已。

越心痛，他越想贏回來，一狠心，將身上那四個大洋拿出來，在手上拋了拋，咬咬牙，將它全押在「單」上。

他賭的是番攤。

一隻手忽然按在他下注的手上：「孖指三，你難道想將剩下的大洋，也輸掉才罷休？」一個人在他身邊說。

孖指三忙扭頭瞧着：「是你，你剛才去了甚麼地方？害得我輸了七個大洋，不翻本怎成？」孖指三埋怨道。

那人一笑：「我剛才去了茅厠。」頓一下，又道：「你眞的要翻本？」

孖指三眉毛一聳：「當然想翻本。」

「那你先將錢收回來。」那人道。

孖指三聽從地將大洋拿回來。

「剛才開的是單還是雙。」那人問道。

「邪！我買雙，它開單，我買單，

它開雙！」孖指三不忿地道。

那人笑笑：「別火躁，看兩次再下注不遲。」

結果，兩次都是開雙。

那人待荷倌叫下注後，對孖指三道：「下注『雙』吧。」

孖指三猶豫道：「連開兩次『雙』，還買『雙』？」

那人道：「要是輸了，我賠給你。」

孖指三聽他那麼說，才將四個大洋押在『雙』上，不過他心裏却七上八下。

結果，開出來的，是『雙』！

孖指三高興得咧咀直笑，對那人佩服得不得了：「何灶，你果然有眼光，這一次買甚麼？」

那人原來就是負責與孖指三接頭的兩個匪徒之中的一個。

何灶看上去絕不像一個幹打家劫舍的惡人，年紀不很大，約三十出頭：「仍然買雙吧。」

孖指三猶豫地看着何灶：「全部？」

何灶點點頭。

因爲有了上一次的『靈驗』，孖指三狠下心，咬牙將八個大洋全部押在『雙』上。

這一次，他緊張得頭上沁出汗水來。

他雙眼眨也不眨，注視着那個荷官用那根『攤棍』熟練地撥着那些『攤子』。

結果，開出來的又是『雙』！

孖指三興奮得眼中閃出光來，用力一拍何灶的肩頭：「何灶，你眞了不起！」

連本帶賠，他一共收回十六個大洋，淨贏五個大洋。

大凡賭徒，都是貪得無厭的，孖指三也不例外，並不見好就收。「這一次又買那一瓣？」

何灶一把拉住他，往外就走：「別貪得無厭，你已將本贏回來，還贏了五個大洋，該知足了，還是談談正經事吧。」

孖指三聽他那麼說，才省起此來的目的，雖然仍有點不甘心，但又怕壞了大事，只好跟着何灶往外去。

一直走到賭窟後面的一片樹林子內，何灶才站下來：「孖指三，你來找我，可是有甚麼消息？」

孖指三點點頭，轉頭往林外張望了一眼，才說道：「那個被我們引到大石山下，將他放倒的人，那條屍就寄放在村後的那間曆屋內……」

「孖指三，你來找我，不是只對我說這個消息吧？」何灶不耐煩地打斷孖指三的話：「那個傢伙被我們放倒時，早已死了，還用你說麼！」

「當然不是。」孖指三忙道：「我聽到一個消息，徐家會在這兩天，親自到縣裏去，要縣裏派一隊保安隊駐在鄉中，保護全鄉；要是縣裏答應徐家那個三少爺的請求，派保安隊駐在鄉中，那咱們就無法再打徐家的主意了。」

「你這個消息當眞麼？」何灶顯得很緊張。

「千眞萬確！」孖指三道：「我是聽三少爺那個寶貝兒子說的！」

頓一頓，露出心痛的神色：「我買了一個洋毫的炮竹，才誘他說出來的。」

「那個小子怎會知道的？」何灶看着孖指三。

孖指三被他看得有點心虛，但仍能沉着氣：「那小子說，是在他阿爸對他媽說時，聽到的。」

「三少爺一個人去？」

「當然不會一個去。」孖指三道：「經過上一次的事，他才不會一個人上路，聽說，他會帶四個人去，還帶一挺機鎗。」

「這麼說，徐家只剩下一挺機鎗？」何灶眼中有閃着異光：「再加上少了一個拿主意的三少爺，唔，這確是一個機會。」

「何灶，機不可失啊。」孖指三道：「錯過了，便再沒有機會。」

「這確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何灶道：「不過，我可作不了主，我要回去對老大說，由老大拿主意。」

孖指三心急地道：「你甚麼時候去對老大說？說不定，徐三少爺明天便到縣裏去，後天便可以帶保安隊回來。」

「你先回去，晚上再來找我。」何灶道：「我馬上去找老大。」

「何灶，事成之後，你們一定會給我二百個大洋麼？」孖指三很會做戲，裝出貪婪的樣子。

「你放心吧，我們老大從不反悔食言，事成之後，一定照數給你二百個大洋！」何灶拍拍孖指三的肩頭。

「我……想你對老大說，你們若是決定動手，今晚先給我五十個大洋。」孖指三想詐他們一筆錢。

——因爲他知道，根本不可能拿到二百個大洋，他想弄多一點錢，好走路。

何灶皺皺眉頭：「好吧，我回去對老大說說，看他答不答應。」

孖指三吞口口水：「那我先回村裏去。」說完便向林外走去。

「唏，等一等。」何灶將他叫住：「你回去再打聽一下，小心別露了形跡。」

「放心吧，我會小心的了，我還不想死。」孖指三扭頭對何灶揚揚手，跟着走出林外。

何灶待孖指三走出林外，才走出去。

＊　＊　＊

蕭原與三少爺在蕭原住宿的房間內，聽着孖指三述說他與何灶見面的經過。

兩人聽完後，三少爺透口氣：「孖

指三，那個何灶眞的相信你說的話？」

孖指三道：「我照着你們教我的話說，我看不出他有懷疑我的地方。」

「嗯，你做得很好。」三少爺道：「你回去吧。」

孖指三起身便走。

蕭原突然道：「孖指三，你沒有串通那幫土匪，騙我們吧？」

孖指三愕了一愕，立刻指天劃地的賭咒，然後道：「我怎會這樣做，我已經知錯了，我還想重新做人，你們若是不信，我也沒有辦法。」

蕭原一直注視着孖指三的神色變化，看不出有甚麼不對，才說道：「嗯，我不過提醒你，別做傻事，你走吧。」

孖指三朝兩人點點頭，才走出去。

待孖指三走出房外，三少爺才說道：「蕭老哥，你懷疑他串通那伙土匪，騙我們？」

蕭原搖搖頭：「我不過試試他吧了。」

頓一下，跟着又道：「我看他不會騙我們。」

「蕭老哥，那幫土匪若是相信孖指三的話，那他們就會自尋死路，鑽入我們佈下的羅網中。」三少爺顯得很興奮。

「要是這一次能夠一網將之打盡，那不但替朱兄報了仇，也替地方上除去一個匪患。」蕭原也顯得輕鬆起來。

「蕭老哥，今晚還要不要派人跟着孖指三？」三少爺問道。

蕭原搖搖頭，又點點頭：「不用派別人去，我想親眼看看那個叫何灶的匪徒。」

三少爺並不反對：「嗯，你去看看也好，這幾日，你待在我家，不用說，也有點悶了。」

「國經兄，有你陪着，怎會悶。」蕭原忙道：「我不過想看看，那個何灶是個小角色——還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

「蕭老哥，那你可要小心啊。」三少爺叮囑一聲。

「國經兄，你放心吧。」蕭原道：「我不會有甚麼事的，又不是去動鎗動刀，我不過去看看吧了。」

「要不要派個人跟你去？」三少爺仍然不大放心：「有甚麼事，也好有個照顧。」

蕭原搖手道：「不用，人多反而會露出形跡。」

三少爺聽他那麼說，才不再說話。

＊　＊　＊

蕭原並不是跟着孖指三到太和墟的，他比孖指三早去了半個時辰。

他在黃昏日落時，便已來到太和墟。

他這麼早便來到太和墟，一來確是想散散悶氣，二來，這是最主要的，他不想再被徐菁纏住。

其實，說他怕徐菁會纏住他，那有點過份，應該說他有點怕見到她，因爲他對她既喜歡又有點怕。

他喜歡她，是因爲她有幾分像張鳳琴，至於說怕她，他是不想惹上無謂的煩惱。

他不是一個見異思遷的人。

蕭原先在那間賭窟附近看了一遍，跟着還走進去賭了兩手，贏了三個大洋。

他入賭場，意不在賭錢，他的目的是要看一下，孖指三所說的那一個何灶，是否仍在賭窟內，要是他仍在，那這座賭窟就有問題了。

他並沒有發現孖指三所描述的那個何灶。

恐怕會被孖指三看到，所以，他並沒有再在賭窟逗留，馬上離開。

才走出賭窟的門外，迎面遇上一個人，他一眼瞥及之下，心頭跳動了一下，忙低下頭，裝出賭輸錢——垂頭喪氣的樣子。

他這麼做，是不想引起迎面走過來的那個人的注意。

你道那個人是誰，原來就是孖指三所說的那個何灶。

蕭原之所以認出他，是因爲孖指三曾向他描述過他的身材樣貌。

何灶並沒有特別留意蕭原，只看了他一眼，便一頭走入賭窟內。

這時候，天已開始黑下來，蕭原估計孖指三快來到，他不想被孖指三看到，便走入墟口一間飯店內，就在門口的一張桌子坐下來。

他選擇那張桌子坐下來，是因爲可以看到從外面走入墟口的人。

而蕭原眞的感到有點肚餓，那正好乘這段時間吃飽肚子。

他要了三個菜，兩碗飯，吃起來。

很快，他便將兩碗飯吃光，却還未看到孖指三的影踪，他於是要了四兩米酒，慢慢喝起來。

四兩酒還未喝掉一半，便看到一個人朝墟口走來，起初，由於距離太遠，天又黑，他看不出那人是不是孖指三，直到那人快走近墟口，他才認出那人就是孖指三。

孖指三並沒有走入墟口，只向墟口內望了一眼，便脚步一趸，走向那間賭窟。

蕭原估計孖指三找到那個何灶後，不會在裏面說秘密話，一定會走出來，找個地方說話，因此，他急忙喝掉那四兩酒，算了飯賬，離開那間飯店，向墟口外面不遠處的一棵大樹走去。

他匿在那棵大樹後面。

在那裏，他可以窺望到從賭窟內走出來的人。

大約等了一刻鐘左右，他便望見孖指三與那個叫何灶的匪徒從賭窟內走出來。

兩人互相攬着膊頭，一直向墟口

頭走去，走入蕭原剛才吃飯的飯店內。

蕭原要是仍坐在那家飯店內，一定會被孖指三看到，說不定會引起孖指三的猜疑與反感，把心一橫，向那個何灶說出實情，那就前功盡廢了。

蕭原暗自慶幸自己有「先見之明」。

* * *

原來，孖指三與那個何灶還未吃晚飯，兩人在賭窟內見面後，兩人不約而同地說出來，橫豎要找個地方說話，便離開賭窟，找個地方吃晚飯，順便好說話。

兩人在那家小飯店內坐下來，先要了飯菜，吃飽肚子後，才慢慢地喝着酒說話。

爲免被飯店內的人聽到，兩人盡量將話聲壓低。

何灶一開口就問：「打聽到徐家三少爺到縣裏去的確實日子麼？」

「明天吃過午飯後，徐家的人便會起程到縣裏。」孖指三喝口酒，才說道：「何灶，你們老大哥答應先給我五十個大洋？」他念念不忘錢。

何灶吐出一塊鷄骨頭：「老大答應先給你五十個大洋，但要你答應替我們做一件事。」

「甚麼事？」孖指三聽說馬上便可以拿到五十個大洋，滿心歡喜。

「你聽着，明天傍晚時分，我們便會襲擊村子，那時候村人大多在吃晚飯，防守最鬆懈，應該是最好的時機；爲了讓我們更容易攻入村子，老大要你在那個時候在村中放火，造成混亂，我們在村外看到火起，便進攻。」

孖指三聽說要他在村中放火，爲難地道：「不是我不答應，萬一被村中的人發現，我豈不是走不掉，甚至會沒命？」

「你放心吧，就算村中的人發現你放火，將你捉住，待我們攻入村子後，還不是將你放了，那不就沒事了麼？」何灶道：「你要是不答應，老大說，你要的五十個大洋，就不先給你。」

孖指三這個人確是會「做戲」(他一直都在做戲)，猶豫了一下，終於咬咬牙，一口喝掉杯中的酒：「好吧，我答應你。」一副豁出去的樣子。

「孖指三，這樣才是啊！」何灶拍拍他的肩頭，接舉杯：「來，祝我們明晚一切順利。」

孖指三忙拿起杯子，與他碰一下，兩人各自一口喝乾杯中的酒。

放下杯子，孖指三心急地道：「何灶，大洋呢？」

何灶笑笑：「孖指三，你他媽的眞是個見錢眼開的傢伙，喏，這是五十個的大洋票子。」何灶從內衣袋中拿出一張大洋票子，遞給孖指三。

孖指三急忙伸手接過，打開來看了一眼，果然數目相符，頓時眉開眼笑，歡天喜地地將那張票子摺好，貼身收藏好：「何灶，你喝夠了麼？」

何灶正嚼着一塊猪耳朵，聞言詫異地道：「喝夠了又怎樣？」

「那就去賭兩手。」孖指三有錢在身，又手癢起來。

何灶咽下嚼碎了的猪耳朵，笑駡道：「孖指三，你這個德性，唉，你是沒法改的了。」

孖指三笑笑：「有錢的時候不快樂快樂，難道沒錢的時候才窮快活麼？走吧，這一頓飯算我的，我們去賭兩手。」

何灶正色道：「只賭兩手，你便要回去，免得你賭得天昏地暗的，誤了明天的大事。」

「放心吧，我不會賭個天昏地暗的。」孖指三一個急不及待的樣子，邊說邊站起來：「賭兩手是假的，起碼要賭五手才過癮。」說着舉手招呼那個伙計過來算賬。

何灶喝下杯中的剩酒，笑駡道：「孖指三，你眞是死性不改！」

蕭原一直匿在樹後，有兩次幾乎忍不住，想走入那家飯店內，聽聽兩人在說些甚麼。

就在那個伙計替兩人算賬的時候，驀地，有人在蕭原的背後沉喝道：「喂，你躲在這裏幹甚麼？」

蕭原乍聞之下，不由吃了一驚，急忙扭頭望去，只見一個漢子握着拳頭，懷疑地盯着他。

他一時間不知怎樣說才好，不由呆了一呆。

那漢子目光灼灼地直視着蕭原：「你是甚麼人，躲在這裏幹甚麼？」

蕭原吸口氣，吶吶地道：「我……等一個人。」

「甚麼人？」那漢子不相信地瞪着蕭原。

蕭原情急智生，伸手往那漢子的身後一指：「就是等他。」

那漢子不由扭頭往後瞧着。

蕭原一咬牙，手起掌落，劈在那人的後腦上。

那人哼也沒有哼一聲，便軟軟地栽倒下去。

蕭原心裏暗叫一聲慚愧，爲了免得引起何灶的思疑，他只好「洗劫」了那人身上的錢財，使那人看來像被打劫的樣子。

還好，那人身上只有一個大洋另幾個洋毫及銅板，否則，蕭原心裏可更過意不去。

不過，他已有一個主意——待解決了那幫土匪後，他便回來找尋這個被他擊暈過去的人，將自他身上拿走的錢，悉數還給他。

第一次被迫做這種「搶劫」的行逕，蕭原感到心裏有點慌。

忽然間，他聽到孖指三與何灶大聲笑着走出墟口，他忙伏在樹後的地上。

孖指三與何灶互相搭着膊頭，大概在說着一些淫穢的說話，不時嘻哈

大笑，往那間賭窟走去。

蕭原暗暗吁口氣，看着兩人走入賭窟內，他馬上跳起身，趕回蟠龍鄉。

* * *

翌日日上三竿，孖指三一覺醒來，省起有要緊的話對三少爺與蕭原說，嚇得他一骨碌翻下床，匆匆漱口洗臉，便往徐家走去。

仍然是在蕭原住宿的那間客房內，孖指三將昨晚何灶對他說的話，原原本本地對蕭、徐兩人說了一遍。

兩人聽完後，三少爺興奮地道：「蕭老哥，那幫土匪終於中計了！」

蕭原也很興奮：「孖指三，你做得很好！」

孖指三心裏高興，臉上却不敢表露出來：「我只是依照你們的話去做，你們給我一個將功贖罪，改過自新的機會，我很感激。」

「孖指三，你若是有決心改過自新，一樣可以到外面去創一番事業的。」徐家三少爺拍拍孖指三的肩頭。

「三少爺，我一定會改過自新。」孖指三一臉認眞：「我要是再不好好做人，還算是人麼！」

「嗯，我相信你。」三少爺又拍拍孖指三的肩頭，跟着轉對蕭原道：「蕭老哥，那幫土匪要孖指三在村中放火的事……」

「照做。」蕭原決斷地道：「那樣，才不會引起那幫土匪的思疑！」

「但……在那裏放火？」三少爺看着蕭原。

「在村中找一塊空地，堆放一些雜物禾草，點火燒起來，讓那些土匪以爲孖指三眞的放火，那就會令那幫土匪信以爲眞，上個大當。」蕭原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三少爺擊掌道：「蕭老哥，你這個主意眞好，就這麼做！」

蕭原道：「爲了可以控制火勢，事先在旁邊擺放好盛了水的木桶及盆子，那就隨時可以將火勢撲滅！」

三少爺忽然想到一個更好的主意：「蕭老哥，爲了逼眞起見，我們何不找一座破屋子或是棄置的猪欄放火將它燒了，那就不怕那幫土匪看出破綻了。」

蕭原想了一下：「這個主意不是不好，但我怕控制不了火勢時，那就會波及附近的屋子。」

「那可以找一座附近沒有甚麼屋子的破爛猪欄或是屋子，再做好預防功夫，那就不怕火勢會蔓延開來了。」三少爺道。

「嗯，你這麼說，那就依你的主意去做吧。」蕭原不再反對：「要是找不到適合的破屋子，那就照我的主意去做，好麼？」

「好，就這麼決定。」三少爺道。

跟着，他轉對孖指三道：「你回去吧，留在家中，不要外出，一直到解決了那幫土匪，你才可以到外面去。」

孖指三連聲答應，起身走出房外。

看着孖指三的身影在房外消失，三少爺才道：「蕭老哥，我是否要眞的起程去縣裏？」

蕭原點點頭：「我猜，他們爲了証實孖指三說的是眞的，一定會在村口外面窺看，瞧瞧你是否眞的到縣裏去，所以，你一定要在午後起程去縣裏，好讓他們相信孖指三的話，不過，你只是做給他們看，走出一段路後，你們便折回來，不過，不要返回村內，就在附近匿藏起來，待那幫土匪動手後，配合我們，來個裏應外合，將他們的退路堵住，那時候，他們就成了甕中之鱉，一個也逃不掉！」

三少爺聽完蕭原的話後，不禁眉飛色舞，翹起大拇指，讚嘆道：「蕭老哥，你這個主意簡直妙絕！」

「國經兄，既然你不反對，那一切就依計而行吧！」蕭原站起身：「我想出去看看，有那一處適合放火的。」

三少爺也站起來：「我跟你去。」

* * *

兩人在村子內走了一轉，終於看中了一處地方。

那是一間堆放雜物的舊屋子，就在徐家後面不遠的一個很小的果園子內，附近沒有甚麼人家。

那座果園子本來便是徐家的產業。

這就好辦，不用懇求別人的同意，只要三少爺點頭便成。

在果園子內那兩間屋子內放火，由於地方空曠，火勢不容易蔓延到別的房子，而且，果園子內有一口井，便於取水救火，也就容易控制火勢，這是兩人選中那地方的原因。

選中地方後，三少爺便回去叫了幾個下人去將果園子內那兩間屋子內放着的雜物搬到園子的另一邊，再拿了幾捆禾草放在屋內，方便放火。

之後，吃過午飯後，三少爺帶了余茂，還有三個護院，坐上一輛馬車，離開村子，往通向縣裏的那條路駛去。

當然，還帶了一挺機鎗，並故意擺放在車後，好讓人看到，以收阻嚇之效。

村子內的事，就交由蕭原全權處置。

三少爺在臨上車之前，一再吩咐徐樹要聽從蕭原的指揮。

徐樹連聲答應。

三少爺走後，蕭原便與徐樹商議調派人手，並將一部份村民搬遷到村中那座徐氏大祠堂內。

蕭原之所以這麼做，是想將那一片村屋做成一個口袋，讓那些土匪鑽進去，然後一網將之打盡。

一切皆佈置好後，便靜待黃昏降臨，等那些土匪動手。

當然，蕭原亦已吩咐徐樹派出自衛隊員，通知村中的鄉親，以免他們

在土匪攻打村子時，驚恐慌亂。

表面上看來，村子與平日一般無異，內裏，却是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 * *

時間慢慢地流逝，大約在三少爺他們離開村子約大半個時辰後，忽然間，從西南面傳來一陣激烈的鎗聲。

那個方向，是通往縣城的方向。

從鎗聲聽來，大約距村子十里外左右；估計一下，三少爺他們走了大半個時辰左右，大概也是走出十里左右，這，豈不是說，三少爺一行遭遇到伏擊？

蕭原在聽到槍聲的時候，立刻緊張起來，馬上走上徐家那座兩房高的碉樓，往那個方向張望。

鎗聲不停地陣陣傳來，站在碉樓上，比在屋子內聽得更清楚一點。

徐樹神色緊張地跑上碉樓：「蕭老哥，縣裏那邊傳來鎗聲，會不會是三少遭到土匪的伏擊？」

蕭原力持鎮定：「徐老哥，別慌張，聽聽再說。」

徐樹吸口氣，仍然很緊張：「蕭老哥，要不要派人去瞧一下？」

蕭原翹首往那邊眺望，鎗聲依然激烈。

「蕭老哥，鎗聲這麼密，一定是機關鎗聲，三少爺一定遭到伏擊，若再不派人去瞧瞧，要是三少爺有甚麼不測，那就……」下面話，徐樹沒有說出來。

蕭原被他說得心裏大爲不安，想了一下，對徐樹說道：「徐老哥，請你派出一小隊人，趕去看看三少爺是否遭到伏擊，若是，便接應他們。」

徐樹答應一聲，馬上走下碉樓。

蕭原仍然往那邊張望，鎗聲繼續傳來。

忽然間，他心頭一動：「會不會又是調虎離山之計？」

想到這裏，他馬上跑下碉樓，去找徐樹。

趕到鄉公所的時候，徐樹派出去的那一隊人正要出發，他忙大聲叫住徐樹。

徐樹扭頭看是蕭原，示意那隊人等一等，待蕭原跑到跟前，問道：「蕭老哥，有甚麼事？」

蕭原吐口氣，道：「徐老哥，我忽然想到，那可能是土匪的調虎離山之計，你告訴他們，走出村子，趕了一段路後，便分出一半人留下來，另一半人繼續往前趕去，看看三少爺是否遭到伏擊，而留下來的那一半人，則繞路趕回來，匿在村外附近，若聽到村子內外响起鎗聲，馬上抄到土匪的後面，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徐樹連連點頭：「蕭老哥，還是你想得週到，我這就去吩咐他們。」

說完，他走前去，對那領頭的自衛隊員，照着蕭原所說的，吩咐他一遍。

跟着，他便揮手要那一小隊自衛隊馬上出發，趕往槍聲傳來的地方。

那一小隊馬上出發。

蕭原與徐樹打個招呼，轉身往徐家走去。

才走入大門內，劈頭便遇上徐菁，他想避，已來不及。

徐菁一眼看到他，頓時目光一亮，歡叫道：「蕭大哥，終於找到你！」

蕭原只好笑笑，說道：「徐姑娘，找我有甚麼事？」

徐菁快步走到他的面前，帶點興奮地道：「蕭大哥，今晚可是要對付那幫土匪？」

「你聽誰說的？」蕭原反問。

徐菁一挺胸道：「爺爺告訴我的！」

蕭原見是老太爺告訴她的，想否認也不成，只好說道：「不錯。傍晚時分，妳千萬不要到處亂走，在後面陪着妳阿爺，免得有甚麼危險。」

徐菁聳聳鼻子：「蕭大哥，難得有這種機會，我要與你們一道，對付那幫土匪！」

蕭原正色道：「徐姑娘，別任性，那是危險的，萬一妳有甚麼閃失，我怎樣對妳阿爺交待，這個責任幹係我擔不起，說甚麼我也不會答應妳。」

徐菁咬咬嘴唇，露出一副委屈的神色。「蕭大哥，求求你，答應我吧。」

蕭原看到她那可憐兮兮的樣子，幾乎不忍再拒絕她，但想到這個責任太重大，他馬上硬起心腸。「徐姑娘，妳別再求我，這個責任，我實在負不起；別的我還可以答應妳，獨有這件事，我決不答應。」

徐菁眨眨眼，負氣地道：「你不答應，我去求阿爺！」說完，轉身像一陣風般，往裏面走去。

蕭原看着徐菁的背影，搖了搖頭。心裏道：「希望老太爺不會糊塗到答應讓她跟我們一道就好了。不然，那可教人頭痛了。」

跟着，他便走上碉樓。

西南面，仍然隱隱有疏落的槍聲傳來。

向西南方張望了一會，他便往另外一面眺望。

徐家這座碉樓雖然不是最高(最高的是在村口及村後頭，還有左右兩面的四座碉樓)，但在村內，也算得上是最高的了，可以看到村內各處地方，當然，也可以望到村外的地方。

太陽，已差不多沉落在西邊的山頭下，餘暉將西山頭的天空染得一片燦爛。

夕陽無限好。

蕭原不由被那燦爛的晚霞吸引住，好一會，才收回目光，心裏暗暗道：「天快黑了，好戲就要上場了。」

想到還有半個鐘頭不到，那幫土匪便會來攻打村子，他禁不住有點緊張起來。

——要是那幫土匪識破了他的計謀，那麼，中計的反而會是他。

這是他不安的原因。

深深吸口氣，壓下心中的那股不安，他走下碉樓，去找徐樹。

* * *

天色終於漸漸黑下來。

徐樹馬上派人去果園子，吩咐等在園子的人馬上點火燒屋。

在果園子內，早已聚集了十多個鄉人，他們負責控制火勢。

蕭原與徐樹登上徐家那座碉樓，既可看到村內外的情形，又可以清楚地看到起火的地方——那個果園子內有烟火竄騰起來。

跟着，有人敲着銅鑼，大聲嚷叫「失火」。

村內立時起了一陣騷動，人聲喧嘈，狗吠聲聲。

這一切，都是蕭原與徐樹事先安排好的戲碼，目的就是弄到像是眞的失火，令那幫土匪信以爲眞。

果園子內的火勢越燒越猛，火舌直往上竄，蕭原與徐樹在碉樓上看得很清楚，火勢雖然猛烈，但却受到負責控制火勢的鄉人的控制，並沒有蔓延出果園外。

兩人雖然看不到，但却知道，佈置在村內各處的人手，在火烟一起的刹那，已各就各位，等着那幫土匪發動攻擊。

因爲，兩人在事前已向那些自衛隊員及徵集的青壯年叮囑，當天黑下來後，看到果園子那面烟火一起，並聽到銅鑼聲，便各就各位，堅守各處，對付那幫土匪的攻擊。

蕭原與徐樹在烟火冒起時，便將身上的槍抽出來，緊緊握着。

兩人都有點緊張。

——徐樹比蕭原緊張多了，畢竟，他還是第一次眞槍眞刀地對付土匪，自不免大爲緊張。

蕭原說得上是經驗豐富，所以沒有那麼緊張。

那兩間屋子快燒光了，外面，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一下槍聲也沒有响起。

蕭原雖然感到奇怪，還能夠沉得住氣，徐樹却無法沉得住氣。

「蕭老哥，怎麼那些土匪一點動靜也沒有，他們在耍甚麼花樣了，徐樹伸長脖子往村口外面翹望。

蕭原心裏焦急，但却沒有表露出來。「徐老哥，諒他們也耍不出甚麼花樣來，說不定，他們馬上便會動手。」

蕭原這一次說的話仍然不靈驗；村外，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老哥，會不會是孖指三騙了我們，與那幫土匪串謀，耍我們？」徐樹忿忿地道。

蕭原一時間也猜不透，那幫土匪爲何還不發動攻擊，對於徐樹的話，却認爲不大可能，因爲，孖指三仍在家中呆着，他要是與那幫土匪串通騙他們，還敢呆在家中不溜走？那除非他活膩了；否則，決不敢騙他們。

「徐老哥，孖指三要是騙我們，他還敢呆在家中不偷偷地溜走麼？他這個人不像是一個不怕死的人，我不相信他敢騙我們，連命也不要。」蕭原將他的想法說出來。

徐樹想一下，覺得蕭原說得有道理，遂點點頭。「孖指三若沒有騙我們，那幫土匪爲何不依照約定，在起火後發動攻擊？」徐樹大惑不解地看着蕭原。

這個問題，蕭原同樣大惑不解。

「蕭老哥，他們會不會改變主意，全力截擊我們派出去的那一隊人？」徐樹忽然擔心地道。

蕭原聽得心頭跳動了一下，這個可能，他剛才已想到，只不過他沒有說出來。「徐老哥，要是派出去的那一隊人遭到截擊，不會一點動靜也聽不到的，我看，他們不會有事的。」

時間慢慢地過去，村外仍然一點異動也沒有。

徐樹再也按捺不住。「蕭老哥，我帶些人到外面去看看。」

蕭原想一下，點頭道：「也好，你千萬要小心。」頓一下，又道：「不要帶太多的人去。」

徐樹點點頭，走下碉樓。

蕭原吁口氣，雙眼無目的地往四面掃射着，心中盡是想着那土匪到底在玩甚麼花樣。

* * *

徐樹帶了五個人出村外。

走出村外不遠，他們便遭到襲擊，有兩個人在槍乍响的刹那，倒下去。

徐樹與另外三個人慌忙撲倒在地上，開槍還擊。

伏擊他們的人從三面向他們射擊。

還好，最先倒下地的兩人還能夠開槍射擊，大概只受了傷，徐樹一顆心放下不少。

從槍聲聽來，伏擊他們的人最少有十個人。

也就是說，人數最少比徐樹他們多一倍。

徐樹當機立斷，馬上吩咐退回村子。

他們才動，對方馬上加强火力，將他們的退路封鎖住。

徐樹又驚又急，但却無法可施，被對方包圍着。

槍聲一响，蕭原便已聽到。

從槍聲响起的地方去判斷，蕭原聽出，是徐樹他們遭到伏擊。

他不由替徐樹他們擔心起來，希望他們馬上退回村中。

等了一刻，仍然望不到徐樹他們撤回村子，槍聲却激烈起來，他禁不住心焦不已，却仍然沉住氣。

他希望徐家三少與派出去的那一小隊「奇兵」，在聽到槍聲後，前去解救徐樹他們。

他之所以不馬上派人出去救援徐樹他們，是因爲恐怕那伙土匪來個聲東擊西，乘虛而入，那就不好辦了。

在徐樹他們走出村子之前，他已派人去將孖指三帶來，他想問他一些話。

村口外面，槍聲激烈，從槍聲可以聽出，徐樹他們由於處於劣勢，形勢不妙。

蕭原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是馬上派人去馳援徐樹他們，還是……

就在這時，孖指三被一個自衛隊員帶上碉樓。

蕭原却沒有心情再問他，對那個自衛隊員道：「將他帶到鄉公所，關起來，不要被他溜了。」

孖指三却不肯去，急急道：「我沒有騙你們，我也想不透，那幫土匪爲何不依照說好的，在火起時，動手攻打村子。」

蕭原不耐地道：「孖指三，我不是不相信你，這時候，我無暇與你說話，你跟他到鄉公所去吧。」

孖指三還想說話，蕭原已背轉身，往槍聲响起的地方凝望，不再理會他，孖指三只好跟那個自衛隊員走下碉樓。

蕭原忽然雙眼一睜，心裏有了一個主意。

要是他猜得不錯，仍然可以將那伙土匪一網打盡。

他急急走下碉樓，去救援徐樹他們。

他要誘那伙土匪動手。

要是他猜得不錯，他這條將計就計，一定可以成功。

他找到那個鄉長，要他去召集十多個鄉人到鄉公所，那個鄉長馬上去召集人手。

一會，那個鄉長便召集了差不多二十個鄉人到鄉公所，蕭原將他的計劃對那十多個鄉人說出來，他們都沒有異議，也沒有人表示害怕，要退出。

原來，那十多個鄉人，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蕭原要他們扮成自衛隊的樣子，趕去救援徐樹他們。

他們之中，只有三個人帶着眞槍，其餘的人帶着的，只是看上去像步槍一樣的棍捧。

蕭原吩咐他們，不要太過接近徐樹他們，就在附近虛張聲勢便成。

那十多個鄉人唯唯，各自回家去找尋「傢伙」，結果家中有獵槍的人，都把獵槍帶來。

待那些人齊集後，蕭原還要他們點上幾個火把，務必要造成聲勢，好讓那幫土匪看到。

那十多個人，准備妥當後，馬上點起火把，往村外跑去。

蕭原馬上趕回徐家，登上碉樓。

他馬上便看到，那十多個鄉人擧着火把，跑出村口，往槍聲响起的地方奔去。

黑夜中，火把光分外耀目。

而果園子內的火勢，早已被撲滅，那兩間屋亦燒毀了。

蕭原這時候很緊張，要是猜錯，那便白費一番功夫，說不定，還會害了徐樹他們。

他緊張得手心都沁出汗水來。

就在奔出村外——佯裝去解救徐樹他們的那伙鄉人手持的火把忽然熄滅，並疏落地開槍射擊的剎那；村子的側後方驀地爆發了一陣激烈的槍聲。

蕭原一聽，緊張的心情頓時放鬆下來。

他的猜測果然沒有錯，那幫土匪終於動手。

他那個將計就計的主意，奏效了。

那面碉樓上的自衛隊員，馬上開火還擊。

但對方的攻勢異常猛烈，對比之下，碉樓上的槍火顯得「軟弱無力」。

蕭原立刻吩咐身邊的年輕人敲了一下大鐘；這年輕人的任務就是替蕭原傳消息，發信號，故一直跟在他身邊。

這一下鐘聲就是訊號。

其餘三面的自衛員，立刻往那面救援。

但人數却不多。

那也是預先安排好的。

目的就是要令到那伙土匪相信，村內的人手不多，誘他們進來。

那些趕去馳援的人手，依照蕭原事前的吩咐，只是虛應故事地抵抗，槍火並不猛烈。

那伙土匪攻入了村子邊沿的一片地方。

這一來，他們更囂張，就像一羣瘋子般，叫囂着，繼續往內狂撲。

碉樓上的自衛隊員，仍然繼續開槍射擊，但却無法阻截得住那伙土匪的攻勢。

地面上的那些自衛隊員也無法抵擋得了，節節後退。

看那伙土匪的兇猛攻勢，誰也看得出，他們是想一擧攻佔村子，至少，乘村裏空虛的時候，盡快攻佔村子。

蕭原在碉樓上，對情形了如指掌，在這段期間，他下達了一連串的命令。

按照他的命令，大部份沒有露面的自衛隊員及青壯年，已悄然移動，在附近佈成一個袋形，等着那伙土匪「跌」進去。

圍困住徐樹的那伙土匪忽然發動猛烈的攻擊，企圖一擧解決徐樹等人，配合攻入村子邊沿的匪徒，來個兩頭夾攻。

這一招很毒辣，若是被他們解決了徐樹等人，從村口那面攻進去，那就不堪設想，蕭原佈下的「口袋」也就潰不成「形」，更別說將那伙土匪裝入口袋內。

蕭原縱觀全局，不禁暗暗心焦。

——要是徐家三少爺與那一小隊自衛隊不能及時趕回來，援救徐樹那一撥人，並將攻入村子邊沿的匪徒的退路堵截住，那就不堪設想了。

徐樹等人在那些匪徒的伏擊下，已陷入險境，岌岌可危。

要不是那十多個鄉人在附近盡量牽制住那伙土匪，徐樹等人早已支持不住，被解決了。

那伙鄉人雖然看出徐樹等人危殆，但由於他們只有二支步槍，三數支獵槍，因此，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威脅不到那伙土匪，他們都急得不得了，但却無法可施。

村內，那些負責抵抗並誘那幫土匪進入口袋的自衛隊員，正按照計劃，一點一點地往後退，誘那幫土匪一步步走入佈下的口袋內。

而那一帶的鄉民，早已帶着預先收拾好的財物，躲避到徐氏大祠堂內。

這時候，那伙土匪已漸漸攻入村內，村沿碉樓上的自衛隊員，已無法威脅到他們。

因爲，那些村屋成了匪徒的遮擋物。

徐家三少爺與那一小隊自衛隊仍然沒有動靜。

蕭原緊張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直往村口外面張望。

忽然間，他聽到村口外面，有一方的槍聲沉寂下來。

蕭原的心頭不由一沉。

他雖然看不到甚麼，但却猜到，徐樹等人可能已被那伙土匪解決了，不然，他們不會忽然停止抵抗的。

蕭原再也忍耐不下去，他決定提早發動反擊。

他正要跑下碉樓，驀地，他聽到另一陣槍聲急促地响起來，與村口外面那一些槍聲交織成一片。

他頓時精神一振，眼中閃射出興奮的光芒，馬上扭頭吩咐替他傳達命令的自衛隊員，跑去通知負責誘那幫土匪進入「口袋」的自衛隊，盡快將那幫土匪誘進那個口袋中。

那個自衛隊員馬上跑下碉樓。

這時候，村口外面的槍聲異常激烈，聽槍聲，誰也壓不倒誰，是膠着狀態。

不用說，後來突然响起的槍聲，是那兩支「奇兵」中的其中一支，及時趕到去，將那伙土匪截住。

蕭原長長地呼了口氣。

這一次，總算轉危爲安，而且，計劃也可以成功。

* * *

那伙土匪在聽到村口外面的槍聲忽然激烈起來，似乎猶疑了一下——攻勢弱下來，但很快，攻擊又猛烈起來，而且比剛才兇猛多了。

看樣子，那幫土匪想盡快攻佔村子。

這正好令到誘他們進口袋的自衛隊乘機裝成抵擋不了的樣子，加速向村內節節退去。

那伙土匪眼見自衛隊「潰退」，攻勢更猛，發出一陣叫囂，節節進逼。

蕭原在碉樓上，望到那幫土匪已全部進入口袋，馬上吩咐連敲三下大鐘。

那是收緊袋口，準備發動反擊的訊號。

跟着，他自己也跑下碉樓——他再也按捺不住，他要親自對付那幫土匪。

才從大門內衝出去，忽然有條人影自裡面追出去，伸手一把將他抓住。「蕭大哥，你可是去對付那幫土匪?」

蕭原身形一窒，扭頭一看，拉着他的人，原來是徐菁，不禁眉頭大皺。「徐姑娘，快回去，別亂跑，很危險的!」

徐菁一噘嘴唇。「蕭大哥，我一定要跟你去對付那幫土匪，替朱大哥報仇!」

「徐姑娘，這不是鬧着玩的，槍彈無眼，我不能讓你跟我去。」

「蕭大哥，你若不答應我跟你去，我自己去對付那幫土匪。」徐菁固執地道。

蕭原見她那麼說，若是不帶她去，讓她在村內到處亂跑，那豈不是更加危險，只好說道：「好吧，妳跟着我，要聽我的話，不准亂跑!」

徐菁聽蕭原那麼說，噘起的嘴頓時一展，笑着說道：「蕭大哥，我甚麼也聽你的。」

蕭原在心裏嘆口氣。「跟着我，走吧。」拔脚便往槍聲傳來的地方走去。

徐菁興奮地跟着蕭原。

* * *

蕭原找到那個姓吳的副隊長，要他馬上展開反擊。

吳隊副馬上叫機槍手朝天連開三槍——這是立刻發動反擊的訊號。

形成一個「口袋」的自衛隊員與青壯年人，馬上從隱藏的地方閃現出來，向進入「口袋」內的匪徒展開猛烈的攻擊。

蕭原與徐菁在一墻角下，探頭窺看着，只見那些匪徒在槍彈橫飛下，慌亂地閃縮到可以掩藏的地方，有兩三條人影栽倒在地上。

徐菁從來沒有瞧到這麼「熱鬧」刺激的場面，興奮得眼中光彩連閃，恨不得也參與一份。

那些匪徒只是慌亂了一陣子，隨即便穩住陣脚，展開反擊。

那些自衛隊員只將「口袋」收縮了一點，便無法再壓上去。

那些土匪在頑抗。

蕭原看到這種情形，心裏一陣發急。

「蕭大哥，你怎麼不動手？」徐菁忽然用手肘碰碰蕭原，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蕭原扭頭看她一眼。「要不是妳，我早已動手了。」

「那你不用理會我，快去動手對付那伙土匪吧。」徐菁巴不得蕭原離開她，那她就可一試身手了。

「徐姑娘，妳以爲我不知道妳心中怎麼想麼？」蕭原看穿她的心意，「我不會讓妳冒險的。」

徐菁聽他那麼說，頓時大失所望。「蕭大哥，我不是小孩子了，你怎麼不放心我……」

「徐姑娘，我讓妳跟着我，已經不應該，萬一你發生甚麼意外，我怎樣向你阿爺與三叔交待？」蕭原忽然將她往下一按。

只聽嘯的一下銳响，一顆流彈在徐菁的頭上掠過，距她心頭不足一尺高。

就這說話之間，那些匪徒開始後撤。

大概，他們已發覺情形不對，便當機立斷，立刻撤退！

那些自衛隊員馬上向前壓逼，將「口袋」「收縮」。

那伙匪徒大概經驗老到，集中全力，從「袋口」衝去，企圖衝出重圍。

那些自衛隊員無法將「袋口」收緊。

眼看着就會被那伙匪徒衝出「袋口」——事實上，已有幾個匪徒衝了出去。蕭原一眼看到，伸手一拉徐菁，往左邊竄去。

徐菁被蕭原拉着，幾乎無法跟上他，因爲蕭原跑得太快了。

幸好，徐菁不是一個整日待在閨中的女孩子，要不，肯定跟不上蕭原。

驀地「袋口」外頭乍然响起一連串槍聲，衝出袋口外面的幾個匪徒馬上東倒西歪，栽倒下去。

蕭原一聽，猛地窒停下來，興奮地道：「徐姑娘，妳三叔他們趕回來，將他們的退路堵截住了。」

他是從那一陣驀然响起的槍聲，聽出來的。

因爲，那一陣槍聲中，夾雜着連串發射的槍聲，稍有經驗的人都聽出，那是機關槍聲。

徐家三少爺與余茂等人帶了一挺機關槍上路的，不是他們趕了回來，還有誰？

那些自衛隊員聽到「袋口」外面有人將匪徒的退路堵截住，頓時精神一振，發出一陣呼叫，衝前去。

那些匪徒都是有經驗的亡命之徒，只是慌亂了一剎那，便鎮定下來，各自隱伏在屋角墻後，開槍射擊，阻遏自衛隊員的進逼。

將袋口堵着的那撥人向那些匪徒壓逼過去。

這時候，那伙匪徒已完全陷入口袋內，被四面包圍起來。

蕭原一眼看到吳隊副，馬上叫道：「吳隊副。」

吳隊副躬着身跑到蕭原面前。「蕭老哥，甚麼事？」

蕭原一指身邊的徐菁。「吳老哥，我將徐姑娘交給你，好好地看着她，千萬不要被她獨自走開，知道麼？」

不等吳隊副說話，他已放開徐菁，往一處屋角後跑去。

吳隊副冷不防了接了個燙山芋，一時間怔住了。

徐菁頓着脚，鼓着腮，也想往另一邊跑，吳隊副吃了一驚，急忙道：「大……小姐，請妳不要爲難我，要是妳少一根頭髮，只怕老太爺不會放過我。求求妳，就算是幫我一個忙，好麼？」

徐菁看到他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心中不忍，鼓鼓腮。「好吧，我跟着你就是。」

眼珠一轉，又道：「不過，我要看到咱們對付那伙匪徒的情形。」

「好吧，妳跟我來。」吳隊副鬆了口氣，往蕭原伏着的那處墻角跑去。

徐菁緊跟着他。

各逞計謀　狠殲羣匪

袋口雖然已封上，但那些自衛隊員却遭遇到猛烈的抗擊，無法將口袋收攏起來。

那是因爲，那些匪徒都匿伏在屋角墻脚下，展開頑抗，令到那些自衛隊員很難壓逼前去。

蕭原看在眼內，心裏很着急。

忽然，他從墻角後竄出去，竄到那個拿着那挺日本造的歪把機槍的自衛隊員身邊，一把將那挺機槍奪過來，猛地站起來，朝那些匪徒匿伏的地方，掃射了一串槍彈！

緊接着，他抱着那挺機槍，邊掃射，邊左閃右竄地往前衝去。

那些匪徒被突如其來的連串掃射，壓得龜縮起來。

蕭原抱着那挺機鎗，邊往前衝，邊掃射，神勇非凡。

那些自衛隊員看到那些匪徒被壓得龜縮起來，馬上呼喊一聲，從掩藏的地方跳出來，往前衝鋒。

徐菁在那處屋角後看到蕭原那種勇不可擋的樣子，禁不住歡呼出聲；自古以來，英雄人物都會得到女性的愛慕的，蕭原也不例外。徐菁禁不住對他生出一份愛慕之心。

所謂一呼百應，兵敗如山倒，那些匪徒在四下裏的自衛隊員的「衝擊」下，鬥志已失，變得慌亂起來，更加無法抵擋得了那些自衛隊員的衝擊。

蕭原「一鎗」在手，更是勇不可擋。

那些匪徒眼看無法突圍，倒也奸

猾，紛紛撞破屋門，躲入那些村屋內。

這一來，可就令到蕭原他們要費一番手脚，逐屋殲滅那些匪徒。

四面的自衛隊員終於合攏起來，分成一撥撥，逐屋圍殲那些躲匿入屋子內的匪徒。

蕭原遇上了三少爺。

他猜得沒有錯，及時將「袋口」堵封起來的那撥人，正是三少爺與余茂等四個護院。

三少爺一眼看到蕭原，忙奔前去，用力拍拍蕭原的肩頭，興奮地道：「蕭老哥，我們成功了。」緊緊抓住蕭原的手臂，眼中閃閃發光。

蕭原也高興地抓住三少爺的手臂，「國經兄，要不是你們及時趕來，將匪徒的退路封死，很可能會功虧一簣！」

「這一次，看那幫匪徒還能夠逃得了！」三少爺握起拳頭，用力晃了晃。「我們如今可說是甕中捉鱉。」

跟着，他又佩服地道：「蕭老哥，剛才你真勇猛，要不是你，不可能這麼快便將那伙土匪擊潰！你真教人佩服！」

蕭原忙擺擺手。「國經兄，你太誇獎我了，單憑我一人之力，又怎能對付得了那幫土匪？其實，全是貴鄉自衛隊及全鄉人的功勞！」

「解決了那伙土匪，從今後，地方上就太平了。」三少爺寬慰地道，跟着舒口大氣。

蕭原正想說話，突然間，不遠處的一間屋子後面，响起一陣猛烈的鎗聲，跟着，有人呼喝：「快堵住他們，不要讓那些畜牲跑了！」

跟着，是一陣呼喝聲與鎗聲。

蕭原一聽，便知道有匪徒突圍走脫，忙擰身往那邊奔去。

三少爺拔脚追上去。

*　*　*

從那間屋子內突然衝出來，發狂般開鎗射擊，突圍而逃的，一共是九個匪徒。

九個人的手上，都有可以連發的匣子鎗，九個人同時往外衝，同時開鎗朝三面射擊，鎗火自然猛烈難當，難怪堵在屋後的三個自衛隊員，無法阻擋得了，有一個還受了傷。

那九個匪徒很兇悍，都是用鎗的老手，而且很機警，他們一邊往前飛奔，一邊扭身甩臂往後開鎗射擊，阻嚇在後面緊追着他們的自衛隊員。

那些自衛隊員被對方的鎗火阻遏了追勢。

蕭原奔到那邊的時候，那伙匪徒已奔出很遠，那些追擊的自衛隊員亦被拋後頗遠，蕭原忙伸臂抬鎗，瞄準了那幾條飛奔的人影，一連開了三鎗。

三條人影應聲跌倒在地。

蕭原又開了三鎗。

這一次，只有一條人影往前蹌跌了一下，又一拐一拐地往前奔。

蕭原還想再開鎗射擊，剩下來的人影已身形一拐，閃沒在一堆黑影後。

蕭原那隻扣在鎗機上的食指一鬆，並沒有開鎗。

——因爲，就算開鎗，也是白費子彈，所以，他急忙鬆開扣在扳機的食指。

三少爺看到他在那麼遠的距離，又是在黑夜中，三鎗放倒三個飛奔的匪徒，不由讚嘆道：「蕭老哥，你眞是神鎗手，今晚，我總算大開眼界！」

蕭原不甘心地道：「可惜，走脫了幾個匪徒！」

三少爺正想說話，蕭原又道：「不知道那幾個逃走了的匪徒，其中是否有那個匪首在。」

三少爺也緊張起來。「擒賊擒王，要是讓匪首跑脫，那就等於打蛇不死，留下禍患。」

「馬上查看一下，沒有走脫的匪徒之中，是否有那個匪首在內。」蕭原一拉三少爺，走向那些屋子。

*　*　*

最後的一間屋子內的匪徒亦已被「清除」出來，這一次的行動，總算結束了。

點算一下，連死帶傷，還有那些沒有損傷的匪徒，一共是三十一人。

加上走脫的六個匪徒，總共是三十七個。

查問了那些活着的匪徒，再經過他們辨認那些被打死的匪徒，那個匪首不在其中。

也就是說，那個匪首逃脫了。

蕭原親自辨認一遍，發現那個何灶也逃脫了。

經過一番查問，終於知道那六個逃脫了的匪徒的姓名及身材樣貌。

六個人中，包括匪首姜平，姜平的親信手下何灶，趙榮，另外三個匪徒，王阿土，李大根，包谷。

被打死的土匪一共有十四個。

受傷的有七個。

其餘的都沒有損傷。

而那些被匪徒躲匿進去的屋子，有幾間的物件被損毀；三少爺事前已聲明，在這殲滅匪徒行動中，若是任何一戶人家有財物損失，一概由徐家賠償。

三少爺可謂慷慨。

蕭原就是因爲他這份慷慨，並不恃富凌人，才與他交朋友的。

當一切都平復下來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時許了。

徐樹與五個自衛隊員亦已回來，還有那十多個鄉民，與那一小隊去接應三少爺的自衛隊員。

徐樹他們是被抬回來的。

原來，他們都受了傷，有兩個傷得頗重。

要不是那一小隊自衛隊及時趕到去，解救了他們，他們早已落在那伙

伏擊他們的土匪手上，還有那十多個鄉民，恐怕也會有死傷。

聽三少爺他們說，他們根本沒有遭到伏擊。當然，他們也聽到鎗聲，不過，距那條通往縣城的路頗遠，他們起先也感到奇怪，怎會有鎗聲響起，余茂還想去看一下，被三少爺阻止了。

三少爺雖然是富家子，由於讀書多，跑的地方也多(他曾跟隨乃兄的軍隊，駐防過幾個地方)，加上見識多，是一個有頭腦的人。

他雖然不知道是甚麼人在開鎗射擊，但却想到，其中可能有古怪。因此，他才阻止余茂去察看。

再往前走了一段路，他才下令掉轉頭，繞路趕回去。

那一小隊趕去瞧看三少爺一行是否遭到伏擊的自衛隊，亦依照蕭原的說話，離開村子，走了一段路後，便分成兩撥，一撥繼續趕前去察看，另一撥則留在那裏，躲起來。

結果，那一小撥趕前去的自衛隊，當然沒有看到三少爺一行人，但却仍然聽到那陣陣鎗聲，他們亦發覺到，傳出鎗聲的地方，根本不是在路上，而是離開那條路不太遠的一處山坳中；他們雖然好奇，想去看一下，互相鎗射擊的兩方，到底是些甚麼人。

不過，他們緊記着蕭原的話，並沒有多管閒事，馬上折回去，與留在那裏的另一撥人會合。

大約黃昏時候，他們便發現了繞路往回走的三少爺一行人，於是與之會合，在村子外面不遠的地方，躲藏起來，靜待那伙土匪攻打村子，然後來個裏應外合，一網將那伙土匪打盡。

他們都看到村內起火，一個個馬上抖擻精神，等待那伙土匪一有動靜，便配合村內的自衛隊出擊。

那知道，那伙土匪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起先，他們還沉着氣；後來，當徐樹等人在村口外不很遠的一處地方遭到伏擊後，余茂第一個沉不住氣，要帶人去救援徐樹他們。幸好三少爺還沉得住氣，猜想到，那可能是匪徒的詭計，硬是不准余茂帶人去救援徐樹等人。直到另一伙土匪從村子的左側面攻打村子，他才派出那一小隊自衛隊，趕去救援徐樹他們。

而他則與余茂帶着那挺機關鎗，趕去村子左側那面，堵截那伙土匪的退路。

他們都很及時趕到去。令到這一次的行動得以成功。

* * *

蕭原與三少爺仍未睡。

兩人都在鄉公所內。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時有多。

徐樹與其他受了傷的人，都已治理包扎好。

兩人可說又累又睏。

但為了那個逃脫了的匪首，兩人都強撐着，盤問那些被關在鄉公所內的匪徒，希望可以查出那個匪首姜平的下落，冀能盡快捉到他。

結果，盤問完那十多個匪徒，却不得要領。

根據那些匪徒所說，他們這一幫土匪，是一股流匪，從來不會在同一個地方停留超過一個月，在附近五六個縣流竄作案。因此，他們並沒有固定的「窩」；每到一處，都會找一處地方作停留的歇脚點，但却永不會在同一處地方停留三天，而是不停變換落脚的地方。由於他們並沒有固定的窩巢，那些被俘的匪徒自然不知道匪首姜平會躲匿在甚麼地方。

換言之，問了等於沒問，白費了不少時間。

蕭原與三少爺都很累，對坐着，好一會，也沒有吭聲。

三少爺甚至半閉上眼睛，就像睡着了那樣。

其實，他並沒有睡着，他在想着，那匪首姜平會躲匿在甚麼地方。

突然間，他雙眼一睜：「蕭老哥，那個匪首姜平，還有幾個手下，會不會躲匿在紅花崗?」

紅花崗距蟠龍鄉約二十多里遠，由於一到秋天，崗上便盛開一種紅花，因而得名。

那伙土匪昨晚就宿在紅花崗上。

「有一本書上說，最危險的地方，可能亦是最安全的地方。蕭老哥，那個姜平會不會行險着，躲藏在紅花崗上，以為我們不會到那裏去找他了。」

蕭原想一下，搖搖頭。「毫無疑問，那個匪首姜平是一個奸狡的傢伙；不然，他也不會施展調虎離山之計。像他這種奸狡之人，他雖然有可能想到那句話，但他一定不敢那麼做。像他那種人，一定以為，他想到的，我們也極可能想到；因此，為安全計，他們一定不敢竄回紅花崗躲起來。因為，他們已經輸不起，不能冒這個險，所以，我猜他們不大可能竄回紅花崗躲匿。」

頓一下，他又道：「不過，我們還是要派人到紅花崗搜查一下。」

「嗯，我也是這個意思。」徐家三少點頭道：「無論如何，一定要將姜平捉到，不然，始終是個禍患。」

「他受了傷，應該跑不遠的。」蕭原沉吟道：「與他一起逃脫的五個匪徒，據那些被俘的土匪說，有二個也受了傷，他們必須要找一個地方，治理傷口……」

三少爺眉毛一揚，「蕭老哥，他們可能會闖入別的村子，躲避並治理傷口。」

蕭原想一下。搖搖頭道：「他們已是喪家之犬，驚弓之鳥；我猜，他們不敢貿然闖入別的村子的。再說，附

近的村子一定聽到先前那陣陣的鎗聲，一定會加以小心的，就算姜平那伙匪徒膽敢去闖，只怕也闖不進去。」

「然則，他們會躲匿到甚麼地方去?」三少爺皺起眉頭。

蕭原一時間無法回答他的話。

兩人都在想着。

忽然間，蕭原雙眉剔動一下，抬抬眼，說道：「國經兄，我忽然想到一個地方，那幾條漏網之魚，有可能躲在那裏。」

「蕭老哥，是甚麼地方，快說來聽聽。」三少爺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太和墟墟口外面的那間賭窟!」蕭原道：「國經兄你還記得麼?孖指三與那個叫何灶的匪徒在那間賭窟內碰頭的，那個何灶極可能認識賭窟裡的人，說不定，他就是太和墟人，那就極有可能到那裏去躲匿一下。」

頓一下，跟着又道：「開賭窟的，當然都是見不得光的勾當，姜平他們選擇那裏躲匿，賭窟內的人一定不敢聲張。」

「有道理!」三少爺一拍大腿，「他們在無路可走之下，極有可能躲匿在那裏，我們馬上派人到那裏搜查一下!」

「別急。」蕭原伸手按着三少爺的肩頭：「我想先去查問一下那些匪徒，看看那個何灶是否太和墟的人，是否與開賭窟的人有甚麼瓜葛。」

「那就馬上去問問那些傢伙吧!」

三少爺馬上站起來。

經過一番查問，終於查出，那個何灶果然是太和墟人，與開賭窟的大耳朵以前是拜把子的兄弟。

這就有七八分可能了。

三少爺興奮地道：「蕭老哥，我馬上去叫阿樹召集人手，夤夜趕去太和墟!」

蕭原也覺得事不宜遲，點頭道：「好，打鐵趁熱!」

三少爺馬上到另一個房間去找徐樹。

三少爺才走出去一會，蕭原正自閉起眼養養神，忽然間，他警覺地倏然睜開眼來，房門外人影一現：「蕭大哥，我三叔呢?」

蕭原一聽，不用看，也聽出出現在門外的人，是徐菁。

門外那人果然是徐菁，說話間，她已一步走入房間，目光熱烈地瞧着蕭原。

蕭原扭頭瞧着，接觸到她的目光，心頭不由微震了一下，忙將目光閃開。

以前，他也曾接觸過那種目光，那是張鳳琴對他傾慕時，情意熾烈的目光。

「徐姑娘，這麼晚了，妳來幹麼?」蕭原說話的聲音有點乾澀，顯得有點不自然。

徐菁那熾熱的目光並沒有收斂：「蕭大哥，阿爺見三叔與你這麼晚還不回去，叫我拿些糖水來給你與三叔吃，順便問一聲，你與三叔甚麼時候才回去。」

說着，將手上提着的一個籃子，放在一張木桌上。

蕭原一直不敢正眼看她一眼：「妳三叔去找徐樹，大概快回來了。」

徐菁邊從籃子內捧出一個大湯盅，邊說道：「蕭大哥，你拿着一挺機關鎗邊掃射邊衝向那些匪徒的樣子，神勇極了；那時候，我眞怕你會受傷，揑了一手汗。」她說得自然而不做作，眞情流露。

蕭原焉會聽不出來，一時間心潮翻湧。

「阿菁，妳說甚麼揑了一手汗，」驀地，外面響起三少爺的聲音，跟着，一個人走進來——正是三少爺。

徐菁抬眼瞧着三少爺：「三叔，我是說，蕭大哥拿着那挺機關鎗衝向那些匪徒時……我驚得揑了一手汗，擔心他會被子彈射中。」

「我當時也替蕭老哥揑了把汗。」三少爺笑說道：「要不是蕭老哥那麼勇猛，只怕不會那麼快解決那伙匪徒!」

跟着「咦」了一聲，「阿菁，這麼晚了，妳不去睡覺，來這裏幹麼?」

「三叔，你看不到麼，我拿糖水來給你與蕭大哥吃啊!」徐菁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

「怎不叫下人送來?」三少爺皺皺眉頭：「這麼晚了，妳一個女孩子……」

「你放心吧，大牛陪我來的。」徐菁笑說道：「也是阿爺要我來的!」

「妳這鬼丫頭，一定是妳纏着阿爺，央他讓妳來的!」三少爺笑着伸出食指，輕戳一下徐菁的額頭。

徐菁扮個鬼臉：「三叔，阿爺要我問你，甚麼時候才回去。」

三少爺看一眼蕭原：「妳快回去，對阿爺說，我恐怕要天亮才能回去，叫他老人家不用擔心，我沒事。」

「三叔，你要幹甚麼，天亮才回家?」徐菁看着三少爺，一臉好奇。

「別問長問短的，快回去吧，」三少爺不想對她說：「待我回家再告訴妳。」

「蕭大哥，到底是甚麼事，這麼秘密?」徐菁撇撇咀巴，轉對蕭原說。

蕭原看着三少爺：「徐姑娘，我……不方便對妳說。」

徐菁見蕭原也不肯說，頓時使出小性子：「你們若不說，我不回去。」

三少爺見她使性子，也拿她沒有辦法：「阿菁，妳已不是小孩子了，還使性子!」

徐菁撇撇咀，「既然我不是小孩子，為甚麼不能對我說?」

三少爺無奈，「好了，好了，我告訴妳好了。」

徐菁的咀角這才泛起一抹笑意——是勝利的笑意。

「我與蕭老哥等一會要去追捕逃脫

了的幾個匪徒，可能要天亮後才能回來。」

「原來是這樣。」徐菁眨眨眼，忽然放軟聲音，央求三少爺：「三叔，讓跟你們去見識一下，好麼？」

三少爺臉色一沉：「阿菁，妳以為我們去趕廟會，還是去廟裏上香？那可不是玩的，怎能夠帶你去，乖乖地，快回房家吧。」

徐菁還想求他，三少爺板着臉，不再理睬她，她只好負氣地走出房間。

看到徐菁走出房外，蕭原大大地鬆了口氣。

一個人就在那時一頭走進來，兩人起初以為是徐菁走回來，看清楚，原來是徐樹。

徐樹對兩人道：「三少爺，蕭老哥，人手已召集齊了，在外面等着。」

三少爺看一眼蕭原，見他點點頭，便對徐樹道：「好，我們馬上出發。」

蕭原看到桌上放着的糖水，忙說道：「國經兄，那些糖水怎樣？」

三少爺道：「回來再吃吧。」說着話，他已當先走了出去。

蕭原與徐樹隨後走出房外。

* * *

今晚的天色不太好也不太壞，由於多雲的關係，星月的光很弱，夜色自然較黑。

幸好，不致黑到伸手不見五指。

蕭原與三少爺一行人趕到太和墟時，大約是凌晨二時左右。

四下裏黑沉沉，靜寂寂的，那些蟲鳴蛙聲更覺聒耳。

一行人在墟口外面停下來，蕭原伸手指着墟口外左邊兩間黑忽忽的屋子，低聲對三少爺與徐樹道：「那兩間屋子，就是賭窟。」

兩人忙順着蕭原手指處望過去，睜大雙眼，打量着那兩間屋子。

「蕭老哥，那兩間屋子一點燈光也沒有，似乎已收檔了。」徐樹悄聲道。

「說不定，姜平那幾個匪徒正在屋內喘着氣，治理傷口，」三少爺道：「所以，他們便提早收檔。」

蕭原道：「前面那間屋子是賣茶水食物的店鋪，後面那一間才是賭窟。」

「在墟口開賭，難道墟內的人不管麼？」徐樹很不以為然。

「大概墟內的人也管不了，所以，便隻眼開隻眼閉。」三少爺道：「並不是每一處地方的人，都像咱們鄉那樣，管得那麼嚴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嚴明公正。」

「國經兄，徐老哥，暫時別說這些；我們先調派人手，將那兩間屋子圍堵起來。」蕭原雙眼一直注視着那兩間屋子。

三少爺點點頭，扭頭對徐樹道：「阿樹，你帶一部份人手，抄到屋子後面，我與蕭老哥帶一部份人手，將前面圍堵起來，你若是聽到拍門聲，便表示我們開始行動。」

徐樹答應一聲，帶了一部份人手，向那兩間房子的後面抄去。

徐樹那一撥人帶了一挺機鎗。

待徐樹那一撥人抄到屋子的後面，蕭原與另一部份人手才掩到屋子的前面，但却不敢太過接近，呈半月形，將屋子的前面圍堵起來。

跟着，蕭原示意兩個自衛隊員跟他去拍門。

三人還未走近屋子，忽然間，從屋子的右邊墻角後，竄出一條狗來，朝他們吠叫。

冷不防之下，三人都嚇了一跳，那兩個自衛隊員作勢要砸那隻狗，蕭原忙阻止兩人。

那隻狗仍然一個勁地朝三人吠叫。

蕭原口裏發出「嘖嘖」聲，慢慢地走前去，那隻狗搖搖尾巴，停止了吠叫。

蕭原繼續發出嘖嘖聲，走前去，走到那隻狗的旁邊，伸手撫摸狗頭，那隻狗也將頭湊過去，嗅嗅他，跟着轉身走回屋角後。

那兩個自衛隊員看到蕭原輕易便將那隻狗「安撫」得靜下來，心裏對他佩服不已。

三人走到屋子前，蕭原示意兩個自衛隊員閃到一邊，他自己則閃到另一邊，跟着伸出手去拍門。

「砰砰砰」的拍門聲在靜夜中份外響亮。

「誰呀？」屋內有人惺忪地問。

「是我。」蕭原故意將聲音放沉。

「你是誰啊？」屋內那人不耐煩地道。

「阿根啊。」蕭原只好胡謅。

「三更半夜的，你來幹麼？」屋內那人說着打了個呵欠。

「我……大嫂叫我來，叫大哥返去。」蕭原硬着頭皮胡謅下去。

「你大哥是誰？」屋內的人思疑地問。

「叫阿寶。」蕭原道：「你快開門讓我進去，我姪子發熱，哭個不停。」

「我們早已收檔，這裏一個人也沒有，你到別處去找你大哥吧。」屋內那人又打了個呵欠。

蕭原又大力拍門：「你不開門讓我進去看看，我不走！」

屋內那人怒道：「你到底走不走？」

蕭原道：「找不到我大哥，我不會走！」

「你他媽的，煩死人了！」屋內那人罵了句粗話，跟着，便聽到屋內有「拖沓拖沓」的脚步聲響起。

蕭原忙朝那兩個自衛隊員打個手勢，要他們小心提防。

那兩個自衛隊員點點頭，擺出隨時準備動手的姿勢。

脚步聲在門後停下來，跟着是拔門聲，隨即，兩扇門打開來。

但只打開一條半尺不到的縫。一顆腦袋中探出來。蕭原手急眼快，伸手扯住他的頭髮往外一扯，冷不防將那人扯了出來。

那人頭皮一陣發痛，禁不住大叫起來。

叫聲在靜夜中迴响，份外刺耳。

蕭原一把捂住那人的咀巴。

那兩個自衛隊員想衝進去，蕭原忙搖頭示意兩人不要動。

屋內立刻有人衝出來，張口大叫：「打劫啊，打劫啊！」

屋角後面那條狗立刻狂吠起來，引得墟內的狗亦吠叫起來，墟內的人家被驚醒，立刻響起一陣騷動聲。

那兩個自衛隊員立刻撲過去，用鎗指着衝出來的那個人，喝道：「不要叫，否則一鎗打死你！」

那人却似乎不怕死，仍然大叫：「不得了，土匪來打劫啊！」

墟內响起一陣喧嘩聲與呼叫聲。

伏着的三少爺與那些自衛隊員，立刻跳起來，向屋子衝去。

三少爺邊跑邊放聲大叫：「墟內的人不要驚慌，我們是蟠龍鄉的自衛隊，來抓土匪的！」

就在這刹那，後面那間屋子的後面，响起一陣猛烈的鎗聲。

蕭原手起掌落，一掌將那個開門的人劈倒，拔脚便往後面跑去，邊跑邊扭頭道：「國經兄，你們繼續堵着前面，不要讓屋內的人跑了！」

三少爺答應一聲，舉手一揮，下令那些自衛隊員在距屋前約五丈外的地方伏下來，鎗口都對着那間屋子的門口。

那兩個用鎗指着從屋內衝出來的那個人的自衛隊員，亦快速地押着那個人，退到屋子的左邊墻角後。

* * *

墟內有人衝出來，三少爺一見，忙大叫道：「老鄉們，別亂動，小心屋內的土匪衝出來亂鎗掃射，我們是蟠龍鄉的自衛隊，你們在傍晚時份，大概也聽到傳來的鎗聲，就是躲在兩間屋內的那些土匪的同伙，想劫掠咱鄉，被我們裏應外合，打得他們落花流水，但却被他們逃脫了幾個，就是躲在屋內的那幾個土匪！」

「老哥，你是誰？」從墟內衝出來，聞聲停下來的人中，有人問。

「我是蟠龍鄉徐家的徐國經，我大哥在軍隊當師長的！」三少爺為了令到墟內的人不會誤會他們，只好將他兄長也抬出來。

墟內的人顯然也聽聞過蟠龍鄉姓徐的人家出了一位軍界猛人，那個人馬上道：「原來是徐老哥，要不要我們幫手？」

「不用了。」三少爺道：「那幾個土匪，我們自信解決得了，就煩老哥你們守着墟口，別讓那些土匪竄入墟內，驚擾了貴墟的人。」

「好，我們就守在墟口瞧熱鬧。」那人大聲道。

就在三少爺與墟內的人「對話」的時候，蕭原已奔到屋子後面的側面，才仆在一個自衛隊員身邊的地上，一眼便瞥到，隨着一陣鎗聲，從後門內衝出三個人。

那三個人可說是亡命之徒，邊弓着身子衝出來，邊開鎗射擊；根本不理會伏在附近的自衛隊員的射擊。

可能是那些自衛隊員的鎗法不太準，居然被那三個匪徒衝出來。

徐樹馬上低喝一聲：「快朝他們掃射！」

那個趴在他身邊的機鎗手立時一咬牙，扣動機鎗，那挺機關鎗立刻狂叫起來。

那三個傢伙才衝出不到五步，便被那像一陣狂風般橫掃過的鎗火掃射中，就像被攔腰砍倒的禾草般慘叫着，栽倒下去！

蕭原看着，大大地鬆了口氣。

——他這一次的猜測又沒有錯，眼前的情形，很明顯，那六個逃脫了的匪徒，果然躲在賭窟內，這一次，相信那幾個匪徒插翅也飛不了。

那三個傢伙倒下地後，便沒了動靜。

徐樹下令暫停開鎗。

屋內沒有人再衝出來。

蕭原用雙手圈在咀巴兩旁，大叫道：「屋內的人聽着，馬上舉起手，走出來，否則，格殺勿論。」

屋內立時有人驚慌地叫道：「不要開鎗，我們走出來！」

「一個跟着一個走出來！」徐樹喝道。

屋內傳出一陣細碎的聲响，隨即，有人自後門內走出來，高舉着雙手。

由於天色太黑，蕭原他們都看不到，第一個走出來的人的樣貌，自然也無從知道，走出來的人，是否那六個逃脫的匪徒。

跟着，是第二個人走出來。

一個接一個，一共走出六個人。

六個人都舉起雙手。

蕭原喝道：「姜平，走出來！」

走出來的第二個人馬上道：「他已經死了，剛才衝出來，被你們射倒的三個人中，有一個就是姜老大。」

「不是土匪的往左邊走出三步！」蕭原可不相信那個人的話。

第一個人馬上往左邊走去。

第二個人就在霎那間，突然伸手用力一推第一個人，緊接着身形一矮，手一翻，亮出一支匣子鎗來，鎗咀一擺，掃射出半梭子彈。

在第二個人突然發難的刹那，第四，第六兩個人也各自將移步往左邊走出去的第三，第五兩人用力一推，各自從身上抽出鎗來，向伏在附近的自衛隊員開鎗掃射。

一下鎗聲就在第二個人發難的時候驀地响起。

第二個人身子一晃，歪跌下去，握鎗的手自然斜斜揚起，從鎗咀中激射出來的鎗彈，全部斜射向空中。

那一鎗，是蕭原開的。

原來，他由於不相信第二個人說的話，所以，對他特別注意，那人身形才動，蕭原便知道他有所企圖，馬上便向那人開了一鎗！

也幸好他那一鎗開得及時，不然，徐樹等人在冷不防之下，很可能會被那人掃射出來的鎗彈射中。

徐樹與那些自衞隊員仍然嚇了一跳。

第四，第六兩人掃射出的鎗彈，就幾乎射中兩個自衞隊員，那兩個傢伙乘機衝出丈許外。

但隨即便被一陣急激的鎗火射倒。

那三個被推出去的人，有一個也被鎗火射倒，另外兩個嚇得慌不迭撲倒在地上，驚叫道：「別開鎗，我不是土匪。」

鎗聲一下子停頓下來。

霎時間，天地間一片沉寂，只有喘氣聲與呻吟聲，清晰地响着。

徐樹與那些自衞隊員都緊緊地握着手上的鎗，目光灼灼地注視着倒在地上的那些人。

只要地上的人稍有異動，他們便會毫不猶豫地開鎗射擊！

地上，沒有一個人敢動一下！

經過一陣沉凝的靜默，蕭原終於開口說話：「聽着，未死的，或是受了傷的，都站起來，慢慢地站起來，雙手要高舉起來，互相握着，聽到沒有？」

「聽到，聽到。」唯一沒有受傷的兩個人慌忙站起來高舉雙手，互握着。「你們千萬別開鎗，我不是土匪，我們是被逼收留他們的！」

跟着，地上又有兩個人掙扎着站起來，才站起來，幾乎又跌倒下去，好不容易才勉强站穩身子。

蕭原跟着又喝道：「慢慢地走過來！」

沒有受傷的兩個急急走過去。

蕭原立刻喝道：「你兩個沒有聽到麼？我叫你們慢慢走過來！」

那兩個人脚步窒了窒，慢慢地一步步走過去。

那兩個受了傷的，幾乎走不動，自然走不快，歪歪跌跌地走過去。

待那兩個沒有受傷的人走到近前，蕭原喝道：「站住！」

那兩個人馬上站住。

「你兩個是誰？」蕭原喝問。

「我叫葉炳。」站在前面那個急忙道：「我不是土匪，是屋子的主人。」

「你就是大耳朵？」蕭原盯着那人。

那人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後面那一個跟着道：「我叫王蘇，也不是土匪！」

蕭原對身邊的兩個自衞隊員道：「將他們押下去，捆起來。」

那兩個隊員應聲站起來，其中一個人忽然道：「沒有帶繩子來，拿甚麼捆他們？」

蕭原笑說道：「用他們的褲帶綁起他們，要是覺得不夠結實，再脫下他們的褲子，綁個結實！」

兩個隊員聽他那麼說，不由莞爾一笑，走前去，用鎗抵着那兩個人，押下去。

那兩個受傷的，好不容易走到蕭原面前，也被兩個自衞隊員押下去。

蕭原跟着跳起身，扭頭對徐樹道：「徐老哥，你們小心戒備着，我走前去瞧一下，地上那幾個人是不是全死了。」

徐樹應了一聲，却跳起身來：「蕭老哥，我與你上前去……」

蕭原扭頭擺手，道：「徐老哥，你別走前來，我一個便夠了！」

說完，繼續往前走去。

徐樹叫道：「蕭老哥，小心點。」

蕭原朝後揚揚手，表示知道。

走到第一個躺在地上的人跟前，蕭原用脚踢踢那人，一點動靜也沒有，還不放心，用脚尖將那人挑轉，黑暗中，看到那人的胸腹上滿是血漬，睜開的雙眼眼珠定定的，不用說，已經死了。

他跟着走向第二個伏在地上的人。

他只看了一眼，便走開去。

原來，那人的半邊腦袋幾乎不見了，一個半邊腦袋損傷了的人，若是還能活着，那才眞是奇跡——不可思議。

蕭原走到第三條屍體跟前。

那人歪趴在地上。

蕭原記得，那人正是第二個走出來有所動作時，被自己一槍放倒的那個人！

他不由加了小心。

那一槍雖然射中那人，蕭原却不敢肯定，那一槍是否中了那人的要害。

他首先將那人跌落在地上的那支一匣子槍踢開去，跟着，他一脚踏落那人的手上。

躺在地上，看上去像死人一樣的那人，就在蕭原一脚踏落他手上的刹那，忽然間手一縮一抓，一把攫抓住蕭原的脚踝，接用力一拖！

蕭原身子一仰，往後仰跌下去。

地上那人倏地翻起來，手上寒光一閃，疾扎向蕭原的腰間。

蕭原另一隻脚就在那刹那斜彈起來，啪地一聲，踢在那人握刀的手腕上。

那人手上的刀子頓時被踢飛出去。

但人兇悍異常，頭一伸，一口咬落蕭原的小腿上。

蕭原痛得渾身顫抖了一下，身子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徐樹看到蕭原遇襲，急忙奔過去。

那些自衞隊員亦跳起身來，衝過去。

蕭原跌在地上，震得幾乎閉過氣，猛咬牙，一脚踹在那人的頭上！

那人悶叫一聲，口一鬆，倒跌下去。

蕭原立時身子一挺，挺起身來，握着匣子槍的手重重地砸落在那人抓住他的那隻手臂上。

他聽到一下骨折聲。

那人手一鬆，張口慘叫一聲。

徐樹恰好衝到近前，疾喝一聲：「別動，要不，我一槍斃了你！」

那人却兇悍地翻起身，伸手抓向蕭原的雙眼。

蕭原冷哼一聲，用手上的槍砸向那人抓過來的那隻手。

徐樹亦怒喝一聲，一脚飛踢向那人的肩頭。

那人同時中招，大叫一聲，身子打了個半轉，跌倒下去。

才倒下，那人又掙扎着想爬起身，却被徐樹一脚踏落他的腦袋上，頓時動彈不得。

蕭原跳起身來，一把將那人的一條手臂扭到後面，那人嘴裏哼哼着，仍然極力掙扎。

徐樹口裏罵了句粗語，用手上的槍狠狠地砸落那人的腦袋上，那人脚一伸，頓時暈死過去。

喘口氣，徐樹道：「他媽的，這畜牲的確兇悍。」

蕭原用手撫撫被那人咬過的小腿部位，吸口氣。道：「他比狗還兇狠，差點被他咬掉一塊腿肉。」

「蕭老哥，你沒事吧？」徐樹問道。

蕭原搖搖頭。「沒甚麼，只不過被他咬了一口。」

有幾個衝上來的自衞隊員看到兩人已制服那人，便去查看其餘三個躺在地上的人，是否死了。

他們都特別小心。

查看的結果，那三個人已死了。

「這畜牲這麼兇悍，我倒要看看他是個甚麼模樣！」徐樹說着蹲下來，將那人翻轉。

蕭原道：「這傢伙極有可能是匪首姜平。」

「要眞是他，那就怪不得如此兇惡，悍不畏死了！」徐樹將那人翻轉，目光落在那人的臉上。

雖然很黑暗，但在這樣近的距離下，蕭原一眼便認出，那人確是姜平！

因爲那人的樣貌，十足十像那些被俘的匪徒所描述的匪首姜平的樣貌！

這一次，終於捉到姜平這個匪首。

「他媽的，終於捉到這畜牲！」徐樹高興地透口大氣。

「徐老哥，你帶人到屋內搜查一下，看看可有人躲藏在屋內。我看着這傢伙。」蕭原道。

徐樹答應一聲，與幾個自衞隊員走入屋內。

其餘的自衞隊員，仍然將屋子圍堵起來。

* * *

搜查的結果，屋子內沒有人。

由於大耳朵等人窩藏土匪，蕭原與三少爺將大耳朵等人交給太和墟的自衞隊，由他們懲辦那五個傢伙。

至於匪首姜平，還有一個受了傷的匪徒，就由蕭原他們押回去，然後押到縣裏法辦。

那個叫何灶的匪徒，已被打死。死了的人，就由太和墟的自衞隊處置——待天亮後，找個地方將他們埋了。

這一次能夠徹底解決那伙土匪，三少爺很高興，對蕭原更加敬重。

這一次，要不是蕭原猜到逃脫的六個匪徒可能藏匿在那個賭窟內，只怕不能這麼快便捉到匪首姜平，除去禍患，說不定，會被那幾個傢伙逃遁到別處，留下一條禍根。

說眞的，這一次能夠消滅那幫土匪，蕭原的功勞最大。

要不是他想出那個「口袋」計劃，再來個將計就計，肯定不能那麼成功圍剿那幫土匪。

他們都興高彩烈地抬着匪首姜平，還有一個受了輕傷的匪徒，返回蟠龍鄉。

一行人回到蟠龍鄉的時候，天已破曉。

* * *

由於昨晚一夜沒睡，加上疲累，蕭原直睡到午前，才醒過來。

那還是被拍門聲吵醒的。

原來，是李火在外面拍門。

李火這兩天已能夠下床走動，但却不宜走動太多，所以，蕭原不讓他參與這一次的滅匪行動。

李火雖然對那幫土匪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親手一個個捏死他們，無奈傷口才癒合，絕對不能亂動，只好乖乖地留在徐家。

蕭原下床開門，看到是李火，頓時精神一振，「李火，你是……不是傷口……」

李火忙打斷他的說話。「蕭兄，我的傷口一點事也沒有，你別擔心，我是來叫你吃午飯的。」

蕭原聽他那麼說，頓時放下心。「李兄，你還不宜到處走動，快進來坐下，小心別弄痛了傷口。」

李火笑笑，邊走入房內，邊說道：「要是再躺在床上不動，只怕早已悶死了。」

跟着又興奮地道：「蕭老哥，我聽余茂說，昨晚要不是你神勇過人，只怕不可能那麼快解決那伙土匪。」

一頓，翹起大拇指。「蕭老哥，你

眞了不起，我佩服你！」

蕭原忙道：「李兄，別聽他們亂說，能夠解決那幫土匪，全憑鄉中的自衛隊以及鄉中的人的合作。」

「蕭老哥，別太謙了。」李火道：「余茂對你簡直讚不絕口，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又怎會亂說；還有徐姑娘，她也是那麼說！」

「好了，別盡說我了。」蕭原忙改變話題。「李兄，你的傷口沒甚麼大礙了吧？」

李火點點頭。「經已愈合，大概五七日，便完全痊癒。」

「李兄，我想明天先回南寧。」蕭原忽然說道：「你不宜過多走動，你就留下來，待傷口好後，再返南寧吧。」

頓一下，跟着又道：「待會，我會對三少爺說，你放心在這裏養傷吧。」

「蕭兄，你又不是有甚麼急事要辦，爲何急急要離去？」李火不解地瞧着蕭原。

蕭原當然不會直說，他是爲了徐菁，才急着要離去的。「李兄，你忘了麼，我未來這裏之前，本已打算……到石鼓鄉，如今一切已解決，我想盡快趕去石鼓鄉。」

李火聽他那麼說，才恍然明白。

「蕭兄，那你明天便走吧，我留下來，待傷好後，才返南寧。」

「李兄，你不會怪我不留下來陪你吧？」蕭原感到有點歉疚。

「蕭兄，我又不是小孩子，要大人陪，我又怎會怪你，其實，我應該感謝你，要不是你救我回來，只怕我早已因爲傷重的關係，死了！」

「李兄，別這麼說。」蕭原急忙道：「那是我應該做的。」

跟着他「咦」了一聲，裝出突然省覺樣子：「李兄，你不是來叫我去吃午飯的麼！咱們只顧說話，差點忘了。你坐坐，我去洗個臉，與你一道去吃午飯。」說着，他拿了毛巾及漱口盅，往房外走去。

＊　＊　＊

三少爺直睡到午後，才醒過來。漱洗畢，穿上外衣，到外面吃過飯，他便去找蕭原。

蕭原在房內與李火說閒話。

三少爺才走房內，便說道：「蕭老哥，我從來未曾睡得那麼酣暢，幾乎不知道醒來，你睡得好麼？」

蕭原點點頭：「國經兄，心裏輕鬆，自然睡得酣暢。」

三少爺轉對李火道：「李兄，你的傷口癒合了麼？」

李火忙道：「癒合了。要不是這傷口，昨晚，我不狠狠地幹倒幾個才怪！」

「李兄，你可有聽說過蕭老哥昨晚那種神勇過人的……」

李火不等三少爺說完，連連點頭，道：「今早已聽余茂說過了，他說得繪聲繪影的，對蕭兄讚個不停。」

蕭原最怕別人稱讚他，忙岔開話頭。「國經兄，我想明天便返回南寧，順便將朱兄的棺木運回去安葬。」

三少爺聽得怔住了。「蕭老哥，這麼快便要返回南寧？我還想明天擺個慶功宴，與你喝個痛快的。」

蕭原道：「國經兄，我答應朱兄來這裏……之前，便打算……返鄉一行，我不是不想留下來，與你共叙多幾天……」說到這裏，他想起了張鳳琴，頓時恨不得一下子便飛到她的身邊。接着，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徐菁，一想到徐菁，他更加不想留下來。

因爲，他不想惹上無謂的煩惱，他已經有了張鳳琴，不可能再喜歡徐菁，偏偏他看出，徐菁對他有意思，怎不教他不避之則吉。

——他不能做出對不起張鳳琴的事情。

「蕭老哥，後天才走，好麼？」三少爺冀求地看着蕭原。

蕭原看到三少爺殷切的眼光，只好答應他。「好吧，我後天才走。」

跟着，他關心地問：「國經兄，你們準備甚麼時候將關在鄉公所內的匪徒，押到縣裏法辦？」

三少爺道：「本來，我想今天便押他們到縣裏去的，後來想到，阿樹他們都累得很，要讓他們好好地休息一下，便改變主意，明天才押他們到縣裏去。」

蕭原點頭道：「嗯，確是要讓他們好好地休息一下，不過，爲了安全起見，我看，明天還是派人到縣裏報告，要保安隊下來，將那些匪徒押回縣裏較好。」

三少爺想想，一拍大腿，「蕭老哥，你這個提議不錯，還是叫保安隊下來將那些匪徒押回縣裏較安全。明天一早，我便派人趕到縣裏去。」

「國經兄，你可有去瞧看那個匪首姜平？」蕭原忽然問道。

三少爺搖搖頭：「我吃過飯，便來找你……與李兄，他傷得那麼重，不知他是否能夠活過來。」

蕭原道：「那傢伙如此兇悍，一定可以活過來的，要是他死了，便太便宜他；將他關在監牢內，讓他嚐嚐那種滋味，那才算是對他的懲罰！」

「走，我們去看看他是生是死。」三少爺說着站起來。

李火急急道：「蕭兄，徐兄，我也想去瞧瞧那個姜平。到底是否有三頭六臂，那麼兇悍！」

蕭原想也不想，便道：「好吧，我扶你去。」

上前去扶着李火。

李火感激地道：「謝謝你。」

＊　＊　＊

匪首姜平果然如蕭原所說，並沒有死。

這個人果然兇悍强壯。

要知道，他左脅下近小腹的地方，被蕭原射傷，那顆子彈將他射了個對穿，流了很多血，加上右手臂被蕭

原砸斷，頭上亦被砸破，傷得這麼重，要是換上別人，只怕早已挺不住，咽了氣，他却仍然活着，簡直教人驚奇。

昨晚押他回來後，蕭原曾替他敷上金創葯，止痛止血，大概因爲這樣，他才活過來。

他被獨自關在鄉公所內一間最堅固的小房間內。

外面，有兩個自衛隊員守着。而他的手脚，都被鎖上，以防他逃走。

蕭原與三少爺，李火，總算可以清楚地看到姜平的樣貌。

姜平的樣貌一點也不兇惡，一眼望去，甚至給人一種忠厚老實的感覺，任你怎麼想，也不會相信，他是一個大奸大惡，兇殘沒有人性的土匪！

他絕對像一個忠厚老實的人。

但當他一眼看到蕭原，眼中頓時射出兇惡的目光，咬着牙，嘶啞地道：「你，我一輩也會記着你，就算死了，也不會忘記你！」

蕭原笑笑。「難得有人一輩子記着我，眞高興。」

「喂，你就是姜平？」李火惡狠狠地瞪着姜平：「你這個奸猾狡詐的傢伙，如今你已像一隻被關起來的狗；呸！還說些唬人的廢話，我眞恨不得將你的舌頭拔出來，看看是紅的，還是猪肝色的！」李火一副恨不得一口將姜平吞下肚的樣子。

「姜平，你這一輩子完了。」三少爺故意一字一頓地說：「就算不將你槍斃，也會將你關在監牢中，直到死爲止！」

姜平眼中兇光連閃。「三少爺，只要我一日不死，我都會想辦法逃出來，找你算賬。」姜平雖然身受重傷，仍然兇悍得很。

三少爺冷笑一聲。「我等着你。」

李火「哼」一聲。「姜平，你不錯是詭計多端，但遇上我們這位大名鼎鼎的追捕手，算你倒霉，就算你有孫猴子的本領，也飛不出他的手掌心！」

「你是誰？」姜平眼中射出狠毒的目光。

「你若是能夠不被判死刑，從監牢中逃出來，我才告訴你。」三少爺道：「現在告訴你，只怕你會悔恨驚恐得一口氣接不上，立時氣絕身亡！」

姜平被三少爺那番話說得氣咻咻的，胸膛一陣急促起伏，幾乎暈死過去。

「姜平，這是報應！」李火咬着牙道。

「你們聽着，終有一日，我會殺死你們！」姜平臉色忽然轉白，暈死過去。

三少爺笑一聲，「插翼也飛不了，還盡說狠話，我眞服了他！」

蕭原正色道：「國經兄，千萬不要對這傢伙掉以輕心，以爲他被捉住，便再也作惡不了，要是讓他逃了，他眞會不顧一切地報復的！」

三少爺聽他那麼說，心中悚然一驚，馬上收起輕視之心。「蕭老哥，我會派人嚴加看守着他的，直到縣裏的保安隊下來將他押回縣裏。」

「徐兄，這種悍匪，千萬不能對他抱有輕視之心，否則，代價會很慘重。」李火道。「說眞的，這傢伙不但兇悍，也詭計多端，要不是蕭兄腦筋靈活，智謀過人，又沉得住氣，只怕不但解決不了這幫土匪，還會中了他們的詭計，全部都遭到他們的洗劫！」

「這一次確是全賴蕭老哥。」三少爺拍拍蕭原的肩頭，豎起拇指。

蕭原忙岔開去。「國經，我們走吧。」

「嗯，我們回去喝酒聊天。」三少爺忽然省起李火傷口尚未痊癒，不宜喝酒，忙又改口道：「還是不要喝酒了，免得影响李兄的傷口。」

李火不想掃興，忙道：「徐兄，你與蕭兄喝酒，我可以喝茶相陪。」

三少爺拍掌道：「對，你不喝酒，可以喝茶，這個主意頂好！」

＊　＊　＊

第三日大清早，蕭原起床，漱洗過後，執拾好簡單的衣物，便到李火的房中，對他說一聲，他要返回南寧。

才走到李火的房間前，還未拍門，房門已拉開來，李火站在房門前，笑對蕭原道：「蕭兄，你要走了。」

蕭原點點頭。「李兄，我正要來對你說一聲。」

「蕭兄，進來坐下再說。」李火讓開身子。

蕭原走入房內。「李兄，你快坐下來，別站着，以免影响傷口。」

李火在床沿上坐下來。「蕭兄，你將朱兄的棺木安葬後，替我多買點香燭冥鏹，燒給他。」

蕭原點點頭。「你放心吧，我曉得了。」

李火黯然道：「我們三個人來這裏，想不到只有兩個活着回去……」

蕭原聽他那麼說，心中也是一陣黯然。

兩人都一陣默然。

李火忽然吁口氣，哈哈笑道：「蕭兄，你對徐姑娘一點意思也沒有麼？」

蕭原正色道：「徐姑娘雖然討人喜歡，但我已有未婚妻，我怎會對她有意思。」

李火道：「蕭兄，我眞羡慕你。」

蕭原愕了一愕，隨即明白過來。「李兄，你年紀還輕，將來，一定會遇上一個喜歡你，而你也喜歡她的女子。」

「蕭兄，但願如你所說。」李火笑笑，忽然又道：「你若走了，不知徐姑娘會怎樣。」

這個問題，蕭原也答不出，他也不想答說。「李兄，我想去向國經兄辭行。」蕭原道。

「我跟你去。」李火說着站起來。

蕭原笑着站起來，與李火一起走出房外。

兩人才走出天井，只見王管家急急走過來，一眼看到兩人，張口道：「蕭老哥，三少爺請你到偏廳去說話。」

蕭原看到神色緊張，心頭一跳，忙道：「可是發生了甚麼事？」

王管家喘口氣，點頭道：「孫小姐失了踪！」

蕭原一聽，心頭猛震了一下，疾聲道：「甚麼時候失踪的？」

「我也不清楚。」王管家道：「大概是今早才失踪的吧。」

「是誰發覺她失踪的？」蕭原問。

「可能是三少爺吧。」王管家道：「蕭老哥，三少爺在偏廳等着你，你想知道詳細情形，去問三少爺吧。」

李火推推蕭原，「蕭兄，那快去見徐兄吧。」

蕭原急忙向偏廳走去，却忘了李火走不快，眨眼間將他拋離很遠。

還未走到偏廳，蕭原已看到三少爺像熱鍋上的螞蟻般，在廳內打轉，不由又加快了脚步。

才一步走入廳內，三少爺一眼看到他，便急不及待地道：「蕭老哥，你來了就好了，阿菁她失了踪。」

蕭原看一眼三少爺，看到他一臉焦急之色，忙道：「國經兄，別急，越急，便越亂，坐下再說。」

三少爺確是心急腦亂，聽蕭原那麼說，只好坐下來。「蕭老哥，你是追捕能手，這一次，無論如何，請你幫忙將阿菁找回來，不然，老太爺不知會怎樣。」

「老太爺知道麼？」蕭原淡淡地道。

「暫時還不知道，我瞞着他。」三少爺直搓手。

「國經兄，你怎樣發現她失了踪的？」蕭原努力保持平靜。

「顧嬸在她的房內發現一張她寫的字條，她雖然不識字，却覺得奇怪，便拿了那張紙條到房中給我……」說到這裏，他從衣袋內拿出一張紙，遞給蕭原，「你看看吧。」

蕭原接過，將紙展開，只見上面寫着三行大字：三叔，我很悶，我想一個人到外面走走，不用找我，不要告知阿爺。

蕭原看完，默然將那張紙遞還給三少爺。

李火這時才走進來，馬上說道：「徐兄，徐姑娘眞的失了踪？」

三少爺點點頭。「她留下一張字條，離家出走。」

李火道：「紙條上寫些甚麼？」

三少爺將字條遞給他。

李火接過，看了一遍，抬眼深看了蕭原一眼，才將字條交還給三少爺。「徐兄，派了人去找她麼？」

「我看到這張字條後，馬上派人去找她了。」三少爺邊說邊將那張字條摺好，放回衣袋內。「阿菁那個丫頭眞任性，一點也不想想，別人會如何着急擔憂，更不想想，她一個人在外面亂走，隨時會遇上危險。」

李火安慰三少爺。「徐兄，我看，徐姑娘不會走得太遠，只是在附近走走，很快便可將她找回來的。」

蕭原看過那張字條後，一直沒有吭聲。

原來，他在想，徐菁忽然離家出走，可能是爲了他，因此，他心裏很亂。

而李火也是那麼想，才會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蕭老哥，你在想甚麼？」三少爺奇怪地看着蕭原。

蕭原一震，含糊地道：「我在想……徐姑娘會到甚麼地方去。」

停一下，他又道：「國經兄，徐姑娘平時喜歡到甚麼地方玩？」

三少爺想了一下，道：「聽過她說，她最喜歡到村外兩里遠的紫竹庵，村南的玉石灘，還有村北外頭的鷄公山遊玩，我只知道這三個地方，已派人去那三個地方找他。」

「她有要好的玩伴麼？」蕭原又問。

「這我就不大清楚了。」三少爺道：「我只聽她說過，她與一個叫桂蘭的最要好。」

「有沒有派人到桂蘭家看過？」

「有。」三少爺道：「我還派了人，到村子各處找她。」

「那就等等看，要是派出去的人都找不到她，再作打算。」蕭原道。

三少爺聽他那麼說，只好按捺着焦急不安的心情，坐下來，等待那些四出去找尋徐菁的人回來。

* * *

派出去找尋徐菁的人陸續回來，都是空手而回——找不到徐菁。

在這段時間內，老太爺曾要見徐菁，三少爺只好親自到裏面，對老太爺說，徐菁與幾個女孩子到紫竹庵遊玩，不敢將實情告訴他。

這時候，已接近正午。

換言之，徐菁已失踪了半天。

三少爺急得坐立不安，要親自帶人去找徐菁。

蕭原也按捺不住，決定獨自去找尋徐菁。

三少爺這才打消了親自去找徐菁的念頭。

因爲，他對蕭原充滿信心。

蕭原一個人急急走出村外，放眼四望，天地廣闊，一時間，他也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去找。

驀地，他心頭一動——她知道我今日要返回南寧，會不會往那個方向走去？

在毫無頭緒之下，他決定碰碰運氣。

他朝着通往南寧的那條路急急走下去，一直走出十多里，仍然沒有發

現徐菁。

他開始猶豫起來。

往前再走出三數里，仍然發現不到徐菁的影踪，他幾乎想掉頭往回走。

再往前走出十里許，驀地，他心頭劇跳了一下，拔脚往前跑去。

就在前面的一個小土丘上，有一個女子呆呆地站着，從身形看來，似是徐菁。

跑到小土丘下，他更加肯定那人是徐菁，張口叫道：「徐姑娘！」

土丘上的女子聞聲身子一震，霍然回過頭來，不是徐菁，還有誰！

蕭原急步登上土丘，正想說話，那知道徐菁却激動地哭叫一聲：「蕭大哥！」一頭撲在他身上。

冷不防之下，蕭原吃了一驚，很自然地伸手將她摟住，以防她跌倒。

摟住徐菁後，他才猛地驚覺到不妥，想推開她，又不忍，不推開她，又有點兒那個，令到他不知所措，尷尬極了。

徐菁伏在蕭原的身上，哭泣着。

好不容易，蕭原才鼓起勇氣，說道：「徐姑娘，別哭，妳告訴我，爲何要一個人跑出來？」

徐菁仍然哭泣着，好一會，才抽抽泣泣地道：「蕭大哥，你喜歡我麼？」

蕭原的心頭頓時劇烈地跳了起來，幾乎跳到口腔中，吸口氣，猶豫了一下，才道：「徐姑娘，妳這麼討人喜歡，我怎會不喜歡妳？誰看到妳，也會……」

「眞的？」徐菁驚喜地打斷了蕭原的說話，抬起頭，滿是淚痕的臉上，綻現出驚喜的笑容。

蕭原看得心頭一蕩，油然生出憐憫之心，用力點點頭。

「那你帶我到南寧，我要與你在一起！」徐菁一臉殷切歡喜之色。

蕭原料不到徐菁如此大膽表露，不禁嚇了一跳，刹那間想起了張鳳琴，頓時心頭一冷。「徐姑娘，不要任性，回家去吧，你阿爺與三叔急得不得了……」

「你要我回家？你不喜歡我麼？」徐菁一下子離開蕭原的身上，激動地看着蕭原。

蕭原在心裏嘆口氣。「徐姑娘，妳是一個好女子……不過，我——已有……一個心愛的未婚妻……妳明白麼……」

蕭原知道這麼說，會大大地傷害徐菁的心，但除了以實相告，他想不出還有甚麼辦法，可以令到她死心，只好狠下心說出來。

「你——有未婚……妻？」徐菁身子晃了一下，臉色刹那變得蒼白，睜大雙眼，驚震地看着蕭原。

蕭原沉重地點點頭。「徐姑娘，我沒有騙妳，我知道你喜歡我，但我不能那樣做，我不能對不起……她，妳是個好女子，年紀還輕，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妳更喜歡的男子的……」

徐菁忽然尖叫一聲，擰身便跑。

「徐姑娘，別這樣！」蕭原急忙追下土丘。

徐菁像瘋了一樣，拚命往前跑。

蕭原好不容易才追上她，一把將她拉住。「徐姑娘，別這樣，我知道……傷了妳的心，但我……不能昧着良心……對不起妳……」

「別管我，你放開我！」徐菁像瘋了一樣，用力掙扎。

蕭原却不敢放開她，免她做出傻事。「徐姑娘，我知道妳很痛苦，妳不要這樣好麼？」

徐菁仍然掙扎着，突然間，她一下子撲在蕭原的身上，放聲大哭起來。蕭原呆了一呆，憐惜之心油然而生，禁不住用手輕拍着她的肩頭，輕聲道：「哭吧，哭個痛快吧，那會好一點的。」

徐菁盡情地哭着，淚水將蕭原肩頭、胸前的衣服都沾濕了。

蕭原仍然輕輕拍着她的肩背，就像安撫小孩一樣。也不知哭了多久，徐菁終於止住哭聲。

蕭原這才暗暗鬆了口氣。「徐姑娘，妳感到好過點了麼？」

徐菁沒有答他，輕輕地抽泣着，突然，她嘶啞地道：「蕭大哥，你願意摟緊我麼？」

蕭原猶豫了一下，不忍心拒絕她，雙臂一張，將她摟住。

徐菁就像一頭羔羊般，緊偎在他的身上。

蕭原不但聽到自己的心跳聲，也感受到她的心跳。

兩人靜靜地偎抱着，沒有說話。

也不知過了多久，蕭原忽然聽到徐菁道：「蕭大哥，我們該回去了。」

蕭原聽她那麼說，心裏一寬——徐菁那麼說，表示她已想通了。

蕭原點點頭：「是該回去了。」

徐菁抬起頭來，臉上淚水縱横。

「蕭大哥，我是不是很傻？」

蕭原心頭生痛，忍不住用手輕抹去她臉上的淚水。搖搖頭：「不，妳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蕭大哥，我會永遠記着你。」徐菁嫣然一笑。

「我也會記着你。」

「……她比我……還好看麼？」徐菁忽然道，不等蕭原答她，又說道：「她一定很好看……我眞羨慕她。」

蕭原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好閉着嘴巴。

「蕭大哥，我眞想看看她。」

蕭原道：「有機會，我會帶她見妳，她一定喜歡妳。」

「我等着。」徐菁抹乾淚水，變得像個沒事人一樣，「蕭大哥，我們走吧！」

蕭原點點頭，深吸一口氣，只覺天地間無限美好開朗。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二

董卓進京（二）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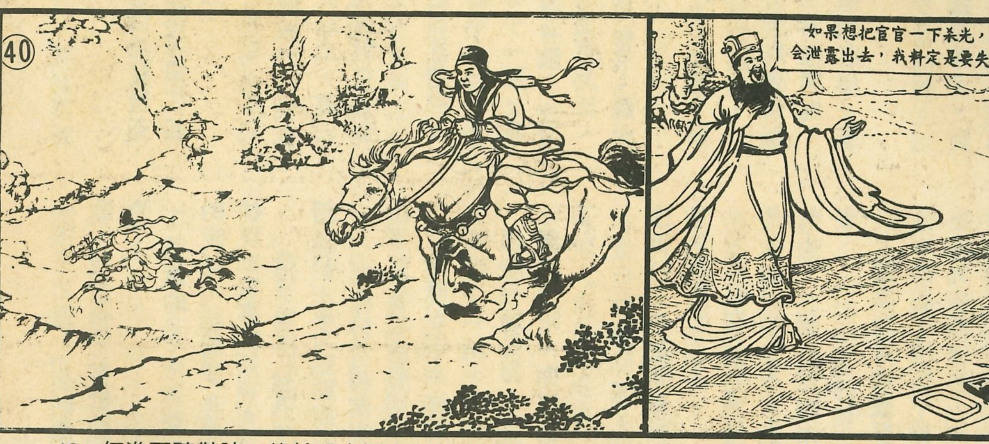
37　說話之間，忽然旁邊閃出曹操，拍着手掌哈哈大笑道：「要殺宦官，應該先除首惡，這只要一個獄官就夠了，何必紛紛召來外兵呢？」



38　何進一聽，非常生氣，怒氣冲冲的呵斥曹操。



39　曹操退了出來，嘆息着道：「亂天下的，一定是何進！」



40　何進不聽勸諫，終於暗中派人到各鎮調兵去了。



41　且說西凉刺史董卓，起先打黃巾時，常吃敗仗，後來他向十常侍行了賄，不但沒有被處罪，反而升了官，在西涼統率二十萬大軍，野心很大。這天，他接到何進的檄文，不覺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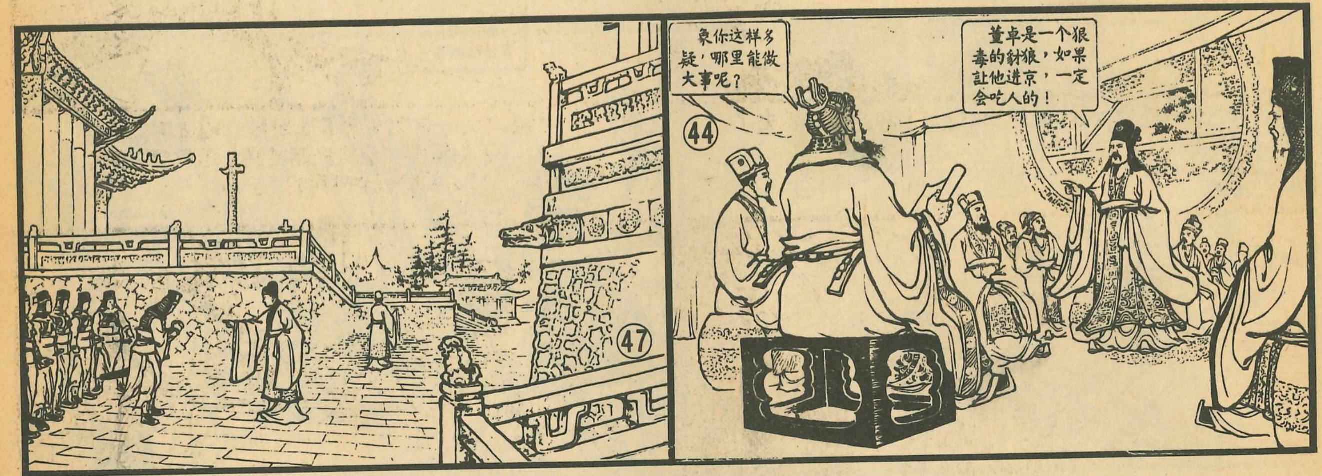


42　董卓立刻和他的女婿李儒商量出兵。他聽了李儒的話，先派人上了一道表章，說明這次出兵是爲了懲除宦官，止住逆亂，以免朝廷大臣對他發生猜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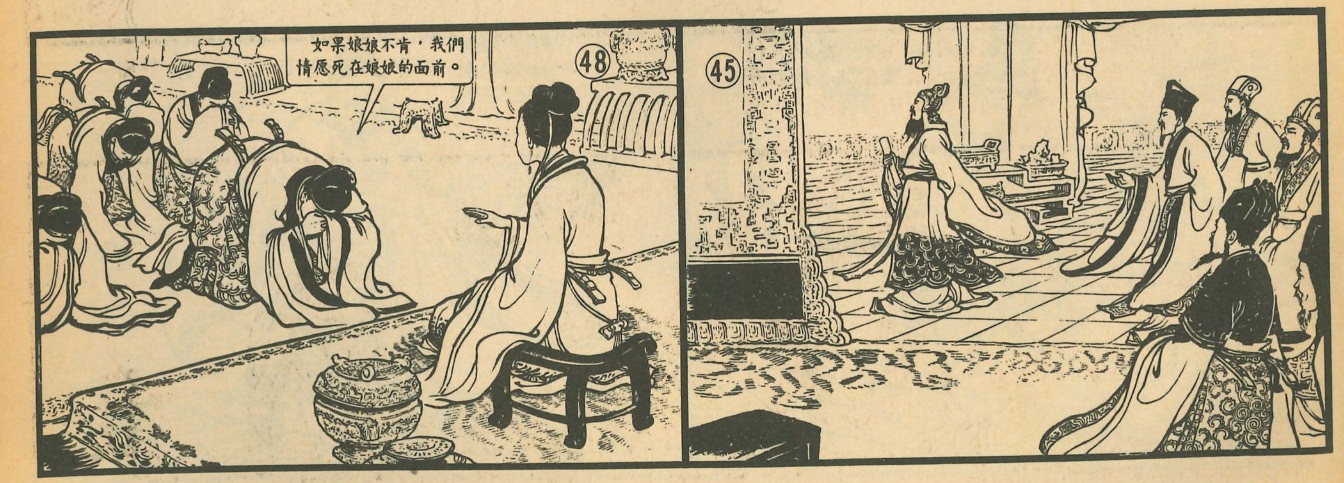
43　隨後，他點齊人馬，帶着李儒和李傕、郭汜、張濟、樊稠四員大將，向洛陽進發。

46　張讓等聽說外兵來到，就聚在一起商議，張讓道：「這一定是何進的主意，我們不先下手，都要滅族了。」



44　何進接到董卓的表章，滿心喜歡，就給衆大臣看。盧植力勸何進下令阻止。

47　他們派了五十名刀斧手，埋伏在長樂宮嘉德門裏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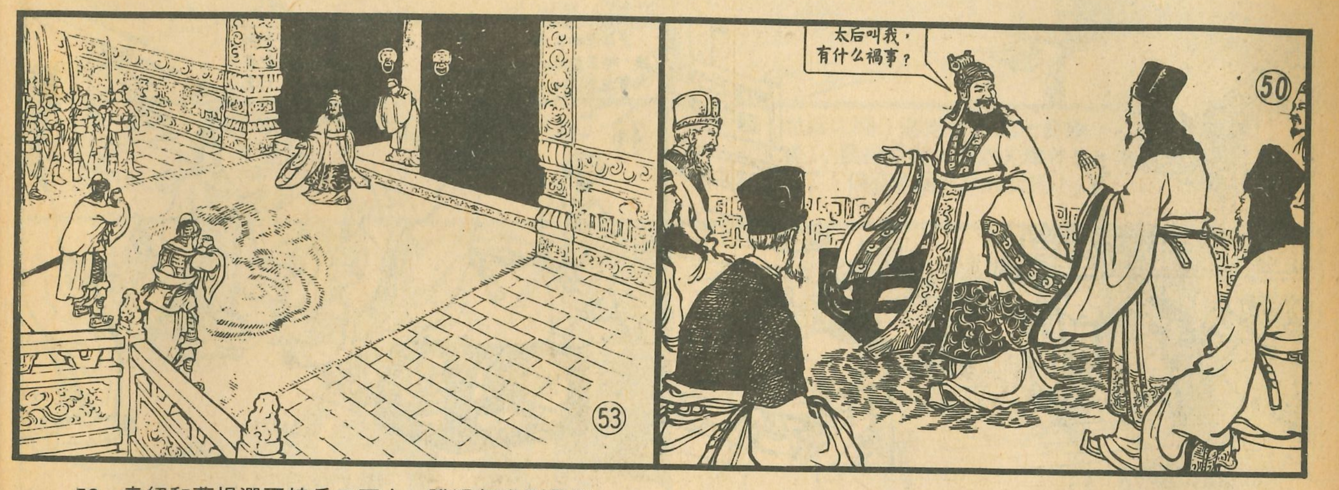
45　衆官也再三勸諫，何進執意不聽，逕自派人到澠池去迎接董卓。

48　佈置妥當後，他們又到宮裡求告何太后道：「大將軍調外兵到京，要殺盡我們這些老臣。望娘娘垂憐賜救，召大將軍進宮，傳諭勸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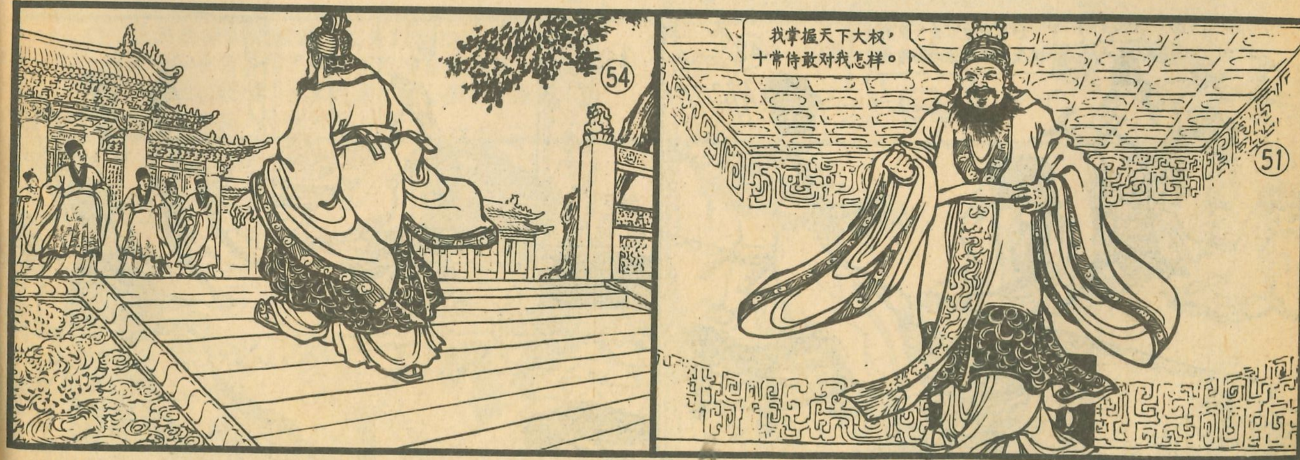
49 何太后不知是計，就派人宣何進進宮。

52 袁紹見何進一定要去，就建議派甲士護送，以防不測，何進這才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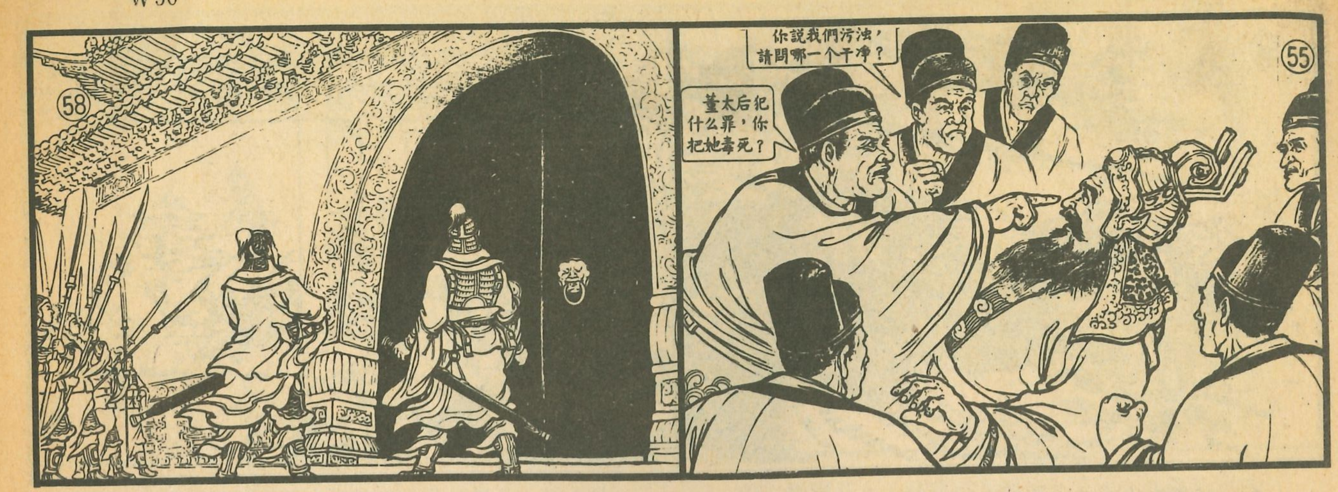
50 何進接到詔書，便要進宮，陳琳勸阻道：「太后這次叫你去，必是十常侍的奸謀，去了一定有禍。」何進不相信。

53 袁紹和曹操選了精兵五百人，護送何進到長樂宮前，黃門官傳出太后的命令道：「太后特地召見大將軍，其他人不准進去。」袁紹和曹操只得留在宮門外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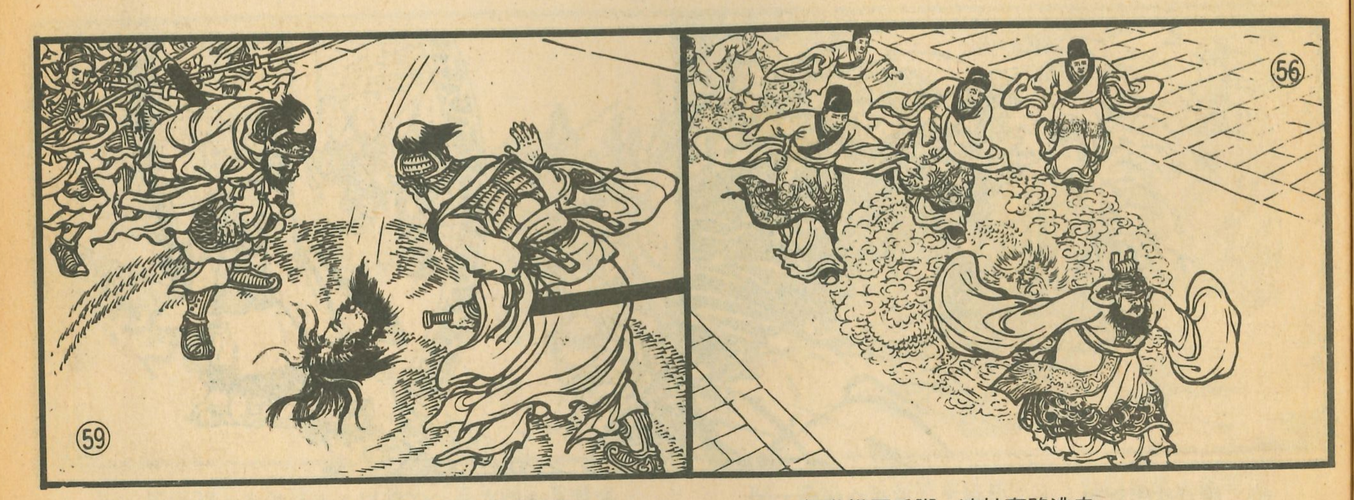
51 曹操從旁插嘴道：「先叫十常侍出來，然後才可進去。」何進大笑道：「這真是小兒的見識！」

54 何進毫不在意地往裏走。剛剛走到嘉德殿門，忽然看見張讓、段珪等幾個人，氣勢洶洶地迎頭走來，不覺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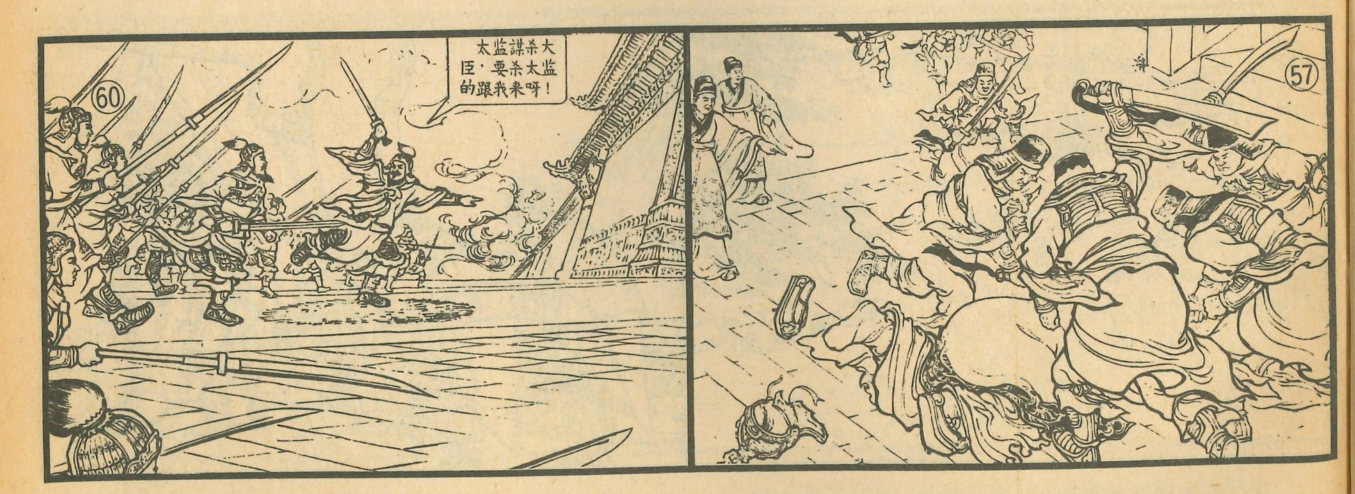
55 衆人一下把他圍住。張讓指着他大罵：「你本是一個屠猪的人，我們把你抬舉起來，你才有今日的榮華富貴，現在你不想報答，反要來謀害我們，這是甚麼道理？」

58 袁紹在宮門外等了很久，不見何進走出，就在宮門外大聲叫喊：「請大將軍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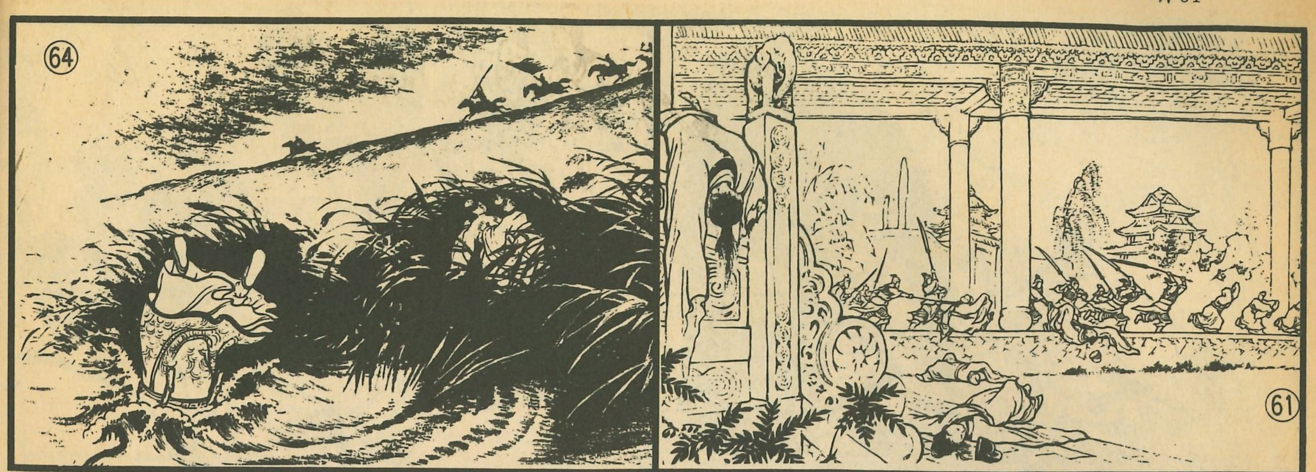
56 何進慌了手脚，連忙奪路逃走。

59 忽然，從牆裡拋出一顆人頭來，袁紹、曹操一看，才知道何進已經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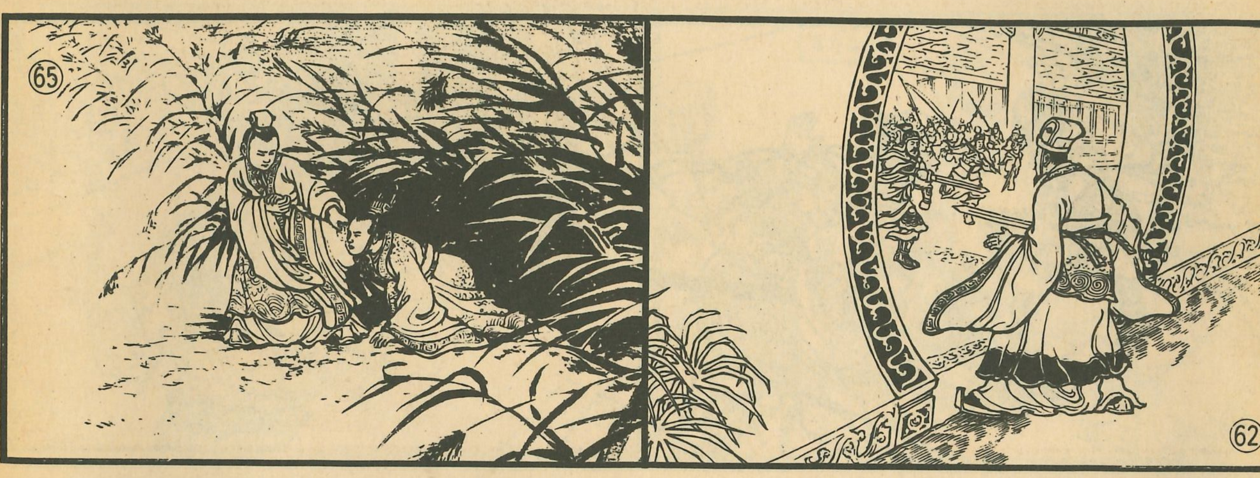
57 逃到宮門，宮門却關得緊騰騰的。何進頓脚大叫。兩旁刀斧手一齊擁上，將何進亂刀砍死。

60 袁紹氣憤極了，揮舞着寶劍，高叫撞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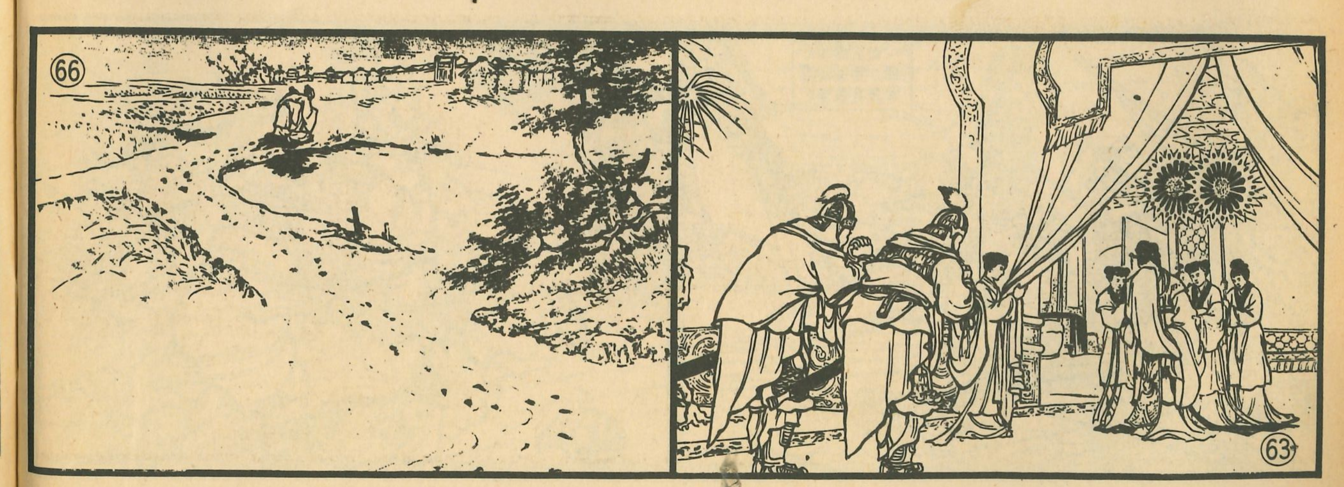
61　宮門被撞開了，袁紹和曹操帶着兵士冲進宮去，只要碰見宦官，不論大小，全部殺死。沒有鬍鬚的也被誤殺了不少。張讓以及段珪慌忙劫擁着少帝和陳留王，從後宮逃跑了。

64　張讓和段珪劫擁着少帝和陳留王，連夜逃命。三更時份，逃到北邙山下，猛聽得後面一片喊殺聲，火光中一隊人馬擁到，爲首的是河南中部掾史閔貢。張讓自知難逃性命，就投河死了。



62　袁紹和曹操冲到內宮，不見少帝和張讓等人，只見何苗提劍走出。袁紹高叫道：「何苗與宦官同謀，殺害他的哥哥，快把他殺了！」衆人一聲吶喊，把何苗四面圍定，砍爲肉泥。

65　段珪給閔貢趕上，一刀殺了。少帝和陳留王不知道追兵底細，不敢聲張，躲在河邊的亂草裏面，相對流淚。到了四更天，兩人聽外邊沒有甚麼動靜，就慢慢的爬上岸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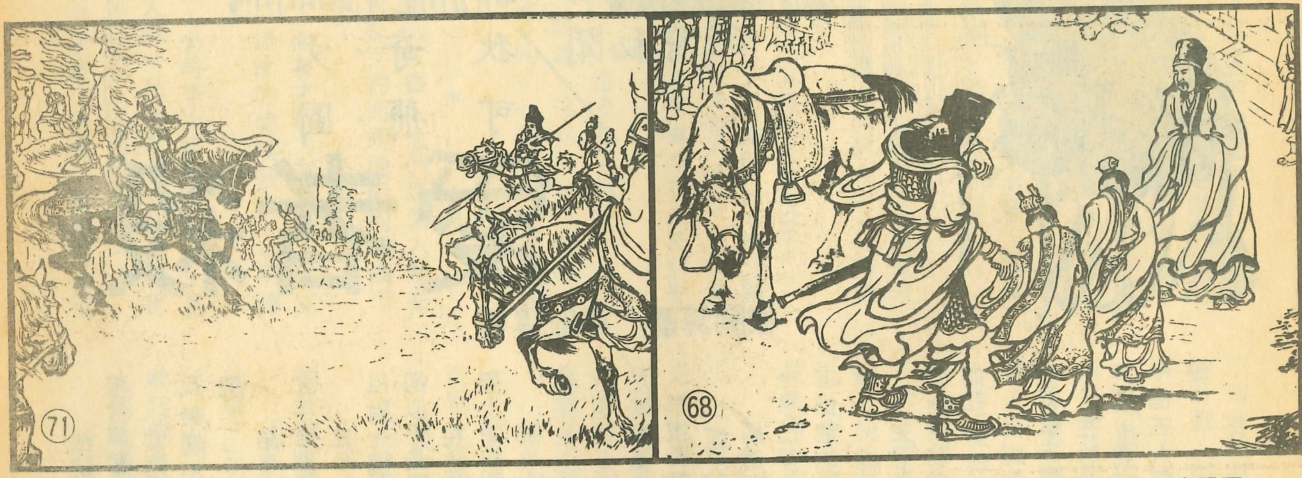
63　這時宮中一片混亂。曹操在百忙中請出何太后，叫她暫時主持國家大事；一面派兵去追趕張讓等人，尋找少帝。

66　兩個人互相攙扶着，往前走了一陣，隱約地看到前面有個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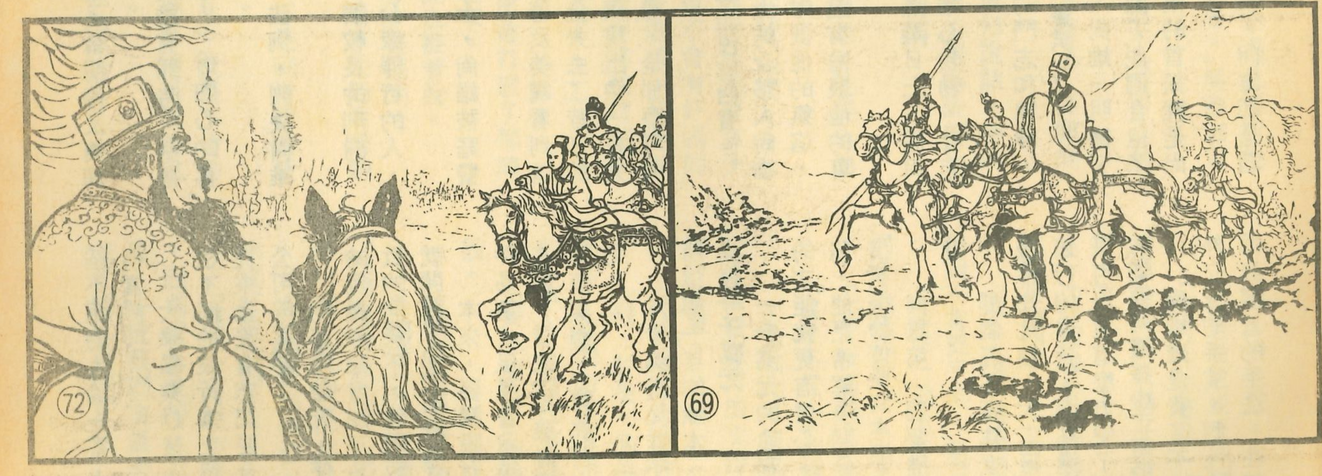
67　摸到莊上，脚痛得不能走，只得坐在路旁草堆上。天剛亮，莊主開門出來，見了兩個少年，便問來歷，少帝不敢答話，陳留王大着膽子說。

70　走了不到幾里路，只見前面軍旗蔽日，塵土遮天，一隊人馬像潮水般湧了過來。衆大臣大驚失色，少帝也暗暗吃驚。



68　這時，恰好閔貢找到莊上，君臣相見，痛哭了一場。

71　霎時間，大軍湧到，爲首的一員大將正是董卓。他一見衆官，就厲聲喝道：「皇帝何在？」少帝嚇得嗦嗦發抖，不敢答話。



69　過了一會，司徒王允、太尉楊彪等衆大臣都來迎駕。於是人馬併作一起，護送少帝和陳留王回京。

72　陳留王挺身上前，喝問是來保駕的，還是來劫駕的？董卓回說是來保駕的。陳留王道：「皇帝就在這裡，你爲甚麼還不下馬？」

（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可飛·圖

愛者殺

機關算盡　兩敗俱傷

法院判決的結果，令明德及美嫻相當興奮。

當陪審團公認尚雄有罪時，明德及美嫻不期然湧出了一份內心的喜悅。

結果，法官根據法例，判決尚雄五年有期徒刑。

五年，未免是一個較長的刑罰，但對一個犯上了欺騙公衆罪行的人，卻似乎是罪有應得。

在法院的犯人欄上，尚雄被庭警帶上手扣引離法庭。

那一個時刻，明德及美嫻看到這個生意上的拍檔，完全失去了昔日那份豪情及光采，只是表現出像一隻失足跌離巢穴的雛鳥一樣，是那麼可憐，那麼苦楚。

一年的部署，總算是沒有白費。

明德對這個生意上的合夥人尚雄一早已存有惡感。他憎恨他的氣焰，憎恨他的恃才傲物，還有憎恨他的專橫。

生意業務雖然是蒸蒸日上，而尚雄對財務經營簡直是雄心勃勃，壯志如虹。

尚雄有那份冒險的鬥志和精神，他喜歡去創新，喜歡去嘗試。

在唸大學的時候，尚雄、明德、美嫻，還有志健、林威，他們合組了一個五人幫，而五人幫的首領就是尚雄。

每一次開會的時候，尚雄都是滔滔不絕的大論一番，似乎當領袖是理所當然的。

大學畢業以後，大家各散東西，在不同的銀行當上行政見習，但他們從來也沒有忘記要合夥開設一間財務公司的宏願。

兩年的時光，使這五個人對財務的認識不知增加了多少。終於，在一致的同意下，他們取得信貸的支持，就開設了他們的財務公司。

本來，要開設財務公司並不是一件易事，但憑着尚雄的胆色和領導的才能，這家「雄業財務公司」在第一年的營業額，竟然可以高達八千萬港元。

八千萬港元並不是一個小數字，所以第一年的除本、除稅後盈利便已高達一千萬元。

一千萬元的盈利，使尚雄對自己的才能就更有信心，他銳意要開展業務，他更希望多開分公司，將公司的借貸業務伸展到本港各區。

尚雄第一個要推展的區域就是官塘。

那個區工廠林立，大工廠及小工廠不知凡幾。大工廠當然可以得到大銀行的信貸，而且還有優惠，但小工廠可沒有這麼方便了，所以，尚雄就志切要向這些小工廠的廠家開始。

尚雄確是費了不少力，他施展他外交上的手腕，個人的魄力，還有他那套經營的手法。在轉瞬之間，財務

公司又多了一批新客戶。

另方面，他對存戶又作出了種種的優惠。因此，在此消彼長下，公司可以預見第二年的盈利會比第一年多出一倍。

公司的業務愈擴充，尚雄的好勝心就愈勇。

他幾乎是廢寢忘餐地在為業務擴充作出計劃，而在他的計劃中，已經有幾個理想的擴充地點，其中就包括有上環、北角，以及尖沙咀。

「尚雄，我們可要看定一下。」明德說。

「看什麼，現在是我們氣勢正盛之時，還不趁機會，還要等待什麼時候？」尚雄答道。

「但……」

「明德，我看你眞是太胆小，如果你老是這麼沒有胆色，你怎能做大事，我看你永遠也只能做一間大銀行的分公司經理而已。」

這一種人身的批評，明德最是受不了，但奈何自己永遠辯論不過尚雄，唯有忍氣吞聲。

「不過，我們如果再擴展，資金流動不是有問題嗎？」

「有問題，哈哈，你眞沒腦，有什麼事是沒有問題的，只要你有腦，就算有問題也會變成沒有問題的。」

明德被噴得一面屁，也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告訴你，開分行是鐵定的了，看看什麼時候再開會簽文件吧。」

明德最難接受的，就是尚雄那種獨斷獨行的做法，而且他們這幾個董事，就像是一個木偶一樣，只供人擺動，完全沒有個人的主張。

「我們……」

「還我們什麼，我自有主意，我會承担一切的後果，那你可放心吧！」

「但……」

「你不信嗎？好，就讓我在開會時提出一個方案，給你們信心吧。」尚雄充滿自信地說。

「不過，我們還應該考慮清楚。」

「不要再多疑了，安排明天晚上開會吧，你負責通知其他人好了。」尚雄用吩咐的語氣，使明德的內心更加覺得不滿。

那天晚上，他通知了美嫻、志健和林威翌日開會，但同時當天晚上，他們卻私底下開了一個緊急會議，商討這個問題。

* * *

在明德的家裏，他們四個人聚在一起，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對尚雄表示極度的不滿。

「不錯，他有才幹，有胆量，但並不表示可以這樣的使喚我們。」明德說。

「對呀，公司是大家都有份的，並不是他個人的，為什麼我們什麼事都像是被蒙在鼓裏。」志健附和着說。

「開分行這麼大的事，就完全由他決定，而所謂開會，只不過是追認他的計劃，那又有什麼意思。」明德接着說。

「對，我愈看他就愈不順眼。」林威也開口說話。

「美嫻，你認為怎樣？」志健問道。

「除掉他。」美嫻這句說話，令所有人都發出驚愕的反應，因為誰都估不到她的反應是那麼激烈的。

「妳說是……」

「不是，不是要殺掉他，是要令他身敗名裂。」

「身敗名裂？」林威詫異地問。

「對，長此下去，我們被牽着鼻子走，永遠仰人鼻息，也不會有好過的一天，如果要我一輩子這樣，我是不甘心的，所以，我建議要將他打倒，好使我們有做人的一天。」

大家都沉默了一會。

「我贊成。」還是明德打破了那陣沉默，振着臂地附和起來。

「我也贊成。」志健也接着說。

「林威，你怎麼樣？」美嫻問。

「我不會反對。不過，我倒要聽聽有什麼辦法。」

「我們推倒尚雄，不是倒自己的飯碗嗎？」明德也接着說。

「對，我現在的辦法，就是不會影響我們自己，因為我們都用不同的私人理由退股。」美嫻說。

「退股？」林威奇怪地問道。

「對，要退股。」

「但退股之後，我們又怎樣？」

「我們再秘密組一間公司，待雄業崩潰時，再收購了它，那就是我的策略。」

「那尚雄會容許我們退股嗎？」志健懷疑地問。

「會，他已經勝利冲昏了頭腦，他絕對不肯罷手的。」美嫻說。

「但他一個人怎可以應付這間公司？」明德問。

「他肯放棄嗎？」美嫻反問明德。

「當然不肯。」林威答道。

「正是如此，所以，以我看，他一定會繼續想方法支持下去，而且還會開放信貸。」

「那不是太危險嗎？」明德問。

「對，那是一個相當危險的做法。所以，我們的報復手法就要在這個時候下手。」美嫻胸有成竹地說。

「要怎麼樣，你說來聽聽。」林威說。

大家都有興趣地圍攏起來。

美嫻喝了一口茶，然後接着說：

「我們在拆股之前，可以安排一個信貸給尚雄，待他暫時可以支持下去。」

「我們要他倒台，還要支持他？」林威好奇地問。

「這個支持只不過是圈套的一部份，因為這份支持，我們要以信託形式做，好使我們有優先權，亦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接管人。」

「眞是聰明的想法。」明德拍起掌來。

「接着，尚雄一定會繼續他的鴻圖大展計劃，擴展他的業務，我們就利用他這分野心，令雄業有許多壞賬，使它週轉困難，而結果陷於絕境。」

「壞賬？」

「對，我們可以僞造信用狀，讓他簽發一些不可能批准的放欵文件。那時，當收欵不成的時候，我們再迫他還錢，那時他不是江郎才盡嗎？」

「這種報復不是太過份一點了嗎？」林威說。

「過份？你看着每日都受他奚落，那算不算過份一點呢？」

「是，不過……」

「不要婆婆媽媽了，反正尚雄遲早也會跌倒一次，只不過我們加快他的跌速吧了。」

「好吧，既然大家這麼決定，我也沒有意見。」林威說。

「志健你怎麼樣？」明德問道。

「好吧，我們再詳細研究細則吧。」志健答道。

* * *

就在這一天晚上，他們圍在明德的客廳中，足足談了好幾個小時，商討一套好方法。

翌日，他們都假裝若無其事的開會，並且如往常一樣，聽完尚雄吹噓完一輪他的大計後，便同意通過了設立分行之事。

但一個月後，明德首先提出要退股。

「退股？你不是說笑嗎？公司正需要現金週轉。」尚雄詫異地說。

「我知道，公司正需要現金週轉，但是，我難到有一個投資加拿大，而且還可以作投資移民的機會也放棄嗎？」

「投資移民？」

「對，我準備到加拿大去再發展，所以我需要一筆現金週轉。」

「但你也不用退股啊！」

「不錯，我只需要約五分之一的資金。」

「但……」

「但我相信可能再用五分之三投資一家地產公司，在多倫多發展地產業務。」

「那樣，既然你已經決定，我挽留也沒有辦法。」

「好，難得你明白，那麼我和美嫻都放心了。」

「你和美嫻？」

「對。」

「你是說你們兩人都退股嗎？」

「對，我們兩人打算到那邊創事業。」

「那怎麼可以，你們兩人退股，公司怎可以支持？」尚雄極度不安地說。

沉默了一會，「那麼，你們不是有意爲難我嗎？」尚雄補充說。

「絕對不是。」

明德不停地擺手，但內心正暗暗地偷笑。

「你們不可以退股。」尚雄堅決地說。

「但這是我和美嫻的投資移民機會啊。」明德說。

「不過，你怎可以這樣做！」

「這樣吧，你不如以信託形式收購了我們股份吧。」

「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如果以信託形式收購，我可以暫時收回五份之一的資金。同時，我可以介紹加拿大那間投資公司向雄業申請信貸，你認爲怎樣？」

尚雄怎也沒有料到，這個被認爲沒有多大作爲的人，竟可以提出條件，向他討價還價。

「我考慮一下。」尚雄說。

「好，我和美嫻也希望你早日答覆我們，好使我們有個安排。」

「唔，我相信我們要找林威和志健也一起來開一個董事會。」尚雄說。

* * *

再次召開董事會的時候，尚雄更努力推銷他的方案。當然，他今次很希望明德及美嫻會取消他們移民加拿大，或者只是投資在加拿大的原意。

「美嫻、明德，你們怎麼樣？」尚雄用較少見到的溫和態度說。

「我們還是要退股。」明德說。

「不過，我們知道退股一定要將股份賣給其他股東的，否則公司就要清盤了。」美嫻說。

「對，林威、志健，我們可以將股份收購嗎？」尚雄說。

「說笑嗎？他們的股份佔公司全部的五份之二，我們那有這股實力，再者……」林威欲言又止。

「又有什麼事嗎？」尚雄說。

「再者我也有移民的打算，只不過未成事之前，我不便公開而已。」

「你不是說你也想退股嗎？」尚雄有點按捺不住。

「是啊，我雖然對香港前途有信心，但那些銀行的朋友，他們紛紛移民，不多不少也影響了我的信心。而且，我也想到外面發展一下。」林威說。

「難道你也願意放棄這辛辛苦苦創立的基業，而且還有那一片大好的前景？」尚雄一邊說時，面色也脹紅起來。

林威沒有做聲。

「林威，你要說清楚啊。」尚雄說。

「我正在考慮，既然明德和美嫻都退股，我也可能要加入退股的行列，因爲我倒不想一個月或者兩個月後事成時，再次提出退股的要求。」林威說。

尚雄聽到這番說話，憤怒得整個人也站起身子來。

「你們……這班人。」

「其實，我們可以將股份賣給你，你可以將它全部接過來嗎？」明德說。

「我……我那有這大筆現金週轉？」

「你不是可以將你的房產做按揭，然後將你自己的那份銀行股份做信用抵押，還有……」

「好了，好了，我會處理，還有，志健，你的動向是怎麼樣？」尚雄有點瘋狂地說。

「我……」

「你不是說你也有興趣退股嗎？」

「尚雄，對不起，我也有此意。」

「好了，好了，你們四個人都表明了態度，我不相信財務公司會因你們的退出而要倒閉，我會繼續支持下去的，你們等着瞧吧。」

「不過……」美嫻說。

「你們不要担心，兩個星期後，你們到韋律師那裏辦妥退股及取票的手續吧。」尚雄堅決地說。

「但是這筆錢不是小數目啊！」美嫻說。

「你們放心好了，難道我尚雄沒有這份本事嗎？」

「我知道，不過我們可沒有法子的。」明德無可奈何地說。

「我不理會你們有法子抑或是巧合，總而言之，我對今次的事件很失望。我們大好的經營，就一下子受你們的移民念頭所影響，我告訴你們，我一定會盡辦法去經營，而且更要比現在成功。」

這一次會議，是尚雄遭受最大的一次打擊，他冷不提防到的是自己辛苦經營的一切，竟被這幾個藉詞威脅到自己的合夥人，差點兒就將它破壞了。

事實上，雖然他作出了兩個星期的承諾，他卻是沒有多大的把握的。

要籌二三百萬，當然是一件易事，但要籌數[illegible]的數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在這兩個星期內，尚雄幾乎用盡他所有的信貸，去籌措這筆錢應急。

結果，皇天不負有心人，在辛苦的鑽營下，尚雄籌得了這筆龐大的金錢。

在律師樓內，尚雄將本票交給律師，然後律師就將四張支票分別交給明德、美嫻、林威和志健。

「尚雄，想不到我們合作得好好的，現在竟然要拆夥。」明德說。

「唔。」尚雄並沒有太留意明德的說話，或者他根本沒有興趣作答。

「如果有興趣，我們在加拿大再合作吧。」明德再說。

「好。」尚雄應酬地說。

「不過，雄業那幾宗大額的借貸，就只有交給你去處理了。」美嫻說。

「我會搞妥的。」尚雄仍然蠻有自信地說。

「不如我們一起吃頓晚飯吧。」林威建議。

「好，我贊成。」志健也附和着。

「不必了，今天我很忙，而且我要和新合夥人商量細則，我看我們還是改天吧。」尚雄冷冷地答道。

「好吧，既然你有正經事要辦，我們今天就不預你的份兒了，那我們改天再約吧。」林威拍拍尚雄的肩膊說。

「好。」尚雄拿起有關的文件，很快就離開了。

剩下志健、林威、明德和美嫻幾個人，他們正在暗暗地偷笑，因爲他們的計劃已成功了一大半。

「來，今天晚上來我家裏慶祝一番。」明德說。

「好，也好讓我們祝你和美嫻在加拿大新婚快樂，大展鴻圖。」林威說。

「好，就讓我們飲個痛快，讓我們預先慶祝雄業的倒閉。」志健說。

於是，他們一大夥人，買了一枝極品的XO，在酒樓裏買了幾個小菜以及一大堆的海鮮，往明德的家裏慶祝。

同時，他們在慶祝之餘，正部署着下一步計劃。

「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樣？」林威問。

「現在雄業陣脚未穩，我們就要落井下石。」美嫻說。

「那麼我們要怎樣做？」志健問。

「我認識幾個大額存欵的客戶，我們勸他不要再續期，好使雄業週轉不靈。」明德說。

「好，就讓這個自負的人嘗嘗失敗的滋味吧！」美嫻說。

這一連串的行動和部署，都是尚雄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何況他從來也沒有想到他是這麼令其他的股東憎恨的。

一連串的經濟困難及危機很快就在雄業出現。

尚雄爲了渡過這個難關，不惜去僞做帳目。

但無論尚雄如何精明，根本就沒有辦法瞞過財務監理處的監察。

結果，尚雄僞做假帳，欺騙公眾和存欵人的利益被揭發，尚雄被警方拘捕。

一切証據皆明顯確鑿，尚雄根本沒有辦法去隱瞞任何事實，所以他唯有承認所有控罪，而轟動一時的財務欺騙案，亦於法庭判決時結束。

* * *

五年的判監，使這個堅强自負的尚雄改變過來。在獄中的日子，令尚雄完全像生活在另一個黑暗世界一樣。

出獄的一天，尚雄感到這個世界實在太陌生，陌生到根本難以接受。

他想去自殺，但不知爲什麼，他連那股勇氣也沒有了。

沮喪的尚雄，只是像一頭鬥敗了的公鷄，低着頭來面對以後的生活。

明德和美嫻，雖然已經取得了加拿大的公民權，但他仍是捨不得香港這個紙醉金迷的社會，所以仍然繼續

留在香港，去創他們的事業高峯。

不過，尚雄的出獄，使他們起了防範之心，因為當年的尚雄，是一個敢作敢為的人，「以暴易暴」這句話就更時常掛在口邊。

但，那是當年意氣風發的尚雄——至於現在飽經災難的尚雄又是怎樣呢?

「我看他已經是一個沒有作為的老虎啊!」明德說。

「不要小覷他，我看他還有反撲的機會呢!」美嫻說。

「那我們怎麼辦?」明德問。

「找林威和志健來開一次緊急會議，商量有什麼方法吧!」美嫻答道。

「對!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贊成這樣做。」

「當然啦，這總比自己處於被動好多了。」

這一天晚上，林威、志健聚集在明德和美嫻的家開會商量。

「尚雄這個人，我怕他懷恨在心，會找我們報復呢，你看那些電視劇的劇情，都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林威繪形繪聲地形容着。

「對，我怕尚雄知道我們的一切後，就會展開對我們的報復。」志健皺着眉頭說。

「那我們該怎麼辦?」美嫻問。

四個人一時都靜了下來。

隔了一會，林威才率先說:「斬草除根。」

「你不是說……」明德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對，我是說要斬草除根，殺了他。」

大家都再次沉默起來。

其實林威這句話，根本上就說出了每一個人內心的話，不過只是其他人沒有勇氣說出來吧了。

「那我們不是犯了刑事案吧?」明德說。

「你怕嗎?」志健問。

「我……」

「明德，我們要一不做，二不休。」美嫻說。

「但是誰去做呢?」明德說。

「誰去做?當然我們一起做啦，這叫做有福同享，有禍同當啊!」志健答道。

「對，我贊成你這個說法，不過我提議最好的方式是讓人以為尚雄是自殺的。這樣就不會有人追查兇手了。」還是美嫻說出了計劃的第一步。

「我相信警方亦不會懷疑，因為以尚雄現在的心境和處境，自殺絕不是一回意外的事。」美嫻繼續說。

他們有了這個初步計劃，要商討其他細節亦比較容易，何況他們已經肯定了這個做法。

經過一個星期的商議後，他們終於想到了一套周詳的計劃。

「美嫻、明德，這一切就拜託你們開始了。」林威說。

「放心吧，我一定會做妥的。」明德拍拍心口答道。

在接着的一個月內，美嫻和明德找着了尚雄，還經常請他吃晚飯。

「明德，想不到雪中送炭的只有你。」尚雄嘆氣地說道。

「算是什麼的一回事呢，更何況我們是老同學，老拍檔，還是老朋友呢!」

「對，我們是老同學、老拍檔、老朋友。」

「所以，尚雄，你不要介意，只要你提出，我們做得到，都一定會幫忙的。」明德拍拍尚雄的肩膊說。

「唉!」尚雄嘆了一口氣。

「有甚麼事嗎?」美嫻問。

「沒什麼，只是有時有一陣子的悶氣。」

這句說話，雖然表面上無多大的意義，但卻已足夠令明德夫婦有很大的不安。

「眞的沒什麼嗎?」明德不安地問。

「放心，沒事的。」尚雄答道。

「那就好了，我還担心着有什麼事呢。」美嫻假惺惺地說。

「沒有，其實一切不如意的事，我很早就忘記了。」

尚雄是否「忘記」，對明德夫婦眞是一個疑問。

而且要長期觀察他是否眞的「忘記」了，亦是一件苦差事，所以在明德的腦海中，登時又再閃出了那殺人的念頭。

雖然他們殺人的計劃是於一個月後實現，但明德卻立刻想將它實行，更加想愈快去實行。

「尚雄，我們不如明天到郊外散散心吧。」明德說。

美嫻望一望明德，立刻就明白到他說這句話的動機。

「對，我們明天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順便去游泳吧。」美嫻說。

「游泳?」

不過，尚雄是不懂游泳的，他生性就怕水。

「怕什麼，去玩玩水吧。」明德說。

尚雄仍有猶豫之色。

「我們去小欖涌吧，那裏是我們以前聚會的老地方，那些回憶現在還是相當甜蜜，我們應該去重溫一下。」

尚雄仍然沒有多大的反應。

不過，在明德和美嫻極力的規勸下，尚雄又似乎沒有昔日的那份堅持和主見，無可無不可地點了點頭。

「我今天晚上聯絡林威和志健，叫他們也一起去。」明德興高采烈地說。

其實，明德和美嫻在喜悅的外表上，已經露出了一股相當重的血腥味，因為他們已經蘊藏了兇殘的殺機。

* * *

當天晚上，四個人又開了一次緊急會議，而他們很希望這一次是對付

尚雄的最後一次會議。

「好了，既然已經安排好了，我們明天就要做得乾淨俐落，免使我們還要驚驚慌慌的渡日。」林威說。

「對，我們趁這兩天下雨，涌水一定流得很急，看他落水後就必死無疑。」明德狠狠地說。

「不過，我們要有不在場証據，否則就有麻煩了。」美嫻皺一皺眉頭說道。

「唔!我已經安排好假裝去看末代皇帝了，因為那是一套長三小時的戲，足夠我們成事有餘，而我們亦會將車子泊在隔離的停車場，那不是一個很好的不在現場的証據嗎!」明德胸有成竹地答道。

「明德，你眞有頭腦，就算是警方懷疑我們，我們也可以有足夠的理由脫身吧!」志健說。

「好了，就這樣吧，我看尚雄是死定了，不過我們還是要養足精神，以防萬一。」林威說。

「對，明天我們先買好票子，五時半泊好車後，就立刻到林威那裏，用他的車子去接尚雄，然後就……」明德說。

「然後就把他淹死。」美嫻說。

「對，從此以後，我們再也不會担心有人向我們報復了，而我們亦不會再在担憂的日子渡過，再不用担心這個眼中釘的威脅了。再見了，尚雄。」志健緊握着拳頭說。

翌日下午，他們依照原定的計劃，首先到戲院買了票子。

可幸這套戲已經上演近五個多星期，戲院的位子還十分多，明德揀了四張最後一排的吸煙區坐位，因為那邊售出的票不多，而且更不大引人注目。

接着，就開車往接美嫻、林威和志健。然後，再駛返戲院附近的停車場泊車。

在停車場入口處，明德故意下車揭開車蓋，停車場的人見狀就立刻上前問道:「先生，有什麼事嗎?」

「沒什麼，只不過機器很像有些問題。」明德答。

「要找人幫你修理嗎?」

「不用了，等會我看完戲後才駛往車房吧，那邊是廿四小時服務的。」

「哦，那麼你快駛入停車場吧，後面已經有不少車在等候着呢。」

「噢!對不起。」

於是明德就立刻上車，將車駛入停車場。

「順利嗎?」美嫻問。

「一切順利，我們現在就開始要爭取時間了，讓我們立刻到林威處取車吧。」

「好，現在是五點二十八分，相信已足夠我們成事有餘了。」林威答道。

四個人泊好車子後，立刻徒步往鄰近的停車場。

林威將他的車子駛出停車場，而其他人則在路旁等候上車。

林威用飛快的速度駛往尚雄的住所。

「看，現在是五點四十五分，我相信一小時後，尚雄已經與這個世界說聲再見了。」林威說。

「對。不過我們還要記得小心從事，否則就會功虧一簣了。」美嫻說。

四個人很快就走上了尚雄的住所。

「這居住環境眞糟。」志健說。

「還說這麼多。」

「我們趕時間呢。」

美嫻按着門鈴，幾乎近一分鐘，尚雄才慢慢出來開門。

「尚雄，你還未換衣服嗎?」林威驚訝地說。

當時，尚雄還是穿着睡衣褲。

「我可以不去嗎?」尚雄問。

「不要掃興了，快換衣服吧。」明德和林威緊張地說。

「我不懂游泳啊!」尚雄搖着手說道。

「早知你會來這套，我們連游泳袂也帶了給你。來，先換了衣服再說吧。」

好不容易，他們才推擁尚雄入房換衣服，四個人不期然地舒了一口氣。

「好了，我們出發了。」明德說。

志健帶頭開門走出屋外。

由尚雄家往小欖涌，大約是二十分鐘的車程，但對車內的四個人來說，卻像是二十小時一樣。

好不容易才駛到目的地，將一切安頓下來。

「來，尚雄，趁着今天酷熱的天氣，我們來涼快一下。」林威說。

「不要，不要了。」尚雄不斷地拒絕。

「怕什麼。」

林威和明德已經拚命地拉了尚雄到涌邊。

「來，脫下外褲吧，橫豎你的游泳袂已穿在裏面了。」林威說。

「不要嗎，我還是看你們游吧。」

「浸過清涼的溪水，整個人也涼快呢，你看美嫻也換衣服了，難道剩下你一個男人不下水嗎?」明德說。

「我……」

「來，你再不脫我就跟你脫了。」明德作勢說道。

「好了，好了，我自己來。」尚雄無可奈何地脫下衣服。

其他四個人見尚雄眞的願意脫下衣服，不期然地互相打了一下眼色。

「快點吧，不然天快黑了。」林威高聲地說。

「你們先下水吧。」尚雄說。

「不，和你一起吧。」

雖然其他人是那麼心焦，尚雄仍是慢吞吞地去脫衣服。

「快點吧，這邊的涌水很涼快啊。」明德「作狀」將脚放在涌水裏。

尚雄終於脫了衣服，慢慢走近涌邊。

「這邊的涌水深嗎？」尚雄問。

「不深的，不要怕吧！」林威說。

「我眞的沒有多大信心，何況……」

「我們知道的，你放心下來吧。」明德說。

不過，尚雄仍然是相當猶豫，他又退縮了一步。

正在這個時候，志健已經偷偷走到尚雄的背後，正準備用力一推。

本來，志健以爲這突然的一推，定將尚雄推落水中，但他怎也料不到，他好像在推一塊巨石一樣，一步也推不動。

「你……你做甚麼？」尚雄猛然回轉頭喝道。

林威見事情敗露，立刻亦撲上前去援助。

尚雄見兩人來勢洶洶，於是一下閃避以後，立刻出手一掌打向志健。

志健整個人失去重心，就撲通地跌落水中。

林威見志健被推下水時，不禁整個人也怯了一怯。

說時遲，那時快，尚雄已經像一頭出籠猛虎，飛撲向林威。

林威只招架了兩下，就被尚雄打得落花流水。

明德見林威已經無招架之力，就立刻在車上拿起一枝鐵枝，準備向尚雄迎頭痛擊。

但當他擧起鐵枝時，尚雄一招空手入白刃，轉眼間就已經將鐵枝搶了過來。

明德轉過身想逃跑，但背後卻是那涌水。

明德見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根本上就毫無選擇的餘地，他當然不願意就此犧牲，所以只有鼓起勇氣向前瞎衝。

「我同你拚命。」

明德一下又撲向尚雄。

「死啊！」

尚雄大喝一聲，只見尚雄一手擧起鐵枝，一下就應聲打向明德。

血噴在岩石上和涌水上，將這條涌的流水瞬息間就染得通紅。

明德這時蜷伏在石上，一點知覺也沒有，幾乎可以肯定已經是即時死去。

而這時，眞正感到恐懼的是美嫻。

她尖叫着，亦想上前推開尚雄對自己丈夫明德的攻擊，但她很快就發覺這根本毫無用處。

當明德被尚雄殺死時，她轉身就想逃跑，但只跑了數步，就被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捉住。

她本來想掙扎，但奈何她感到那隻手實在是太有力，她根本一步也跑不到，完全像一隻毫無反抗能力的雛鳥。

美嫻轉過頭來，在她的視綫內，她看到一個神采矍爍、眼睛有神的尚雄。

看到尚雄的眼神，美嫻爲之心慄。

美嫻想後退一步，但她發覺已經無路可退，因爲向後就是涌水。

她不可以再退了，因爲她不懂游泳。

「你……你不要迫我。」

尚雄再往前一步，才停下來。

「不要過來。」

美嫻像一隻趕入窮巷的犬隻一樣，雖然十分驚惶，卻隨時想找機會去翻身。

尚雄並沒有再進一步。突然間，他眼神又再浮出那迷惘的神色。

「我……我本來無意想殺你們，但爲什麼你們卻要迫我。」

他緊握着拳頭，大聲地向上天喊道：「爲什麼你們還要迫我，難道我已經坐過牢，你們還不滿足嗎？」

「我沒有害你，我沒有害你！」

美嫻仍在强辯着。

「你不要再强辯了，妳不是他們其中一夥嗎？你們退出雄業，然後迫走我的客戶，令我週轉不靈，我所以僞造帳目，還不是你們間接迫我這樣做嗎？到如今我坐牢完了，你們還要害我，告訴我，我有什麼對你們不起，你們要這樣對我，尤其是妳，我有什麼對妳不起，妳要串謀來害我。」

「我？」美嫻失聲大笑起來，接着說：「我，我恨你，我恨你自私，沒有顧到我的感情，我三番四次對你暗示愛意，但你卻每次都令我難堪，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所以我才那麼恨你。」

「你……」美嫻這番說話，像給尚雄重重的一擊，打中他的要害。

「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我對你已經恨透了，我已經討厭你這個人了，我今天雖然不能殺死你，但我並不會放過你的。你雖然可以收藏起其他三個人的屍體，但你怎也沒法可以收藏起我的屍體。」

美嫻說完，一下子就躍入涌的下游，只見她的身子撞向岩石上，湧出大量鮮血，迅又被漩渦捲去。尚雄本來將計就計的計劃，卻被他的「愛人」徹底破壞了。

（全文完）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一）

拜師尚未行禮　突變拆散師徒

秋夜山上涼意極重，夜風一至，樹上紅葉紛紛飛落，巡夜的幾個衣衫單薄的嘍囉，都瑟縮在石後或在其他遮蔽物後面生火取暖。

這是大遼南京道析道府的狼山，山上有五個强人，號稱「狼山五條狼」，聚了兩三百個漢人，佔山爲王。時大遼已開始衰落，契丹兵顧不了這許多，又見這些山寇不成氣候，爲患不大，也沒來征剿。

山寨的確不成氣候，只搭了些草棚土屋，唯有正中那一座土屋較像樣子。事實上附近的百姓，長年受遼兵「打草穀」（遼兵沒有軍餉，士兵須四處自行掠奪，方可生活，稱爲打草穀），民不聊生，山上的强盜亦撈不到油水，是故景況甚差。

天上之烏雲似被風吹動，將月亮遮住，這時候，忽然有一條黑影自遠處竄來，終於閃進寨內。那人一身黑衣黑褲，勁裝疾服，下著平底快履，一望便知是個練家子，瞧他年紀，約莫四十上下。黑衣上染了不少血漬。

他有點踉蹌地迫近大屋，只見門簷下掛着一塊木匾，依稀認出是五狼寨三個字。裡面傳來一陣喝酒猜枚之聲，那人不敢進去，自屋旁掠去，到得大屋後面，只見那裡建了好些草寮，但正中那一排的幾間，似乎比較像樣。

那人尚在猶疑，忽然背後有人喝道：「你是誰？口號！」聲音甚是稚嫩，那漢子倏地一個轉身，只見背後站着一位七八歲的男童，手中提着一柄比他長得多的長棒，微覺一怔。那孩子見他了無害怕之意，又道：「你到底答不答口號？少爺可不客氣了！」

這漢子縱橫湖海罕遇敵手，此刻雖在落難之時，仍忍不住莞爾一笑，低聲問道：「你叫什麼名？」

他雖面帶笑意，但臉上仍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股令人難以抗拒之氣勢，男孩退了一步，道：「少爺叫顧南！你呢？你叫什麼名？」

忽然門一响，一個女子叫道：「雁兒，天氣冷還不快回來！」那漢子回頭一望，只見一位少婦開門而出。

那少婦見到漢子亦是一驚，急道：「雁兒還不回來？」說着已跑了過來，要去拉顧南，那漢子一橫身，擋在他們之間，抬頭一望，那女人雖然臉色青黃，但容貌體態均甚娟好，想不到這種地方，居然有此佳人，漢子不由輕咦一聲。

那少婦道：「你是大人，不可欺侮孩子！」說的竟是京東東路的口音。

那漢子讓開一步，抱拳問道：「這位夫人是青州人氏？咳咳，在下遭仇家暗算，受傷逃來此處，請問可否賜些乾糧食水？在下願意付錢買！」

那少婦看了他幾眼道：「壯士也是青州人氏？未知南朝如今情況如何？」

那孩子跑了過去，輕拉女子的衣袖，問道：「娘，您認識這位伯伯？」

那女子向四周看了幾眼，忽然低聲道：「雁兒，你快帶這位伯伯到你房內去，不許告訴任何人，要不娘便不要你了！」

「是！」顧南應了一聲拉着漢子的手，道：「伯伯快跟我來！」那漢子猶疑了一下，終於跟他去進第二間草寮。裡面只有一張炕，一張破桌子，不成樣子，孩子請他坐上炕，道：「伯伯，你還未告訴我叫什麼名！」

那漢子摸摸他的頭，道：「我叫齊雲高，不過你千萬莫洩漏出去！」

孩子天眞地問：「為什麼？你是壞人？」

齊雲高冷笑一聲，道：「你錯了，如今好人才不敢對人明言，反而壞人可以大搖大擺！」

孩子十分老成，想了一下，道：「你說得也是！你等等，俺去替你拿水！」剛想出去，門已被推開，孩子他娘放下一壺水，還有兩個熱山芋在桌上，道：「大寨主回來了，你小心！」言畢匆匆而去，顧南忙將木門閂上。

齊雲高對這兩母子的身份甚感好奇，忽然前面傳來一個粗暴的聲音：「臭婆娘，怎地還未寬衣相迎！」

齊雲高見孩子雙眼似欲噴出火來，不由問道：「這男人是誰？是你後父麼？」

孩子咬牙切齒地道：「呸，憑他也配！他只是一頭畜牲吧了，他便是五狼寨的老大，終有一日，我會殺了他！」

齊雲高似甚飢渴，把桌上的水和山芋一口氣全吃光，氣力才稍恢復了點，這時候，前面又傳來女人的痛呼聲，齊雲高臉色微變，却輕輕嘆了一口氣。

孩子問道：「伯伯，你作甚嘆氣？」

「我受了傷，而且頗為沉重，不能讓人見到，否則……」齊雲高話未說罷，外面又傳來一陣腳步聲，還夾雜着邪惡的笑聲，齊雲高目光又是一變，急問：「小孩子，這附近可有隱蔽的地方？我須靜養幾天，絕不能讓人騷擾！」

小孩想了一陣，道：「有了，你跟我來！」他輕輕開了門，先竄了出去看了一陣，再回來道：「外面正好無人，快來！」齊雲高連忙隨他出茅屋。

小孩跑來甚快，一眨眼間已跑離茅屋範圍，向後山方向直跑過去，約莫跑了里許，至一堵山壁前，小孩回頭看一看齊雲高，忽然撩起壁前的山籐，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

齊雲高問道：「這裡有誰知道？」

小孩急道：「快進來！伯伯請放心，這個山洞只有我跟娘知道！」

齊雲高見那山洞深達二三丈，又甚隱蔽，甚是滿意，一屁股坐下，氣喘如牛，顧南問道：「伯伯，你能不能夠打贏黃瓦和洪峯他們？」

齊雲高邊撕衣襟，包紮傷口，邊問道：「誰是黃瓦和洪峯？」

「你連他倆的名也未聽過？這五狼山寨共有五個寨主，以他倆為首！」

齊雲高頭也不抬，輕哼一聲，道：「這種無名小卒，齊某怎會認識？顧南，你為何會在山寨裡？剛才是誰欺侮你娘？」

顧南雙眼又似噴出火來，一對小拳頭捏得緊緊的，道：「便是那隻黃狼黃瓦！終有一日我要殺了他！」

齊雲高問道：「黃瓦是你後父？」

「呸！他是畜牲！我跟娘是讓他們抓上山來的！」顧南忽然走前，用懇切的目光望着齊雲高。「齊伯伯，我娘是個堅貞的女人，她為了救我才勉强答應那五頭畜牲！你說我娘是不是好人？」

齊雲高一怔，抬起頭來，望到顧南灼灼的目光，沉吟道：「她當然是好人！你說那五狼都對你娘……」

話未說畢，顧南已喝道：「不要再說！」

「你們在青州被他們抓到這裡來？」

「我不知道什麼青州，只記得咱們本在大名府，後來一個遼兵去打草穀，殺死我爹，搶了我娘，我娘死死抱住我……後來那遼兵要娘改嫁給他，條件是養大我，娘為了我答應了……不多久，五狼下山搶劫，正好遇到遼兵，又殺了遼兵，將咱母子搶上山！」

齊雲高不由十分同情他，道：「你們上山已有多久？」

顧南一字一頓地道：「一年零四個月十一日！」他把日子記得這麼清楚，可知他小小的心靈中已充滿了仇恨！

齊雲高又問：「你姓顧？你娘又姓什麼？」

「我姓余，我娘姓姬！」

齊雲高道：「夜深了，你走吧，不要來找我！我要在這裡養傷！」

余顧南忽然跪下，道：「齊伯伯，你可以救咱母子下山麼？俺寧願替你做牛做馬報答你！」

齊雲高一把將他拉了起來，道：「假如我不是有傷，莫說是五頭狼，就是十頭二十頭，也沒放在齊某眼中！你先去吧，待我養好了傷再說！」顧南一頭鑽出山洞。齊雲高立即盤膝於地，運功療傷，他受了內傷，再經長途跋涉，內腑更傷上加傷，運了好一陣功，重新把散了的內家眞氣，凝聚於丹田，再慢慢引氣導入督脈，轉入百穴。

他眞氣剛運行了三個小周天，忽聞洞外有步履聲，細聽一下，並非小孩子之重量，齊雲高臉色一變，連忙抽出劍來，靠在山壁上，準備一見人便下殺手！

那腳步聲起來越近，齊雲高握劍之五指更緊，使得臂上之刀傷又再沁出血來，忽然腳步聲停止，一個女人的叫聲傳來：「壯士，壯士！」

齊雲高噓了一口氣，將劍收起，

道：「是姬氏？請進！」人影一閃，來的果然是姬氏，只見她蓬頭散髮，連衣衫亦不整，臉色極是青白，齊雲高對她的同情心油然而生，道：「夫人來訪，未知有何事？」

姬氏慌忙將手上的東西放在地上，道：「我聽犬子說你受了傷，要在此療傷，恐怕日間不便，所以把水和四個饃饃先拿來與你。」說着半轉身去，整理衣裙。

齊雲高感激地道：「多謝夫人，賜食之情，沒齒難忘！適才令郎已將情況相告，齊某養好傷之後，便替你殺了那五頭狼，帶你們下山！」

姬氏霍地跪下，道：「多謝義士，殺不殺那五個畜牲還在其次，至於賤妾是生是死，亦從未放在心間，難得義士大義，並請念在同鄉之情，帶顧南下山去吧，請帶他回青州！無論如何青州總是他故鄉，强似在這裡受契丹蹂躪！」

齊雲高略一沉吟，道：「令郎資質不錯，齊某又尚未有徒弟，便收他為徒吧！齊某雖不是什麼大英雄大豪俠，但言出如山，江湖上無人不知，夫人大可以放心！快請起來，萬不可行此大禮，令郎既然是齊某徒弟，你我亦非外人，請不要客氣，並請保重！他日齊某帶你們回青州故鄉！」

姬氏嬌軀一抖，忽然跌坐在地上，掩臉飲泣起來，齊雲高吃了一驚，急問：「夫人，齊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兒，自問沒有一絲冒瀆之心，夫人因何……」

姬氏泣道：「正是壯士大義，賤妾方……這些年來，從沒有一個男人將我當作人……我連一個妓女都不如！」

齊雲高忙道：「夫人請莫自輕自賤，誰都看得出你是為了兒子才委屈自己！不瞞你，家母當年為了養我三兄弟，沿途行乞，由青州到齊州投靠親戚，三九嚴寒，衣不蔽體，親戚不肯收留也就罷了，反而耻笑咱們母子，齊某當年才七歲，一怒之下，用破柴刀劈了他一刀！」

姬氏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雁兒的脾氣，跟你倒是一般！對啦，雁兒是顧南的乳名，他爹讀過幾年書，顧南出生時，恰有大雁自家門飛過，南下避寒，所以要他學大雁，長大之後回到南朝去！」

齊雲高道：「夫人，天快亮了，請去吧！萬望你跟令郎，再忍耐五七天，待我內傷治癒幾分，屆時萬大的事都不怕了！」

「小婦人有什麼可以幫你的？你要什麼藥？」

「我受的主要是內傷，這種地方那來的靈藥？不用張羅了，要不露出破綻反為不美！」齊雲高下逐客令：「請回！」

姬氏點點頭，道：「如此晚上我再叫犬子送水來！」言畢匆匆出去，齊雲高喝了幾口水，又吃了一個饃饃，再度盤膝運功。

* * *

姬氏跑回兒子的草寮，天已將亮，余顧南見母親進來，一骨碌自炕上坐了起來，問道：「娘，你見到他了？」

姬氏喜孜孜地道：「眞是皇天保佑，他要收你為徒哩，還答應帶咱們下山！」

余顧南大喜，道：「他一定是個大有本領的英雄，將來俺學了武藝，再來殺這五個畜牲！」

姬氏大驚，一手捂住他的嘴，道：「乖兒，你莫亂嚷，叫他們聽見，你娘這些年的委屈不是白受了麼？記住，不要露出破綻，不要去找齊壯士！」

余顧南道：「娘，雁兒曉得，我今日多找些饃饃乾糧，今晚再偷偷送去給他，省得晚晚去找他！待得過五七天，他傷好了，哼哼！娘，你可知道他說過，莫說五頭狼，就是十頭二十頭也不放在他眼中！嘿嘿，多威風啊！只要雁兒將來有他一半本事，便不怕有人欺侮你！」

姬氏苦了好些日子，今日眼見前途露出曙光，亦十分高興，正想再叮嚀他幾句，忽然外面傳來一陣人聲，她大吃一驚，急道：「你在房內千萬別出去！」自己却一陣風似的衝出去。

余顧南心中忖道：「莫非齊伯伯……師父讓他們發現了？」此念一起，他那裡還呆得下去？滾下床，一邊把腳伸進草鞋裡，一邊抓起床頭的外衣，開門便跑出去。

寨內的人都湧向前面，余顧南邊跑邊問：「大叔，發生什麼事？」

一個嘍囉答道：「聽說有幾個人來『踢盤子』，『點子扎手得很』！」余顧南知道不是齊雲高被人發現，這才放下心來，隨衆人來至寨門邊兒。

只見黃狼黃瓦、紅狼洪峯率着幾個頭目，向三個老者連連作揖，余顧南十分奇怪，蓋黃瓦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今日為何一反常態？

只聽一個蓄着灰白鬍子的老者問道：「黃瓦，老夫三人的脾氣，諒你亦有所聞，假如齊雲高躲在你寨內的，你們五狼寨便別想有一個人活着下山！」

黃瓦陪笑道：「龔前輩當前，晚輩怎敢騙你們三位？三位若不信的話，請進寨搜索！」

那姓龔的老者尚在猶疑，另一個雙頰低陷，顴骨高高凸起的老者道：「龔兄，想以齊雲高之脾性，與五狼勢成水火，豈會求他們庇護，也許他已下山去了！」

姓龔的道：「錯過今日，要再殺他便難了！」

他身旁另一位鷹鼻老者接道：「所以還是趕快下山追趕，方是上策！」他抱抱拳，道：「打擾寨主了！」向同伴打了個眼色，三人一齊轉身向山下掠去！

黃瓦噓了一口氣，道：「眞是虛驚一場，老子還以爲他們是來找麻煩的！」

白狼白水嶺笑道：「老大，你也太抬舉咱們了，憑咱們這種材料，怎配『海東青』三老親自登門問罪？」

洪峯亦笑道：「不錯，想那齊雲高若上門，咱們昨夜還能睡得着覺？回去吧！」

黃瓦回身大聲叫道：「大家回去，準備做飯，下午咱們下山去『打草穀』！」衆人重新返回寨內，就在這時候，遠處樹上冒出那三個老者的頭來，大概他們還未盡放心，再兜回來探視。

余顧南滿心歡喜，隨衆人回寨，他到母親房內，姬氏正在擔憂，見兒子回來，忙問：「雁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余顧南一口氣將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姬氏喜道：「謝天謝地，他們沒進來搜索！」

「娘，今日咱們有機會多偸些食物給我師父了！」

姬氏白了他一眼，「你小心，以後不聽話，師父打你的屁股！」

＊　＊　＊

下午，五狼果然帶人下山去了，但山上仍然留下了二三十個人看守。余顧南到晚上方悄悄鑽進山洞，他人未到便先叫師父了，齊雲高十分嚴肅地道：「我雖然有心收你爲徒，但在未正式拜師之前，你仍叫我伯伯吧！」

說罷又微微一笑，接道：「你不必擔心，我齊雲高一言九鼎，說出嘴的話，絕不會收回去！待咱們下山之後，返回青州再行拜師之禮吧！齊某收的第一個弟子，一定要隆重，須請幾個有頭有臉的人來做證人！」

余顧南自小便被人欺侮，聽他的話滿心高興，忙道：「齊伯伯，今早有三個叫什麼『海東青』三老的人來找你，你是不是被那三個老妖怪打傷的？」

齊雲高冷哼一聲，道：「若非有一位朋友出賣我；這三人伏在暗中偸襲；要想傷得了我，還沒這般容易！你把情況說說！」

余顧南將情況說了一遍之後，又問：「師父，那三人怎地這般怪，叫什麼海東青的？俺聽人說那是一種很厲害的鷹，遼人做官的，喜飼養牠用來打獵！」

齊雲高道：「不錯海東青是一種獵鷹，但也是遼東一個門派的名稱，這一派的武功另闢蹊徑，而這三人又是掌門的師叔，所以被稱爲三老！嗯，這些事告訴你也沒用！」

「齊伯伯，他們很厲害麼？」

齊雲高略一沉吟，點頭道：「不錯，是一流高手！」

余顧南喜道：「那你不是更加厲害了？你有沒有外號？」

齊雲高微微一笑，「所謂一山還有一山高，厲不厲害可難下結論，至於齊某是有個外號，叫『獨飛鐵雁』！」

余顧南大喜，道：「原來師父的外號也有個雁字！嗯，對啦，齊伯伯，你身子好了一點沒有？」

齊雲高點點頭，道：「你回去吧，再過三五天齊某便能動武了，咱們下了山之後再談！」他見余顧南帶來的食物極多，又道：「這些東西夠我吃幾天了，爲了安全起見，明後晚你不要來了，請爲你娘親着想！大後晚你再來，我還得問你一些有關山寨內的事！速去速去，要不我可要生氣了！」

余顧南不敢多說，應了一聲，連忙鑽出去，齊雲高第一次受這麼重的傷，吃了點東西，又忙着運功療傷了。

余顧南返回住所，姬氏緊張地問：「他好了點沒有？」

「師父說再過三五天，便可以帶咱們下山了！」

姬氏道：「那五隻畜牲最好再過幾天才回來！」

余顧南道：「我師父本領大得很，雁兒倒希望他們回來，送腦袋瓜子給師父試劍！」

姬氏道：「爲娘盼了這些日子，總算有個希望！最大的安慰是替你找到一位師父，將來爲娘若有什麼長短，也有人照顧你！」

余顧南道：「娘，咱們苦盡甘來，雁兒不許你再說這種喪氣話！」

「好，娘不說，你上炕睡吧！」

俗語說好事多磨，確有道理，次日雖然平安無事，但第三天，寨外忽然響起鑼聲來，余顧南道：「娘，雁兒出去看看！」他一溜烟跑出去，尚未到寨門，只見五狼寨的嘍囉棄甲大敗，外面有一大羣如狼似虎的壯漢，如潮水般湧入。

余顧南到底是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猶截住一個嘍囉問道：「大哥，發生什麼事？」那嘍囉一把將他推倒，抱頭鼠竄而去，待得余顧南爬起來時，那些大漢已衝至，其中一個如老鷹捉小雞似的，一把將他提了起來。「小子，你是誰？」

余顧南道：「我便是我，你又是誰？」

那大漢大怒，揮刀欲斬，却讓一個同伴攔住，道：「老大且慢，許是黃瓦的兒子，可是個奇貨！」

那大漢一想有理，將刀尖抵在余顧南下巴上，道：「小子，你乖乖答話，便饒你一條小命！」

那知余顧南十分倔强，道：「你不放我下來，少爺便不答你！」

那大漢見下不了台，正想給他一點苦頭吃，不料一個五狼寨的俘虜代他道：「他叫余顧南，是五位寨主的姘頭的兒子！」

那大漢雙眼一亮，喝道：「黃瓦的姘婦在何處？」

只見竹門打開，一個少婦發瘋般衝了過來，口中嚷道：「壯士刀下留人！」她一口氣衝到大漢身前跪下。

那大漢哈哈笑道：「你便是黃瓦的姘婦？好極了，一併帶走！兒郎們，放火把這些破寮燒掉，下山去吧！」眨眼間，山上一片火海，那些大漢呼嘯一聲，下山去了。姬氏母子剛有機會脫離狼窩，想不到又落入虎巢，不由暗暗叫苦，姬氏更擔心兒子的生命，眼淚淌個不停。

那些大漢帶着他倆下山，好不容易才自他們口中得悉他們是五回嶺的强盜，與五狼寨素有嫌隙，早想偸襲之，恰好五狼率人下山搶掠，寨內無高手，讓他們大獲全勝，燒了五狼寨，出了一口烏氣！

五回嶺强盜走的是另一條路，自西邊下山，他們兩個寨主乃結義兄弟，大哥叫花利，弟弟叫歐陽開，到得山下，歐陽開忽道：「老大，咱們搶了這婆娘，黃瓦豈肯干休？」

花利人比較暴躁，道：「不如一刀殺了她吧！」

歐陽開急道：「如此更加不得了，留下他們生命，日後尚可討價還價，不過此終非善策……」

花利怒道：「老二，莫非你想將他倆送回去不成？」

歐陽開道：「也不會這般便宜！老大，你還記不記得那老魔？他素來好色，這婆娘只須稍爲打扮一下，必可入法眼……」

話未說畢，花利已截口道：「你是說『西天老魔』？好主意！咱們送他倆去，老魔若還念情的，說不定反會助咱們殺五狼！」他又回頭道：「快去大茂山！」

由狼山到大茂山近三百里路程，可也不短，余顧南在路上不斷盼望齊雲高來救他倆母子，可是這時候，齊雲高根本還不知道他們出了事，又怎會去救他？

如此走了三天，終於到了芪山，花利和歐陽開將人馬安頓在山下，兩人只帶兩位親兵，親自帶了姬氏母子上山。那姬氏在路上已受到叮嚀，心中悲苦怨恨，想不到這幾年來不斷被人作貨物，也不知紅顏貌美是好還是壞。

姬氏被裝扮了一番，果然更顯得明艷。歐陽開道：「你是聰明人，相信不會以哭相待人，除非你不要你兒子的生命！」

姬氏心如刀割，若非爲了兒子，她早已自盡了，尚會偸生至今乎？三個人走了約莫一個時辰，方到一堵大山壁前，正在探頭探腦，忽然草叢中跳出兩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來，喝道：「那來的毛賊，快報上名來！」

歐陽開回頭一望，忙堆下笑容道：「兩位小仙，在下等是五回嶺雙虎寨的，請問老仙在洞府內麼？」

前面那位青年，臉色慘白，令人看了心頭發毛，只見他把臉一沉，又問：「找家師何事？」

「前年承蒙老仙光臨敝寨，在下等感激莫名，知道老仙身旁缺人服伺，故特地送一位善解人意的娘子與老仙享用！」

那兩個青年看了姬氏幾眼，頷首道：「且等一等！」兩人叫開山壁上的石門，又道：「汝等先在外面等候！」

過了約莫兩頓飯的工夫，石門再度打開，那兩個青年又出來，道：「家師剛出關，未暇親迎，請隨我等進洞！」

六人隨那兩位青年走入山腹，只見裡面一條甬道，甚爲寬敞，甬道兩旁各有幾扇石門，那兩個青年人站在其中一扇石門前，拾起小石塊，並以此敲打，過了一會石門洞開，裡面走出一個鬢髮齊白，但精神矍鑠的老者來。

那老者雙眼如電，落在歐陽開及花利臉上，兩人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倏地跪在地上，呼道：「拜見西天老仙，願老仙壽與天齊！」

那人正是「西天老魔」拓跋齊天，號稱西夏第一高手，他是西夏人，西夏本是南北朝北魏拓跋氏的後裔，因遠祖拓跋思恭歸唐，唐皇賜其姓李，其後世子孫即以李爲姓。拓跋齊天本爲西夏貴族之後，他一來無心政事，二來又因西夏國勢日弱，拓跋齊天既看不起朝內諸親，亦耻於與他們爲伍，遂復原姓，並搬到宋遼交界之處的大茂山隱居，又因相傳拓跋齊天練有一種不老神功，故歐陽開與花利有壽與天齊之賀語。

當下拓跋齊天冷冷地道：「老夫不是凡夫俗子，壽與天齊這種屁話，少說爲佳！適才小徒謂你有美女進貢，便是此人否？」說着目光落在姬氏臉上。

姬氏忙襝衽爲禮，道：「賤妾拜見老神仙！」

「你叫什麼名？今年多大年紀？」

「賤妾姓姬，因在八月十五出生，故小名團圓，今年二十六歲。」

「團圓？好名字！未知你跟多少個男人團圓過？」

這句話問得甚是無禮，姬團圓感懷身世，泫光欲滴，余顧南怒道：「老妖怪，我娘國色天香，她肯來是你的福氣，你爲什麼把她氣壞了？」

花利及歐陽開都齊聲怒斥他，誰知拓跋齊天却哈哈大笑起來：「小子有種，老夫從未聽人稱讚自己母親國色天香者，好好！老夫不問了，其實老夫是另有含意……」他似有難言之隱，又道：「多謝兩位，這份禮物，老夫暫且收下，嗯，你們在這裡盤桓兩天再走吧！」

花利及歐陽開大喜，拓跋齊天吩咐徒弟準備酒菜宴客。菜粗酒也不好，拓跋齊天酒量也不大，晚飯之後便帶姬團圓進石室，其他人自有其徒弟招呼。

到次日，姬團圓去找余顧南時，臉色青白如紙，額頭全是汗，連走路

也氣喘，一俟近炕便躺下了，余顧南吃了一驚，問道：「娘，你生病了？」

姬團圓搖搖頭，道：「沒事，你讓爲娘歇一下！」

余顧南正在遲疑間，忽然外面有人叫道：「小孩子，你出來一下，老夫有話對你說！」余顧南把門打開，只見拓跋齊天站在門外，神情十分複雜，不由一怔。拓跋齊天問道：「小子，你肯拜老夫爲師否？」

余顧南見母親那副模樣，已料定是拓跋齊天欺侮她，他怎還肯拜他爲師，當下大聲道：「不拜不拜，你給我一千兩銀子，一萬兩黃金，少爺也不會拜你爲師！」

拓跋齊天臉色一變，怒道：「老夫肯收你爲徒，是你之造化，還想老夫倒貼銀子？哼！世上也不知有多少人欲進我門，老夫都不屑一顧！」

「你本領很高麼？哼，高得過俺師父？你欺侮我娘，若讓俺師父知道，老妖怪就算有九條命，也不夠死！」

拓跋齊天臉色又是一變，嘿嘿冷笑道：「你什麼狗屁師父這般厲害？」

「你聽清楚，俺師父是『獨飛鐵雁』齊雲高！」余顧南見他呆了一呆，不由得意地道：「老妖怪，你害怕了吧？」

拓跋齊天大徒拓跋强恰好走過來聽見，大聲喝道：「臭小子，你活得不耐煩了？竟敢侮辱『西天老仙』！」

拓跋齊天忽然揮手止住徒弟，問道：「你師父眞的是齊雲高？」

余顧南挺起胸膛道：「少爺一向言出如山，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這種事還能假冒？」他語氣學足了齊雲高。

拓跋齊天忽然道：「小心！」他左掌忽然向余顧南面門打去，余顧南雖然伶俐，而拓跋齊天亦手下留情，但依然閃不開，與此同時，拓跋齊天右脚又輕輕一勾，余顧南已應聲倒地！

可是余顧南十分倔强，一倒又爬上來，道：「少爺不怕以長欺幼，要打架便乾脆一點，到外面去！」

拓跋齊天忽然仰頭大笑，不但不怒，反而甚爲讚賞，道：「好極了，孺子可教也！」

余顧南見狀反而一怔，問道：「你害怕麼？」

拓跋齊天彎下腰問道：「孩子，你幾時見過齊雲高？」

余顧南道：「他是我師父，當然經常見面！」

拓跋齊天輕哼一聲，道：「小子，得些好意須回手！假如你是齊雲高的徒弟，爲何一點武功都不懂？他又怎會讓花利和歐陽開那兩個飯桶，將你母子劫走？分明打誑！」

這一句正難住了余顧南，他不知拓跋齊天與齊雲高會否有仇，不敢說出眞相，漲着臉道：「俺剛進門，師父還來不及教我武功……還有，因爲海東青三老來找他……師父跟他們下山大戰，所以俺們才讓……要不就算有一百個歐陽開、花利也不是師父的對手！」

拓跋齊天點點頭，心想余顧南若非齊雲高的徒弟，又怎會認識海東青三老？當下心頭狐疑，問道：「海東青三老長得什麼模樣？」

余顧南將那三個老頭描述了一番，拓跋齊天見所說沒錯，又有幾分相信，心想犯不着與齊雲高結怨，當下乾咳一聲，道：「老夫不奪人所好，你既然已拜了師，老夫也不勉强，我喚你出來實在另有事告訴你，你母親雖然國色天香，但她既未習過武，又是良家婦女，老夫不忍傷她性命，你們今日下午便得離開！」

余顧南料不到結果會是這樣，不由得一愕，拓跋齊天回頭道：「强兒，吃過午飯，便送他們出去！」言畢回身返回自己石室，原來拓跋齊天從一本古書上學了採陰補陽之術，尋常婦女與其同眠三兩晚，便精竭而死。

拓跋强見余顧南還傻乎乎的，便道：「小子，算你娘命大！」

余顧南那知道這許多？回房便對母親道：「娘，那老妖怪害怕俺師父的厲害，下午便送咱們離開！」姬團圓一怔，忙問個詳細，余顧南將剛才的話說了一遍，姬團圓嘆息道：「只怕爲娘之苦難尚未了結！」

下午，拓跋强將二人送出山洞，那花利甚是懊喪，問計於歐陽開：「老二，如今怎個打算？」

歐陽開想了一陣才道：「老大，咱們還回不回五回嶺？」

「那地方沒什麼油水可撈，其他地方若可以立足，回不回去都沒所謂，你又有什麼好建議？」

歐陽開問道：「老大，你還記得棗樹莊莊主姚景升麼？他家離此可不遠！」

花利濃眉一皺，問道：「愚兄自然記得，只是找他有作用？」

歐陽開哈哈一笑，道：「你忘記他的爲人？此人表面上是地方富豪，實則上什麼事也幹得出來，只是他從不假自己之手罷了，也許他用得着咱們！」

花利點點頭，道：「說得也是，咱們便悄悄去找他，走吧！」當下歐陽開在前帶路，一行二百人，望西進發。

走了兩天，歐陽開將人馬屯在一處，悄悄跟姬團圓商量一番：「你照老子的話辦，自有好處，如果你造化夠的話，說不定下半生尚可享福哩！」

姬團圓如肉在俎上，那敢說個不字？只好默默點頭。當下又是那六個人上路，這次弄了一輛馬車，由那兩個嘍囉當車伕，載姬氏母子，花利與歐陽開則騎馬在前帶路。

走了一個多時辰，前面便現出一座莊院來，莊院四周植了不少棗樹，歐陽開揮着馬鞭道：「到了！你們且在此等候！」他獨自拍馬上前，在路上他已備了一份禮，還有大紅拜帖，到莊外將拜帖遞進去，過了一陣，方見一

個管家出來，道：「歐陽先生，老爺有請！」

「有煩管家帶路！」

管家一直將歐陽開帶到內堂書房外，伸手叩門。「老爺，歐陽先生到！」

門霍地打開，走出一位頭戴員外帽，一張白白胖胖的臉，充滿福氣相。「哈哈，什麼風把歐陽兄吹來？」

歐陽開笑道：「是東南西北風，姚莊主越來越福氣了，眞教人羨慕！」

姚景升向管家打了個眼色，道：「拿酒菜來！」言畢將歐陽開拉進書房，問道：「只你一個人來？花利呢？你們不是拆夥了吧？」

歐陽開武功雖不入流，但却是個心思玲瓏的人，當下笑道：「原來莊主比小弟還急！未知有什麼地方用得着小弟？」

姚景升道：「只你一個人有屁用！」

歐陽開道：「不，小弟帶了二百個人來，花老大在莊外等候，因爲五回嶺無甚油水可撈，打算來投靠莊主呢！未知莊主可有地方安頓咱們？」

姚景升道：「安頓事小，發財事大，姚某且問你一句，你們想不想發財？」

歐陽開心頭大喜，嘴上却道：「小弟那有這種福氣？除非得莊主關照！」

姚景升道：「天下間可沒這般便宜的事！大家一齊發財就得一齊賣命！姚某得到一個消息，西京（今洛陽市）『西威鏢局』保了一宗紅貨，要去代州（今山西代縣），由於那批貨價值連城，所以表面上由總鏢頭親自押車保護，實際施的乃暗渡陳倉之計，另有人護暗鏢，走河北西路，由眞定府折西，越太行山入代州……」

歐陽開道：「太行山綠林豪傑不少取道那裡，豈不危險？」

姚景升笑道：「所謂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又有謂兵不厭詐，表面上取太行山比較危險，但由於無人料得到，反而最安全！」

歐陽開有點意動，問道：「莊主怎會知道？」

「姚某自有耳目，你無須多問，取得這批紅貨，你們起碼可以分到十萬兩至二十萬兩銀子，而對方只有五六個人，敢不敢幹？」又道：「你肯入夥，姚某才再告訴你詳細情況！」

歐陽開想了一下，毅然道：「好，一言爲定！那批貨共值多少錢？」

「估計三十萬兩至五十萬兩銀子，這是指贓貨的價值！姚某佔六成，你佔四成！這個條件答應了，再論其他的！」

歐陽開想了一下，覺得甚不化算，當下笑道：「未知貴莊派多少個人？」

「連姚某在內，不超過十個人！」

姚景升也是七巧玲瓏之輩，歐陽開的心思，他怎不知？當下又道：「這個行動，主要是用智，不是力，至於咱們佔六成，是包括事後將貨物賣出去！嘿嘿，若是將這消息賣與別人，姚某最少也可分得四成！幹不幹由你，你若不肯，姚某大可以找別人！」

歐陽開忙道：「小弟豈是此意？只是怕手下們庸材多，成不了大事，還須仰仗莊主大力！」

姚景升道：「此點你大可以放心，因爲護送暗鏢的只有五六個人，主事人是西威鏢局的大鏢師吳錦新，此人武功雖高，但姚某自信可以敵得住，其他人也不怕他們有翻天覆地之能，而且姚某也會有所應對之策！」

歐陽開大喜，道：「如此小弟還有什麼可擔心的？只是百多二百個人，在此五十里外，還須莊主想辦法安頓一下，還有暗鏢幾時會到？」

姚景升沉吟了一陣方道：「待姚某派人帶你們去太行山某處埋伏，食物自然另有安排，至於暗鏢何時會到，如今尚未確實了解，但必會在這幾天內到，屆時姚某自然會再與你們聯絡！」

說着房門已被人敲響，外面傳來管家的聲音：「老爺，酒菜送到！」

姚景升開了門，接過食盤，放在几上，出房對他說了一番話，那管家應聲去了，姚景升進書房，親自爲歐陽開把盞。歐陽開連日吃乾糧，此刻見此美酒佳餚，尚有不大快朵頤者？眨眼已將酒菜吃個碟底朝天。

姚景升又摸出一封銀子來，遞與歐陽開，道：「這點銀子請歐陽兄帶在身上，以防不時之需！」

「這如何使得？」

姚景升大笑。「姚某雖不富有，但一百兩銀子還沒放在心上，歐陽兄再推辭，便顯然是嫌少了！」歐陽開不便再推辭，便收納了。兩人又說了一陣子話，管家又進來，表示諸事已準備妥當。

姚景升長身道：「歐陽兄，一切已準備就緒，請跟內弟去，若有什麼需要，再派人聯系，下次開慶功宴，你我再詳談！」

歐陽開抱抱拳，隨周管家到後院，只見那裡已有兩個精靈健壯的漢子在等候，周管家道：「請二寨主隨包、馬兩人去太行山，至於糧食等物，隨後而去！」

歐陽開與那兩人通了姓名，方知姓包者名信，姓馬者雙名奔泉，都是姚景升食客中之心腹。當下三人自莊後出發，先與花利會合。歐陽開拉着花利到一旁，將經過說了一遍。

花利精神大振，道：「這敢情好，有了那些銀子，咱們也可以散伙，另找生計去了，只是那婆娘的事，你因何不向他提？」

歐陽開笑道：「老大你怎地這般糊塗？這時候，姓姚的一心只放在劫鏢事上，怎會顧及女人？再說待他分銀子給咱們後，才獻與他，則更顯得咱

們的義氣！」

「就怕屆時他來個翻臉不認，咱們豈非賠了夫人又折兵？」

「諒他也不敢，這便是僞君子的弱點，就算他如何狠毒，也得力保聲譽，他不付贓金與咱們，難道不怕咱們將眞相公佈出去？將來他還能混麼？」

花利這才釋然，當下與馬奔泉和包信東行，未幾即與手下嘍囉會合，然後取路去太行山；由於恐怕爲太行山各路綠林偵知，雙虎寨的人連夜趕路。姬團圓與余顧南只能任人擺佈，多年來的苦難，已將他兩母子，磨練成一種隨遇而安，聞變不驚的本領，還好，歐陽開要留着姬團圓來討好姚景升，特意讓他倆乘馬車，比起那些徒步而更須急行的嘍囉，已好多了。

一夜急行，直至天亮，衆人方匿進樹林內歇息，如此一連三日，日間便躲在林內，到入黑之後方再上路，一直到第三個晚上的半夜，方進入太行山。

包信和馬奔泉對這一帶的地形瞭如指掌，將二百人引進一隱蔽的小山谷裡住下。

這山谷入口，爲山籐亂石所封，包信着人打開通路，一入谷，衆人都認爲該處確是個好地方，蓋除了隱蔽之外，尚能擋風，當下便在此紮下營。姬團圓母子另住一營，歐陽開着令他母子倆每天須協助伙頭炊食。

次日下午，棗莊送糧的人方到，除了五穀之外，尚有好些佐膳之物，並帶來了口訊，請花利派人在山上瞭望，姚景升將不斷派人來聯系。歐陽開取出銀子，打賞了送糧者，隨即挑了些仔細的嘍囉到山上瞭望，同時更挑了幾個爲細作，分派出去留意四周的動靜，避免太行山各處綠林豪傑來偷襲。

如此在山谷裡住了兩天，棗莊又派人來，報稱點子離太行山只有百里，請雙虎寨準備隨時下山劫鏢。這消息同時亦帶來了一片興奮和緊張。

到次日，姚景升帶了一名叫宋新的親信入谷跟花利和歐陽開商量細節。花利緊張地問道：「姚莊主，點子是不是已到了？」

「尚未到，他們忽在東曹谷舖停了下來……」

花利截口道：「會否是在等什麼厲害的脚色協助過山？不如咱們到那裡行事！」

姚景升笑道：「在那裡動手對咱們有害無利，那裡人多，動手時，必爲人所見，事後只怕咱們也沒一天安樂日子過！」

歐陽開知他必已胸有成竹，當下道：「如此請莊主吩咐，咱們以你馬首是瞻！」

「不管他們請多少個人協助，必須過山，而過山之處，也必在這裡附近，因爲此處路較好走，重要的是山勢平坦，易攻難守，無人在此立寨！」姚景升吸了一口氣，續道：「待他們進山之後，咱們自上面將木石推下去，再亂箭射殺之，則任他們武功多高，也英雄無用武之處！而且乾淨俐落，萬無一失！」

花利和歐陽開聞後都大稱妙計，但歐陽開仍不放心，道：「萬一他們不走此路又如何？」

「姚某亦有此擔心，故此已留下耳目在東曹谷舖，一有動靜，便會來報！」姚景升道：「萬一有改變，咱們再趕去，仍然來得及，咱們人多，料仍可成事！不過屆時兩位可得盡力督促手下奮戰！」

花利道：「這個不用莊主吩咐？」

「如此請兩位派人挖掘山石、砍伐大樹備用！」

當下衆嘍囉立即忙碌起來，姚景升席不暇暖又到各處視察地形。入黑之後，他又帶了宋新解離開。一宿無話，次日上午，宋新解突然獨自趕來，道：「大寨主、二寨主，點子已上路了，不幸被二寨主言中，照看他們不由此過山，而可能會在『斷龍口』過去！」

歐陽開道：「斷龍口乃在『青龍寨』附近，難道他們不怕有山賊？消息有沒有錯？」

宋新解道：「不管如何，爲防萬一，莊主決定在半路動手！請兩位寨主立即帶人跟宋某趕去，與莊主會合！」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開封府大牢囚禁重刑要犯的三號牢房內，囚犯江千里是個江湖好漢，因誤傷公差罪被關在牢裡。巡撫馬文中因三公主失踪，請他偵察下落，並答應撤去他誤傷公差之罪，其實江千里坐牢是爲偵查神偷張不空躲藏在三號牢房，冒充牢頭之事，江要求協助把張拿獲；並提出代風塵奇人收錄小燕子爲徒。經過詳細協商，江千里亦答應馬巡撫所請……

燕子傳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雷霆初動（二）

追踪顯示絕藝　擄人難明原因

「有，不過他們是在三公主失踪之後，才到巡撫府中見我。」馬巡撫說。

「江某斗膽請問大人，他們是幾時到巡撫府中報案？」

「午時過後……」馬巡撫說：「當日日上三竿，還沒見公主起身，他們還認爲是三公主旅途勞頓，睡得香甜，不敢驚擾，直到近午時分，才覺得情形不對，破門查看，三公主芳踪已杳！」

「護從三公主南下的宮廷侍衛有幾個？」江千里神情冷肅的說：「是否有宮女隨行？」

「三個侍衛，兩個宮女，但兩個宮女都被人點了穴道，倒卧在三公主的宿住室內。」

江千里道：「那兩個宮女現在何處？」

「現在巡撫府中。」

江千里接道：「三個侍衛呢？」

「他們似是已被這件事嚇得六神無主了，一直催着文中想辦法找人！」

「大人又是怎麼找上江某的？」

「這就多虧李總鏢頭了！」

「黃河鏢局的李青竹？」

「不錯，」馬巡撫歎息一聲，道：「巡撫府下，本有位很精明的總捕頭，叫韓濤，和開封府的燕總捕頭一向合作良好；使河南地面上一向平靜。可惜的是韓濤得了一種怪病，已卧床三月，也曾兩度請辭，但文中念他立功甚多，是一位難得的幹員，便准他半年病假，半年內，病情不能好轉，則再作計議。想不到他抱病期中竟出了這麼一件重大的案件。」

「不快刀韓濤竟然會卧病數月，不知他近日的病情如何了？」江千里感歎的說。

「病勢甚重，爲了三公主失踪一案，文中親到韓府中探視，順便說了案情，他推介文中請李總鏢頭出馬相助，李青竹果然耳目靈通，早已知道江先生屈留在開封府衙，要文中求先生相助一臂之力。」

江千里歎口氣，道：「李青竹也不能置身事外，他對豫、魯道上的形勢瞭如指掌……」

「好！天一亮，文中就請他來此和先生見面，以襄助先生。」

「這件事，不用大人費心了，江湖中的事務，要用江湖人的辦法處理，我自己會去找他，不過……」

「江先生有甚麼需要？只管說出來，文中無不盡力支持。」

「江某想和三個侍衛，兩個宮女詳細談談，不知道方不方便？」

「方便得很，」馬巡撫臉色突然冷了下來，道：「他們護衛不週，論罪當死，文中已經訓斥過他們一番了，江先生要問他們，我立刻找他們來。」

江千里道：「那就有勞大人了，我要詳細的問一下內情，看能不能找出一點頭緒！」

馬巡撫召喚隨行旗牌官員，立刻

去帶三名侍衛，兩位宮女來開封府內廳相見。

此時，已近五更，正是人們好睡的時刻；但馬巡撫、尹知府，却都是毫無睡意，生死大事，畢竟是讓人精神緊張，心弦震蕩。

× × ×

三個侍衛的年齡都不大，二十七八歲的樣子，但江千里却看出他們都是內外兼修的好手，只可惜，太缺少江湖歷練了。

兩個宮女也相當美麗，雖然哭得雙目紅腫，臉色憔悴，但却掩不住天生的麗質。

深宮內苑中，果然是人才薈聚之地。

三個侍衛說的，和馬巡撫大致相同，他們入夜後，分班在三公主臥室外面巡守，直到近五更時分，才鬆懈下來，回房休息。

江千里暗暗忖道：眞是少不更事，最危險的時刻，他們竟然都回房睡覺去了。但想到住在開封這樣一省首善之區，沒有江湖經驗的人，難免會減少戒心。

他沒有責備三個侍衛；這些宮廷內衛，平日趾高氣揚，就是一品大員，他們也不會有所畏懼，但此刻，對江千里却是恭恭敬敬，有問必答。

兩個宮女更是顫顫驚驚的答話，但回答的話却沒有半點價值。

她們和公主同住在一間分有內外的大客房中，三公主住在內間，兩個宮女合住外間，她們甚麼都不知道，穴道被解，醒過來，知道公主失踪了，嚇得三魂出竅，哭得雙目紅腫，心中已害怕得茶飯不思。

尹知府聽得不住的搖頭歎氣，道：「這算甚麼回答，簡直是說了也是白說。」

馬巡撫却冷笑一聲，道：「妳們和公主合住一房，公主失踪了，妳們一點都不知道，這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本巡撫就是先把妳們重責一頓板子，皇上也不會怪下罪來。」

兩個宮女剛剛停下的眼淚，又開始垂下雙腮，嗚咽着說道：「婢子該死，可是我們眞的甚麼都不知道啊！大人處死我們，婢子亦無怨言，反正回到宮裏，也會被活活打死。」

馬巡撫沒轍了，嚇嚇她們可以，眞要動刑逼問口供，他這位一省首長，還是眞的不敢，畢竟她們是皇宮中的人。

「大人，」江千里低聲說道：「這件事，還是交給江某處置吧？」

「好！好！那就有勞江先生了。」

「兩位姑娘可有一個稱呼？」

二女點點頭，左首一個，道：「我叫惜春。」

右首一個接道：「我叫憐花。」

「好雅緻的名字！」江千里微笑着說。

惜春接道：「名字是三公主替我們取的，我們三年前入宮，就撥在三公主手下聽差。」

江千里盡量保持溫和道：「這麼說，三公主很喜歡妳們兩個，特別替妳們取了名字？」

憐花道：「是！三公主看我們還算伶俐，又讀過幾年詩書，就把我們收作近身侍女。」

江千里笑道：「好！那就請兩位仔細想想看，有什麼能告訴我的，也許一語驚醒夢中人，能幫我追查出三公主的下落！」

惜春道：「和三公主失踪無關的事，也要說麼？」

「對！妳知道的盡量都說出來！」

惜春人已鎭靜下來，沉吟了一陣，道：「三公主喜讀詩詞，常常對月吟詠，也彈的一手好琴。」

江千里只能點頭。

他雖然閱歷豐富，能洞查細微，但對詩詞歌賦，琴棋書畫的事，却是全無瞭解，一點也搭不上調。

馬巡撫却接口問道：「三公主好詩詞，精琴藝之外，還有甚麼？」

「譜曲！」

「噢！三公主還精通音律？」

「是！三公主譜曲塡詞，自彈自唱，」惜春說：「唱得婉轉動人，聽得婢子們如痴如醉。」

馬巡撫道：「你可記得三公主譜的曲詞麼？」

「婢子記得幾句——」

「能不能背來聽聽？」

惜春點點頭，道：「是——妝枱脂粉，鏡裏花容，相對亦孤影，輕顰淺笑兩相同……」

「好詞，好詞，三公主果是一位才女！」

江千里接道：「三公主除了彈琴唱歌之外呢？」

「舞劍。」憐花接口說。

「舞劍？妳是說三公主會武功……」江千里急急的追問。

「好像是吧……」憐花道：「三公主交代過我們，不許我們說出這件事。」

「爲甚麼呢？」尹知府也接了一句。

「不知道，三公主交代了，我們就記在心中，」憐花說：「不敢隨便說出去了！」

「現在，情形不同了……」江千里低聲說：「三公主失踪了，我們要把她找回來。」

「是。」惜春、憐花同聲答應。

「那就要說出你們知道的事！爲了救三公主，我想日後，三公主知道了，也不會責備妳們！」

憐花黯然說道：「只要能找到三公主，就是責打婢子一頓，婢子也心甘情願。」

「好！那就快說吧！」江千里打鐵趁熱的說：「三公主的武功，是不是很高明？」

「我不知道，婢子不懂武功……」

憐花說：「我只看到她舞一次劍，好像一大團白光，把人影都遮住了。」

江千里點點頭，道：「憐花姑娘，還有甚麼？」

「三公主有一個密室……」

「甚麼樣的密室？」

「三公主不准我們進去，連打掃，都是她親自動手的；」憐花說：「不過，三公主每天都在密室中幾個時辰，有一次，婢子一早去請三公主吃早點，看到她從密室中走出來。」

「那是練功的密室了。」江千里目光轉到三個侍衛身上，道：「三位都是宮中侍衛，可知道三公主會武功的事麼？」

三個人一齊搖頭，道：「不知道，在內宮侍衛中，也未聽聞過這個傳說。」

「三位都是內外兼修的人，陪公主長途南遊，至少應該看得出三公主是否身具武功。」

佔在上首的一個侍衛答道：「公主乘坐篷車，我們騎馬車隨護，雖然日夕相近，但眞正見面，却是不多；何況，公主鳳儀逼人，我們也不敢凝視。就約略幾眼的記憶，瞧不出三公主有習過武功的樣子。」

「憐花姑娘，妳再仔細的說說，三公主舞劍的情形。」

「是！婢子不懂武功，說不出三公主舞的甚麼劍法！但見劍光飛旋，兩丈方圓內劍氣逼人，婢子站在三丈外叢花樹下，也感覺到劍風颯颯，撲面生寒。」

「那是相當凌厲的劍法了！」江千里目光又轉到三個侍衛的臉上，道：「如此劍氣，常現內宮，三位應該有個耳聞才是的。」

仍是那上首的侍衛開口，道：「在下王重山，出身武當門下，練劍十餘年，下山之後，本該行道江湖，但却被現任內宮侍衛統領引入內宮，就任現職……」

「這件事，令師知道麼？」

「知道，重山稟告過師長，師長沒有反對；只告訴重山，不准進身廠衛，也不能以武當門下的身份炫耀！內宮侍衛不屬東西兩廠管轄，也不受官方指揮，只算是皇家僱請的私人衛士，俸銀優厚。重山答應王統領任職三年，決不延續，今年臘月，限期即滿，王統領已應允重山離職。」

「噢！那位內宮侍衛統領也姓王？」江千里微笑着問。

「是！王統領也正是重山的二叔，故難却盛意，才進入宮廷，想不到距離職不及半年時光，竟替他惹出了一個禍延家族的大漏子，想起來，眞是悲痛錐心……」

「王少兄……」江千里安慰的道：「事已至此，急在善後，但三公主是否身具武功，則關係重大。」

「憐花，妳說三公主常常舞劍，劍氣可遠及三丈？」王重山雙目凝注憐花。

「是！婢子站的地方，距離恐還在三丈以外，不過，三公主不是常常舞劍，婢子奉侍公主三年多，只見過那一次。」

「公主在甚麼地方舞劍？」

「在聽蟬院，那次是在一個晚霞滿天的黃昏時分。」

「聽蟬院是公主的居住院落，非有緊急事故，我們不能去那地方，那兒宮牆高大，花木掩映，晚霞絢麗中劍氣溶於日光之內，很難查覺；惜春，妳見過三公主舞劍麼？」王重山的目光，轉注到惜春的臉上。

「沒有，婢子只看到過三公主書房中掛着一支寶劍。」

「這麼說來，三公主是有意隱藏會武功的事了，」江千里低聲道：「王少兄，令叔的大名是……」

王重山接道：「皇室內衛，極重保密，但目下情勢不同，重山不敢隱瞞，家叔單名一個形字。」

「噢！摘星手王形，我說呢！江湖上已經十幾年聽不到他的訊息，我還認爲他躲起來享清福了，想不到竟被皇室聘作了侍衛統領！」

「江前輩和家叔認識？」

「不但認識，也算得上是肝膽相交的好朋友。」江千里長長吁了口氣，道：「王少兄，對三公主失踪一事，作何打算？」

王重山道：「晚輩想了很久，此事不能再隱瞞下去……」

尹知府大感緊張的接道：「那王侍衛的意思是回京去奏明聖上了？」

「重山不敢作主，準備派兩位同來的侍衛回京，向統領稟報詳情；是否奏明聖上，由統領作主，重山願意留下來，追隨江前輩追查公主的下落。」

「這個……」尹知府看着馬巡撫，緩緩說道：「也許江大俠出手相助，會很快找到三公主下落。」

江千里笑道：「王統領心思縝密，該如何處置，他自會拏捏輕重，重山肯留下來，對我的幫助很大；惜春和憐花暫留在巡撫府中，江某這就和王侍衛，燕總捕頭同赴東大街高升客棧勘查一下，順便問問店中伙計，和趕車的車夫。」

「篷車是途中僱來的。公主要隱蔽行踪，不肯用宮中的華車。至於車夫，該是個以趕車爲業的老實人，但重山仍然把他擒往督府，以備查詢。」

「我已經把他關入監房，着令嚴加看管。」馬巡撫說：「江先生如要問話，立刻可以提審。」

「我想先去高升棧看看現場。」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且慢，」馬巡撫叫住了江千里，道：「追查三公主的行踪，由江先生全權作主，燕總捕頭全力襄助，再加上王侍衛身懷內宮侍衛的腰牌，全國都可以去得；」語聲一頓，接道：「拏上來。」

一個中軍，提着一個小皮箱，走上前來。

馬巡撫打開箱蓋，道：「江先生，這裏有銀票壹萬兩，分爲一百兩和五百兩的票面，金葉子三百片，每片重一兩，請先生收下，以備不時之需。」

望着箱中的黃金銀票，江千里暗暗忖道：「好大的手筆！人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看來果然不錯，作大官的人，實在太有錢，不要白不要了……」

心中念轉，伸手接過，笑道：「大人厚賜，却之不恭，江某收下了。多則半月，少則七天，江某定有回音奉告。」

馬巡撫笑道：「以江先生獨步天下的追踪之術，和一身超絕武功，相信必然馬到功成，文中就在府中恭候佳音！」

尹知府急急接道：「江先生，下官也想備些儀程，以壯先生行色……」

「不用了，」江千里笑一笑，道：「馬巡撫的厚賜，江某人和王侍衛、燕老弟三人，一年半載裏也用不完！」

「好好好！」尹知府道：「下官就等江先生迎接三公主歸來時，再作酬謝。」

江千里不再理會尹知府，擧步向外行去，燕飛緊隨身後，王重山回頭囑咐兩個同來的侍衛，要他們立刻回京，稟報統領，才快步追了上去。

× × ×

勘查過三公主住的客房，王重山忍不住問道：「江前輩，看出些蛛絲馬跡沒有？」

江千里揮揮手，着令兩個提着燈籠的店伙計退出去，才回頭笑道：「燕老兄，你看呢？」

燕飛道：「我看，來人是由後面窗戶進來，擄掠了三公主，仍由後窗離去，不過，他們很從容，把窗子關好，才帶着人離去。」

江千里點點頭，道：「還有呢？」

燕飛道：「好像會用了迷魂香之類的藥物。」

「不錯，餘味尤存……」江千里說：「而且不是一般的鷄鳴五更還魂香，而是極厲害的一種迷香，叫作『一步倒』，藥性發作奇快，聞到香味，人就暈迷，就算一身武功的高手，如果事先不閉住呼吸，也會着了道兒，但他們用藥份量把握得很好，惜春，憐花，才能很快的救醒過來，至於點二女的穴道，只不過掩人耳目之作，此香味道很淡，幸好門窗都關閉得很緊，才保留了一點餘味！」

王重山接道：「『一步倒』！晚輩在武當山學藝之時，似是聽幾位下山行道的師兄們提過，好像會用一種很珍貴東西，不易得到，這應該是一條很好的線索了。」

江千里歎息一聲，道：「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以『一步倒』迷魂香，迷倒了公主，看床上的枕頭傾斜角度，也說明了三公主確有一身不錯的武功，警覺性奇高，聞到香味，人已坐起，可惜『一步倒』太過霸道，但她仍能在暈迷前的一刹間，抓斜了枕頭！」

「抓斜枕頭，爲甚麼呢？如果有時間，應該留下一點更明顯的線索才對。」王重山低聲詢問。

「來不及了；內功不夠精深的人，根本就不能有所反應，這一點，足以證明三公主有着相當深厚的內功，至於抓斜枕頭，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枕頭下藏有心愛之物，本能產生保護的反應；另一個是枕下放有兵刃，準備取出殺敵。可惜，這時間太過短促，她甚麼也作不到！至於『一步倒』……」江千里低喟一聲，接道：「確實是不易得到的東西，但並非是不能得到，只要肯花銀子，仍然可買到，江湖上持有此物的，不在少數。」

「這麼說，是全無線索了。」王重山十分懊惱。

「聽說『一步倒』是巫山神女峯明月觀，散花仙子配製的獨門藥物，要不要上神女峯走一趟？」燕飛也展現了豐富的見識，開封府總捕頭的位置，絕非等閒人物能夠充數。

「只怕是希望不大，」江千里道：「別說散花仙子不好招惹，就算她肯合作，也沒有辦法找出擄走三公主的人。明月觀雖然珍惜『一步倒』，規定除非是有一定身份的江湖人物，才肯賣出；但『一步倒』在江湖上已經流傳了數十年之久，散花仙子承繼師父衣鉢，不過是五年前的事。想想看，明月觀上一代的觀主，就開始出售『一步倒』了，何況，輾轉出售，謀求厚利的人，江湖上比比皆是；找上散花仙子，未必有用，却冒了和她衝突的風險！」

「那……該怎應辦呢？」王重山心中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直接的追下去，你們忘了江某人追踪的技術，天下無人能及。」

「對！對！眞的是急昏了頭，忘了江兄獨步江湖的神技！巫山明月觀往返數千里，就算一切順利，也是來不及了……」燕飛接道：「現在，請江兄吩咐，咱們立刻行動。」

江千里道：「就觀察所得，他們進入客房的，至少有兩個人，現在，咱們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後，飽餐一頓。午時出發，帶些乾糧，一口氣追下去！」

「前輩，兵貴神速，爲甚麼不現在就走呢？」王重山提出了心中的疑問。

「天色還未大明，查察痕跡不易，何況，追踪踩跡，要精神充足才行；」江千里說：「還是先休息一陣再走。」

王重山不便再說了，心中却暗暗忖道：「三公主昨夜失踪，已過了十二個時辰之久，現在是寸陰必爭，你還要休息半天，眞是貽誤戎機。」

但見江千里盤膝坐下，運氣調息起來。

燕飛低聲道：「王兄弟，休息一下吧！江兄昨夜力戰轉龍手直忙到現在，只怕王兄也是一夜未合過眼。再說，公主已失踪一日一夜，如今急也不在一時；養足精神，也好應付突發的意外變化。」

王重山想一想，確也不錯，依言閉目而坐。

三個人都很疲累，這一放鬆坐息，立時進入了物我兩忘之境。醒過來時，已經是近午時刻，兩個多時辰的坐息，頓使三人精神煥發，神充氣足。

江千里哈哈一笑，道：「咱們吃過東西，就可以上路了。」

燕飛叫過店小二，吩咐準備酒菜乾糧，江千里却拏出一片金葉子，要店小二去備辦幾套顏色不同的衣服和一些應用藥材，然後回頭一笑，道：「燕老弟，重山，你們仔細的想想看，還要準備些甚麼？咱們這一去，不知要追踪多遠，行到何處；也有可能會遇上兇危搏戰。兵刃暗器，是否需要補充？」

王重山道：「晚輩兵刃，暗器都帶在身上。」

燕飛點點頭，道：「我是刀不離身，倒是江兄需要購置一件兵刃了。」

江千里笑道：「我和燕老弟一樣，兵刃一直帶在身上；開封府牢房獄卒，都很客氣，一直沒有仔細的搜查過我。」一面把金葉子分成三份，由三人分帶，三百兩黃金，約十九斤的重量，帶在一個人身上，相當沉重。

× × ×

離開了高升客棧，江千里並未直奔城外，反而繞着街道、巷子轉動。

三人都經過了簡單的易容，換上了粗布衣服，完全變了形象，否則，以燕飛總捕頭的身份，開封府無人不識，這麼轉來轉去，早已引起路人側目了。

江千里也不是亂轉，每到一處轉彎的地方，一定停下來，觀察很久，不停的嗅來嗅去，然後才向前行去。

王重山忍了又忍，實在忍不住了，低聲說道：「前輩，咱們走了一個多時辰了，好像還未出開封城？」

「是啊！我也是覺得奇怪，難道他們眞的就留了下來，未曾離開？」

「甚麼？」燕飛又驚又喜的，說道：「三公主還留在這裏，那眞是好極了！」

「現在還不能肯定。」江千里一面回答，一面擧步向前行去。

這是一條很整齊的巷道，兩側人家，都是一色的朱色大門，門雖大小不同，但顏色一致。

江千里在巷底一處高大的朱門外面停下，低聲問道：「燕老弟，這是甚麼地方，我在開封已住了七八個月，怎麼一直未到過這個地方？」

「這叫回回巷，住的全是回子，他們非常團結，也是開封府治安最好的地方，從未發生過搶劫盜竊的案子。」燕飛抬頭望望那座大宅院，接道：「這是趙二堤住的宅子，他是回回巷頭頭，這裏住的回子，都聽他的。」

江千里噢了一聲，擧步向前行去，一面又低聲問道：「這條回回巷，有多少戶人家？」

「連同右邊馬家巷，大概有四百多戶，很大的一股勢力……」

「趙二堤的爲人如何呢？」

「很豪爽，也很和氣，生意做得很大。開封府地面上，回回們發生了任何爭執，趙二堤一句話就可全部擺平，沒有一個回回會反抗他；當然，他也仗義疏財，任何一個回子有困難找上他，他絕不推辭。」燕飛低聲的說：「對地方公益，也很熱心，夏施米糧，冬施棉衣；三年前，黃河水潰，淹了幾十個村莊，趙二堤獨自捐了三千兩銀子，在開封，是位有相當人望的名人。」

江千里又問道：「他做的甚麼生意呢？」

「聽說是珠寶、皮貨，詳細的，就不太清楚。不過，一年倒有大半年不在家中……」燕飛沉吟一下接道：「怎麼？有甚麼不對麼？」

「唉！如若三公主還留在開封，八成就在趙二堤的家中；至少，那兩個擄走三公主的人，前天夜裏，先到過了這裏，因爲，線索至此已斷。」

「會有這種事？」燕飛有些不信的說：「趙二堤很講義氣，他和馬巡撫是好朋友，怎會做出這等大逆不道的事呢？」

「燕老弟，你說趙二堤和馬巡撫是好朋友？」

「是啊！他常到巡撫府中作客……」燕飛緩緩說道：「馬巡撫也常留他吃頓便飯，一個督撫大人和平民如此的交往，算不算是好朋友呢？」

「算！而且算是非常好的朋友，但馬巡撫常常留他在家便飯，是不是不太方便呢？」江千里提出了心中的疑問。

燕飛笑道：「這不是問題，因爲馬巡撫也是回回。」

「原來如此……」江千里心頭跳動了一下。

王重山接口說道：「江前輩，不用擔心馬巡撫，只要找出三公主的下落，馬巡撫絕不敢袒護趙二堤！」

「如果是找不到呢？」

「那也沒有甚麼，馬巡撫也不敢定咱們甚麼罪名！」

王重山第一次表現出了內宮侍衛的強悍，果然是沒有把一品大員的威勢放在心上。

「我不擔心咱們會犯了甚麼罪名，我擔心的是一擊不中，打草驚蛇，會提高他們的警覺，也許會逼他們下毒手害了三公主的性命。」江千里神情沉重的說。

「這就嚴重了……」王重山說：「如

果公主被害，二叔和我肯定要被處死，只怕還會牽連王家數十口人的性命，眞是伴君如伴虎，作官這檔事，一點也不好玩。」

「江兄，趙二堤一向奉公守法，這件事牽連到他的身上，實有些不太可能；但我更相信江兄的追踪之術，你看會不會是受到了甚麼人的利用？」燕飛提出另一個看法。

「你是說，趙二堤受到了馬巡撫的利用？」江千里反扣一頂大帽子，壓得燕飛呆住了。

「我……我不是這個意思……」燕飛突然間變得口吃起來：「我是說……趙二堤……常年在江湖上走動，會不會交上了一些壞朋友，擄了三公主，暫借住在趙二堤的家中。」

「現在，我們要眞正的交換一下意見了！」江千里繞出巷口，在一片空曠的草地上坐了下來。

燕飛、王重山相對而坐，三人成一個品字形，可以看清楚四週人物移動。

「首先，我們要確定，他們擄去三公主的目的何在？這不是一件普通的擄人案，重山，你先說。三公主在京裏，和那些近臣公卿們走的最近？」

「沒有，江前輩，三公主的生活一直很單純……」王重山回答得很肯定，道：「二叔派我帶人護衛出京時，把三公主的一切，都說得很清楚：她很少和外人交往，雖得皇上寵愛，但她並未恃寵而生驕，和兄長、姐姐，都處得很好，但却很少往來；她有一座獨立的庭院，很少到別處走動，是屬於孤獨類型的人。」

江千里點點頭，道：「如果不涉朝廷紛爭，爭權奪位；那就只有兩個原因了。第一是三公主本身有秘密，第二是皇上寵愛她，有人要挾她爲人質，向皇上要求些麼，這可能就牽扯到國事紛爭的大事了！」

燕飛道：「先說第一件，三公主幼居深宮，絕少離開，她本身會有甚麼秘密呢？」

「唉！她身具武功，却鮮爲人知，憐花偶一見之，又被嚴囑不得外洩！只此一事，已經是充滿詭異；何況，她悄然離京，遠行千里，單是這份膽氣，也不是一個幼居深宮的小姑娘，所能有的了……」江千里目光轉注到王重山的臉上，接道：「這一次，你們準備南下何處？」

王重山苦笑一下，道：「說起來，還眞是有點神秘，一切行程，都由她在車中傳話出來，我們只是跟着馬車上路，她預先要到那裏，我們是全不知曉，當時還不覺得，現在回想起來，她眞是奇詭莫測了！」

「令叔也不知道麼？」

「好像不知道，二叔只告訴我三公主要輕騎南下，要我隨行保護，非到萬不得已，不得向官方求援，暴露身份。」

「這麼一說，還眞是一件離奇的案子……」燕飛接道：「那就先查一下趙二堤的宅院再說。」

江千里道：「我原想躡踪踩跡，這一追，非要數百里很難停下，却想不到，水流千里，源頭竟近在咫尺；現在，要重新佈署一下了。」

燕飛道：「江兄吩咐。」

「選幾個精幹捕快，要他們改扮一下，佈守在回回巷的四週，以趙二堤宅院作爲中心，嚴密監視，出入人等，一律記下，隨時傳報過來。」

「好！我這就去調動人手。」

「要絕對秘密，連對開封府中人，都不能洩漏。」江千里說：「兵分兩路，再選一批捕快，改扮成你、我、重山的樣子，待天色入夜，騎上快馬，出東門直奔蘭封，然後，找一處隱蔽地方，換衣服，卸去馬鞍，一把火燒光，把馬匹也賣了，再扮作農民，悄然回城。」

「這是疑兵之計，我明白；但夜出城外，走個十幾二十里就行了，爲甚麼要直奔蘭封呢？」

「不行，至少要奔馳百里之外，在蘭封還要留下一些跡痕，再上馬趕路，岔入荒道，依計焚鞍。要他們多加小心，守口如瓶，回來時不可洩露行藏！」

燕飛道：「明白了，你們在哪裏等我？」

江千里道：「監視回回巷的人，要生面孔，認識他們的人，越少越好，扮裝也要精細，不可大意。」

「這個……江兄，」燕飛提出了心中的疑問，道：「看樣子，不會立刻搜查趙二堤的家宅了。」

江千里微微一笑，道：「如果搜不出三公主，燕總捕頭要如何交代？」

「說的也是，趙二堤要是向馬巡撫說一聲，燕某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最重要的是一次搜查不出來，下一次就不好再來了，所以，這第一次要特別愼重！」江千里看看天色，接道：「燕老弟，去準備吧！千萬小心，不可露出風聲，尤其不能讓衙門中人知道。」

「我明白，開封府幾十位捕快，一向都由我掌握、調派，用不着向人請示。」

「好！咱們晚飯時刻，在又一村見，不過，你要改裝一下，別讓人瞧出來。」

「我派人去先訂一個雅室……」

「不行，」江千里道：「咱們在樓下右邊的大廳中見。」

右邊大廳是專門供應販夫走卒吃飯的地方，不知江千里爲甚麼要選擇那個地方，但燕飛並未多問，點點頭，轉身而去。

江千里目光凝注王重山身上，道：「重山，你出身武當，不知道學過潛木術沒有？」

王重山呆了一呆，道：「這是武當派最隱秘的一種技藝，江前輩又怎麼知曉呢？」

「我見識過那種武功，確實很難使人發現；」江千里微笑着說：「要如是王賢姪習過這門技藝，也許咱們可能會很快就能找出三公主了！」

「好吧！在下學過，而且，還稍有成就……」

「那好極了！」江千里抬頭望向趙二堤庭院中一棵高大的白楊樹，道：「賢姪想辦法潛隱在那棵大樹之上……」

「此刻是深秋天氣，我要選擇一些和樹木顏色相同的衣服才行。」

「好！賢姪去準備吧！今夜四更天，咱們在此相見，我幫助你混入趙宅。現在時間還早，你自去找個地方休息一下，以便夜間行事！」

王重山歎口氣，道：「江前輩，潛木術並不能絕對不會被人發現，何況，在下的功力不夠，最多只有十二個時辰的支撑能力。」

「如能多一些時間就更好，趙二堤敢動三公主的腦筋，必然有所仗恃，不能小覷了他！」江千里神情凝重的說：「如果，我想的沒錯，他們晚上會盡量保持平靜，眞正的行動，可能改在白天。實在無法支持下去，明晚上就退出來吧！」

王重山道：「好吧！晚輩全力以赴就是。」

潛木術，就是把身形隱在樹上，穿着和樹木顏色相同的衣服，依附在樹身上，或是裝作樹的一部份，技藝到了某一種境界，能貼在樹上形如枝幹，七八天不動不食。

江千里要王重山自己去準備衣服，再好好的坐息一陣，到時間再來。

王重山自去準備，江千里却利用這陣空閑，潛入了黃河鏢局。

總鏢頭李青竹似是早已在等他，一個人坐在大廳呆呆出神。

江千里擅長潛踪隱跡之術，所以，很容易避過了鏢局中人，摸入大廳。

對江千里的陡然出現，李青竹並無訝異之色，淡淡一笑，道：「這幾天，我一直在恭候大駕，你要是再不來！我得去找你了。」

「等我？那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告訴我了！」

先替江千里倒一杯茶，李青竹道：「你偷偷摸摸的進來，而且，還經過了一番改扮，必然是有很重要的事，我等你，就是要你來問我。」

「好！趙二堤的身手如何？」江千里提出第一個問題。

「第一流的高手，應該和你江兄不相上下；但却是深藏不露。開封府知道他會武功的人，並不太多，好像……」突然住口。

「好像怎麼樣？既然說了，難道還要留個尾巴？」

「此事關係重大，李某不敢亂說，何況，這個傳說，也未必可靠。」

「請儘管說，我心中自有分寸，你已事先說明了，就算日後引出甚麼麻煩，江某人保証不會牽扯到你李總鏢頭身上。」

李青竹歎一聲，道：「黃河鏢局下個月賣盤給別人，我也要退出江湖……」

「爲甚麼？」

「江湖上風險太大，我混了二十年，不想再混下去了。」

「江湖子弟江湖老，你想退出去，只怕不太容易。」

李青竹微微一笑，道：「我看到過不少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人，被人殺害，所以，這一次，我早有了準備，李青竹退出江湖，就等於沒有李青竹這個人了……」

「李兄要和江某人作次交易？」

「不錯，我要你答應，咱們今日之會是最後一面，今後永不再見。我相信除了你江兄的踩跡追踪之術外，天下再沒有第二個人能找到我了！」

江千里道：「李兄準備拏甚麼來交換呢？」

「盡吐胸中之密，包管你聽得驚心動魄，老實說，如果兄弟沒有退出江湖的打算，必然會有所保留，江兄也無法盡知內情。」

原來李青竹武功平常，但他有一個人所難及的能力，消息特別靈通；中原數省黑、白兩道中的秘辛，均瞭如指掌。

當然，他下了很多的工夫，佈置了無數暗樁；平日就注意各種徵象，重金收購消息；黃河鏢局賺的錢，大都花在了這方面。

但也憑仗着這些靈通的消息，解去了黃河鏢局多次的危難。

「好！江某答應，但希望李兄提供出的消息內情，確也能讓兄弟驚心動魄！」

李青竹點點頭道：「先說趙二堤，他來自西域，在開封住了二十年，培植了相當的人望，但却沒有人知道，他領導着一個江湖組合……」

「甚麼樣的組合？」

「不像是一般的江湖組合。他們和波斯、西域都有往來，不過，這些年來，倒沒有做過甚麼壞事！」

江千里神情嚴肅的點點頭，道：「趙二堤和馬巡撫是很好的朋友。」

李青竹沉思了一下，道：「我得到的消息是，他們是同門師兄弟……」

「甚麼……」江千里確實聽得驚心動魄了。

「這是長線……」李青竹微微一笑，道：「一放二十幾年的長線！」

「馬巡撫的樣子不像是會武功，」江千里道：「而且，他滿腹經綸，是個很有學問的人。」

「如果中原道上有一位眞正的高手……」李青竹神情冷肅的說：「那馬巡撫便是當之無愧了。」

「李兄是說，馬巡撫的武功已經到達了神氣還虛，不着皮相的境界了。」

「是！說一句不怕你江兄生氣的話，兄弟這二十幾年江湖生涯中，見到了不少高手，馬巡撫是兄弟見到的第一高人。」

「這……」江千里眞的呆住了，道：「這消息不會錯吧？」

李青竹沒有正面回答，微微一笑，道：「江兄，可以去看看韓濤，他不是生病，而是被一種奇怪的點穴術制住了穴道。」

江千里聽得心頭大震，暗道：幸好沒有帶王重山和燕飛同來，如是兩人同來，只怕會嚇暈了過去。

「李兄，還有甚麼指教？」

江千里突然間客氣起來，對李青竹流露出無限的敬重，他洩漏出如此重大的秘密，那是非走不可了。

李青竹苦笑一下，道：「馬巡撫不知道下了多少工夫，化了多少心血，才有今天這份一品大吏的地位，如果不是逼得太緊，我相信他不會暴露身份……」

江千里道：「這個，在下明白，我會謹愼從事。」

「最好能幫助韓濤，想辦法解去他的痛苦。可嘆生龍活虎般的一條漢子，現在只能躺在床上！」

「我會盡力試試，李兄，還有甚麼指點……」

「江兄言重了，中原武林道上，一切都還平靜，馬巡撫算是一個好官，在民間的聲望不錯，看樣子，好像還有更上一層樓的打算，甚麼目的，我就不便猜了。」

江千里暗暗忖道：「看樣子，他還不知道三公主被擄走的事。三公主這趟離京，倒眞是相當秘密了，但何以仍被趙二堤知道了，是不是馬巡撫通的消息呢？」

辭出了黃河鏢局，江千里眞的茫然了，追覓人的行踪，他是天下第一高手，但他却無能處理眼前這等詭奇，迷離的局勢。

如果馬文中和趙二堤眞的是師兄弟，趙二堤擄走公主的事，馬文中豈會不知？但又爲甚麼不惜重金請託，要我江某人，追查三公主的下落呢？難道他不相信我江千里的追踪技術，冠絕武林，故意來試一試？或是故作姿態，留下聖上查問時的退步？

難道是趙二堤私自行動，馬巡撫也被蒙在鼓中？

也許是李青竹的消息錯了，馬巡撫和趙二堤只是普通朋友？

我江千里應該怎麼作呢？把內情告訴王重山，要他飛報回京，請旨定奪，或是，只把三公主救出來，然後帶着小燕子離開這裏……

想到小燕子，江千里立刻又多了一重心事，如果馬巡撫眞是一位絕頂高人，絕不會放過小燕子那樣奇佳的資質……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江千里，竟然被鬧得沒有主意了，他從沒遇到過這種亦敵亦友的問題，一面是江湖高手，一面是手握大權的官府勢力，一步失錯，不但能引起殺身之禍，可能還要株連數十百條人命！

坐在大相國寺外的一條石階上，看着絡繹不絕的人羣，來往在各種不同的攤位上，賣東西的吼叫聲，鬧酒的猜拳聲，孩子們的嬉笑聲，構成一種混亂的熱鬧，你如果是愛清靜的人，這地方可能很快便會把你鬧出神經病來。

但這個地方却是最安全的。

是的，誰會想到名動江湖的江大俠，穿着藍布褲褂，坐在相國寺外的石階上看熱鬧呢？

江千里另外一個用心是，希望碰到丐幫中人；他已感覺到事關重大，已不是他江千里一個人的力量能夠扛得起來了。

他需要幫手，第一流的幫手。

何況，燕飛的力量，已不可恃，馬巡撫隨便找個理由，就可以把燕飛抽調到數百里外去。

奇怪！經常出沒在相國寺外的丐幫弟子，忽然間都不見了。

夕陽將盡，相國寺外夜市已開，百業雜陳的攤位上，已開始點上燈火。

江千里緩緩站起，已暗作決定，先把內情告訴燕飛，至少，燕飛比他更瞭解官場中的情形。

燕飛早已在又一村右大廳中等候，他雖然更衣改扮，也簡單的變了形貌，但江千里仍能一眼就瞧了出來。走過去在燕飛的對面坐下。低聲說道：「燕老弟，你聽着，事情有了很大的變化，咱們得好好商量一下了。」

這地方人聲吵雜，雖已是深秋天氣，仍可聞到汗臭的味道。來這裏吃飯的人，大都是一碗大滷麵，四兩白干，頂多加盤牛雜碎，花生米之類的小菜，但猜拳的聲音，却是大得嚇人。比之相國寺外吵鬧聲，毫不遜色。

燕飛皺皺眉頭，道：「咱們換個地方說吧。」

江千里心中一動，道：「好！到你家裏去，不過，行動要謹愼，別讓人發覺了。」

燕飛雖然沒有出言反駁，但心中却是大不爲然，這裏是開封府啊！是他燕飛管轄的地盤。江千里的小心，未免是太過份了，好像隨時都可能遇上危險似的。

夜幕低垂，開封府已點起萬家燈火。

兩人沒有叫門，越牆而入，身子還未停穩，四點寒星如電，分取兩人要穴。

燕飛吃了一驚，急急仰身閃避，寒星掠面而過。

（未完・二）

上文提要：岳陽老人劉寅用朱芝爲余筠治傷，爲他打通任、督二脈，由蘭夢如陪同到隱逸村，將假冒劉寅的陰陽面靳桐揪出來，向余筠和他師叔孫達交待事情眞相，並將捉拿靳桐的經過，一一交待清楚，使余筠知道殺師仇人是公孫媚娘，並非劉寅。孫達領着余筠和蘭夢如離開隱逸村，各奔前程。余筠、蘭夢如乘鷉入黔……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上官雲龍・文　可飛・圖

恩仇未了情

合力捕捉獵物　爭議各取所需

蘭夢如道：「筠哥！那是甚麼？」

金筠順着蘭夢如纖指望去，見是一塊巨石，上面刻着「瑜珈塚」，一旁另有「紫府故物，留待有緣！」八個較小的字，金筠和蘭夢如都是行家，自然看得出是金剛指一類的指功所刻，字槽的深淺極爲均勻，充分顯示出刻字之人的功力已達登峯造極的至高境地！余筠看完後笑道：「如妹，妳常羡慕小兄福緣深厚，迭獲奇遇，這次可該小兄向妳道賀了！」

蘭夢如芳心中自是十分高興，表面上卻故裝不懂地道：「小妹有什麼事值得可賀的？」

余筠正色道：「妳已得到紫府先生的遺寶，難道還不值得道賀！」

蘭夢如這才嫣然一笑道：「小妹曾聽恩師說過，紫府先生是位前輩奇人，只是他的一生事蹟尚不甚了了，筠哥能詳細告訴我嗎？」

余筠尷尬一笑道：「其實小兄也僅知梗概：據說黃帝時代，有一位功力絕代的大俠，名叫紫府先生，曾協助黃帝平定蚩尤之亂，黃帝論功行賞，本想授紫府先生一個大官，但紫府先生生性淡泊，過慣閑雲野鶴般的生活，不願受官家的束縛，乃飄然離去，不知所終。

「詎料幾十年後，黃帝東到青丘，於路過風山時，又和紫府先生不期而遇，黃帝求才若渴，舊事重提，而紫府先生也仍然婉辭，不過臨別時，卻贈了黃帝三册『三皇內文』：第一册天皇內文，記載的是天象之學；第二册地皇內文，記載的是山川之學；第三册人皇內文，記載的是禪理之學，而人皇內文卻另有一個副册，名叫『瑜珈妙諦』，三皇內文自黃帝以後却下落不明，而傳留下來的，僅是瑜珈妙諦副册，記載的是紫府先生一身出神入化的奇奧武學，據說百餘年前的湘南大俠墨雄，僅參透瑜珈妙諦中的『瑜珈七式空靈掌』，即威震武林，博得『一代奇人』之稱……」

蘭夢如已把持不住內心的興奮；截住余筠未完的話，急不及待地道：「算你博聞！現在閑話少講，請你快幫小妹將那瑜珈妙諦取出來吧！」

余筠微微一笑，走過去力貫雙臂猛向巨石推出。

他這一推之力，不下千鈞，誰知竟如蜻蜓撼石柱般，巨石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余筠望着蘭夢如苦笑着搖了搖頭，蘭夢如秀眉一挑道：「來！我幫着你！相信集咱們兩人的力量，就是萬鈞巨石，也可將它移動了！」

余筠道：「小兄方才試它的重量，恐再加上咱們一倍力量，也難動它分毫！」

蘭夢如悻悻地道：「難道就這樣罷手不成？」

余筠未答，翹首仰望湛湛藍天，出神片刻，驀從背上拔出結綠短劍，

手揮處，一塊斗大石塊應手而落，他一劍得手，心中大喜，登時劍如雨落，向巨石劈去。

蘭夢如見狀，也拔出靈犀寶劍，幫着斬劈巨石。

不到頓飯光景，兩人已將一塊數十萬斤的巨石劈碎，余筠伸手自巨石下面取出一只綠銹斑駁的銅匣子。

余筠略爲拂去匣上所沾泥上，雙手遞給蘭夢如道：「恭喜如妹！」

蘭夢如遙空一拜，然後接過銅匣，默禱了幾句，纖手揭開匣蓋一開，登時嬌容遽然變色。

余筠見狀，心知不妙，忙道：「如妹！有什麼不對嗎？」

蘭夢如泫然欲泣地將銅匣往他面前一遞，傷心地道：「你自己看吧！」

余筠疑惑地接過銅匣一看，匣內那有什麼瑜珈妙諦，只有半截枯竹，和一張寫着：「吾雖捷足先得，仍願傳諸有緣」的字條，末尾並未落款。

余筠也愣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時，反而是蘭夢如强抑住內心的失望，破顏笑道：「筠哥，你也不必代小妹難過，一切福緣，早已前定，是强求不來的！」

余筠定了定神，突然銅匣內的半截枯竹，在他星目中漸漸擴大，不禁夢囈似的自語道：「莫非是他？」

蘭夢如心灰意冷之餘，又因余筠這句話燃起了一絲希望的火花，忙問道：「筠哥！他？他是誰呀？」

余筠搖搖頭道：「不可能！人那有如此長壽？」

蘭夢如發急道：「管他可不可能，你且說出來聽聽嘛！」

「枯竹先生。」

「枯竹先生？」蘭夢如又望了匣中半截枯竹一眼。

「嗯。他如果仍健在的話，怕不有一百五六十歲了。」

蘭夢如偏着頭想了想，道：「說不定是他的子孫或門下弟子所爲？」

余筠道：「不管怎麼樣，咱們總算有了一條可循的線索！」

仰面一看，日正當中，一展愁眉笑道：「如妹，現在天已正午，咱們啓程吧！再有兩個時辰，就到達黔中了。關於訪尋枯竹先生，或他的子孫門人，小兄當竭全力……」

蘭夢如未待余筠話完，突然驚呼道：「筠哥！你瞧，那是什麼？」

余筠順着蘭夢如纖指望去，見遠處一座山谷中，裊裊昇騰起一片綠色霧氣，像開了鍋的沸水一般，兀自骨突骨突地往上湧。

他登時便想到了小叫化尹波所說的「萬年旋龜」，不由心中大喜，暗道：「這才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呢！便催促蘭夢如道：「如妹！咱們快去看看，那綠霧處，可能是萬年旋龜噴的毒氣？」

蘭夢如愕然道：「萬年旋龜？」

余筠答非所問的道：「小叫化曾被一種極爲陰毒的掌力所傷，致不能修練內功，非得要萬年旋龜舌上的紅筋，才能療治他的傷勢！」

蘭夢如更加糊塗了，迷惑地道：「小叫化什麼時候又被人給打傷了？前幾天見他不還是好端端的嗎？」

余筠道：「他受傷已經很久了，因得河朔醫隱向老前輩的悉心治療，並憑藉着丹丸的力量，才暫時保住傷勢不致惡化；表面看來毫無異樣，其實陰寒之毒，已侵入內腑。」

說話間，兩人已跨上鵰背，向那片翻翻滾滾的綠霧飛去。

巨鵰飛得很高，轉眼已至綠霧上空，余筠俯身下望，只見這下面這座山谷，四週奇峯壁立，寸草不生，暗道：「一切景象，盡如小叫化所言，大概是萬年旋龜無疑了，此物既然只在每日正午甦醒，我何不等到中午以後，再下去探個究竟。」

於是便將他所想的告知蘭夢如。

蘭夢如也是個好奇心極重的女孩子，自然滿口答應。

這時綠霧已逐漸瀰漫全谷，余筠道：「如妹，現在毒霧正濃，咱們也無法下去，還是先在附近找座峯頭停下來，再慢慢商量對策吧！」

兩人經過一番計議，太陽業已偏西，再看谷中綠霧，亦已消失無遺，蘭夢如便從身畔取出芝葉，各啣了一葉在口中，便雙雙向山谷中奔去。

這座山谷雖然四週壁立如削，卻難不住這一雙少年俠侶，他們施展開絕頂輕功，很快的便到了谷底。

谷中枯骨狼藉；有人的，也有禽獸的。

兩人雖都藝高膽大，但對這谷中景象，也有點陰森森的感覺，不約而同的撤出了身畔佩劍。

這片山谷雖有數里方圓，但兩人行動迅速，所以很快便找到了萬年旋龜的藏身洞穴。

但，兩人又不禁發起怔來，原來這座洞穴雖有八九尺寬，卻只有二三尺高，人必須匍匐爬行，才能進入。

余筠怔了一會，突然劍交左手，右臂一抬，正欲向洞穴推去，蘭夢如眼快，已一伸皓腕，將余筠右手抓住，埋怨道：「筠哥，你怎的如此魯莽！」

余筠道：「洞口如此低矮，不將它震塌，咱們怎能進入？」

蘭夢如鬆手笑道：「你將洞口震塌了，咱們又怎能進入？」

余筠玉面色微紅道：「小兄倒未想到這點！」

蘭夢如甜甜一笑，回眸望向散置地上的殘骸。

余筠輕噓口氣道：「旋龜深藏洞中不出，咱們又無法進入，這……這該怎麼辦呢？是不是須等到牠明日正午出洞噴霧時，再行除牠？」

蘭夢如沒有立時接腔，深思了好

大一會，突然問道：「方才旋龜噴霧時，你見到有多少飛禽向谷中投到？」

余筠劍眉微皺道：「不過十數只而已，妳問這個幹什麼？」

蘭夢如道：「你不是說等到明日正午，旋龜出洞噴霧時除牠嗎？」

余筠不知蘭夢如胡蘆裡賣的什麼葯，迷惑地道：「是呀。」

蘭夢如愼重其事地道：「所以咱們得先妥籌對策，以免臨時張惶失措！」

余筠想了一想，似有所悟地笑道：「小兄知道了！如妹是想……」

蘭夢如截口道：「知道了就好。這谷中陰森森的，使人感到極不自在，咱們走吧！」

驀自身後傳來一陣陰惻惻的冷笑道：「你們這兩個娃兒好大的膽量，居然敢闖進這座毒谷來，難道不怕死？」

余筠和蘭夢如不禁同時大吃一驚，以他們兩人的聽覺，十丈以內可以辨別落葉之聲，而來人竟欺近到他們身後三丈之內，猶矇然不知，這份輕功，確足令他們心驚了。

緩緩轉過身去，見兩丈外併肩站着兩個全眞老道，左首的一張清癯臉，長髯過腹，頗有幾分仙風道骨神氣；右邊的一張三角臉，八字鬍，綠豆眼，神情猥瑣，使人一見，就有種冷漠無情，令人討厭的感覺。

余筠見這兩個老道雖然來得突兀，說話又是那麼冷冰冰的，十分刺耳；但語氣之間，似又並無惡意，尤其是那位長髯過腹的道長，面色祥和親切。令人樂與親近，便很禮貌地抱拳道：「晚輩是特來此谷尋葯的，請問道長，是否也是來此谷尋葯？」

三角臉老道冷冷地哼了一聲，清癯臉老道則含笑道：「貧道玉虛，這位是貧道師弟洞玄，正是來此谷尋葯。小施主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余筠驟聽「玉虛」和「洞玄」之名，心頭微震，知這兩個老道是崑崙七老中最棘手的人物，一個應付不當，便會錯失這千載難逢的良機，心裡一輪疾轉，便打定了主意；微笑道：「晚輩君漁，這位姑娘……」

蘭夢如蘭心蕙質，已猜透余筠心意，因恐余筠不知代她也將眞實姓名隱去，致留下破綻，便急接口道：「晚輩余夢蘭，請老前輩多指教。」

玉虛道長臉上掠過一絲驚異之色，哈哈笑道：「好個慧黠的小姑娘！」旋又轉向余筠道：「小施主欲尋之葯，可是現正深藏洞底的萬年旋龜？」

余筠莊容道：「不錯！正是爲這旋龜而來。」

洞玄老道一臉不屑之色，冷冷地道：「旋龜奇毒，就憑你們這兩個乳臭未乾的娃兒？哼！眞是不知天高地厚！」

余筠傲骨天生，如何忍受得了洞玄老道那種目無餘子的口氣，登時劍眉一挑，正欲發作——

玉虛道長適時朗聲笑道：「天材地寶，唯有緣者得之！小施主，並非貧道輕視二位，即使合貧道師兄弟的力量，也不一定準能將旋龜捕獲；爲今之計，只有先團結力量，捕獲旋龜後，再行計及其他，不知小施主意下如何！」

余筠雖然厭惡洞玄道長那副嘴臉，對玉虛道長卻是沉不下臉來，聞言改容笑道：「老前輩既如此吩咐，晚輩焉敢不遵……」

話尚未完，倏聽一串清銳朗笑，響徹山谷。

老少四人循聲望去，只見一條頎長人影，疾逾流星飛矢般，眨眼已至眼前，笑道：「且慢分贓，這種無主之物，也應分給老夫一份！」

說完，才向玉虛和洞玄兩個老道點首招呼道：「崑崙老友別來無恙否？自三年前莽蒼一別，想不到咱們又在這蠟爾山相值，眞是山不轉路轉，路不轉，水相連啊！」

玉虛道長面色微變，正欲答言，洞玄道長已搶在前面厲聲道：「公孫涵老匹夫，道爺在莽蒼山輸給你半招，實在不服氣，今既又在此處碰面，正是寃家路窄，道爺還要在你離魂扇上領教幾手高招！」

玉虛道長含笑道：「印証武學，原非壞事，只是此時此地，有欠妥當。」

公孫涵淡淡一笑道：「道長以爲何時比較適宜？」

玉虛道長道：「公孫施主不是也爲旋龜而來嗎，就俟捕獲旋龜以後，如何？」

公孫涵點點道：「這也使得！」

玉虛道長於是指着余筠和蘭夢如爲公孫涵引見，余筠這才知道眼前這個疏眉朗目，五綹長鬚的老者，便是和七老齊名的天山三雁之首；他對七老和三雁的印象都欠佳，所以玉虛道長爲他引見公孫涵時，連仰慕的話都不願說一句，僅只冷冷地點了點頭，算是表示了他的禮貌。

公孫涵看在眼裡，面上掠過一絲不悅之色，但瞬息平復，一拂長鬚哈哈笑道：「君少俠似是很討厭老夫參與其事，是嗎？」

余筠冷冷地道：「上山打鹿，各憑手段，談不上什麼討厭不討厭。」

公孫涵哼聲冷笑道：「君少俠這份豪氣，實叫老夫佩服，想令師定是位了不起的人物，才能調教出這樣了不起的徒弟來，少俠能否將師門見告？」

余筠冷聲道：「家師早已謝絕紅塵紛擾，不願人知，方命之處，還請見諒。」

天山三雁在武林中也算得是一方霸主；而公孫涵爲三雁之首，竟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面前，碰了個不軟不硬的橡皮釘子，登時氣得面色鐵青，仰面狂笑道：「這年頭眞箇變了，老夫行道江湖數十年，眞還沒見過這樣驕狂傲慢的年輕人，哼！老夫若不教訓教訓你，殺殺你的驕狂之氣，

只怕你將來吃的苦頭會更大！」

沉着臉，緩緩向余筠走去。

玉虛身為七老之首，不只武功甚高，而心機尤其深沉，他對公孫涵之突然現身，表面上雖然未動聲色，心裡卻在梭飛電轉，籌思對策。

其實他忌憚的非僅公孫涵一人，對余筠和蘭夢如也深具戒心；因他自見余筠之後，就覺得對方年紀雖輕，但器宇軒昂，英華內斂，尤其那份瀟洒超拔的雍容態度，儼然有如一派宗師，令人油然而生敬畏之心；蘭夢如冷豔無儔，端莊嫻靜中，隱露逼人英氣，所以他見公孫涵和余筠翻臉，正中心意，不特可以窺察他們的功力，作為自己籌思對策的參考，而他們的火併，不論勝負誰屬，同樣是替自己除去一重障礙，且可以逸待勞，再收拾勝的一方，有這幾個原因，他自然樂得按兵不動，坐山觀虎鬥了。

公孫涵是箭在弦上，雖表面故示從容，其實內心非常懊悔方才的衝動，他也和玉虛道人一樣，對余筠的鎮定，有莫測高深的感覺，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所以在緩步走向余筠時，已暗運功力，圖以雷霆之勢，一擊得手。

余筠自巧服朱實，復經劉寅為其打通任、督二脈，功力突飛猛進，較前已不止增加一倍。七老和三雁都是對他不利的人物，雖和玉虛、洞玄二道相遇時不惜委曲求全，將姓名隱去，那是因為心切友難，不願節外生枝；這時又加入一個公孫涵，情形更加複雜，已知無法善了，所以不惜向公孫涵挑釁，他想如能折服公孫涵，不僅去一強敵，也可將玉虛和洞玄二道震住，所以，在公孫涵緩步逼近的這段時間，也將全身功力，運佈到袖上。

眼看公孫涵和余筠相距已不足一丈，就在這時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節骨眼兒上，洞玄老道突然發出一串滿含哂薄意味的冷笑，使公孫涵悚然警覺，腦中電光石火般轉念道：「我今天怎的如此反常，竟和這孩子一般見識，以天山三雁在武林中的威望，勝之不武，何況還有強敵窺伺在側……」

他果非常人，想到此處，即時散去全身功力，止步不前，向余筠頷首笑道：「少俠膽識豪氣，確令老夫萬分佩服！不過此時實不宜咱們動手，而讓別人坐收漁翁之利！」

話完，身形暴退至原來停身之處，轉向玉虛道長問道：「道長是否已籌得捕殺旋龜之策？」

玉虛道長的如意算盤，因洞玄道長的一聲冷笑整個落空，正在暗叫可惜，心中怏怏，便冷冷地道：「貧道師兄弟來此，和公孫施主也不過前後腳之差，所以尚未想出辦法，倒是這兩位小施主，可能已成竹在胸了！」

公孫涵暗罵：「好個狡猾的牛鼻子，竟仍不死心，還想從中挑撥，公孫大爺豈肯再上你的當！」便轉向余筠含笑問道：「君少俠想已有了捕殺旋龜的主意？」

蘭夢如見眼前這幾個人的面部表情，瞬息萬變，芳心中感到無比的厭惡，所以不待余筠答應，倏地粉面一沉，冷冷地道：「咱們有無主意是咱們的事，用不着你多管，你有本領動牠，請儘管自便！」

公孫涵眞是時乖運蹇，竟連番遭受難堪，而且又是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儘管他的涵養再深，且有方才的懸崖勒馬之舉，這次卻再也壓制不住滿腹怒火，兩支疏眉一挑，怒喝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利口小婢，居然也敢出言頂撞老夫！」

晃身間已欺到蘭夢如面前，探臂向對方頭頂的百會穴抓去。

蘭夢如早已全神戒備，容對方巨靈之掌離頭頂不足五寸，冷笑聲中，就地一旋，閃過公孫涵的箕張五指，登時指掌齊施；掌劈胸肋，指點章門重穴。

這是一招險中取勝的怪異招式，也正是她和余筠自參玄錄所載「迷離掌」法中，參悟出的一招「飛花落葉」，這招飛花落葉看似平淡無奇，其實這正是它的奇妙處，因這平凡的一掌一指後面，隱藏着一招玄奧無比的殺着！

公孫涵大概是氣極的關係，竟被這招看似平凡，其實奇奧無匹的招式瞞過，雙掌突自胸前向外一分，雙掌掌緣猛向蘭夢如的一雙皓腕截去。

假如蘭夢如的雙腕眞被公孫涵的雙掌截着，準得骨斷腕折，余筠一旁觀戰，都為他的如妹捏了把冷汗。

眼看掌腕相距不足盈寸，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只見蘭夢如的一雙皓腕，突然一沉一翻，隨着響起一絲極微的裂帛之聲，公孫涵驀地暴退尋丈，低頭一看，右臂衣袖已被對方指鋒劃破一條四五寸長的裂口。

這一來，公孫涵的老臉可掛不住了，心中是又驚又怒，想不到自己數十年的英名，竟毀在一個女娃兒手裡，心一橫，那還顧慮其它後果，暗中運集全身功力於右臂之上，驀地一聲暴喝道：「小賤婢！妳既自己找死，可怨不得老夫心黑手辣了！」

呼的一掌，向蘭夢如劈去。

這一掌是公孫涵畢生功力所聚，加以是啣忿所發，登時狂飆生嘯，石走砂飛，威勢煞是驚人！

余筠傍觀者清，他見公孫涵一招受挫折，雙目中兇光陡熾，惡狠狠地獰視着蘭夢如，便知他在暗運功力，作風雲變色的一擊，急低聲招呼道：「如妹！『導陰接陽』，快！」

余筠話聲剛落，公孫涵的掌力亦已同時發出，說時遲，那時快，余筠單掌微揚，將一股無形柔勁向蘭夢如推去。

蘭夢如蕙質蘭心，應變奇速，這時嬌軀半側，皓腕微抬，迎着余筠推出的無形掌力一吸，纖掌倏翻，將吸收過來的無形掌力，再加上本身內勁，一古腦子向公孫涵劈出的掌力迎去。

兩股掌力凌空一撞，登時發出震耳欲聾的一聲巨響，激盪起的旋風，連站在兩丈外玉虛道長的袍角，也被吹得翻轉過來。

這確是天崩地塌的一擊，公孫涵當堂被震得一連倒退了四五步，才拿穩樁站住，胸腑間已感氣血翻湧。

再看蘭夢如，她終因先天所限，內力相差懸殊，雖以導陰接陽之法，將余筠拍出的掌力引為己用，卻未能完全發揮，因之竟被強勁的掌力反震得飛了起來，尤幸她冰雪聰明，發覺不對時急將全身功力收回護住內腑，才未受到絲毫傷害。

她在被震飛出的瞬間，已將靈犀劍撤在手中，落地後，腳尖點地即回，白影閃處，已又俏生生站在公孫涵面前，嬌聲喝道：「你的掌力姑娘已領教過了，也不過爾爾！聽說離魂扇是你的成名兵刃，招式一定不俗，姑娘還欲領教一番！」

蘭夢如以導陽之法，借余筠內力，一掌將公孫涵震得連退四五步，玉虛和洞玄二道長雖曾瞧見余筠在一旁揚手作勢，因余筠推出的是一股無形柔勁，因而瞞過了這兩位高手。

蘭夢如硬接公孫涵忿怒一擊，二道均代她惋惜，以為這無異是雞蛋碰石頭，不死也得重傷，誰知事實大謬不然，蘭夢如固被震飛，而公孫涵也被震得連退了四五步。

而且，蘭夢如點地即回，手橫耀眼青鋒，行若無事，這不但大出二道意外，公孫涵也不禁為之心悸！

余筠也深知這位如妹在劍法上的造詣，較自己高明得太多，他雖未見過公孫涵的離魂扇威力，但相信不一定能強過如妹的靈犀劍，所以當蘭夢如寶劍出鞘，他卻愈示從容，背負着雙手，仰望着天空中飛馳而過的白雲片片。

玉虛道長城府極深，他在心驚蘭夢如功力之餘，也不斷偷窺余筠反應，這時見到余筠那副悠閑神態，更對這雙少年男女的武功莫測高深，殷鑑就在面前，於是暗中打了巧取的主意。

洞玄道長因記恨公孫涵在莽蒼山的半招之恥，這時幸災樂禍地冷笑道：「三雁之首，果然盛名非虛，今天貧道總算開了眼界！」

公孫涵雖然心悸蘭夢如的神奇功力，但對自己的「七十二式離魂扇」法，卻也不甘菲薄；蘭夢如亮劍叫陣，他是正中心意，想在自己的成名兵刃上，找回方才失去的顏面。探手懷中，正欲取扇，這時倏聽洞玄道人在一傍幸災樂禍，出語譏諷，不由將自蘭夢如處受的一股怨氣，完全轉移到洞玄道人的身上，手握離魂扇，向蘭夢如淡淡一笑道：「姑娘果然藝絕天人，老夫非常佩服，原想再在姑娘劍下討教幾招絕學，但老夫和那位洞玄道友還有點未了的過節，須先清理，只有委曲姑娘略待片刻了。」

蘭夢如嘟着小嘴，本待不依，這時余筠卻走了過來，含笑道：「如妹，公孫前輩和洞玄道長既有過節在前，理應讓他們二位先清理過節，妳又何必急在一時，看看前輩高人比武，也可增廣咱們的見識啊！」

公孫涵面色微微一紅，瞪了余筠一眼，緩步向洞玄道長走去。

蘭夢如見余筠忽然出面攔阻，知非無因，兩人退到一旁後，悄聲問道：「那老兒狂妄自大，眞是氣人，我正欲挫挫他的傲氣，你為什麼要阻止我？」

余筠微微一笑，低聲道：「咱們坐山觀虎鬥，不是更好嗎？」

蘭夢如恍然大悟，用肘在余筠腰眼上輕輕撞了一下，嬌笑道：「看你不出，鬼心眼兒倒是不少。」

公孫涵走到距洞玄道長不足七尺處，手中離魂扇霍地一張，陰森森地冷笑道：「牛鼻子，老夫知道你對你那『六十四式陰陽逆轉虛元拂』法頗為自豪，而老夫的『七十二式離魂扇』法卻也不自甘菲薄，咱們今天是不見眞章不罷手！牛鼻子，你就請先出手吧！」

洞玄道人神情至為冷漠地冷哼一聲道：「方才那位姑娘的一掌，沒有震傷你老兒的內腑吧？不然傳到江湖上去，還說貧道打落水狗，欺侮一個受傷的人呢！」

這番話既陰損，又刻薄，幾乎將公孫涵的肚皮氣炸，離魂扇一收，憤怒至極地大聲喝道：「洞玄惡道憑你也敢輕口薄舌，侮辱你家公孫大爺！」

藍影一閃，離魂扇帶起一縷銳風，逕向洞玄道人咽喉下方的「氣門」死穴點去。

玉虛道長雙眉微皺地搖了搖頭，挪身向左閃開丈餘。

洞玄道人冷哼聲中，雲拂疾出，一招「白雲舒捲」，雲拂銀絲映着陽光，幻起萬縷銀霞，向公孫涵手腕捲去。

公孫涵冷冷一笑，離魂扇倏張，但他並未出手攻擊對方，自管不停地揮舞着離魂扇，繞着洞玄道人側身遊走。

他這柄離魂扇是用冰蠶絲合金線製成的扇面，北天山地下萬年寒鐵鑄成的扇骨；所以揮舞起來，扇面映着陽光，頓時泛起萬點燦爛耀眼的霞光，七彩繽紛，令人目眩神奪，加以自扇骨中射出的縷縷砭骨奇寒，刺膚欲裂。

洞玄道人曾經在莽蒼山吃過一次虧，已深具戒心；知道他這般不停遊走，疾揮鐵骨扇，只是想分散敵人心

神，而眞正的殺着，盡在後面。於是拂立當胸，抱元守一，兩隻綠豆眼似睜似閉地緊盯着公孫涵，一眨也不眨。

兩人這樣耗了約莫盞茶工夫，公孫涵見對方始終抱元守一，緊守着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並不出手先攻，知已識破此中玄機，長笑聲中，離魂扇由張倏合，驀地一招「浪捲流砂」，向洞玄道人臍下劃去。

洞玄道人雲拂一沉，嘿嘿冷笑道：「黔驢之技已盡，道爺看你還能耍出些什麼花樣來！」

公孫涵扇招忽然一緊，扇招中貫注了洶湧的內力，透過八根寒鐵扇骨，向外激射，而扇上的招式，也頓如長江大河般，滔滔不絕地湧出；尤其自扇骨激射而出的八縷徹骨寒風，令人防不勝防，登時將洞玄道人逼得守多攻少，連番後退。

公孫涵攻勢得逞，發出一聲鄙薄的冷笑道：「井底蛙也侈言武功，嘿！你能再接下公孫大爺百招，公孫涵從此隱姓埋名，退出江湖！」

洞玄道人驀地發出一聲厲嘯，手中雲拂一招「孽龍擺尾」，拂上銀絲似掃若捲地猛往上一翻，同時，左手驟揚打出一股劈空掌力，總算遲滯了一下公孫涵浩瀚無盡的攻勢，他也就藉着這電光石火的機會，閃身躍出場外，以拂指着公孫涵喝道：「公孫老兒，這可是你親口說的！嘿！道爺如果敗在百招之內，就一頭碰死在這座毒谷之內！」

公孫涵冷笑道：「公孫涵一言九鼎，就怕你牛鼻子丟不下塵名利慾，到時又要反悔！」

洞玄道人綠豆眼一瞪，厲聲喝道：「公孫涵老匹夫，你敢再侮辱道爺，可莫怪道爺出言無狀了！」

一擺手中雲拂，正欲縱出和公孫涵來箇以死相拚，右臂忽被五指扣住，同時耳邊也響起玉虛師兄的聲音：「師弟，你今天恁地如此心浮氣燥，豈不正中了對方激怒你的狡計，你先平靜一下情緒，讓愚兄也會會這位天山舊友！」

洞玄道人原不是魯莽人物，只因怒極，一時感情衝動，才幾爲公孫涵所乘，這時頓如醍醐貫頂，恚憤全消。

玉虛道長見師弟業已領悟，這才前行兩步，向公孫涵稽首道：「公孫老友，現在咱們也不必多費口舌，貧道久仰老友的金剛掌力能開碑裂石，隔山斃牛，欲不自量力，和老友以三掌定輸贏；如果貧道接不下老友三掌，即時和敝師弟離開這座毒谷，決不再過問旋龜之事，老友如認爲貧道這辦法有欠公允，就請另劃道子，貧道當捨命相陪！」

公孫涵聞言，心中暗罵道：「好個狡猾的老雜毛，你明知在公孫大爺扇下討不了好去，卻繞着圈子以自己所長來硬扣別人；哼！你老雜毛的玄天掌雖然頗具威力，而公孫大爺的金剛掌也不見得就不如你……」

他心裡雖在暗罵，臉上可一絲也未表露出來，哈哈笑道：「道長果不愧爲七老之首，想出來的主意畢竟不凡，老夫一切遵命就是！」

玉虛道長臉上一紅，目的既達，不願置辯，便訕訕地閉起雙目，凝神運集玄天功力。

公孫涵冷冷一笑，將離魂扇藏好，兩臂下垂，運功蓄勢，準備石破天驚的一擊。

大約過了盞茶光景，公孫涵突然一聲大喝道：「道長接掌！」雙掌平胸推去。

玉虛道長雙目倏睜，喝聲：「好！」也是雙掌平胸向外疾推。

兩股掌力中途相接，發出「轟隆」一聲的震耳暴響，登時沙飛石走，掌風餘勁，激盪到兩丈以外，揚起了蘭夢如的雪白裙裾。

當事人雙方，都被震得馬步浮動，第一掌算是不分勝負。

而對掌雙方，也莫不暗暗佩服對方的深厚功力。

第二掌仍然是半斤八兩，難分高下。

經過兩掌硬拚，兩人已都感到內腑間氣翻血湧，自難免要經一番較長時間的調息。

這當兒，倏聽一聲輕叱，接着响起一片隱隱雷聲。

隱隱雷聲並非來自天衢，而是貼着地面滾動……

玉虛道長和公孫涵經過一番調息，已覺翻湧氣血業已平復，兩人對視一眼，又各暗自凝聚功力，都懷着在最後一掌擊敗對方的雄心。

余筠這時面色十分緊張，望着正凝神運功的玉虛道人和公孫涵低聲道：「兩位前輩的這場內力拚鬥，最好留待以後再決勝負；適才驚天動地的兩掌，似已將洞中酣睡的旋龜驚醒，晚輩已隱約聽到洞中傳出『叮叮』怪聲……」

玉虛道人轉頭望了他師弟一眼，洞玄寒着臉點點頭道：「這娃兒所言非虛！師兄，看情形旋龜出洞在即，咱們最好忍耐些時，合力將旋龜捕殺後，就用牠作個彩頭……」

目光一掃公孫涵，又道：「貧道不才，還要向公孫施主討教幾手絕學哩！」

公孫涵冷聲笑道：「只要道長有此雅興，毋論內功外功，指掌拳脚，或兵刃暗器，老夫無不奉陪！」

余筠不願他們節外生枝，忙用話岔開道：「旋龜天賦奇毒，三位前輩隨身可曾帶有解毒靈葯？」

洞玄道人冷笑道：「娃兒，這裡可沒有你發號施令的餘地，還是好好照顧你自己吧。」

蘭夢如最是看不慣洞玄道人這副冷傲神氣，何況是對她的筠哥；當下冷笑道：「眞是『狗咬呂洞賓』，連好歹都分不清楚。嘿嘿，神氣什麼，若不是那位道長給你解圍，恐早已碰死在這座毒谷囉！」

一語點着短處，只把洞玄道人氣得面色鐵青，綠豆眼中閃動兇光，怒喝道：「好小賤人，妳也敢藐視道爺，眞是找死！」

揚臂劈出一掌，一股强勁掌風直向蘭夢如撞去。

余筠急向蘭夢如輕聲喝道：「如妹速退！此非鬥氣之時，讓小兄來接他這一掌！」

說話間已將眞力逼向袖端，迎着劈來掌勁一拂，頓時雷生袖底，只聽「波波」幾聲輕响，洞玄道人拍出去的强勁掌力，像碰到無數小爆仗似地，連聲輕爆過後，頓像洩了氣的皮球，他心頭猛震，暗叫一聲：「不好！」正欲出手應變，誰知那小爆仗似地雷聲，也適可而止。

「道長，此非意氣用事的時候，旋龜即將出洞，還是請趕快準備要緊！」

洞玄道人側耳一聽，果自洞中隱隱傳出叮叮怪聲，只好怒視了余筠一眼，暫將滿腔怒火壓下，探手懷中，掏出一顆殷紅如火的丹丸納入口中。

余筠和蘭夢如也各將事先準備好的朱芝，啣在嘴裡。

洞中叮叮怪聲愈來愈急，也愈來愈大。

洞外諸人的眼睛愈瞪愈大，面上神情也愈來愈緊張。

這時太陽業已西沉，蒼茫暮色，襯着毒谷中的一片暗藍，更加顯得陰風瑟瑟，使人感到毛髮直豎。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叮叮怪聲雖仍响個不歇，却始終停留在洞內十數丈深處，未再向外移動。

公孫涵輕吁了口氣道：「那畜牲雖被咱們驚醒，大概不到時辰，牠是不會出來的了。」

玉虛道人道：「公孫兄所言極是，旋龜雖是無知蠢物，卻有牠的習慣，咱們如不能守候至明日正午，就只有設法誘牠出洞了，不知公孫兄可有善策？」

公孫涵冷冷地道：「玉虛道人在七老中，是有名的賽鬼谷，公孫涵的這點心計，豈敢在孔夫子門前弄文！」

洞玄道人冷哼一聲接口道：「咱們崑崙派雖遭宵小之輩聯手暗算，暫時關閉門戶，但仍不失爲武林一大宗派，若你天山三雁，嘿……」

倏自灰暗色的天空，傳來一聲清銳鵰鳴，將洞玄道人的話聲打斷。

蘭夢如聞到鵰鳴，猛跺小蠻靴急道：「白兒恁地不聽話，囑咐牠在毒谷外等着，牠偏要……」

余筠截口笑道：「白兒千年神物，最是忠主，咱們來了這大半大，牠自然要心急不安了！」

玉虛道人這時倏「哦」聲道：「姑娘藝絕天人，莫非是呂梁山靜修神尼門下高弟？」

蘭夢如只「唔」了一聲，沒有答言，卻撮口發出一聲清嘯。

嘯聲甫歇，巨鵰已是連聲歡鳴，從蒼茫夜色中疾瀉而下，當牠離地面尚有二數丈距離時，蘭夢如突然嬌聲喝道：「白兒，妳怎不聽話，這谷中遍地奇毒，妳怎麼能來！還不趕快回到原來的地方去等咱們！」

巨鵰果然通靈，聞言急止住往下瀉之勢，但却在蘭夢如頭頂不停盤旋，一聲聲清銳長鳴，震得山鳴谷應。

這時洞中叮叮怪聲，忽嘎然而住，卻傳出另一種如鐵錘擊地般的响聲。

玉虛道人驀地雙眸精光電閃，低聲招呼道：「諸位請留神，那畜牲被靈鵰鳴聲所引，恐即將出洞了。」

話完，凝神蓄勢，雲拂當胸，宛如面臨大敵。

蘭夢如急向巨鵰揮手喝道：「毒物就要出洞了，還不快走！」

巨鵰倒很聽話，一聲長鳴，刺空飛去。

余筠和蘭夢如已雙雙拔出寶劍，凝眸注定洞口。

這當兒，那如鐵錘擊地的聲音已响到了洞口，而且自那黑黝黝的洞穴中，閃動着兩團杯口大的慘綠光芒。

守在洞外的幾個人，每個人的心弦都是繃得緊緊的，因爲他們雖知旋龜是天材地寶，卻不知捕捉之法，一個弄不好，不但希望成泡影，說不定還得變成毒龜的口糧哩！

兩團綠光緩緩向洞外移動，漸漸，漸漸，一個長相特別醜陋的龐然大物，終於呈現在他們眼前。

只見牠生的鳥頭鱉尾，雪喙朱冠，一個紫銅色龜甲，怕不有丈餘方圓，兩眼綠光閃閃，視定洞外諸人，巨口開噏間，發出一串宛如伐木的叮叮怪聲。

旋龜離開洞穴丈許，玉虛和洞玄師兄弟首先發難，四掌齊推；玉虛道人推出的千鈞掌力，全擊在旋龜的硬甲上，洞玄道人的掌力卻將洞口震塌，算是堵塞了牠的歸路。

這只旋龜雖非名符其實的「萬年旋龜」，卻也有兩千餘年的龜齡，在牠的生命裡，那曾吃過這種大虧，登時激發兇性，一聲令人心悸的怪叫過後，猛張巨口，噴出一股淡綠毒霧。

這時余筠和蘭夢如正好仗劍撲到，旋龜的這口毒霧，算是完全招呼了他們兩人。

也是余筠和蘭夢如吉人天相，命不該絕；如眞被毒霧噴中，十條小命兒也報銷了。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驀聽一聲大喝道：「快避毒丹！」

隨着喝聲，自山腰縱下一條灰白色人影，疾逾隕星般一墜數十丈，眨眼間已至地面，猛向旋龜撲去。

灰白色人影尚在空中時，余筠和

蘭夢如已同時感到有股極爲柔和，但彈性奇大的勁力，將兩人前衝之勢阻住，使他們能聞言及時應變，急向一側縱開。

再看那自山腰飛落的灰白色人影，正綽立在旋龜前面數尺處，全身悉被淡綠毒霧所包沒。

奇怪的是，那灰白色人影雖被毒霧所困，卻毫無舉動，只像尊石仲翁般靜靜地站着。

一人一龜就這樣對耗着，谷中的空氣顯得沉悶極了，每個人的心情也緊張極了，不僅在場幾人對當前情況感到納悶，就連此刻隱伏在山壁上的十數隻眼睛，也感到無比的迷惑。

炊許光景過去，包沒着灰白色人影的濃霧，已開始逐漸稀薄，終至化爲烏有。

這時，龜頸一伸，又發出一串叮叮怪叫，叫聲淒厲刺耳，令人聞之，心神皆悸。

然灰白色人影似無知覺般，兀自屹立如山，紋風不動。

旋龜一陣怪叫過後，巨嘴倏張，噴出一顆赤紅如火的球狀物，疾逾勁矢般向灰白色人影射去。

灰白色人影顯已成竹在胸，容那赤紅的球狀物來到身前，才驀地一抬右臂，撒出一張黑忽忽的網兜，將球狀物網個正着，隨即納入胸前衣內，同時手中多了一柄寒光閃閃的匕首，欺身而上，向旋龜咽喉刺去。

說時遲，那時也僅是粒米之差，只聽「噹」的一聲，一顆既疾且勁的鐵蓮子，硬將匕首撞歪。

同時，一個兇神惡煞般的和尚，右手四指拄着一條鑌鐵禪杖，大刺刺地站在灰白色人影面前，單掌略打問訊道：「向施主，這份功德，就請讓給貧僧吧！」

原來這灰白色人影，正是小叫化尹波說的「河朔醫隱」向前，他這身灰白色衣履和面具，均係用犀革縫製，所以百毒不侵。

向前在江湖上有「好好先生」之稱，所以無分黑、白兩道，即使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也對他存着三分友誼。這時淡淡一笑道：「九指禪師如此吩咐，向某自當遵命，不過……」

九指僧桀桀笑道：「既承向施主賜貧僧這個面子，就請不要再『不過』了，承情之處，日後一定有以報答！」

九指僧話聲剛落，四週山壁突然發出一片笑聲，接着「颯……」飛下七八條人影。

這些人雖是同時縱落谷底，卻非會集一處；有的奔向余筠，有的奔向玉虛，有的奔向公孫涵，當然也有奔九指僧的。

奔向余筠是老叫化舒暢，和小叫化尹波。

奔向玉虛的是他們七老中的半瓢道人。

奔向公孫涵的是他們天山三雁中的其餘二雁；「翻天雁」趙瑜，和「神火雁」晏偉。

奔向九指僧的是法通和尚和「暴燥鬼」吳倫，和「焦面鬼」苻風。

半瓢道人首先冷笑着說話道：「九指和尚，你別作夢啦，即使向兄眞的賞你這個面子，可是有這麼多高人在場，恐不會讓你趁心如願哩！」

九指僧轉頭獰視着半瓢道人沉聲道：「依你之見呢？」

半瓢道人道：「咱們都是江湖人，當然是照江湖規矩辦！」

公孫涵大聲附和道：「半瓢道長言之有理，公孫某絕對贊成！」

老叫化舒暢白菓眼連翻，怒哼了一聲。

向前笑嘻嘻地抱拳作了個羅圈揖，大聲道：「諸位，諸位！這旋龜確是天材地寶，全身骨肉筋血，莫非靈葯；諸位欲怎樣分配，向某不敢過問，不過向某已受人之託，僅需龜舌上的一條紅筋，爲人治一種極陰毒的內傷，希望諸位能賜給向某這個薄面……」

九指僧冷笑道：「看不出向施主倒是個很工心計之人，只是貧僧是個死心眼兒，想先知道貴友是號怎樣的人物？」

向前笑指着小叫化尹波道：「喏，就是這位小友！」

九指僧斜乜着一雙兇眼，不屑地望了尹波一眼，冷笑道：「就憑這個小臭要飯的？嘿！不配！」

小叫化平素眼高於頂，除了他老叫化師父，誰也不放在心上，那受得了九指僧的當衆揶揄，三棱眼一翻，怒喝道：「刁靈，你算個什麼東西？你說小要飯的不配，難道你這九個指頭的『陰煞神』配？嘿嘿，也不洒道尿照照自己，什麼德性！」

尹波刁鑽古怪，口齒鋒利，他從君山釣叟口中得知九指僧出身，這時正好派上用場！反唇相譏。

九指僧被小叫化揭着瘡疤，登時惱羞成怒，一聲暴喝道：「小賊臭化子，憑你那專吃殘菜剩飯的德性，也敢在佛爺面前出口不遜，這可怪不得佛爺慈悲你了！」

人忽欺前丈許，單掌一揚，遙向尹波劈去。

老化子舒暢白菓眼一翻，露出兩粒精光灼灼的黑眼睛，怒視着九指僧喝道：「禿驢！你家化子祖宗雖是寄身丐門，卻從不做傷天害理之事，總比你這個人面獸心的佛門敗類高明得多！」說[illegible]，已閃身擋在小化子前面，右臂一揮，一片「隆隆」雷聲起自袖底，和九指僧遙擊出的陰煞掌勁一撞，只聽「轟隆」一聲悶响，舒暢的身子晃了晃，九指僧卻被震得拿樁不穩，一連倒退了四五步。

九指僧一招受挫，更加暴怒如狂，喝道：「賊瞎化子，想不到你那破袖上還眞有點鬼門道，你再接佛爺這掌試試！」吸口眞氣，勁貫雙臂，全力

向舒暢推去。他這一式雙撞掌是怒極而發，用足了十成眞力，登時陰風呼嘯，連站在兩三丈以外的人，都感到陰寒砭骨，威勢確是非同小可！

舒暢也不示弱，隨將全身功力傳佈雙袖，兩臂揮處，滾滾雷聲，隨袖飛出。

兩股勁力一接，宛如平地打了個焦雷，九指僧被震得差點飛了起來，登時哇地噴出一口鮮血，面色鐵青，不啻猙獰惡鬼。

法通和尚忙飛步上前將他扶住，並自身畔取出一顆護心丸納入他的口中，低聲問道：「內臟可傷？」

九指僧一蹙雙眉，點了點頭。

法通和尚安慰道：「今夕之事，決難善了！趁着這風雨欲來之前，大師不妨調息一下。」

九指僧輕「唔」了一聲，便由法通和尚照顧着去覓地調息。

舒暢幸虧見機得早，揮臂之前，已暗將部份眞力護住內臟，同時也自閉了全身穴道，饒是如此，也仍被幾縷寒氣侵入體內，一連打了幾個冷噤。

舒暢和九指僧拚鬥之時，那邊七老中的半瓢道人，和天山三雁中的趙瑜，也已打得難解難分。

玉虛道長向公孫涵含笑道：「方才咱們兩掌未分勝負，公孫兄可還有雅興？」

公孫涵疏眉一挑，朗聲笑道：「只要道長高興，公孫某人隨時奉陪！」

玉虛道長道：「是公孫兄另劃道子？抑繼續那未完的一掌？」

公孫涵忽斂笑容，冷聲道：「悉聽尊便！」

玉虛道長道：「公孫兄既如此謙讓，貧道倒不好意思取巧了。」

公孫涵冷冷地道：「無妨！道長只管揀拿手的活兒。」

玉虛道長微微一笑道：「久仰公孫兄的離魂扇獨步武林，貧道不揣翦陋，想以手中拂塵，在公孫兄的離魂扇上討教幾手高招！」

公孫涵道了個好字，探手取出離魂扇，腳下不丁不八一站，神閑氣定地凝視着對方，嘴角露出微微笑意。

玉虛道長不由心下暗讚，就憑公孫涵這份氣度，誠不愧爲三雁之首！

心下雖在暗讚，可是並未閑着，手中銀拂一招「天外來鴻」，進步欺身，同時沉聲喝道：「公孫兄請接招！」

拂端的千百根銀絲，根根挺直如鋼針，向公孫涵胸前點去！

公孫涵早已蓄勢待敵，見對方銀拂出手，驀地一挑雙眉，離魂扇忽張，「力撼五嶽」向外一封，左掌冷不防呼地劈出一股强勁掌力，奇襲玉虛道長腰部。

玉虛道長久經大敵，事先已防到這一着，雙肩微晃，疾逾飄風地一下繞到了公孫涵的側背，反掌向公孫涵背部拍去。

扇來拂往，眨眼便是二十餘招，因爲一個是七老之長，一個是三雁之首，在江湖上都是頂尖兒的人物，這番聲勢，自是不同，能來這毒谷觀戰的，可說都是武林中的高手，這時也莫不頻頻頷首，讚嘆不已！

向前趁着場中紛亂之際，餵了旋龜兩粒丹丸，使牠暫時陷入昏迷狀態，然後蹲在龜側，以一種極爲安閑的神態，注視着場中的變化。

蘭夢如這時悄悄拉了余筠一下，低聲道：「那位向老前輩既說是代小化子找靈葯，咱們何不趁這紛亂之際，先去將龜舌上的紅筋挑下，給小化子治病？」

余筠遲疑地道：「這——妥當嗎？」

蘭夢如秀眉兒一挑，冷聲道：「有甚麼不妥！旋龜是咱們發現的，是向老前輩制服的，咱們爲甚麼不能先行處理？」

余筠點點頭道：「這樣也好。」

兩人商議好，轉頭見老化子師徒正聚精會神地注視着鬥場，便不聲不响地悄悄向旋龜處走去。

法通和尚陰險狡詐，城府深沉，他雖兩眼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場中的惡鬥，其實，眼角餘光四射，監視了全場，他知道在場之人無一庸手，九指僧又已受傷，正在行功療治，以他個人和雩山三鬼的這點力量，對付任何一方，都絕難討好，所以他乾脆來個金人三緘其口，決不出言開罪任何一方，希望別人拚得筋疲力盡，由他坐收漁翁之利。

余筠和蘭夢如的舉動，自然逃不過他的眼睛，他既不願開罪任何一方，自然不願出手攔阻，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大聲笑道：「余少俠，咱們久違了呀！」

余筠和蘭夢如都是水晶心眼兒，剔透玲瓏，法通和尚大聲一嚷，便知他在使壞，尤其是蘭夢如，只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將他狠狠扎上幾劍。

晏偉和洞玄道人果然聞聲轉頭望去，晏偉只是冷冷地一笑，洞玄道人卻是性如烈火，已飄身攔在余筠二人面前，寒着臉沉聲喝道：「你們兩個娃兒想趁空檢便宜？」

蘭夢如冷笑道：「你說誰檢便宜？你們才是厚着面皮想檢便宜哪！」

洞玄道人雖然性烈橫蠻，倒不是富於心計的人，聞言語塞，不由老臉一紅，怒道：「不管誰檢便宜，反正勝負未分之前，誰也不准動牠！」

蘭夢如哂笑地冷聲道：「你管不着姑娘的事！」

洞玄道人冷哼一聲道：「不信你們就闖闖看！」

余筠接口冷笑道：「不信你眞能攔住咱們！」

話完，搶步而上，一招「遙指梅林」，右手駢指如戟，疾點洞玄道人太陽、聞聽二穴。

洞玄道人喝聲：「找死！」左手剪梅手，擒拿余筠腕脈、右手一記反背陰掌，向余筠小腹掃去。

余筠撤臂旋身，只毫厘之差，堪堪避過洞玄道人一掌，登時身法一變，竟施展出崑崙絕學——二十四手截手法。

洞玄道人猛吃一驚，急收招後掠八尺，指着余筠喝問道：「你這娃兒到底是甚麼人？」

余筠微微一笑道：「余筠！」

洞玄道人嘿嘿冷笑道：「好哇，這才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娃兒，本門的武學參玄錄，可是在你身畔？」

余筠道：「不錯！是崑崙派掌門人遺命相託，代爲保管的，將來交還給崑崙派的門下弟子。」

洞玄道人面色稍霽，伸手道：「既在你處，可速交還貧道！」

余筠冷笑道：「憑甚麼？」

洞玄道人道：「崑崙之物，崑崙七老有權收回。」

余筠嘴唇一披，不屑地道：「尊駕如果眞是崑崙門下弟子，余某理當雙手奉還，不過——嘿嘿，崑崙七老之名已成過去，現在只能稱爲草野七老，與東門前輩遺言不符，歉難從命！」

語謔而虐，只把個性如烈火的洞玄道人氣得渾身發抖，厲叱聲中，一招「力劈華山」，右掌貫注全身功力，猛向余筠劈去。

余筠知道洞玄道人這一掌是啣忿而發，力能碎石開碑，不敢硬接，身形一晃，避了開去。

洞玄道人一掌劈空，更加怒不可遏，登時形同瘋狂般，雙掌猛揮，帶起一片呼呼勁風，向余筠攻擊。

藺夢如見心上人守多攻少，先機盡失，芳心正自焦急，自思如何暗助一臂之力，恰好小化子尹波施施然走了過來，向她點頭打了個招呼，驀地右手小臂略抖，一點黑影疾射而去。

洞玄道人以七老身份，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全力攻出二十餘招，仍無法將對方制服，已感到極爲難堪，羞怒之下，竟使出他的平生絕學——伏虎三掌，一招「敲山震虎」，向余筠拍去。

這一招敲山震虎看似平平淡淡，毫無奇特之處，其實這平淡無奇的一掌，正是伏虎三掌中變化最奇譎，威力最凌厲的一招。

余筠迭獲奇遇，功力已不在洞玄道人之下，只是應敵經驗不夠，無形中打了個折扣。這時，他並未覺察對方這一招敲山震虎的奇譎威力，仍以常招相應；左臂一揮，橫截對方右臂，右掌猛向對方腰眼掃去。

洞玄道人嘿嘿一聲冷笑，拍出的右掌倏收，正欲變招傷敵，倏從斜刺裡飛來一絲勁風，直奔天谷穴。

天谷穴亦名天隙穴，俗名耳根穴，位於耳後略下方的突入處，此穴神經密佈，如被擊中，可立即斃命。

洞玄道人自然先求自保，大袖一揮，將襲來暗器掃落，人也隨着大袖一揮之勢，橫飄數尺，雙目兇光閃閃，覷定藺夢如和尹波，怒喝道：「是誰暗算道爺？快說！」

尹波三棱眼一翻，咧着巨嘴笑道：「嘻嘻，是我小要飯的！你和這位余小俠玩了恁半天，也沒有玩出個名堂來，看的人也膩煩了，小要飯的想和你另換個花樣玩玩，你敢答應？」

洞玄道人懋着滿腹怒火，無從發洩；尹波的譏誚調笑，無異火上澆油，只把個洞玄道人氣得鬚髮怒張，一聲暴喝道：「好！道爺就先劈了你這小化子！」

掄掌向尹波劈去。

小化子雖然身負陰毒暗傷，無法鍛練內力，但一個身子卻滑溜得像條泥鰍，大腦袋一晃，便閃到了洞玄道人身後，拍手笑道：「老道，小要飯看你大概是氣瘋了心，剛說好咱們換個花樣玩玩，怎麼蠻不講理，動手就打人？」

洞玄道人確是氣極，鐵青着臉欲向尹波撲去，余筠已縱身攔在他的面前，手橫寒光耀眼短劍，沉聲道：「咱們之事尚未了結，在下還想和道長雲拂上討教討教！」

洞玄道人冷哼一聲道：「你們想在道爺面前使用『車輪戰法』，那是白費心機，乾脆你們一齊上，也免得道爺多費手腳。」

余筠冷笑道：「就在下一人，你還不一定準成呢！」

洞玄道人自腰間取下雲拂，氣極而笑道：「你想自尋死路，就進招吧，道爺成全你。」

余筠左手揑劍訣，一領劍招，喝道：「道長接招！」一招「博浪拋錘」，劍鍔上幻起萬道寒芒，宛如洒出漫天繁星，上刺天靈，中點玄璣，下閉白海，一招分攻上、中、下三盤，眞是玄妙至極！

這招博浪拋錘，正是蕭湘劉寅所授三十六手蕩魔劍法中的一招追魂奪命絕招，威力自是非同小可。

洞玄道人也是武術名家，自然識貨，不禁心頭駭然，暗道：「這小子年紀雖輕，不但內功已具相當火候，而且所懂武功，既雜且博，若假以時日，其成就簡直無法估計……」轉念及此，便存下除去余筠之心，當下默運眞力，喝聲：「好劍法！」雲拂一掄，一招「蒼龍捲尾」，身軀隨着一旋，讓對方分攻上、中、下三盤的一劍，拂絲驟向余筠持劍手腕捲去。

余筠微微一笑，右腕倏沉，結綠劍化點爲削，猛往上一翻，迎着拂絲截去。

洞玄道人一聲大吼，右手一帶雲拂，左手劈出一股無形掌力，直向余筠胸前撞去。

（未完．六）

上文提要：王志平卧底成功，僞鈔集團一網成擒。志平受槍傷，幸得章承志親駕直昇機接應，否則……但事後章家的人非但不領其情，醫藥費也未肯付分文，亦不肯重新聘用王志平，甚至連在僞造信用咭事件中被寃枉的李素菊也未能得回清白；二人同告失業。情形令人氣忿，承志萬分內疚痛苦……以所謂「支票輪盤」騙去「南託」大筆金錢的余森牟，投機黃金及外幣……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錢莊風雲

一枕黃粱須臾醒　百年基業瞬間傾

在余森牟志得意滿的狂歡着的時候，萬千市民默默忍受着痛苦煎熬的噩夢般的七天時間終於過去了。

這天是星期三，從昨晚起，香港皇家天文台便發出將有暴雨降臨的警告；今早，在市區上空的黑雲雖然還不很多，但却像鬼趕似的跑得飛似，到上午十時過後，黑雲便開始層層叠叠的凝聚攤鋪，漸漸的把整個市區上空壓蓋住了，本就被密麻麻的大廈遮擋得密不透風的市區因而就變得黑黝黝的，就好像黃昏已突然提前降臨。

這時，昨晚又是一夜狂歡的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才醉眼醺醺的返回他的銀行總部。他脚步虛浮的走近他那張大班椅，坐了上去，合上眼皮打算養會兒精神然後再把存款部主任老區傳來，問一下他近日存款數字下降的情況；現時的他已豪氣多了，區區的一、二千萬存款下降已不怎麼的放在心上。他昨天還斷然的吩咐韓曉艮再替他入貨六百手黃金，合計他手頭「炒」着的便達一千手黃金，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光拿出去做炒金「孖展」的現金便五千萬港元；同時，他在外滙市場買入的美元已過了上億這天文數字！因此這區區的一、二千萬存款數目便變得十分渺小，他如何會放在眼內？

就這時，雷平康却幽靈般的閃了進來！這至少在現下的余森牟心目中是如此，不知爲什麼，他對這小心多疑的搭檔是越來越瞧不順眼了，他特別討厭他那種幽靈鬼魅般的動作！

「什麼事？平康！」

「有件事告訴你哩，我剛打聽到的，就走過來看你回來了沒有。」狐疑的雷平康並不知曉余森牟的心事，他走過來，不待招呼就坐下來，然後輕聲說。

「什麼事你說！平康！」余森牟却有點不耐煩了。

雷平康怔了怔，這時他才發覺眼下姓余的神態很有點異樣！因此他幾乎不想說下去，但想到這事又直接牽涉銀行開展業務的方針，他自己又搭着同一條船，他不能不提醒他。終於，雷平康小心翼翼的說：

「是這樣，森牟，我聽一位朋友說，他可是在財政司裡工作，港府有可能採取措施穩定港元，如果是這樣，估計美元會下跌，銀行方面應當馬上放出美元改購港幣，這對豐隆的收益很有幫助！你看行麼？森牟。」

余森牟因雷平康這消息心頭突突的一跳，但隨又嘿嘿一聲冷笑，因爲他更自信他自己的判斷！

「我也聽到一個內幕消息！但跟你說的恰恰相反！英國人眼下是故意給顏色中國大陸方面瞧瞧！經濟這把火是故意點燃的，目的是火燒鳳凰！逼中國方面讓步！財神爺剛說完不取消港元存款利息稅，堅持豁免外幣利息稅，還說港元疲弱是投資者對前途缺

乏信心所致，就馬上跑到英國老家渡假去了，這不是向美元急升大放綠燈麼！美元決不會跌！只會升！升！升！而港元是跌！跌！跌！……但放心吧，平康，這些事我會瞧着，總不會讓豐隆吃虧的？哈哈！」

把雷平康斷然的打發出去，余森牟往椅背上一靠，眼皮又緩緩的合上了，他着實還捨不得放棄剛才那夢一般但却是眞實的美景！

嘟！嘟……

就在這時，辦公桌上的電話又响了起來！這落在余森牟的耳中却就有如美妙的仙樂！這個時候只有韓曉艮才敢於打電話上這兒來，而近日每接他一個電話，他的財富就往上跳躍一大步，試問世上那有這般蕩人心魄的樂曲？

「曉艮兄麼！我是森牟！金價、美元又往上衝麼！」

電話果然是韓曉艮直接從孖沙街打來的！那本身已是一個極好的預兆！余森牟忍不住得意的嚷了一句，這是他判斷中幾乎是百分之一百的眞實的事兒！但韓曉艮的回話却有如在這董事長室裡炸响一聲驚雷！

「……不！不！情形有點不妙！今早甫開市不久，大量沽盤就湧到了！眼下已跌去五十塊了！你看看怎麼辦？森牟兄！要不要拋出去？」

「這！這……嘿！慌張甚麼？是有人故意壓低價然後他們趁低價入貨！我余某人瞧透這鬼域伎倆！才不上這個鬼當！你替我緊緊地揑住！」

余森牟把電話狠狠的一擱，發了一會怔忡，心頭劇烈的一陣疼痛！每兩跌去五十塊，他這一千手黃金眨眼工夫就丢了五百萬！他如何捨得在這時拋出去？在他決然的判斷中，金價還會往上衝！衝！衝……關鍵是能否沉得住這口氣！

但這口氣還沒來得及沉下去，他又接連接到韓曉艮幾個十萬火急的電話！

「又跌下五十塊！跌下八十塊！跌下八十五塊！跌！跌！跌！」

「美元也不穩啦！九元七！九元六五！九元三！九元！八元九！八元六七！跌到八元了！跌！跌！跌！」

「……嘿！跌！跌！跌！這絕不可能！天！他媽的你爲甚麼不是升！升！升……揑着！……你無論如何要給我揑住！眼下放出去我就甚麼都完蛋了！」

余森牟把電話一摔，就閉着眼睛呻吟！這「跌」字是如此的可怕，美元他在九元入貨，跌到八元就整整被斬掉一億港元！還有黃金，眼下已跌去四百塊，他那五千萬的孖展已被砍斷一大半！更可怕的是，他買美元的現金，有很大部份是秘密挪用豐隆的儲備金，眼下却就連這短缺的儲備金也被斬去，豐隆銀行方面也由於他的強硬，到眼下還有大筆在八元半買入的美元，光是這筆損失便達二億多元港幣！再加上他私人損失的那一億四千多萬，萬一豐隆有個三長兩短，他今回當眞是徹底完蛋了！他眼下唯一的一線希望就是拚死揑住那黃金、美元不放！還會重新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余森牟歇斯底里的幾乎破口嘯叫出來！

不幸那魔鬼似的電話又响了起來！余森牟抖顫的揑起電話。然後他便死人似的軟癱在他那的銀行大班椅上！

「……已跌破四百九十塊！森牟兄的炒金孖展已空倉了，你不肯補倉，所以按公司的規矩我把你名下的黃金全部放出去了！折算下來，你那五千萬元孖展，扣除佣金，大概還有五、六十萬吧！你名下的美元也拋出去了，因爲買美元的按金也跌破了危險線！有關買賣結算帳單，公司方面很快送來！算了……森牟兄，就當是一場教訓吧，回過氣再說吧！」

韓曉艮在電話中說着這恐怖的最後消息，他的聲調是冷漠的，就好像買賣一棵白菜般的輕鬆平常，然後他也不等對方回音，就把電話擱下了。

很長，很長一段時間，這董事長室一片死寂，就好像地獄突然從地府中升了上來，把這兒的一切，包括它的主人，無情的全部扯了進去。

醞釀了兩天兩夜的暴雨終於傾瀉下來，這一下就無休無止的持續了三日三夜，雨水開始從下水道倒湧回路面，浸過馬路，向兩旁的行人道湧去，眨眼間繁華的街道便成了一片白光閃灼的汪洋大海。

整個市區的運作因此幾乎陷於停頓。幸而路面的雨水終於緩緩的退去，暴雨也漸漸的稀鬆下來，但直到今天早上，依然是如絲如霧的，把市面弄得一片灰矇矇。

這時，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回到他的銀行總部。經烈投資有限公司的帳單昨日已直接寄到他府上，帳單上清清楚楚的列明了買賣的種類項目數字，曾經在帳面上賺的，實際損失的款項也一目了然，一切已成了定局，眼下除了豐隆這塊最後的地盤，余森牟簡直不知道這世上還有甚麼可供他容身的地方！

不幸的這最後的一塊地盤也在搖震晃動！這點，余森牟自是心知肚明！銀行的儲備金已被他秘密挪用而烟消雲散，這雖然被他的餘威壓着還不致於洩漏，但若碰上銀行有些風吹草動立刻就會因應急現金的短絀而原形畢露！更可怕的是那批動用存戶的錢高價買入的美元，因美元的劇跌而損失接近百分之四十以上，銀行的流動現金因此而跌到不足存款總數的百分之五！這還遠遠不到銀行法例現定的最低限度的百分之二十五！換言之，每一百個客戶有五個以上前來提取存戶的平均數字，豐隆就會面臨無錢

支付的絕境！

更不幸的一直寵幸着他的那「上帝」也不靈光了！在最絕望的時刻，他曾經十萬火急的把魯春齡請出來，試着逼他加快運動那「輪盤」，但這鬼東西却不肯答應，說是南託因早期大手買入高價美元而損失慘重，而且放出的貸款大批出現爛帳，存款數字也急劇下降，流動現金也快要見底的到達危險邊緣，那「輪盤」已幾乎轉無可轉，不但不能加快，反而是到了拆「輪盤」結束「生意」的時候了！否則就會引起注目，追查起來，可就連從容退出的迴旋餘地也立刻失去……這鬼東西！這時候還談甚麼從容退出！哼哼，余某人走上絕路，看你姓魯的怎麼從容退出！

這種種魔魘般的念頭在余森牟心裏轉着的時候，存款部主任老區却慌失失的未敲門就逕直的闖了進來！

「董——事長！你吩咐二十萬元以上的提款盡量設法拖住，但這筆五十萬的定期存款存款部很難處理，我……就跑上來請示，董事長說這該怎麼辦？」

挨了余森牟鬼火似的目光一灼，區主任的冷汗就直冒了出來，也不知是因爲余森牟的目光，還是因爲他手裡揑着的那張定期存款單，他說話也吶吶的微微抖顫！他在這行上呆的日子也不淺，自然明白「二十萬元以上的存款設法拖住」這話的內裡含意是甚麼！

余森牟狠狠的瞪了這老區一眼，伸手就奪過他手中揑的那張定期存款單。存款單的金額是五十萬港元，定期半年，尚差半個月才到期，存款人的名字是「趙世明」。余森牟也根本不知這「趙世明」是何方神聖，他溜了那存款期一眼立刻就光火了！

「這有甚麼難處理！存款還有半個月才到期！你把他打發走就完事了！這麼些鷄毛蒜皮的事也來煩我！就這樣，你下去好好瞧着，區主任！」

余森牟斷然的說，這時他的董事長口氣還是挺十足的！換了平日，區主任立刻就會唯唯諾諾的退出去，但這時他却硬是呆着不動！

「你怎麼啦！還有甚麼事？你說！區主任！」

「這這這，這姓趙的存戶說，他情願不要那半年的存款利息也要把款子提走！銀行裡也有這個規矩，所以……所以我也不好說話！還有，這姓趙的在下面嚷着一些很糟糕的話，這話還與董事長你有關的……」

「嘿！我有甚麼值得他嚷嚷！他還胡說八道，就吩咐保安部把他送去警署！控告他一條誹謗銀行聲譽罪……他胡說些甚麼？嘿！」

「……他……他說豐隆有位最大的老板拚命拿銀行的錢去炒金、炒美元……輸精光了，就連存戶的錢也不肯兌現了！這當然是姓趙的他媽的胡說八道，我當然不信。但他在營業大廳吵得很厲害，這話傳到別的存戶耳裡影响就挺壞哪！所以，所以依我看，是不是就先給他算了？」

區主任小心翼翼的說，唯恐這把余森牟激怒。但余森牟却異樣的沉默，好一會才緩緩的沉聲說：

「不行！區主任！此例一開，打後的大批湧來那就更麻煩了！你也知道眼下銀行的流動現金是有點困難，這全是市面那見鬼動蕩造成的！渡過這個難關後一切就會改觀！你下去好好對姓趙的說，豐隆資金雄厚，絕不會短少了他這區區的存款數字！讓他安心再等半個月，到時本利一齊馬上兌現！就這樣吧，別再猶豫了，這是我最後的決定！」

目送着驚疑不定的區主任出去，一抹絕望的獰笑就印上余森牟的嘴角！「嘿！這區區的幾十萬小數目竟然要費這麼多唇舌！這還不夠余某人那晚在富豪門的一夜花銷！難道就眞的落到如此地步……這姓趙的是從何處知道這見鬼的內幕秘密？這事除了韓曉艮這見鬼的通天經紀之外，根本就沒有第三者知曉！八成是這鬼東西落井下石故意把這消息洩露出去！」這恐怖的意念驀地跳了出來，把本就陷於絕望中的余森牟刺得騰的直跳了起來！他抖顫着伸出手去電話旁，他思忖着該用甚麼法子把韓曉艮這鬼東西的嘴巴掩住，他就連用哀求這最卑賤的辦法也想到了，他第一次發覺自己竟然是如此的虛弱！

＊　＊　＊

被豐隆銀行存款部主任老區求神拜佛的終於送走的利達製衣廠老板趙世明，離開豐隆老遠，依然驚魂不定的扭過頭去恐怖的盯着豐隆總行那道自動開閉的玻璃大門！終於，他再往前走去，閃身逕直的鑽上宏福酒樓裡面去。

這時快到中午飯的時候了，那些就近或順路的經紀多半會上這酒樓吃飯，趁便也交換一下今早早市的各方訊息。抱着一種碰運氣的心理，趙世明走上酒樓的二樓，在那張長期預訂的經紀桌旁，居然就瞧見他那個老友，經紀朱子倫，這時他正在那兒悶喝啤酒。他身邊的是鬼經紀程光，却與一位經紀行老闆模樣的男子眉開眼笑的說着，大概不離一些自吹自擂的話題。「通天經紀」韓曉艮却不見踪影，事實上，憑他的身份他也不大上這兒來，一年一度的聚會那是唯一的例外。但酒樓其他的飯桌却擠擁得滿滿的。

但這時趙世明可着實沒心思想那麼多！爲了那張五十萬定期存款單的事，他直到眼下心頭還是忐忑的七上八落。他三步併作兩步走到朱子倫身旁，打個招呼就一屁股的坐下來；隨即也顧不得他這老友心情的欠佳，貼着他耳邊悄聲的說：「哎，我說子倫，

你那個消息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剛從那裡出來，他們可挺鎮靜哩！如果這是假消息，那我可就犯不着白丟了那三萬塊利息哪！拿去消遣，也夠你我快活七天六晚啦！這到底是怎麼哪？子倫！」

朱子倫可沒趙世明這計算利息得失的興趣！他眼下的日子可當眞難挨下去，這個把月他就只做了十萬八萬股票買賣，得到的佣金還不夠他支付公司一位清潔工人的月薪！他巴巴的求韓曉艮撥三幾個大客戶給他，但這見鬼的「通天經紀」却反過來向他叫苦！說是他手頭的一些大戶也因爲炒金、炒美元弄得損手爛脚，就連入市的本錢也沒了，例如那豐隆的余森牟就是其中一位焦頭爛額的大戶！他自己也不夠生意做，入不敷支如何有餘力助他？把朱子倫弄得啞口無言的訕訕而退。他無功而退，却探到這個驚人的內幕消息，他就把這消息向趙世明洩露了，勸他盡快把存在豐隆的存款提走，憑朱子倫的經驗，但凡銀行的掌權首腦出了這等事情，他這間銀行多半也就難以保住！但偏偏這小裡小氣的趙世明還在計較那該死的利息！

「哼！信不信由你！反正吃虧的是你不是我！老友一場，我也不想見死不救，才向你說一句！」

「但你說！子倫，你這是從那兒聽到的？我就怕這只是道聽途說，白白丟了三萬元哪！」

「世明，你這人當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前陣子南託股票的事你就忘得一乾二淨了！實話對你說吧，這我可是從老韓那裡聽到的！姓余的是他的大客戶！你說這消息是眞還是假？你知道就算了，不要到處嚷嚷，這可不是好玩的！」

「這！這！這就是千眞萬確的哪！天哪，那我那筆存款不是冰水一般寒凍麼……」

趙世明驚恐的低嚷，他的心登時又冷去半截！但這時，朱子倫身邊的程光却已大聲大氣的接上了腔，他的耳朵可一直朝這邊豎着！

「啊呵！你是說豐隆那位超級大炒友的事麼？子倫兄！這事我也聽到不少風言風語！有人說這大炒友炒燶了黃金，有人更說就連上億的美元也遭了滑鐵蘆了！還聽說他看來已混不下去，早晚會捲款潛逃哩！」

程光的嗓門越說越响，連鄰桌的茶客也被他這話震得聳然動容！這宏福酒樓內的食客可有不少是豐隆的存戶！他們乍聽到這消息如何不聳然震悚！

「喂！你說清楚點！老哥，這豐隆到底出了甚麼事？」

「嘿！我早就料到那裡準發生了甚麼大事了！今天早上我去提工廠的糧款，超過二十萬存款部的人就說要向上頭請示！這不是明擺着輸光了錢，連銀行也保不住了麼！」

「呀！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那是養老活命錢哪！天呀，這害人不淺的鬼銀行！」

這時，那鄰桌的後面有一位老太婆尖聲的嚎叫起來，跟她同枱一起的，還有三數個年紀相若的婦人，可能都是同樣靠辛苦積蓄得三幾萬，用來收利息，賴以活命的單身老女人。這老太婆一叫可不得了，整座酒樓登時哄的一聲亂了！也不知是誰領的頭，反正這時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有人跟着，有人搶先蹬蹬的跑下樓去，後面的人就發瘋般的湧向樓梯口，像一股潮水的湧下來，湧過馬路，湧進豐隆銀行總行裡去！另一股支流却撲向四面八方、前後左右的電話機，憂心如焚的向他們各自的親朋戚友報告這個恐怖的訊息！這恐怖的訊息通過電話的傳遞，在短短的三幾分鐘內，便已傳遍了香港的所有有關的大小角落！一會後，四面八方的人也隨即滙聚，片刻間，豐隆銀行總行的大門前便成了一片洶湧着的人海！

「擠提了！豐隆銀行擠提！豐隆的大老板捲款潛逃！」

不知是誰首先叫出了這令人膽戰心驚的字眼，跟着便有人隨着哄叫起來！這恐怖的字眼立刻又化作一股猛烈的旋轉風，推湧着那片洶湧的人潮無情的向豐隆銀行的大門口撞去！

* * *

這時，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却還在董事長室呆呆的坐着，似乎仍在搜索枯腸的苦思，看能有甚麼奇謀妙計，以便撕破這無情的壓罩着他的鐵網！

就這時，氣急敗壞和面青唇白的雷平康、區主任，幾乎是同一時間的撲了進來！

「怎麼搞的哪！森牟！豐隆就連那麼急的現金儲備也忽然失踪了！眞可怕，哪些人簡直是瘋了！你快下去看看，這可該怎麼個應付！」

「不……不得了啦！董事長！下面擠提了……場面根本無法控制了！」

雷平康和區主任一先一後的，剛撞進來便驚怒、惶急的嚷道。驚怒的雷平康這時眞恨不得揪着余森牟，撕開他的衣服，看看他肚皮裏面賣甚麼藥！惶急的區主任却呆呆的木頭般的站着，他這時已無任何應變的能力！

余森牟這時却出人意外的鎮靜，甚至如旁觀者似的無動於衷，臉上一片冷漠！

「我怎知道儲備金這事情？你去會計部查查嘛！平康，有人來提款隨他們的便好了，犯不着急慌慌的！現款不夠，就去各分行調動，你就想辦法去應付着吧。區主任！我也在想辦法怎樣渡過這個大難關哩！我馬上就去同行那裡走走，能夠調動一批現金回來就可以圓滿解決啦！」余森牟說。

用這辦法暫時把活像要吃掉他的雷平康，以及那位看似末日將臨的區主任打發走，余森牟獰笑着踱到窗前，向下探了探頭，下面是銀行的大門口處，洶湧的人潮怒濤般的翻滾着，一浪高過一浪的向銀行衝來，在下意識中，余森牟感到這宏偉的銀行大厦已劇烈的搖晃了。忽然，一陣雷一般的轟鳴傳進他的耳朵裏，「啊！啊！豐隆大老板捲款潛逃了……」這雷鳴傳入余森牟耳裡，他嘴角的獰笑忽然隱去，代之而是一絲冰冷的微笑！「嘿，看來你們是說對了！」

然後余森牟把窗簾布拉上，嚴密的把窗口遮住，在打後的時間，他也再沒朝那窗口溜過一眼。他仔細的盤算着他自己這個最後的計劃，他知道自己還有的是時間，銀行那筆儲備金是他以公司貸款的方式調出的，雷平康去查這無頭公案看來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何況眼下他已變了光會發急的活死人，哪兒還有心思去查究！待驚動到警方調查那起碼是三數天後的事情，那時他余森牟已從香港消失了！這豐隆眼看註定完蛋，自己也犯不着再去傷甚麼精神！眼下倒是要跟春齡這鬼東西開誠公佈！他明瞭現下這處境，他當然知道他該怎樣做，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可不是好惹的，除了跟着他余森牟從這美麗的海島上自動消失，他實在想不出他還可以有別的選擇！而魯春齡這麼突然的一失踪，商業罪案調查科的人立刻就會撲向南託，這樣一來，章家的南託離末日也就不遠了……章洋龍呵章洋龍，你在泉下也難估料，你恨之入骨的對頭完蛋之日，也就是你章家覆滅之時！嘿嘿！

這連環扣般串着的意念從余森牟的腦裡劃過，情不自禁的，他的嘴角就跳出一絲得意的微笑，他已習慣了這種微笑；因此在這最絕望的時刻他依然能夠這般的微笑！

第二天，當豐隆銀行勉强支撑了昨日一個下午，又奄奄一息的再挨了大半天；到下午三時，終於宣佈無法清償債戶款項而要關門停業的時候，在利達製衣廠老板趙世明因損失了那筆款項而絕望的宣佈停廠大吉的時候，在那班老女人爲她們的活命錢呼天喊地哀嚎聲中，在萬千存戶絕望的呻吟、咒罵、怒吼如雷般的轟鳴聲中，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和南亞信託銀行常務副總經理魯春齡，却同時不知所踪！

* * *

魯春齡失踪的消息終於從啓德機場旅客出境資料上獲得證實；這天晚上，章家的三小姐章仙綺——這位曾氣焰迫人的南亞信託銀行常務總經理，竟把自己獨自的關在她的睡房裡，比普通的女孩子還軟弱的哀哀的嚎哭了一整個晚上，第二天也沒回銀行辦公，但却也沒再傳出哭聲，大概是哭倦了。

奇怪的是章家上下誰也沒去勸慰她，就連把她視作心肝命根的親母方玉嬋也不例外。第二天一早，她的大哥章承業和母親方玉嬋就臉色陰沉的匆匆趕返銀行去。二哥章承志起來後自個吃着管家替他弄的早餐，一面吃，一面默默的沉思，時而不自禁的痛苦呻吟一聲。然後他想了想，他猶豫了一小會，到底還是請管家弄來一杯熱奶，他自己捧着，上二樓朝章仙綺的睡房走去。

章承志拍了好一會門，睡房才猛地打開了，站在門邊的章仙綺披頭散髮、雙眼血紅，樣子十分恐怖，她見是二哥，惡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轉身就跳上床去伏下身子。妹妹擺明的不歡迎態度把章承志弄得很尷尬，他本來就不善於軟語溫聲的安慰人，眼下就更顯得笨口笨舌，他輕輕的把熱奶放在梳粧桌上，呆呆的站了一會，才突然很費力的說：

「算了，仙綺，事情到了這地步，我，我看你難過也沒法了！先吃點東西，洗個臉提提精神再說！好麼？仙綺，看事情弄到這地步，我心裡也很難過！」

章承志這勸慰、表白却把章仙綺虎的刺得翻身就跳了起來，怒瞪着他，惡狠狠的尖叫：「你這算是甚麼意思！挖苦我麼？出了甚麼事情要你白操心，我只是恨這沒心肝的鬼東西！一聲不響就跑了，八成是抱着哪個妖精私奔去了！他到底爲甚麼要跑哪？有甚麼事也該告訴我一聲哪……你出去！我不想聽甚麼安慰！」

章承志苦笑，他知道妹妹準又想到哪兒去了！但他委實難以想像，到眼下這個局面，她竟然還在閉着眼欺騙自己，也欺騙別人！他歎了口氣，痛苦的說：「你知道我說甚麼！仙綺，面對現實吧！魯春齡爲甚麼逃跑，相信你也明白，他是和豐隆余森牟一塊逃跑的，光是這點，連局外人也猜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豐隆的事，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已接手調查了，聽說這裡頭牽涉到魯春齡一項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事還與南託有直接牽連！我擔心用不上三幾天，商罪科就會找上南託來了……」

「嘿！哪你開心啦！反正在你眼裡，家裡就沒有一個好人！」

「你說到那裡去了？仙綺！不，我只是希望你面對現實，好好珍惜爸爸創下來的事業！但你不聽，我也沒法子！」

章承志說，然後他就走了出來，他怕自己在章仙綺那兒呆久了，會抑制不住自己說出更令她痛苦的話來，瞧見她眼下這樣子，章承志的心就軟下來了，甚至已開始有點原諒她，她畢竟只是一個狂妄無知、感情脆弱的女孩子！

章承志離開章家後，便駕車逕直返回南託總行。在他的感覺中，南託的氣氛已有點異常。常務副總經理兼南託名下的豐捷財務總經理魯春齡突然失踪的消息，從南託總行大廈頂層廿八樓的高級行政大樓首先傳下來，經過下面廿七至十四樓一些高級職員的補充探究，直下十二至五樓的銀行各部門寫字樓，在這兒又經過枝葉的修飾，越過二至四樓的停車場，終於抵達底層的營業大廳，這消息就大大的「豐潤」起來，變得如此可怕，令人聳然動容！但人們却不敢動形於色，偷偷的與知交好友交談兩句，便連忙分開，重新繃緊臉孔，使勁的壓抑心裡的忐忑不安。

章承志把車子駛上三樓停車場後，又下意識的折轉下來，在地下的營業大廳轉了一圈，幸而一切總尚算平靜，便乘電梯上了五樓，沒話找話的與各部門的主管閑談幾句，這麼的一直走上十二樓，才改乘電梯上去廿八樓頂層的行政大樓總部。但在他自己的辦公室呆了一會，又感到心神不定的難以安靜下來，無奈又走了出來，不自覺的就走到黃伯祥的董事長室來，黃伯祥這時靠在椅背上，眼皮合上，額前的白髮披垂下來，如果不是鼻翼的急促蠕動，顯示他正在苦苦的思索甚麼，章承志還以爲他是睡着了！他也料不到南託會到了眼下這地步吧！章承志痛苦的想。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才好？伯祥叔！」章承志迷惑的望着黃伯祥，在他對面坐下說。

黃伯祥苦笑，他聽脚步聲就知道是誰進來了，而且這時候還有誰有興緻上他這個有名無實的虛設的董事長辦公室裏來！

「這個時候還能做甚麼？人都跑了，等着調查科來調查好了！光這點對南託聲譽的打擊就很嚴重！還不知道會爆出甚麼厲害的東西！哎！」

黃伯祥緩緩的抬起身子，苦笑着歎氣說。他實在不忍見着南託走到眼下這地步，但章承志聽得出，黃伯祥直到眼下還是寧往好處想！把所有的焦點都縮小在魯春齡逃跑這已經明擺着的，他再好的心眼也不得不承認是確實的事上！想到這章承志就不禁對他這位菩薩心腸的伯祥叔有點難耐的上火，他委實忍不住了，終於就把黃伯祥亦心知肚明、但又怕面對的現實端了出來！

「其實魯春齡的事只是一根『導火綫』！伯祥叔！實際上是這根導火綫把埋在南託的定時炸彈引爆了！剛才我去存款部，貸款部那裡走了一趟，半年以前，南託的存款數額就開始下降，最近跌勢加劇，本月的存款數字已由上月的五十多億跌到二十億不到！比南託高峯時期的存款數額整整跌掉百分之五百！放貸的情形還更壞！放出的七十多億貸款中，有可靠物業擔保經嚴格的三C調查償還能力可保證的貸款只佔貸款總數的五成不到，換

句話說，五成以上接近四十億元的貸款償還能力不能保障，其中竟然有近十億元是毫無抵押也沒有任何認眞的三C調查的貸款！這裡頭有多少是不能收回的壞帳？有多少是有詐騙成份的非法貸款？這只有天才知道了！這裡面只要有任何一項出現問題，南託向包括存戶在內的債權人的清償能力立刻就會出現嚴重問題！結果就像豐隆一樣——停業清盤……不說了，對不起！伯祥叔！我不是故意刺激你！」

這時黃伯祥的臉色蒼白，冷汗直冒，痛苦的抽搐着呻吟！章承志一見，連忙把話頓住，跑過來，扶黃伯祥到長梳發上躺下，又手忙脚亂的要替他打電話喊人請醫生。黃伯祥伸手抖顫着把他拉住：「老毛病，心臟跳得很厲害……快去抽屜拿我的藥瓶來！」

章承志把藥瓶拿來，小心翼翼的餵黃伯祥服了三粒，好一會，黃伯祥才漸漸的舒緩下來，章承志嚇得不敢再開口。而事實上，他亦知道，到眼下這局面就算觀世音菩薩臨凡也是白費法力！他的話不外是久積心頭的憂慮下的發洩罷了！

章承志這時還不知道的是，香港銀行監理處聯同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的探員，已悄悄的駕臨南亞信託銀行，他們在南託行政秘書處逗留了一小會，就逕直的走入南託常務董事會主席章承業的辦公室。他們進去後，辦公室的門便嚴密的關上了。章承業和來訪的客人直逗留到下午四時，才見神色倉惶的章承業送客出來，然後他又失魂落魄的跟蹌的走回辦公室，許久，許久，直到行政大堂的高級職員都放工返家去了，依然未見他出來。本就陣陣疑雲的行政大樓職員心頭就加快忐忑的跳，都在擔心這是什麼不祥的凶兆。

這天晚上，過了晚飯的時間許久，神色倉惶的章家大公子章承業才返回章家，這時章承志正從樓上下來，見大哥回來，便連忙把他叫住了！他走近前去，很小心的問道：

「大哥！我聽行政大樓那些職員說，銀監處和商罪科的人終於追查上南託來了，這是眞的嗎？大哥！」

章承業像被人敲了槌的猛一驚，他狠狠的瞪了章承志一眼，欲言又休，終於很勉强的略一點頭，沉聲說：

「別聽那些鬼東西胡謅！不過是銀行監理處每年的例行檢查！你身份不同，承志，可別跟着亂嚷嚷！」

章承業斥了弟弟一句，也沒再理會他的反應，蹬蹬的就跑上樓去，這時方玉嬋已早一步返到，晚飯也沒吃就把自己關在睡房裡。章承業直向她這邊走來。

「阿姨在麼？」

「進來！門沒上鎖！」

章承業開門進去，他氣吁吁走到坐在露台前的方玉嬋面前。「什麼事？我很煩，想一個人靜靜！」方玉嬋扭頭望一眼章承業，不耐煩的說。但章承業却絲毫不動，也沒立刻開腔，不知是在斟酌字句還是他要說的那事已把他嚇得沒了主意！終於他好不禮貌的在他平日畏懼的這位後母面前嘿嘿一聲冷笑！

「嘿！這事眼下不說，只怕就再沒這機會了！魯春齡的事，銀監處和商罪科今天上午追到南託來了！他們盤問了我一整天！我瞧出他們的神色已掌握了大量證據……」

「什麼承業！你說！」方玉嬋一聽就虎的跳起來，鼻子幾乎湊到章承業的身前！「他們盤問你什麼？到底怎麼回事？你說清楚點！」

「還不是盯着魯春齡那支票買賣和銀行貸款的事麼！還有你介紹的那批東南亞公司貸款！嘿，我可給你們害死了！」

「鎮靜些！你慌張什麼？魯春齡那美金支票不是保兌的麼？不過是暫未入數！他們查出來也沒什麼了不起！東南亞那批貸款雖然主票是無抵押貨款，但銀行法例也不是不允許股東董事作私人信用貸款！頂多是銀行制度不健全這小不點的問題！」

「嘿嘿嘿！如果事情眞的這樣簡單，你們也犯不着把我也硬拉進去插上一脚啦！往明說吧，商罪科的人乾脆就把事情挑白了，他說魯春齡涉嫌聯同余森牟運用一種支票輪盤的辦法，並且涉嫌串通南託某個高層人士大筆詐騙南託的現金，涉及的款項高達八千多萬美金！他們可是連具體的詐騙數據也掌握了！還有指出南託某高層人士利用不正當的貸款手段，損害南託債戶的利益，這包括非法貸款，運用空殼公司貸款偸龍轉鳳到自己的帳號！這筆壞帳合計有可能高達二三十億港幣！南託原來的十五億股東資產實際上已化爲烏有！還欠下南託債戶高達二十億港元！在他們眼裡，我那裡還是南託最大股東主席？簡直是審問罪犯！逼取口供！他們還明確的通知我，爲了與銀監處商罪科合作，最好暫時不要離開香港，否則他們就會採取斷然的措施……嘿嘿嘿，這跟軟禁還有什麼區別？我可給你們害慘了！」

「等一等！他們有沒有具體提到什麼人不准離開？承業！」

這時方玉嬋突然失聲的插了一句！方才在章承業發洩着的時候，她的臉已變換了幾次顏色！這時她的臉上是一片死人似的灰白，她見章承業緩緩的搖搖頭，才暗地鬆了口氣，這時她已斷定，她在香港南亞信託銀行輕搖羽扇的日子已徹底完結了！眼下已經是她斷然的走出她整個算計中的最後一步的時候了！而眼下最關鍵的，就是首先得穩住眼前這驚慌失措的公子哥兒！這麼想着方玉嬋忽然就舒鬆了面皮，甚至還露出她平素悠然的微笑！

「噢，事情是有點嚴重，但也別給人家三言兩語就弄得掉了魂魄！有些話分明是嚇唬你套你的口供！他們就故意說得非常嚴重！魯春齡這鬼東西連我也欺騙了，他的事是很嚴重，但我們也不必負上直接的刑事責任，因此犯不着掉魂失魄的驚恐！鎮靜點，聽亞姨的話，亞姨瞧得很準，這難關總會平安無恙渡過！」

方玉嬋從容鎮靜、滿懷自信的安慰又似解釋的說。章承業雖仍在驚疑不定，但到底還是無可奈何的走出來，事實上到眼下他根本就想不出任何他還自信有效的主意！他也曾動過像那鬼東西魯春齡般自動失踪的念頭，但立刻又被另一種恐懼感打退，因爲這樣一來他眼下的至高無上、一呼百諾的財勢地位立刻就會毀滅，而他能夠帶走的就只有手頭的區區少數現金——這據說是魯春齡答謝他放綠燈給的好處的一小部份，其餘大部份已被嚴密監視不能提取！就憑這區區小數教他如何渡過這以後的窮困的歲月？不！不！不！這簡直比死還更可怕……那就唯有一如她所說的拚命硬頂下去！這雖然得冒坐牢的風險，但總勝於立刻失去現有一切的恐怖！況且瞧她淡定的神氣，事情也不像那些鬼東西說的這樣嚴重！這麼盤算的結果，章承業感到一絲安慰，他蒼白的嘴角因此泛起一點笑容。下意識的，章承業走下樓，步出客廳，登上他繼承了父親章洋龍的那部名貴的平治房車。

「去！半山區！」

章承業朝侍候他的章家私人司機雄叔叫喝道。下意識中，章承業要斷然的向自己證明，章承業還是章承業！身爲香港南亞信託銀行常務董事會主席的章承業！依然是至高無上、一呼百諾的章承業！因此他決定立刻就上半山區去！昂然的去赴那只有名流顯貴才有幸擠身的「滑雪舞會」……然後是服食了「白雪」、戴了雄獅面具的章承業，在那神秘的地下西式大舞場，赤裸裸的摟着四個光裸女郎作一夜狂歡！

* * *

兩天後是星期三，籠罩了香港市面幾日幾夜的灰朦朦的雨霧終於散去了，今天一大早，高聳的南亞信託銀行大廈上面便迎接了第一縷投下來的陽光，頂層上面那個充滿氣勢的海浪托日的商標因而更灼灼的明亮。

這似乎是一個絕妙的好預兆！這起碼在返行的車上的章承業心內是如此，他把頭探出車窗外，朝那商標再溜了幾眼，才又把頭縮了回去，他的臉上因而平添了一縷自負判斷準確的得意！不是麼？最可怕的日子已經過去，從前天起銀監處和商罪科那班鬼東西也沒再來騷擾他，銀行依然正常運作，南託在交易所的價錢昨天還從三元零二仙的可怕低點重新升上三元二角二仙半的安全線！這證明該入地獄的魯春齡的衝擊力已開始回落，市面對南託的信心已恢復！更重要的是南託依然控制在他掌上，章承業依然是章承業！

這麼看，章承業打電梯中邁出行政大樓的步子就穩定多了，他走過行政大堂時神氣立刻又恢復了平素的昂然。他走進他的辦公室，點燃了一枝烟，消磨着等候的時光。昨天上午他已和他的亞姨方玉嬋約定，今早就開始商議南託董事局重組以及南託各部門人事重整的事宜，他甚至已爲此打定了一個完美的腹稿，他斷然的確信，經過這次重整南託，他必定能使南託重振雄風！斷定了這點，他的心頭就更加篤定，打嘴裡噴出的烟圈也更舒泰、悠然。

砰彭！

就在這時，辦公室的門被人猛然撞了開來，闖進來的是他的弟弟章承志！

「你幹什麼！失魂落魄的成何體統！」

這把默想中的章承業猛的嚇了一跳，手揑的香烟也幾乎掉落地面！他的臉色一沉，厲聲的喝斥弟弟說。

章承志對大哥的厲斥却似乎根本就不以爲意！他的臉這時是一反常態的異常的果斷、決然！

「不是我，大哥！是另外一些人該死！你知道麼？我剛接到消息，亞姨和妹妹身攜巨款打算潛逃，在啓德機場被商業罪案科的探員逮捕了！眼下正在商罪科落口供！聽說她倆是打算先逃去馬來西亞跟蘇爾先生會合，然後再逃去南美跟魯春齡聯絡……這裡一切都結束了！大哥！完結了，大哥！」

「……眞的麼？」

「是眞的！大哥……你拉開擋住你視線的窗簾朝下面看看吧！」

章承業瘋了似的撲到窗前，一手把窗簾扯了下來。下面是南託總行的大門口，在這條繁華的街道上，一部接一部的警車呼嘯着撲來，抵達銀行大門口便停了下來，一百幾十個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的人員跳落警車，湧進了銀行，其餘的立刻在外面把整座銀行封鎖了！

「……這是眞的……哎，是眞的麼？」章承業呻吟着，他似乎死死的攫住窗台，試着支持那抖顫發軟的雙腿，支撐那緩緩的向下墜的身子，但這時他的身子突然的變得如此沉重，就好像整座宏偉的銀行大廈倒塌下來壓在他的身上，終於，他的身子一點一點的往下沉、沉、沉，最後就軟癱的跌坐在地上！

這時是上午十時。到下午三時，香港當局新聞處發出財政司對南託銀行的一篇聲明：南亞信託銀行有限公司董事局昨日下午通知銀行監理處，該銀行已無力償還債務，故此無法繼

續經營，銀行監理處與本人商討之後，立即運用銀行業條例第十三條「一」款授予之控制權力，採取行動，並指示該銀行及其董事局停止在本港任何總行或分行或任何海外辦事處，進行任何業務，直至另行通告爲止……由於南亞信託銀行現時的負債大於資產，因此依據法例，該銀行的所有股東已喪失在銀行的一切權益……云云。

* * *

三個月後，已發生的一切都漸漸平淡，善於適應環境的香港市民已逐漸把已經過去的事忘記了，市面又已恢復了往日的喧鬧、繁榮。

這天晚上，是邱雨强和李素菊結婚的大喜日子。邱雨强這時已失業在家暫時還未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但李素菊的媽媽說：「人好就得啦，先結婚再說！人有一雙手，不怕餓死的！」因此雖然邱雨强不大情願，但終於還是辦起這個既簡樸又熱鬧的婚宴。

邱雨强的父母早已去世，黃伯祥就自告奮勇的做他的主婚人。而伴郎按規矩只需一個，但章承志和王志平却爲此爭得臉紅耳熱，因此乾脆就讓他倆一齊戴上「男儐相」的紅牌子。而「女儐相」的紅牌子自然就非許少慧莫屬了。許少慧的母親許太却不大高興了，她說：「你們都有份熱鬧，偏就少了我這個老娘子！」黃伯祥哈哈一笑，趁機溜出一句：「好啦，那你這個老娘子就配上我這個老頭子，一齊當主婚人去！」這登時就把許太弄得滿臉通紅，但却沒丁點生氣，反而往黃伯祥溜一眼，然後就偷偷的笑笑。

「來！來！請主婚人、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合照！」

攝影師這時握着相機叫了，在衆人的簇擁着，害羞的新郎終於貼近到新娘子的身邊。

送走了到賀的客人後，邱雨强新租下的這間新房就是剩下黃伯祥、章承志、王志平、許太、許少慧他們。

「以後有什麼打算？雨强。」

章承志忽然很認眞的問邱雨强說。邱雨强苦笑着搖搖頭，說：「我只熟悉保安工作，別的工不在行，找份工作不容易哪！」

「那好吧！我打算請你和志平來我那裡做事！不知你們肯不肯答應？」

「你打算幹那一行？承志！」

「律師樓！我想，這是我的專長！」

「開律師樓花銷很大，眼下你那能籌措這大筆資金？」

「我還有點私人存款，不夠，我打算跑一趟大馬，找蘇哈素叔叔想想辦法……無論如何我也要把律師行牌子豎起來！」

章承志決然的說，雖然他明知這籌措資金的功夫還很艱難。

「你打算辦律師行！你不怕再碰上那些可怕的妖魔鬼怪麼？承志！」這時黃伯祥忽然沉吟着接口說。

章承志緩緩的搖搖頭，泰然的說：「我不怕！我還打算專門受理那些金融案子！專門對付那些金融界的妖魔鬼怪！」

「爲什麼你不怕他們？」

「妖魔鬼怪可怕，但一個從魔鬼屋裡爬出來的人，還有什麼值得害怕！」

章承志說。黃伯祥點點頭，又沉吟了一會，忽爾就很堅決的開口說：「你不必去大馬了！承志，資金不夠，由我想辦法！」

「這怎麼行？你眼下可是什麼都沒有了！伯祥叔！」

「嘿，我還有那幢房子！我可不比你爸爸那般把屋子也押了去支撐銀行門面！把它賣掉也値一百幾十萬吧！」

「那……那你以後住那裏？」

「你不是開律師樓麼？我就搬去律師樓呆着！別的我幹不了，但守門看更的我老頭子總還勝任吧！」

「那律師樓的保安和案子查探，我和老邱這老虎牙就包辦了！」王志平爽快的一拍胸口說。

「律師樓的會計算我一份，好麼？」新娘子李素菊很羞怯的接口說：

「少慧妹就做承志哥你的秘書！」

「喲！既然這樣，怎可以漏了我一份？我就替你們掃地煮飯！免得阿慧這傻瓜再吵着我教她做及第粥的手藝！」許太連忙笑着說。這時她忽然覺得這班年輕人，自然還有那老頭子——特別可愛！

（全文完）

上文提要：運蹇時乖的張盈盈，被喬妧打下古井，僥倖被米大娘救出，轉眼卻落在包天笑之子手中，更被玷汚；後包慶堂被毛錦秋與三個仍未知是哪路人馬的高手驚走，但盈盈等於是落在另一頭狠的手中……冷香逐走毛錦秋，誰知冷香竟也有殺盈盈之意，又是因爲鍾情於寒魄之故……寒魄探米秀英，遭米家糾合百里光衆人圍攻，因念舊情申一度被制，但終於殺百里長虹突圍而去……



豹俠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心魔盛倒往逆施　大義凜忘死捨生

冷香走近，凝視著張盈盈，要殺她眞是舉手之勞，何況師妹害過她，還以爲已被她害死了。這件事只要回去揭穿，師妹就要揹這黑鍋。

這眞是不能再好，順理成章的殺人嫁禍機會了。

所以她那美眸中一會兒芒隱現，一會又收斂起來，可見她正自天人交戰，委決不下。

張盈盈心驚膽顫，在這幾個月當中所見識過，經歷過的事，眞是平常人一生中都不會有的。

有些人只要金丹，甚麼男女情意，都不屑一顧，有的人卻把舍利金丹視作次要，情愛重逾生命，前者以毛錦秋爲代表人物，後者應屬於觀主師姊妹。當然，申寒魄也屬於這種人。

冷香忽然深深地吁了口氣，道：「張姑娘，妳可知道？妳剛才又渡過了一次生命關口？」

她當然知道，但她搖搖頭。

冷香道：「人要有愛，而我已蹉跎了七八年的青春。但是，即使愛需要最大的勇氣，甚至不顧一切，卻仍要以人格作規範；人格一經汚染，就不可能再恢復以前那麼潔白。」

嘆了口氣，冷香又道：「我也愛他，甚至於不小於妳們對他的堅持。可是，也不能不考慮他的愛是不是只以我爲對象！我如愛他，何忍毀了他所愛？所以有人說，愛是下傾的，父母對子女的愛，通常遠超過子女對父母的愛，因此，剛才惡念也曾在我腦際閃過，卻不會和喬妧一樣……」

張盈盈忽然跪下抱住了她的雙腿，悲聲道：「冷姊，爲了報答妳兩次的救命之恩，我願意獻出一切，包括生命在內。」

深深地嘆息，冷香道：「即使愛過而又失去了他，也比從沒愛過要好些。張小妹，這個道理妳懂不懂？」

張盈盈似懂非懂，最後在冷香的安排下，二人分了手。

冷香叮囑她，千萬別出來晃蕩，再被喬妧遇上，便非殺她滅口不可。

晚膳時間，小道姑剛擺上了六菜一湯。申、康二人加上冷香師姊妹，還沒就座，喬妧就嚷嚷道：「寒魄哥，我昨天進城給你們帶來了兩罈花雕，今天的菜餚不錯，可以盡興……」

申寒魄道：「在老康、胡沖和米秀英的仇恨未報之前，絕不飲酒！」

喬妧道：「這又何必？依我看，仇是一定要報的，酒也要喝，一個大男人不喝酒那算甚麼？」

「飄二爺」道：「這小子說了不喝，那就不會喝哩！早知不能喝，妳又何必說出來饞人？他奶奶的！嗓門眼都伸出小手來哩！」

冷香道：「不喝也好，那不過是借酒澆愁而已。噫！張姑娘怎麼不來吃飯？」

小道姑道：「觀主，張姑娘自昨天晚上飯後好像就不見了，不知道去了

何處？」

故示焦灼地，冷香望著申、康二人道：「寒魄和二爺見過沒有？」

申寒魄搖搖頭，他十分焦急，卻不太願意顯示於表面上。

「飄二爺」道：「放心！丟不了的。八成進城辦事去了！今晚不回，明天一早必然回來。她又不是個小孩子，一個活蹦活跳的人，自己會小心的。」

喬妧憂心重重地道：「二爺，你是吃得飽睡得著，出門在外家裡放心！人家寒魄哥口裡不說，心裡可在打鼓哩！萬一落入百里光或者毛錦秋那些人渣子手中，活命的機會可就不多哩！」

淡然一笑，冷香道：「這一點倒不必操心！如果有人制住了張姑娘，其目的不外乎以她作餌，釣上申寒魄，他們想的當然是舍利金丹了。所以，她可能還好端端地活著。」

「飄二爺」道：「俺的看法可不一樣咧！他奶奶的要是遇上包天笑的人，一旦逮回去，那個老甲魚可是葷腥不忌，老梆子小荷包來者不拒哩！」

申寒魄手一揮，瞪了老康一眼，道：「在香姊和喬小妹面前，別再滿嘴的髒字兒成不成？」

「飄二爺」道：「成，成！不過香姊和喬小妹也都知道俺這鳥人，半朝鑾駕的，就是這個熊樣子。」

喬妧掩口笑著，冷香狠狠地瞪了她一眼，道：「今天晚上我們出去找找看。」

喬妧道：「有我一個，寒魄哥，我跟你一道。」

申寒魄道：「只要我和老康就夠了，不必勞師動衆。」

喬妧道：「師姊呢？」

淡然地挾着菜，冷香道：「既然寒魄和二爺要去，我在家陪妳就是了！」

喬妧顯然很高興，大概是怕師姊和申寒魄拉接近吧！

午夜將至，喬妧還沒有睡，她的屋中有一面較大的鏡子，玻璃製造的鏡子，在清代還是相當珍貴稀少，尤其是這麼大的玻璃磚製的。

喬妧自師姊向申寒魄表白她們不是空門中人，來此不過是避難之後，就外出做了好幾套美麗的衣裳，女爲悅己者容，她的情敵死後，她要好好地打扮自己，引起申寒魄的注意了，至少她要顯示自己比師姊嫩得多。

換上墨綠色元寶領，琵琶扣，繡花貢緞小棉襖褲，再穿上繡花鞋，常久穿著單調的道裝的姑娘，一旦打扮起來，眞使自己大吃一驚，似乎突然發現自己是如此的美好可人。

鏡子本就是誇臉(有一種鏡子，照起來能使面部比本來的更好看些。)加之又是燈下欣賞，喬妧作著各種姿態，自己是滿意極了，她把髮髻放下，長而細柔的黑髮長及背部，雙手置於腦後揚起長髮，作出幾種撩人之態，她深信這條大魚非吃她的餌不可，她正好二十了，她實實在在地能感受到，她需要異性了。

而異性之中，又有誰比「豹子」更有男人味？

因而她作的一些撩人的姿態當中，有些是十分大膽，狂熱，甚至幾乎只有見過世面的婦人才能作出來的動作。總之，她最迫切需要的是男人的擁抱。

突然，她的目光停在鬢角處的一根灰白的頭髮上，在二十歲的女人來說，綺夢初成，含苞待放，怎麼會有這個？

貼近鏡子看了一下，然後拔了下來。再就近燈光一看，果然是根白髮。

二十歲會有遲暮之感，主要是有關那舍利金丹的傳說。

她沈默著，像突然間失落了很多很多東西似的。

再次貼近大鏡子，下意識地專門去找白髮，「啊……」她突然像冰塑似地呆住了，難道說，昨天或兩三天之前還沒有一根白頭髮！那麼……爲甚麼一直都沒有發現呢？

頭頂上，雙鬢處，以及前額上都有，只是在雙鬢處較多而已。

如果她要一一拔去，相信可以拔下數十根，甚至百十根。

她拔着，一根……兩根……三根，直到第五十三根，頭上還有。

她忽然停止，側耳聽了一下，然後像一陣風飄了出去。

在冷香的卧室之外，她發現了同樣的景況，只是冷香不像她那樣驚惶失措。

她坐在鏡前，撥弄著垂下的長髮，一束束地溜出指縫，其中有許多是白髮，喬妧幾乎想狂笑，至少有人和她作伴。

至少她的師姊將會和她一樣，一刻刻，一時時，一天天地步向衰老。

別人都會由少女而少婦而徐娘步向垂暮，可是她們將不經過那些過程，很快地會白髮蒼蒼，彎腰駝背了。

深深地嘆息，冷香喃喃地嗟語：「黃粱一夢……多快？蜉蝣人生……一切都會在飛逝的歲月中消失……」

喬妧不由自主地淌下淚來，師姊說得不錯，人生何其匆匆？

要是服了舍利金丹，身負絕世武功，遨遊天下，儷影雙雙，到處傾聽喝采和掌聲那有多好？這些，都變成永不能兌現的憧憬了。

突然，屋內的冷香低聲道：「進來。」

微微一震，喬妧還以爲不是叫她，立刻屏息靜氣，蹲了下去。

但屋中的冷香道：「妳是在磨蹭甚麼？怎麼？連師姊的話都不聽哩？」

果然是對她說的，喬妧站起來走入屋內。

冷香仍然坐在鏡前，自鏡中的反

射裡，可以看到她的半邊面龐，漠然地，沒有一絲表情，此時此刻，沒有表情，也許正是很突出而深刻的表情吧？

看也沒看她一眼，冷香道：「妳在窗外鬼鬼祟祟地幹甚麼？」

她當然不敢承認白髮的事，因爲偷服金丹，這是一件大事。

她吭吃了半天道：「我……我只想看看師姊睡了沒有？想找師姊聊聊……」

冷香漠然道：「僅是爲了這些嗎？」

又道：「妳穿了些甚麼衣服？是的，我們不是空門中人，那要此地事了離開後才能愛穿甚麼就穿甚麼。現在要是來個陌生人，人家會怎麼說？」

扭頭就走，喬妧道：「我這就去換下來就是了。」

語音一冷，冷香道：「給我站住！」

心虛膽子就不足，喬妧立刻止步，道：「師姊……」

又是深沈地，且略帶悲悽地口吻道：「妳僅僅看到了白髮就手足無措，妳可知道自初見白髮到老態畢現，有多短暫的時間嗎？」

喬妧掩著嘴，瞪大眼睛，驚愣著吶吶道：「師姊妳……妳知道我……」

冷峻地，令人感到森寒逼人，冷香道：「妳還有甚麼秘密師姊不知道？」

又是一驚，目光中的殺機一閃而逝，道：「師姊是……是說……小妹還有甚麼秘密沒有……沒有……告訴師姊？」

冷香緊接著，步步進逼，道：「妳說呢？」

喬妧也知道師姊的手段，要不，怎麼會博得「恨天罡斗」之名？

囁嚅了一會，還是說不出一句話來，她不信師姊會知道另一件事，所以她不必自動說出來。

一旦說出來，她的夢想就連一絲絲也掛不上邊兒了，而且申寒魄會恨她一輩子。

她現在還沒死心，至少可以趁這短暫時光，來獲得，來享受這個男人。

冷香道：「過來！」

喬妧猶豫了一下，緩緩走近，她發現師姊大她七八歲，白頭髮却沒有她自己的多，這是多麼不公平，多麼無法忍受的事？

師姊穿了一襲褻衣，顯示了成熟女人的胴體美，沁出了成熟而又貞潔的女人身上獨有的芳香，乳房挺拔，顫巍巍地，像在向她炫露，這方面她又不如師姊。

雖然她的青春是師姊所不如的，仔細對比，自己實在並不比這個二十八歲的女人更有把握贏得一個男人的心。

冷靜地，平緩地，冷香仍然端坐如故，道：「一個理智的人，在男女愛戀之中，可能會像個狂人，但絕不會變成一個瘋子。妳可知道自己變成了甚麼？」

不安地搭拉著脖子，喬妧道：「我……我……只不過想穿穿好看的衣服罷了！那個女人不喜歡花花綠綠的衣服？」

冷香一字一字地道：「妳却變成了一個兇手！」

喬妧突然又動了殺機，事已至此，只好一不做二不休了。

但她還要聽下文，等待更有利的機會。

冷香道：「張盈盈呢？落了井對不對？在當時妳只以爲殺了她就等於獲得了申寒魄，事情有那麼單純嗎？我敢說，儘管米秀英被包天笑玷汚，要是要他來選擇一個的話，他仍會選米秀英而不會選上妳。」

喬妧並不服貼這種說法，但此刻她不便出聲。

冷香道：「妳曾想過如何善後的辦法嗎？」

喬妧突然跪下來，把頭放在冷香的大腿上，悲泣著道：「師姊救我……師姊救命……」

冷香木然地道：「妳說說看，我怎麼救妳？永遠爲妳瞞著這件事？這對得起寒魄嗎？」

喬妧悲號著道：「師姊無論如何要想個辦法，要不我只有死路一條，讓我死掉算了……。」

冷香道：「就是死了！這件事也並沒有解決……」

陡然一震，全身百骸無一寸之處不在痙攣，而且差點自凳子翻落地上，她的雙目暴睜，充滿了驚恐神色而望著喬妧。一身絕世武功，已無法施展出來。

喬妧站了起來，冷森地道：「師姊，這不能怪我，我除了這麼作之外，沒有任何兩全其美的辦法，因爲我怕不是妳的敵手。」

驚駭，痛苦和後悔，這一刻充滿了冷香的身心。

她吃力地道：「喬妧……妳好狠的心……妳似乎忘了……我待妳親同手足……」

喬妧道：「不錯，可是這件事咱們走上了同一條路。再說，妳我都會很快老化，也許不須三五年，就會到了盡枯的時候，早走幾年又何妨？」

冷香道：「喬妧，我並不怕死……可是我還有任務未了……快點我的『五樞』、『天谿』和『京門穴』，快……快點……」

陰冷地一哂，喬妧道：「有些事既然已經錯了，就非錯到底不可，有些成功的事，剛開始時他往往是錯誤的。師姊，妳要沈住氣，我的計劃並非到此爲止，這不過是第一步，使妳不能動，因爲不接近妳就無法如願，不論武功和經驗我都不如妳……」

冷香渾身冒著虛汗，美好的面孔早已失去原型，她知道喬妧想殺了她，徹底滅口。只要她死了，這張盈盈的命案就成了無頭案了。

冷香道：「喬妧……雖然妳作了不可原諒的錯事……我還是會盡可能設法大事化小的……妳這不是恩將仇報嗎？」

喬妧冷蔑地道：「算了吧！當年白雲和尚對妳夠好了吧！妳爲甚麼要弄他的金丹？妳的心地是光明正大的嗎？他一直很喜歡妳，妳却始終沒有眞正喜歡過他，妳憑甚麼私吞人家的舍利金丹？」

冷香道：「我被他救過，但是……喜不喜歡他是另一回事……至於舍利金丹……我據爲己有是不對的……但絕對比落入毛錦秋、張海川以及于得水那些人手中好些……」

喘口氣冷香又道：「況且……我已放在茶中讓申寒魄服了兩粒……至少我要讓他服用四粒，成爲天下無敵……再說，關於金丹，還另有秘密……」

喬妧冷峻地道：「把剩下的金丹給我！我相信妳服了二至三粒，我偷了兩粒，申寒魄兩粒，至少還有兩三粒。拿來，我可以考慮廢了妳的武功。」

據說廢了武功，可保一命。但是，金丹送給這個狠心的兇手，她的話太不可靠了。

如果她再服下兩粒，將無敵天下！申寒魄要是服從她還好，反之，絕非她的敵手，她會在武林中造成空前劫難的。

冷香道：「喬妧，妳先解了我的穴道，咱們師姊妹好好談談再說……」

喬妧道：「我不會作那種傻事的，妳是拿不拿出來？自我服了兩粒之後，就發現妳又換了地方，我一直未找到。我仿製了兩粒假的混在其中，現在我只問妳三聲，三聲之後不說，我就點妳的死穴！」

多麼陌生而冷酷的事實，這話居然是她一手拉大的師妹說出口的。一時悲忿絕望，張口結舌竟然說不出話來。

連問三聲，只見冷香面部肌肉扭曲抽搐，却不吐一字，她寧願死，也不願把餘下的交給這種人，儘管她也很怕死。

喬妧知道，師姊的功力深厚，點一兩個死穴未必能置她於死地，至少要點四五處死穴才成。

她估計申寒魄和「飄二爺」也快回來了，蓄力於中食二指上，戳在她的「章門穴」上。

其實要命的話，應先點「靈台」或「璇璣」這些死穴，但喬妧仍然希望在死亡的威脅之下，師姊能妥協。其實這是很幼稚的想法，交出了金丹，那還能換來生機？

「章門」是要穴，本來冷香已被點了三處要穴，但比「章門」還次要些，現在她已支持不住，仰身便倒。

有時死亡並不可怕，而是步向死亡的過程可怕。

喬妧接住了她的身子，放在床上，無視於她的痛苦，道：「師姊，東西交出來，我保證只廢了妳的武功，妳還可以過平常女人嫁人生子的生活，那也不錯。這最後的機會，給，不給，最多兩個字。」

冷香的「章門穴」又被解開，渾身有蟲咬蟻噬似的痛苦。

但她既不說「給」也不說「不給」，能拖延一點時間對她都是很有利的。

喬妧的美已被狠毒的意念整個破壞了；被害的人痛苦絕望，害人的也焦灼不安，因爲付出了太大的代價，要是一無所獲，再殺了自己的師姊，就算把良心先丟到一邊，也是一件得不償失的事。

她道：「妳說不說？」手又提起，而且蓄力以待。

冷香道：「我……我寧願受盡折磨而死……也不會把無窮的災禍遺留給別人……喬妧……妳現在還可以懸崖勒馬……我不會記妳這……這份仇恨的……要是妳非蠻幹到底不可……那就動手吧！」

喬妧已確定是在浪費時間了，殺了她還有點時間去搜一下，反正剩餘的舍利金丹是藏在本觀中而不是在觀外。

力貫指身，運指如風，先點「期門」，再點「腹結」，這兩大要穴一經大力點中，五臟有如翻攪。

這次仍不點「靈台」或「璇璣」大穴，仍是抱着最後一線希望——冷香能親口說出藏丹地點；總比她自己盲目去搜好些。

期門穴被點，自然也不能說話，何況又加了兩大死穴？但喬妧一看師姊的表情就知道她根本無意拿出來，咬咬牙，再點「日月」，然後又指向「膻中穴」。

這都是死穴，然後看看已無希望。目光如寒電冷芒，而下個目標已指向「華蓋穴」。

沒有任何人能在這些大穴被大力點中之下還活着的，冷香也不例外。

喬妧的手指快要觸到「華蓋穴」上時，忽然收手。

即使如此，她的師姊已無生望，但或有奇蹟出現，不如先去搜尋，如仍找不到，回來再補她一指也還不晚。現在她眞希望師姊雖殘，尚能保留如游絲的一息，待她回來再嚥氣。

不過她深信，師姊即使沒死，已經是殘定了。

凡是可以藏匿的地方，喬妧都仔細找過。

幾粒金丹只要一點點地方就夠了，除非給她三天三夜的時間，這樣緊三火四地找，是沒有辦法找到的。

於是她又折了回來，僅半個時辰

的工夫，冷香已是面容枯槁青紫，和死人沒兩樣，有許多死人也比她要好看些。

喬妉此刻並無一點悔悟不忍之心，只是悻悻地覺得自已白忙了一場，甚至還有點恨這位師姊，害得她進退維谷呢！

她頓頓足，正要離去，忽然又覺得應該試試師姊的心脈是否已斷？這本是多此一擧的事，不過她還是以爲這事應該小心。

她走近床邊，很不喜歡看師姊那張死人的面孔。她的目光，竟然移到師姊的頭髮上。

怪的是，師姊的白髮比她自己少得多。

照照鏡子，果然如此，甚至於似乎在這一兩個時辰之內，她的白髮又多了一些。

這眞是一件可怖的事，再仔細一看，眼角上竟有了魚尾紋。

這是剛才所沒有的，當然也可能不久前只去注意白髮而未注意及此。

再看看師姊，却還沒有魚尾紋。

二十八比二十，前者沒有魚尾紋，後者反而有了。怒極之下，「啪啪」就是兩個耳光。

打了已死的人，沒有半點罪惡感，却又站在鏡前，仔細地由額頭看起，師姊沒有抬頭紋，她已經有了，但還不太深，再往下看，她居然有了眼囊肉，兩個大泡有多刺眼？她大聲驚叫起來。

到底是以前已經有了未曾注意呢？抑是就在這一兩天內就加速蒼老了呢？人生固然苦短，但練武之人活到古稀之年是輕而易擧的。

一個活得輕鬆、愜意的女人，三十歲臉上也不該有這些贅物吧？

這一聲驚叫，聲音尖細，忽聞有人在前院道：「老康，這好像是喬小妹的尖叫聲，快點……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這兩人返回，喬妉自知不敵，她本要試試師姊心脈，看來已無必要，她不能讓這二人看到自己，以後也許還可以狡辯一番，於是她自後窗走了。

不久，臥室內傳來了「飄二爺」的尖叫聲，道：「他奶奶個熊！這是誰幹的？喬小妹呢？俺剛剛還聽到她的驚叫聲，操！這是怎麼回事兒？誰的手段這麼毒？我操他格七大姑、八大姨外加他格小表嬸和大表妹……」

申寒魄一試心脈，緊張地點點頭，道：「還有那麼一點點的游絲。」這辰光顧不得其他，救人要緊，裂開上衣，也就看到了一些要穴和死穴上的戳痕，用力過度，還有些下凹和青紫。

申寒魄渾身微微顫抖，目光如火，道：「這是誰？這麼狠毒？明明點了死穴，又留她一口活氣，却又沒有希望了……」說著虎目中豆大的淚珠子淌了下來。

「飄二爺」也一樣，冷香眞像大姊一樣關切他們，由於天冷了，就連被褥，也是她親自縫製的。臭襪子丟在床下，她會每天去收來洗淨。

老康淚眼模糊地道：「『豹子』，你他奶奶的倒是說說看……香姊還能不能救？既然還有心脈，人就沒死，不管是甚麼名貴的藥，或甚麼難的辦法，只要俺能作的都不會皺皺眉頭。」

申寒魄迅速地解了她那已被點過的要穴，手在那膩滑，細嫩而又豐腴的胴體上按摩，手掌過處，冒著氤氳蒸氣，因爲他的內力已透膚而入。

「飄二爺」擎着手，在一邊團團轉，道：「奶奶的！怎麼？俺只是聾子的耳朵——擺搭？你倒是說呀！有沒有辦法救她？」

申寒魄道：「快去找找看，還有兩個小道姑在不在？問問她們有沒有看到喬妉？有甚麼陌生人來過？說不定喬妉被劫走了……」

「飄二爺」像一頭山豬衝了出去，約盞茶工夫，帶來一個小道姑，二爺道：「這兒發生了甚麼事？是甚麼人殘害觀主的？說！」

小道姑戰戰兢兢，不大敢說，似乎知道一點。

「飄二爺」道：「妳不說是不是？操！俺能讓妳說！」

他拔下申寒魄腰上的彎匕，「嗆」地一聲向她的脖子上抹去。

小道姑嚇得尖嘶，一摸脖子，手上有血。

這一手只有高手做得到，只劃破了一層薄皮，那要恰到好處才行。

「飄二爺」道：「他奶奶的！妳要跟觀主一道走是不是？那簡單，俺就在妳的肚子上抓一刀……」

小道姑連連踉蹌後退，哭着道：「我說……我說……本來我要睡了……忽然發現二觀主匆匆走向觀主的臥室，那樣子有點怪……」

「飄二爺」道：「怎麼個怪法？」

小道姑茫然地比劃着雙手，她才不過十四歲多一點，對於成熟女人愛美以及妬嫉之心還不甚清楚，只能把當時在窗外看到及聽到的話略述一遍。

「飄二爺」蹦了起來，一拳把個硬木小茶几砸了個粉碎，道：「這個騷荷包，原來是個吃紅肉拉白屎的畜牲！爲了那東西，就六親不認！小申，沒想到，你他奶奶的在女人堆裡還吃香喝辣的。喬妉主要是爭風吃醋，她會把張盈盈推到井裡去了？」

推拿了約半個時辰，臉上的灰敗氣色略好些，但申寒魄喘道：「老康，這樣不成，冷姊就是能救回一命，功力是無法恢復了……」

屋內靜了一會，「飄二爺」道：「小申，能救她一命也成，至少她還能過普通人的生活。她救過我們，我們定要救她。」

申寒魄道：「那還用你說，還有一個小道姑呢？」

攤攤手，「飄二爺」抹抹額上的汗，道：「這個小道姑都不知道，俺怎麼會知道？」

申寒魄道：「老康，你給我看着點，我用自己的眞力，加上『玉液還丹天機口訣』來試試看，兩個時辰以內，不能受到干擾，不然的話，我們兩人都要完。」

「飄二爺」瞇着眼，道：「『玉液還丹天機口訣』又是甚麼名堂？」

擺擺手不耐地道：「這是道家行功救難之法，使其眞氣上冲，周流六虛，飛上泥丸，月窟生風，眉湧圓光，化爲玉液，降在口中，如冰片之香，似薄荷之涼，隨嚼隨嚥，降下重樓，送入宮中……」

搔搔頭皮，「飄二爺」道：「俺不懂甚麼冰片、薄荷的，俺只知道盡快救香姊，不論甚麼辦法都成。」

申寒魄道：「不論甚麼辦法？」

「飄二爺」眼一瞪，道：「當然囉！難道你他奶奶的還保留了絕法不使嗎？」

神色不定地，申寒魄抹抹汗水，道：「沒……沒有……那有甚麼絕……絕辦法。」

揮揮手，「飄二爺」瞄了床上的冷香一眼，道：「奶奶的！別磨蹭，時間不多，你倒是快點倒弄你的甚麼『玉液還丹天機口訣』呀！」

在床上，二人對坐，放下帳子，但在外仍隱約可見帳中人影，冷香無法坐直，只好把她倚在床壁上，申寒魄的單掌按在她的「璇璣穴」上。

每隔盞茶工夫，要嘴貼嘴渡送一口津液到她的口中，且要使她嚥下。

「飄二爺」叫小道姑藏在前院花叢之後監視，一有情況就示警。

他自己守在臥室外，一點也不敢大意。

* * *

喬妉逃出冷霞觀，不敢循正路下山，她以爲師姊既然無救，很可能申、康二人一齊追來兜捕，一個「飄二爺」她不怕，就怕申寒魄。

因爲他也吞了金丹。

喬妉落荒而走，絕未想到越是不走正路，更會遇上有心人。

林中傳來人聲，喬妉道：「甚麼人？」

一個女聲道：「是二觀主喬小妹嗎？」

喬妉立刻就聽出了毛錦秋的口音，心想，這女人眞是陰魂不散。

她道：「正是我。」

毛錦秋道：「喬小妹行色匆匆，似乎觀內發生了大事，可以見告嗎？也許我們可以幫點忙甚麼的……」

冷冷一笑，喬妉道：「毛錦秋，在這渾水中摸魚的人，妳是實力最單薄的一個，我看妳還是少爲別人操心吧！」轉身就要離去。

毛錦秋道：「喬小妹，我深信貴觀一定發生了甚麼事，放心！我毛錦秋雖然不大走正路，那也只不過是不甘寂寞，多接觸幾個男人而已。哼！男人可以擁有幾百、幾十或三妻四妾，女人爲甚麼就不能選擇男人，爲甚麼對方好壞，非從一而終不可。小妹，妳說這公平嗎？」

這話正好說到喬妉的心裡去了，但由於毛錦秋太濫，實在不願和她打交通。她道：「毛錦秋，隨便拉出一個『飄二爺』好哩！妳是敵手嗎？」

毛錦秋哂然道：「我不成有人成，我自己的斤兩當然知道，可別以爲包天笑父子的實力，和窮家幫及米家人聯手，旗鼓相當，別人就不能和他們頡頏，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個你該相信。喬小妹，我們很崇拜妳，歡迎妳參加。」

喬妉吶吶道：「歡迎我？所謂你們又是指誰？」

毛錦秋道：「我們雖然只有四人，壓軸大戲一定是由我們來唱的。」

喬妉道：「別吹好不好？」

揮揮手，毛錦秋道：「好好，咱們先不要爭這鷄毛蒜皮的事兒，我們都知道，妳有很大的紕漏，而且必須立刻準備自衞。」

暗吃一驚，眞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喬妉道：「說說看，我有甚麼紕漏？」

神秘地一笑，毛錦秋聳聳肩，有點不足爲外人道的樣子，道：「小妹，反正是窩裡反，這檔子事兒又何必掛在嘴皮子上？今後咱們同病相憐，福禍與共，就是一家人了。而且決定以妳小妹的馬首是瞻，大家聽妳的。」

這些話聽起來很舒服，人那有不愛聽奉承話的？況且捫心自問，她今夜作的事情未必比毛錦秋高明些，傳出去更難聽，要是有幾個嘍囉聽她的，倒也可以廢物利用一番。

她道：「毛錦秋，要和我合作，也要夠斤兩才成，另外三位是……」

擺擺手，毛錦秋吊上了她的胃口，道：「小妹，妳先別忙，有件事姊姊知道了就要告訴妳，妳也好有個準備。都是自己人哩！總不能有話憋在肚子裏，一定要到了節骨眼上才說是不是？」

不耐地揮揮手，喬妉道：「有話就快說，別神秘兮兮地。」

毛錦秋道：「那天妳離開了廢菜園，我們遇上了張盈盈，妳猜她差點陷在甚麼人手中？」

喬妉像被嗆了一下，吶吶道：「甚麼人？」

「嘖嘖」連聲地，毛錦秋道：「要不是遇上我們四個，那個小毛桃八成就變成爛桃哩！她被包天笑的兒子包慶堂逮住，就要在那小屋中玩她，可以說眞到了千鈞一髮的辰光。」

喬妉道：「是甚麼時候？」

毛錦秋道：「不就是那天深夜約莫

子時稍過那檔口嗎？」

茫然地，喬妭道：「包天笑還有兒子？」

毛錦秋道：「豈至有兒子，還很厲害哪！要不是我們四人一體，永不落單，那夜我綴上也是白搭。」

喬妭淡淡然道：「張盈盈怎麼會在那兒？」

攤攤手，作迷糊狀，毛錦秋道：「誰知道呢？說不定和甚麼野男人在那兒吃三鮮！只知道她頭上身上都濕濕地，像是自河裡剛打撈上來似的。」

喬妭道：「妳是說包慶堂要玷污她的候，她失去了抗拒力還沒有醒來？」

連連搖手，毛錦秋道：「不不！我們是聽到喊救命聲才去的，在附近還隱隱聽到張盈盈提到喬小妹的芳名，其餘的就來不及問，也沒時間問了。因為包慶堂本想吃定了我，發現我後面還有高手，他就溜了！」

喬妭心頭嘀咕，她很不希望張盈盈這件事被別人知道，然而，張盈盈一日不死，遲早會盡人皆知的，道：「能不能找到張盈盈？」

毛錦秋拍拍胸膛道：「只要她未離開華陰縣，她就是鑽在土裡我們也能找到他，喬小妹找她有甚麼事？」

這句話顯示他們還不知道張盈盈被她推下井的事，只是想不通是誰把她救上來的？自然想不到會是米老婆子了。

她知道，毛錦秋和她接近，無非是想藉重她對冷霞觀的熟悉，搶奪金丹。

事實上，儘管已知道女人服了會蒼老得快，至少搶到金丹可以換到任何東西。

說不定以金丹可以換到延緩衰老的靈藥也不一定。喬妭衡量時勢，她是既無去處，又想對寒魄仍未死心，就只好暫和這些人合作，道：「好吧！就先讓我看看另外三位，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如何？也好考慮值不值得合作？」

毛錦秋拍拍手，立即自林中掠出三人，其中一人一掠就是二十丈以上，而且衝力極大，落地時竟如釘在地上一樣。

喬妭心頭一動，武林中高人異士到處都有，絕未想到，毛錦秋這人能靠上這等超絕的高手。

這三人都在三旬到四旬之間，面孔較黑，不像是中原人物，她道：「三位大名是……」

為首之人抱拳道：「兄弟自天竺，道上朋友賜名『天竺三仙』，在下拉瑪。」

喬妭自然聽過「天竺三仙」之名，但並不怎麼響亮，意外的是，這三個不怎麼響亮的人物，居然是頂尖高手。

她估計這個叫拉瑪的天竺高手，應該和尚未吞服金丹時的申寒魄差不多。由此比較，此人比之她喬妭，相差也不會太多。

這種實力的組合，正如毛錦秋所說的，是一股不可輕估的力量，包家班父子加上柳十七等人；百里光及其部屬加上米家老少，三組人物相較，可能還是這一組略佔優勢。

於是喬妭就這樣和他們打成一片，她看出，毛錦秋八成和這天竺高手拉瑪也有一腿了。

這種濫交的作風，多多少少對這情竇已開，熱情似火，作風大膽而佔有慾又奇高的喬妭有感染作用。

* * *

快到兩個時辰時，「飄二爺」不時地向內探視，卻發現申寒魄頭上蒸汽騰騰，冷香却是毫無反應，不由暗暗焦急。

要是此時此刻來了硬手，他一旦應付不了，那後果簡直就不敢往下想了。

可是越是怕來的，越會來得適時，「飄二爺」聽到衣袂飄風、輕靈的身子落地之聲，一顆心弦繃緊，好像隨時都會繃斷。

他估計，至少來了六七個，而且其中至少有三個是頂尖高手。

「飄二爺」立刻出了一頭大汗，此刻快到兩個時辰，正是行功最緊要關頭，如果在附近迎敵，萬一被發現申，冷二人正在行功，眞會樂壞了對手，如果想把來人全部引開，自忖他沒有這份功力。

心念一轉，目前唯一的辦法是迎上對方，和他們磨菇着拖延時間，最好能使他們兩個時辰行功圓滿，讓「豹子」有個準備。

於是他向後院迎去，但却不進後院，以便兼顧前院，當他發現來者是包天笑父子，以及柳十七、錢十九及吳十四等人，不由暗叫了一聲：「媽呀！就是一個包天笑，俺也招呼不了！這他奶奶的可怎麼倒弄？」

「飄二爺」往那月亮門上一靠，一腿虛提着一抖一抖地，牙齒上還咬着一根草梗，有一搭沒一搭地，像早已有備似的，道：「是包大五百歲嗎？俺『飄二爺』接駕來遲，罪該萬死……。」

包天笑張臂一攔，停了下來，眼珠疾轉，道：「姓康的，都是你這個雜碎，挑撥我的部下，有十來個背叛了本五百歲。今夜本五百歲先搶奪了這兒的兩個女人，得到了金丹，再和你算老帳。」

齜齜牙，「飄二爺」打了個哈哈，道：「你說甚麼？五百歲？金丹？俺這裡還有兩顆特大號的烏丹，吞下之後包你增加功力一甲子，不過俺要說明，是床上的功夫！」

包天笑大喝一聲就要動手，「飄二爺」揮揮手道：「五百歲，為了你的龍體，切不可火氣太大，先把情況弄清楚再說。這兒剛剛有一次盛會，當然，最初不是盛會而是火爆場面，米老爹夫婦和百里光及部下堂，香主約四

十來口子，本想來搶金丹……」

包天笑一驚，道：「得手了沒有？」

飄二爺道：「甚麼？得手？門兒也沒有，但由於米老爹和申寒魄關係不同，以前他救過『豹子』，於是『豹子』決定送他們二人各一粒金丹，因為金丹僅剩下了兩粒。十粒中觀主服了三粒，二觀主服了三粒，『豹子』服了兩粒，那是觀主偷偷放在茶中為他服下的，要不，以他的為人，絕不會服那人人爭搶的金丹的。」

包天笑面色驟變，道：「你是說金丹已經沒有了？」

「飄二爺」道：「剩下兩粒，送了米倉及百里光；由於服丹要午時或子時正服用，子時已過，只好等明天午時正了。所以他們還沒有服下，不過……」

包天笑很焦急，他以為自己功力高絕，却不過和申寒魄在伯仲之間；要是吞服一二粒舍利金丹，必能進入另一種境界。因而對這剩下的最後兩粒十分重視。

在他來說，不能天下第一，那麼第二和第三甚至於第七、第八，也就沒有什麼分別了。但是，他也不能顯示出自己窮兇極惡的樣子，道：「不過什麼？」

「飄二爺」好整以暇地顫動着身子，內心却是吊着似的，不知申、冷二人如何了？萬一干擾了申寒魄，而使他走火入魔，那「豹子」便算完了，冷香自然也跟着完，至於他「飄二爺」自己，自然也得完蛋到家。

他道：「包天笑，俺可不是低估你，憑你們父子的實力，加上柳十七等人，的確他奶奶的比『脚氣』厲害點，可是比起百里光與米倉聯手，仍顯得勢孤了些；要想和冷觀主師姊妹及『豹子』和在下比嘛！可能也差那麼一點，原因是他們三人都吞過金丹。」

包天笑厲聲道：「本五百歲不想聽你瞎扯，到底剩下的兩粒金丹在何人手中？如今怎麼樣了？」

慢條斯理地揮揮手，「飄二爺」長長地吁口氣，道：「操！你在這兒窮嚷嚷個甚麼勁？對於剩下那兩粒送給米倉和百里光那兩塊棺材板的事，俺本就反對，一肚子火還沒處發呢！他奶奶的，你又來聒噪！告訴你，這辰光那粒金丹是否仍在他們的手中還很難說啦！」

臉色一變，目光如火，包天笑緊盯一句，道：「怎麼說？」

「飄二爺」道：「另有一股奇兵，你還不知道吧？就連『雪嶺雙妖』宮氏兄弟也來了！而且放言必欲得之而甘心。俺說包天笑，你掂量一下，就憑你們父子這兩副鳥架子能接下將近八旬的『雪嶺雙妖』多少招？」

包天笑的篤定之色頓消，這「雪嶺雙妖」在一甲子前就已成名，雖稱雙妖，並不能算是黑道中人，只是憑意氣行事，忽善忽惡，善惡參半。

他們果眞來了，可就夠米倉及百里光等人調理的了。

不過，這對包天笑來說，是福非禍，先讓兩撥人拚個你死我活，他們父子再出頭揀個便宜，收拾殘局，不也很划算嗎？

包天笑揮揮手，掉頭就走。

「飄二爺」暗暗地吁了口氣，却道：「包天笑，你他奶奶的眞是虎頭蛇尾，既然來了！也不進去喝杯茶，拍拍屁股就走人！是不是這座廟太小，放不下你這個大神？」

包天笑可沒這個時間和他磨牙。只剩下兩粒，却送給了米倉及百里光；這二人本來都不是他的對手，但若給他們吞了一粒金丹，情勢就不同了。

父子二人帶着柳十七等人離開冷霞觀，已近四更；天上寒星寥落，黎明前的霜寒砭骨，却驅不散他們的心頭之火。

包慶堂道：「爹，您似乎完全相信了姓康的話？」

包天笑一腦子的金丹，別的根本無暇去想，道：「不信又如何？我聽說申寒魄過去和米家有來往；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把米、張二女劫去，用來引他。」

冷冷一笑，包慶堂大不為然地道：「爹，您想想看，姑不論金丹剩下幾粒，他會不會大方地送給米倉？至少，他該不會送給百里光吧？因為他們之間，只有仇而沒有恩呀！」

包天笑微微一窒，道：「這可能是看在米倉份上；而『豹子』的為人，爹和他雖未相處過，也看得出來，是個十分豪爽的人。」

包慶堂連連搖頭擺手，表示不同意這種看法，道：「爹，就算申寒魄大方，有這份胸襟，試問，您下令卸了姓康的一條胳膊，這對一個練武者是極大的挫折和侮辱，以這小子的張飛脾氣，居然沒有暴跳着找你算帳，您以為這合理嗎？」

對兒子的機智，包天笑自認不如；一想果然不對！姓康的就連作了階下囚，還是悍不畏死，臭罵不停，這辰光却居然涵養好得過了火，是有點奇怪嘛！道：「慶堂，你以為他……。」

包慶堂道：「爹，冷霞觀一定有事；要不便必然是申、冷等人如今不在，只有一個『飄二爺』留守，他不是我們的敵手，就只好仿效昔年的諸葛亮，重演一次空城計了。」

包天笑想了一下，道：「不錯，慶堂，在姓康的烈火脾氣來說，見到咱們，必然是仇火塡膺，就算明知不敵也會蠻幹一通，不大可能那麼輕描淡寫，更不會把送丹給別人的事告訴咱們的。」

父子倆交換了一個眼色，包天笑向部下揮手，掉頭疾掠，目標仍是冷

霞觀。

而此刻在他們講話的三四十步之外的林中，正有四人在傾耳竊聽，包氏父子的交談他們全聽到了。

在此同時，兩個時辰行功已畢，申寒魄十分萎頓，但仍不顧一切地收手望着僅略有好轉的冷香，道：「香姊，妳感覺如何了？」

冷香臉上已無灰敗和紫色，但仍然蒼白如紙，微微睜眼點點頭，表示感激，焦乾的嘴唇掀動，氣息微弱地道：「寒魄……我怕是不中用了……不過……我在未去之前……要告訴你兩件事……第一件是喬妩這丫頭心狠手辣……一旦遇上，千萬別受她花言巧語所愚弄……她對師姊尚且如此，對別人就可想而知了。另外是剩下的三粒舍利金丹……」

她本身的功力太深厚，加上申寒魄的功力也深，居然救活了，但武功已失。

說到這裡怕別人聽到而停止，申寒魄只好貼上耳朵，她在耳邊道：「藏在精舍迎門的山水畫上端畫軸之中……寒魄……不要再分給別人……給『飄二爺』一粒，餘下的兩粒你一定要服下。也只有你這種擇善固執的人才有資格……剛才……我聽到外面有交談聲……似乎有包天笑的聲音……」

「飄二爺」道：「操！不是他是誰？他們父子還有柳十七等人……」申寒魄示意叫他不要說，已經遲了。

冷香道：「包天笑父子來此……又半途而廢……可能是二爺應付有方……但這辦法只能瞞他們一時……不可能長久，說不定馬上又回來了……寒魄……你們走吧！我是已經無救的人了……一旦遇上喬妩，能使她改過向善那是最好，如果不能……就廢了她的武功……如無必要……不必殺她……這丫頭的身世也很可憐……她四歲父母雙亡……五歲就被我收留了……」

申寒魄道：「這種忘恩負義的人，殺之仍有餘辜；不過香姊的吩咐，小弟一定做到。老康，剛才你和包天笑說了什麼？」

「飄二爺」說了一切，道：「俺要不來這一手，這辰光會是什麼樣子？不但二位完咧！俺也涼了蛋哩！他奶奶的！要不是香姊遭此不幸，俺不殺此賊爲胡沖報仇，俺就是大閨女養的！」

冷香道：「寒魄……快去取了金丹……離開這兒，包天笑父子也許不久就會折了回來……寒魄……聽姊姊的話……」

「飄二爺」道：「怎麼？你不聽香姊的話？快去拿呀！」

冷冷地坐着不動，申寒魄道：「要我丟下香姊一走了之？老康，你可眞會出主意呀！」

「飄二爺」大聲道：「他奶奶的！俺會叫你丟下香姊走人？去你的吧！俺是叫你快去取了那東西，揹着香姊離開這兒，不但包天笑父子會來，別人也會來的。」

申寒魄有點激賞地道：「老康，還是你能瞭解我。救香姊，使她恢復功力，我會不斷地想辦法。」

一躍下床，道：「老康，你照料着點，我去取了那東西咱們就走……」

但他目力過人，才跨出門外，忽見外院人影閃掠，其中一人很像柳十七，他知道已經遲了一步，急忙折回對「飄二爺」道：「二爺，盡快揹着香姊逃走，只要沿途留下暗記，我可以找到你們的，包天笑又回來了。」

「飄二爺」這次沒有囉嗦，立刻掠到床前，道：「香姊，我來揹妳。」

那知冷香道：「二爺，寒魄不走，我是不會一個人走的，你們去應敵吧！只可惜金丹吞下後要五個時辰才能產生效力，要不，二爺你可以先去取丹，先服下一粒，其餘的讓寒魄吞服。」

「飄二爺」道：「俺才不要，香姊，妳快點！妳不走會分小申的神，他奶奶個熊！大家都陷在這兒不是更糟？」

冷香消極地搖搖頭，道：「二爺，待會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勸他速走，別管我，而且要設法帶走那東西，只要你們的功力大增，我死也瞑目了。」

「飄二爺」急得團團轉，揮着獨臂道：「這是幹甚麼？一個叫俺快走！一個又不走。躭會兒想走，離鬼門關也差不多咧……」

這工夫卧室門外人影晃動，正是錢十九和吳十四；而外院已經幹上了。

「飄二爺」往門外一站，側着身子，可以兼顧卧室內外，怕有人破窗而入向冷香下毒手，道：「原來是兩位，人家杜十三、黃十六、宋十一熊四及谷八等人都走了！二位還在這老騷包身邊泡什麼呀？」

錢十九探頭向內一看，冷笑道：「莫不成冷觀主走火入魔了？」

打着哈哈，「飄二爺」道：「你們以爲冷觀主走火入魔也好，有病也好。俺倒有些話要奉勸兩位，包天笑割了你們的『命根子』，今生今世不能享受閨房之樂，可是他自己，天下各族的雌貨，他沒倒弄過的可眞不多。兩位還不走，是不是還有什麼想頭？」

錢十九和吳十四並非對包天笑忠心不二，而是對柳十七忠心耿耿。

柳十七不走，他們絕不會走。錢十九厲聲道：「少廢話！幹了你再說。」

「飄二爺」就在外間和二人幹上了，以他目前的情況，自能接下這二人；但是要搏倒他們，也要折騰一陣子。

外院的申寒魄可不輕鬆哩！包氏父子任何人都是獨當一面的頂尖人物，雖然申寒魄在不知不覺中吞了兩粒金丹；但在爲冷香企圖打通穴道而失敗之後，內力耗損，又加上一個柳十

七，不久就陷入了苦戰。

包天笑道：「『豹子』，還有兩三粒，反正你們也都吞服了二三粒不等，就算分幾粒給本五百歲，也夠本了！做人不可太絕。凡事讓一步路給別人走總是好的。」

烏金鞭發出一串音爆，把柳十七和包慶堂逼退五七步外，道：「捫心自問你的德行，有資格動此念頭嗎？」

包慶堂厲聲道：「那你就會自食惡果！你這條爛命比金丹還重要的吧？」

鞭匕交互纏掠，柳十七的左膀子上挨了一匕。

包天笑的緬刀晶芒一閃而至，在申寒魄的腰衣上挑了個洞。

包天笑幾個翻側轉折，緬刀忽伸忽捲，忽硬忽軟，肌肉鬆弛的橘皮臉上，像凝了一層寒霜，冷森地道：「申寒魄，胡沖和娃康的例子還不夠明顯嗎？」

不提這些還好；一個活生生、憨直赤誠的小伙子，就那麼被零碎拆開，當場被放了血，令人一想起就椎心的疼！

申寒魄雙目充血，目光如冷芒砭骨的利刃，咬着牙，暗暗加勁，烏金鞭如狂飆捲着烏雲，似悶雷穿峽而過，形成令人身心震悸的巨浪壓向包慶堂。

也許是包慶堂正在想那金丹藏在何處？也可能在想爲何冷香還不出面？八成是他猜中了——冷香和師妹不在觀的……或者二人已受了重傷。

就這麼一分神，無儔的巨浪當頭砸下，幾乎不容思考，無法閃卸，包慶堂心頭一寒，狠狽地就地一滾。正好柳十七墊上，挨了一鞭，竟被抽出兩丈以外。

但包天笑的一刀，又在申寒魄的腿上掃了一傢伙，他往內院退着，希望能看到「飄二爺」的情況。

現在柳十七上衣腰部已是衣屑紛飛，腰上皮開肉綻，正在一邊療傷。

內力消耗在冷香身上約十之六七，所以現在的拚搏等於透支體力，看來還是包天笑功力深，經驗老到，一且找到機會，十之八九會得手。

申寒魄抹抹汗，冰錐似的目光在包天笑的身子上梭溜了一下，故意在包慶堂的十餘緬刀下顯得手忙腳亂，破綻百出。包天笑的緬刀有如白蛇飛噬，射向他的咽喉。

居然是出手刀，也就是刀柄上射出的刀身。

申寒魄早就提防他們的奇襲；身形故意更踉蹌，步伐更紊亂……

包慶堂幾乎是連人帶刀，踏中宮直貫心窩。

這是任何人都會認爲絕望、無救的局面；申寒魄即使能閃過那出手刀，也絕對逃不過包慶堂的正面一刀。

但是烏金鞭的鞭梢突然捲了回來，出手刀被捲上了數十丈的天空，彎匕有如驚鳥飛射離巢，令人眼花撩亂，舉措失常。

包慶堂的一刀被盪開，滑出半步；被彎匕斜掃，由他的左胸上挑，經由左下顎而左頰、鼻樑而至右頰上端，再進一寸，右眼珠子就會被挑出來。

包慶堂嚇得嗓門眼擠出一聲「嘎」音，向一邊疾竄，一會就是滿面血污。

包天笑乍見兒子吃了大虧，一楞之間，烏金鞭鞭梢纏上了他的右小腿。但他反應快、經驗夠，隨鞭前進雙腿疾絞，就脫下鞭梢，小腿上被鞭身剝去了一圈皮。

雖是一時大意，在包天笑的身份來說，這個人可丟大了。

這工夫「飄二爺」已把吳十四擊昏，錢十九幾乎是玩命，貼上去刀尖不及「飄二爺」前身半尺，射出兩個刀身。

大叫一聲，「飄二爺」轉身下仆；錢十九再一按刀柄，彈出第三個刀身向「飄二爺」背上戳去。

絕對沒有想到，「飄二爺」虛空的衣袖向後一擺，把他的緬刀捲偏了七八寸，刀身在「飄二爺」腰側一寸處瀉過，鋼扇一開一合一劃，錢十九的喉管剛剛夠上部位，喉管切開，脖子被切斷了大半，嗒拉了下來。

「飄二爺」往門上一倚，道：「冷……冷觀主……二位才到？奶奶的！可眞把俺累熊了。」（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金燕子是暗器也是標記，為一個暗殺組織專有，龍九天也曾被它打傷，形狀與小神通手上的一樣。花香香在畫店也是被金燕子打死，動機未明，複製畫失去。小神通僅取回五幀，趕去找宋大頭報噩耗，看情形又不像他殺死自己的妻子。回到天興樓，發覺刺客用金燕子偷襲，小神通雖然捉到刺客，可惜已自戕，經查核是唐蜜的同黨……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中伏遇溺得救　擺脫躡踪誘敵

但白小痴對這件事還是無法完全瞭解，道：「大家都在這裡，主人怎知這個賤貨是內奸？」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着金不換，道：「謝謝你對我的信任，却想不透是如何辨明敵友的？」

唐蜜亦道：「我也希望你給我一個合理的交代。」

小神通雙眉一挑，露出一臉的詭笑，道：「唐蜜，妳先說，妳承不承認是這個金燕子恐怖組織的間諜？」

「我承認。」

「承認就好，可以省去本公子的不少口舌，也使妳少受許多皮肉之苦。」

「小神通，你還沒有說，是如何知悉我唐蜜的身份？」

「遠的不談，單就今天的事而言，妳犯了一個錯誤，不該通知妳的同件，在我房裡安排了兩個妞兒。」

「藉以分散你的注意力，期使一擊成功，有何不對？」

「妳疏忽了一點，住天興樓是妳提議的，知道這件事的只有我們三個人，除非有內奸，外人是不可能這樣快就得到消息。」

「除你我之外，還有白小痴，你怎麼不懷疑他？」

「小痴嗜賭好色，是天生搖旗吶喊的好材料，但無機心，不適合做間諜，再說，他若有心反叛，早就帶着一大把銀子回杭州重振家園去了。」

白小痴聞言大受感動，道：「有主人這一句話就夠了，我白小痴跟定你了，而今而後，縱然是拋頭顱，酒熱血，也萬死不辭。」

小神通充滿感情的道：「小痴，記着，得空找個人，送幾萬兩銀子到杭州去，先把你們白家的祖屋祖田祖產買回來，本公子將來一定要你衣錦還鄉，成為杭州的名人首富。」

不待白小痴千謝萬謝，唐蜜搶先道：「單憑這一點，太空泛，我唐蜜不服。」

小神通指着她的鞋子，又指一下白小痴、金不換的，振振有詞的道：「妳自己看看，他們的脚上有泥巴，足証他們警戒的範圍擴及小跨院以外，在妳的脚上却找不到，顯然妳並未去遠，一直在此屋四週窺伺，至於衣服，也顯而易見，妳要比他們乾爽得多。」

「哼！」

唐蜜一時詞窮，報以一聲冷哼。

小神通道：「最最重要的一點是，此刻，妳的手裡還扣着一把飛刀，可惜妳已經沒有使用的機會。」

托起她的右手，掰開手掌，掌心上果然有一把精巧的竹葉飛刀，與殺死張通的那一把完全一樣。

至此，已眞相大明，毫無疑義，金不換氣得牙癢癢的，罵道：「妳啊，臭娘們，賤女人，竟敢惡人先告狀，含血噴人，小姑奶奶不請妳吃鍋貼，難消我心頭之恨。」

說打眞打，手起掌落，啪！啪！兩聲，給了唐蜜兩個耳光子。

白小痴也恨在心頭，不打不快，上前踹了兩脚，口沫四濺的道：「呸！分明是個婊子，爛貨，還裝成三貞九烈的樣子，非我家主人不嫁，原來是別有用心，當間諜，妳慘啦，『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主人想必會賞妳一枚『奪命釘』！」

唐蜜依舊跪在原地，沒有答腔，由於穴道被制的關係，也看不出她面部的表情變化。

小神通寒着臉說：「唐蜜，嚇唬人的狠話，我想可以免啦，本少爺的手段如何，妳心裡有數，說，你們這個組織成立多久了？」

唐蜜想了想，道：「大約十幾二十年。」

「以暗殺為職業？」

「可以這樣說。」

「目標是那些人？」

「武林巨擘，賭國豪雄。」

「本公子初入中原，藉藉無名，也能算是巨擘豪雄？」

「你小神通一入中原，勢如破竹，已名震江湖。」

「只怕還有別的因由。」

「也許。」

「本公子要妳說出原因來。」

「只是奉命行事，唐蜜不甚了了。」

「奉誰的命令？」

「自然是上級。」

「你們這個恐怖組織的首腦可是燕無雙？」

「不知道。」

「是易如意？」

「不清楚。」

「是易如意她老公諸葛先生？」

「不曉得。」

「是東司馬，西歐陽，南龍北虎？」

「想我唐蜜，只是一個小角色，這個組織又極端秘密，不可能和首腦有任何接觸。」

「那妳究竟是受何人之命？」

「我說過，我的直接上級。」

「妳的直接上級是甚麼人？」

「賭國奇女花香香。」

此話一出，白小痴、金不換俱皆大吃一驚，沒料到這個騷婆娘居然來頭不小。

小神通追根究底道：「唐蜜，如此說來，花香香所以會去藝苑字畫店，是妳通風報信的？」

「我不否認。」

「不對呀，騷蹄子既是你們一夥的，為何會死在金燕子之下？」

「這事我也百思不解，唯一的解釋是，她未向她的上級報告，私自行事，甚至企圖獨吞藏寶圖，故而就地正法。」

「她的上級是那一個？」

「我無法回答。」

「會不會是宋大頭？」

「一個怕老婆的傢伙，可能嗎？」

「說了半天，妳他奶奶的僅僅招出來一個人，而且，還是個死人。」

「唐蜜就知道這麼多。」

「哼，我看妳是皮癢！」

眸光從金不換、白小痴的臉上一掃而過，又道：「你們說，該怎樣修理她？」

白小痴略一尋思，道：「辦法多得很，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刀刺鞭抽，包準叫她皮開肉綻，頭破血流，鐵打的金剛也會說實話。」

小神通的老毛病改不了，道：「這麼標緻的妞兒，刀割鞭抽多煞風景，不如叫她跳一個脫衣舞，先讓咱們欣賞一下，然後再動刀動鞭，甚至來一道烤人肉下酒也不賴。」

說的人輕鬆自如，聽的人却心驚肉跳，惶悚不已，就在這個房子裡，唐蜜已經親眼見過三個人跳舞的慘狀，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以近乎乞憐的口氣道：「主人，不是奴婢不說，實在是不知道首腦是誰，又不願隨便編一個名字來搪塞，請念在一夜夫妻的情份上，饒我一命，給奴婢一個自新的機會。」

小神通心兒打鼓，眼珠子轉了好一陣工夫始道：「常聽人說，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咱們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好吧，馬馬虎虎，青菜豆腐，姑且給妳一個活命的機會。」

「謝謝主人活命之恩，謝謝主人活命之恩。」

「不要謝得太早，只是給妳一個機會，並非眞的饒了妳。」

「主人的意思是——」

「解開妳的穴道，扛着張通的屍體，馬上滾，當妳踏出房門的那一刻起，小金開始計數，數到一百的時候，我們再開始追。追到，妳就認命，血染黃沙；追不到，算妳走運，這筆帳以後再算。」

說到做到，言出如山，小神通立將唐蜜的穴道全部解開。

唐蜜年紀不大，江湖經驗却十分老到，並沒有馬上走，先在屋子裡活動起筋骨來，欲待手脚靈活之後再行離去。

白小痴看穿了她的詭計，罵道：「你娘，泡甚麼蘑菇，再不滾休怪本總管要把妳踢出去。」

飛起一脚，當眞踢在她的屁股上。

唐蜜的手脚已恢復正常，未再拖延，扛起張通的屍體便奪門而去。

金不換立即開始計數：「一二三——」

白小痴道：「主人相信唐蜜的話嗎？」

小神通道：「鬼話連篇，半眞半假。」

「為何不繼續問下去？」

「問下去也是白搭。」

「可以用刑呀。」

「她還是不會說實話。」

「難道就這樣便宜了她！」

「當然不！」

「那就快追呀，算甚麼鬼數字。」

「人無信不立，說話要算話。」

白小痴急得不得了，一扭頭，對金不換道：「快點數呀，踩油門，換排檔，開快車，像機關槍一樣。」

金不換數的速度夠快，不換氣，一直數，臉都脹紅了。

小神通却神秘兮兮的道：「慢慢數，別急，岔了氣多划不來。」

弄得白小痴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氣急敗壞的道：「傷腦筋，搞甚麼飛機，到底是快追，還是慢追？」

小神通這才說了實話：「要追，但不必把她逮住。」

白小痴還是有點糊裡糊塗，道：「這是甚麼玩意？又要追，又不想逮住，亂七八糟的。」

金不換已停止算數，冷笑道：「哼，白痴，這叫欲擒故縱，也叫放長線釣大魚，連這麼簡單的事也弄不懂，沒水準。」

接又進一步解釋道：「唐蜜比猴子還精，即使嚴刑逼供，也不見得會說實話，必須用一點手段，放她走，在後面釘梢，只要把她釘牢釘死，就不難查明眞象，甚至釣一條大魚。」

這話跟小神通的想法完全一樣，彷彿本來就是金不換出的主意，不輸少爺抓住小金的柔荑小手，拍一拍，嘻嘻笑道：「妳眞是我的心上人。」

金不換臉一紅，道：「甚麼心上人，亂講！」

小神通黠笑道：「不是心上人，起碼也是知心人。」

白小痴嗟呼道：「好啦，別再心心相印，再不行動人會追丟的。」

不輸少爺應了一句：「說的也是！」三人立即放步出門。

＊　＊　＊

外面，夜色已深。

所幸，風雨已過，月明如洗。

唐蜜扛着張通的屍體，一路狂馳疾奔，早已通過一條大街，踏上長江邊上的長堤，往西如飛而去。

當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到達堤上時，彼此相距約百丈之遙，看在他們眼中的，不過是一個黑色的影子而已。

逃呀逃，追呀追，經過一陣追逐之後，突然發現，那個黑影好像靜止不動了。

白小痴訝異道：「媽的，搞甚麼鬼嘛。」

小神通大叫一聲：「糟糕，咱們上當啦。」

金不換急聲道：「快，遲了就有脫線的危險。」

三人疾展身形，去勢如風，眨眼便到現場。

果不其然，黑影是張通，僵立在長堤之上。

長夜寂靜，但聞流水潺潺之聲，那還有唐蜜的影子。

小神通氣得直跺脚，道：「奶奶的，她倒學得挺快，連死人也懂得利用。」

甚麼時候了，白小痴還有心情開小神通的玩笑，道：「大概是有樣學樣，青出於藍吧。」

不輸少爺大怒，一脚踹得他跌了一跤，吼道：「你娘，少說兩句沒人把你當啞巴，多用眼睛耳朵，看能不能發現那婊子的一影半踪。」

金不換一直眼觀四路，耳聽八方，乍然指向江上水面道：「你們看，江上有一葉孤舟，上面還坐着一個人。」

小神通順着她手指之處望去，果見水面上有一條小船，正向對岸划行，船上有人，但由於距離稍遠，却無法肯定是否唐蜜。

當下扯開嗓門，大聲吆喝道：「喂喂，船上的朋友可是姓唐，請回答。」

聲宏氣壯，又是以內家眞力發出，傳聲極遠，字字清晰。

不到十秒鐘，對方已有回音，同樣字字入耳：「不錯，我是姓唐，叫唐蜜，正是你要追趕的人，這下吃癟了吧，哈哈。」

「賤貨，狐狸精，妳好滑溜，鬼頭鬼腦。」

「哼，別以為天下只有你小神通最智謀百出，詭計多端，告訴你，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唐蜜，有膽妳就回來，咱們單打獨鬥，分個妳死我活。」

「臭小子，煩惱你自己的事吧，從今以後，你的痲煩會愈來愈多，不是你找別人的痲煩，而是別人找你的痲煩，本姑娘敢斷言，總有一天，你會被『金燕子』奪命追魂。」

「你們這個恐怖組織，究竟想幹甚麼？」

「主宰賭國，一統武林。」

「誰是元兇主謀？」

「死後做鬼，閻王自有交代。」

「回來！回來！回來！」

「抱歉，本姑娘告辭了，拜拜。」

小神通火冒三丈，氣沖斗牛，領着白小痴、金不換，衝下長堤，來到江邊。

江邊有船，不多，只有三條。

也不大，一丈二三，比唐蜜的那一條還要小。

金不換、小神通已將船推入水中，跳上去，白小痴却趦趄不前，不輸少爺道：「你怎麼還不上來？快呀。」

白小痴畏畏縮縮的道：「我怕，我是個旱鴨子，怕落水餵王八，主人何不施展『一葦渡江』絕技，也免得拖我下水。」

小神通道：「一葦渡江只適宜小湖小河，長江水面太寬，恐力有未逮。」

金不換罵道：「膽小鬼，沒用的傢

伙，就算落水餵王八，也有我們奉陪，怕甚麼，再不上來，小心吃鞭子。」

好潑辣的丫頭，撤出一條丈許長的皮鞭來，凌空打了一個鞭花，啪！勢如長蛇巨蟒，猛往白小痴身上竄。

事到如今，白小痴別無選擇，只好硬着頭皮上船去。

武林人物划船，可謂大材小用，金不換、小神通二人四掌齊揮，不用槳，而是用掌，不停的划動水面，小船立如箭一般射出去。

好快，不大一會工夫，船已接近江心。

而唐蜜的船更快，眼看就要划抵彼岸。

夜空中，忽又傳來唐蜜幸災樂禍的聲音：「臭小子，你死定啦，船底被本姑娘鑿了一個洞，此刻應已積水盈尺。」

白小痴低頭一看，可不是嗎？船板下面已積滿了水，仍在繼續上漲，進一步仔細觀察，破洞比拳頭還大，入水有如泉湧，不禁嚇得他面無人色，大呼小叫道：「慘啦，慘啦，咱們今天非死翹翹不可。」

唐蜜的話更可怖：「船到江心補漏難，前進後退兩茫茫，明年此日是忌辰，素菓冥紙祭亡魂。」

常勝公子差點沒氣死，咬牙切齒的道：「唐蜜，妳好毒辣的手段，這筆帳本公子會記着生息，是高利貸。」

「哼，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回來！回來！回來！」

「拜拜，拜拜，拜拜。」

三聲回來，換三聲拜拜，一個淒厲，憤怒至極，一個却充滿揶揄、譏笑，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

是的，船到江心難補漏，前進後退都不可能，因為積水越來越多，船，馬上就要沉下去。

小神通急聲道：「小金，妳的水性如何？」

金不換道：「馬馬虎虎，大概可以自保。」

小神通道：「能自保就好，大家快將重要的東西包紮好，準備下水，等一下，小痴可以趴在本公子的肩膀上，咱們游到對岸去。」

二人齊聲應諾，三人一起動作，距料，就在小船將沉，三人將要下水的那一瞬間，陡見一個黑壓壓的龐然大物，鋪天蓋地而來，接聞一聲「轟隆隆」的巨震，小船立告四分五碎，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亦被震得昏死在滾滾激流中。

＊　＊　＊

第一個甦醒的人是小神通。

睜開眼睛，發覺自己的衣服已經乾了，身上也沒有任何傷痕，葫蘆、山水畫都在，皆安然無損。

睡在木板地上，房間不大，窄而長，無窗有燈，很零亂，還在搖動。

金不換躺在左側牆脚下，白小痴在右邊，他後面擺着不少泥封未啓的酒罈子。

「小金，醒醒，醒醒。」

「小痴，起來，起來。」

不輸少爺彈身而起，逕去搖動兩個同伴。

第二個醒來的人是金不換，不久，白小痴也悠悠醒轉。

望着金不換與小神通，白小痴眼睛一眨一眨的，疑雲滿面的道：「主人！小金，我們眞的沒有死，又重逢了？」

金不換故意捉弄他，道：「誰知道是在陰間還是陽間，聽說如果是人不是鬼，咬自己的肉會痛的，你不妨咬咬看。」

白小痴天眞的可以，當眞去咬，而且咬得很重，痛得他大叫一聲，道：「是眞的，會疼，咱們是人，不是鬼！」

金不換四下一望，道：「也不知在甚麼地方，像是地窖，但地窖不會動才對。」

白小痴的表情怪怪的，有點膽寒，道：「是呀，地窖如果會動，豈不變成鬼屋。」

小神通道：「別疑神疑鬼，十之八九，我們在一條大船的底艙內。」

白小痴望一眼遍地的酒罈子，道：「管它在那兒，口渴得緊，先喝點飲料，潤嗓再說。」

不管三七二十一，學歡喜頭陀的樣兒，以掌代刀，打開一罈子酒，捧起來就喝。

連喝了三大口，咂一咂嘴，白小痴又道：「主人，小金，好酒，香醇濃郁，入口即溶，比天下聞名的『女兒紅』還要棒。」

經他這麼一說，小神通也不禁酒興大發，連開兩罈酒，一罈給小金，一罈自己喝。

江湖兒女，最是豪放不羈，金不換不讓鬚眉，同為酒國高手，一口氣便灌下去一斤多，道：「嗯，酒是不錯，可惜美中不足。」

小神通道：「甚麼美中不足？」

金不換道：「有酒無菜，豈不大煞風景。」

不輸少爺「哦」了一聲，道：「可不是嗎，有酒無菜，淡而乏味，本公子有個主意，找船家去要。」

絕！這小子眞是絕透了，劫後餘生，也不問一問自己三人是被何人所救？以及如何來到這條船上？居然反客為主，向船家要起配酒的菜來，道：「喂，上面有沒有人，有甚麼可口的菜，趕快送幾樣下來。」

不一時便有了反應，從木梯上蹬！蹬！蹬！的下來一個人。

是女的，頂多十五歲，眉清目秀，衣着華麗，劈面就說：「你們醒啦？」

金不換答得妙：「當然醒啦，不醒怎麼會喝酒。」

白小痴更絕：「勞妳的駕，來點菜

如何？」

直聽得這位姑娘雙眼發直，不客氣的斥責道：「亂來，亂來，你們簡直太不像話了，偷喝酒不算，還要討菜吃，有了菜，說不定就會討酒席。」

小神通笑道：「姑娘，那妳就乾脆辦一桌酒席來好了，免得討來討去麻煩。」

姑娘冷哼一聲，道：「哼，你想得倒美——」

話說一半，突然停住了，因爲木梯上面又有人下來，也是一個女的，好漂亮，好高貴，宛若故事裡的白雪公主，一襲宮裝，長長的拖在後面，有兩名婢女拉着，年齡約在十四五歲之間。

先前下來的那位姑娘，也急忙上前去攙扶，神色之間極爲恭謹。

宮裝少女落地後，朝小神通等三人這邊望一眼，嬌滴滴甜蜜蜜的道：「他們醒了？」

那位姑娘無疑也是一名婢女，恭恭敬敬的道：「回公主的話，這幾個人好沒有教養，醒了之後就偷喝起酒來。」

被稱爲公主的少女笑盈盈的道：「酒本來就是給人喝的，不要說的那麼難聽。」

「可是，要是王爺怪罪下來——」

「不會的，有事我替妳擋着就是。」

「公主可能還不知道，這是王爺最喜歡的『七里香』，船裡的存貨已經不多。」

「沒有關係，可以隨時補充，宮裡面多得是。」

「他們得寸進尺，還想討菜吃。」

「喝酒自然要配菜，這是很正常的事嘛。」

「如果異想天開，還要吃酒席，是不是太過份？」

「就照着他們的意思去辦，遠來是客，廚房裡大概還有不少菜，都端下來吧。」

「是，公主！」

「順便也帶點飯來，一夜半日，一定很餓。」

「是！是！」

公主令出如山，女婢那敢說半個不字，三名婢女一起去辦，很快便在艙板的地上，擺下一桌不是酒席的酒席。

白小痴粗聲大氣的道：「棒，還是公主好。」

金不換道：「有身份的人，果然明理。」

小神通道：「公主，妳這個朋友我是交定啦，怎麼樣，一起來用吧？」

公主笑容可掬的道：「本宮業已用過，三位請。」

一陣狼吞虎嚥，酒足飯飽之後，小神通道：「公主，我們想知道，怎會跑到這條船上來？」

公主道：「當時的事，你們已經忘記？」

「只記得有一個龐然大物壓下來，聽到『轟隆隆』的一聲響，以後的事就不曉得了。」

「簡單的說，你們被一條大船撞翻啦。」

「是你們這一條？」

「不，是另一條，我們正好從附近經過，立刻將三位救上來。」

「謝謝。但不知那條船的船主是誰？現在何處？」

「將你們撞翻之後，便揚帆而去，不知船主何人。」

「可記得船名？」

「船名也沒留意，不過，船尾好像有一隻『燕子』標記。」

不輸少爺聞言大怒，緊握着拳頭吼叫道：「媽的，他們來得好快！」

公主不明究裡，道：「你在說甚麼？」

小神通道：「本公子是說，這一件撞船事件，完全是一個以金燕子爲標誌的恐怖組織幹的。」

公主微微一怔，道：「還沒有請教三位尊姓大名？」

白小痴指着小神通，代爲吹噓道：「這位是我們教主，神通教的教主小神通，也是九江神通賭坊的大老闆，更是爭奪武帝賭王的鄂省代表，名震武林，稱雄賭國，從台灣來的，司馬紅玉的兒子，司馬豪的外孫，燕——」

他本想說「燕無雙是他老爸」，但被小神通以目制止，沒敢說下去，轉而又將自己與金不換介紹一番。

公主如花似玉的臉上，綻開一朵朵的笑靨，道：「啊，原來你就是那位自詡常勝不輸，早已震驚賭國武林的小神通，眞是失敬，失敬！」

小神通架勢十足，口氣好大：「你們一開始就失敬得很，不該將本教主丟在船艙裡，這種地方，也不會是公主的會客之地吧？」

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公主絲毫不敢怠慢，道：「失禮，是本宮的疏忽，快請上廳坐。」

花廳好大好美，波斯地毯，皮雕座椅，所有的裝飾都是極爲精緻的藝術精品，一對象牙高懸在正面牆上。

位於船艙之上，偏西的太陽，照得滿室生輝。

這是一條大型的遊艇，此刻正停靠在碼頭上。

公主揖客入座，早有婢女獻上香茗，茶具是銀質的，璀璨奪目，另外還有幾盤可口的點心。

白小痴忍不住笑說：「啊！讚！皇宮大內也不過如此。」

金不換亦道：「這是我所見過的當中最漂亮的一條船。」

小神通就坐在公主的對面，拿起一塊餅乾來，漫不經心的咬了一口，道：「公主可是當今皇上的千金？」

公主噗嗤一聲笑出來，露出兩排編貝似的牙齒，道：「不是啦，是當今

武帝賭王的女兒。」

「哦，原來如此，萬聖宮主芙蓉仙子易如意是妳娘？」

「不錯。」

「諸葛先生諸葛風是妳老爹？」

「是呀。」

「公主的芳名是——」

「我叫易盈盈。」

「易盈盈？奇怪，妳應該姓諸葛才對呀？」

「我隨母姓。」

「諸葛先生是招的？」

「是我們萬聖宮的傳統，女孩必須隨母姓，將來要承繼大統。」

「那麼男孩呢？」

「自然是隨父姓。」

這話並非出自易盈盈之口，係來自門外，男聲。

應聲走進一位翩翩公子來，英挺俊拔，如玉樹臨風，一身錦繡，滿臉的傲氣。

幾名隨侍在側的女婢齊呼：「小王爺！」

易盈盈欠一下身子，叫了一聲：「哥！」轉對小神通等三人道：「這是我哥哥，叫諸葛天德。」

語音一頓，接着又將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介紹給諸葛天德。

孰料，諸葛天德的反應却沒有想像中的强烈，反而更加冷傲，甚且近乎有點敵視，冷冷一笑，道：「久仰，既已安然無恙，該下船了吧。」

公主易盈盈搶先說道：「哥，人家神通教主是咱們的貴賓，你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小王爺諸葛天德道：「盈盈，妳不要忽略，不久的將來，這位小神通要跟媽媽爭奪武帝賭王的寶座。」

「有競爭才有進步，是正常現象，也是每三年必然發生一次的事，何須大驚小怪。」

「妹，妳不覺得他太年輕？」

「年輕有爲，有何不好？」

「我認爲對媽是一種侮辱。」

「怎麼說？」

「往年，凡是參加羣英大會的，都是望重一方的人物，今年却突然冒出一個娃兒來，媽媽勝之不武，面子上不好看。」

「哥，你這話有失公平，據我所知，人家小神通是在連敗妙手神偷、歡喜頭陀、賭國奇女幾位强敵後才取得代表權的，絕非僥倖。」

「可是，哥也風聞，他是藉葫蘆大仙之助，才有今天的結果。」

「賭神妖魔之說，純屬無稽，我不信。」

「妳瞧瞧，他背上眞的揹着一隻葫蘆，不由妳不信。」

打從他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人敢在他面前這樣說話，小神通忍無可忍，憤怒到了極點，但是，並沒有發作出來，因爲他不願意給易盈盈太難堪，强作平靜的道：「諸葛朋友，恭喜你有一位善良而又可愛的妹妹，看在她的情份上，本教主不想跟你斤斤計較，不然，你可能已經吃了『奪命釘』，『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冤』，聽說過吧？」

四絕大俠白小痴狐假虎威的道：「如果不會聽說，以後還有機會，不過，最好不要親自嘗試。」

金不換對這位小王爺的傲慢也十分感冒，幫腔道：「嘗試的結果只有一個結局：死，迄今爲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在『奪命釘』下活命。」

不禁激怒了諸葛天德，大發雷霆道：「哼，狂妄自大，簡直目中無人，請便吧，我們這裡不歡迎地痞流氓。」

常勝公子呼地站了起來，沉臉道：「不必你請，本教主正要告辭，但在我小神通未走之前，想和你諸葛朋友較量較量。」

「較量甚麼？」

「掌、拳、刀、劍，悉聽尊便。」

「小王爺我不與人作無謂之爭。」

「那咱們賭，麻將、牌九、骰子等等，都成。」

「對不起，萬聖宮的人也不會隨便跟人上賭桌。」

「膽小鬼，要怎麼樣，你才肯與本教主賭一賭，鬥一鬥？」

「嚴重違反賭國武林的公理公義時，小王爺我自然不會坐視。」

「好，本少爺就殺一個人給你瞧瞧，看你敢不敢挺身而出，跟我幹一架。」

這小子眞狠，說殺人，就殺人，拔出一支「奪命釘」來，咻，一聲，照準一名婢女的眉心射去。

小神通的「奪命釘」，堪稱武林一絕，婢女等死之外，別無選擇。

身形一閃，出手如電，却被人從半途截住，撈在手中。

是小公主易盈盈，笑容滿面的道：「小神通，我哥哥就是這個脾氣，其實人並不壞，請看在本宮薄面上，切勿傷了彼此的和氣。」

易盈盈絕技驚魂，白小痴爲之目瞪口呆，情不自禁的道：「哇！小公主好神好厲害，萬聖宮果然名不虛傳。」

金不換則在鼻孔眼裡冷哼一聲，未曾表示意見。

小神通想一想，道：「好吧，難得妳我一見投緣，姑且賣妳一個面子，放過今天，咱們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抱拳一拱，正欲縱身下船，易盈盈道：「三位意欲何往？」

金不換道：「想到對岸去。」

易盈盈展顏一笑道：「這好，我們正要到那邊去，就別下去啦，許是天意的安排，咱們好好聊聊。」

口說不算，硬是拉着三人坐回原來的位置去。

小王爺諸葛天德好不惱火，綳着一張臉，兀自到別的船艙去了。

小神通道：「甚麼時候開船呀？」

易盈盈道：「快了，我爹一回來，馬上就開。」

「諸葛先生到那裡去了？」

「卧龍山莊。」

「咦，昨天頒獎之後，諸葛先生早已匆匆離去。」

「他老人家可能還有別的事情待辦。」

「甚麼事？」

「誰知道，反正家父日理萬機，忙得很。」

「聽說諸葛先生是一位風流才子，武功賭技，冠絕羣雄，曾有人送他一副壽聯說：『情場聖手，九天仙女下凡塵；賭國豪雄，八方郎中齊洗手。』是否確有其事？」

「這是事實。」

「也就是說，很……花？」

「純屬空穴來風，實則家父母的感情好得很，如膠似漆。」

白小痴扮了一個鬼臉，道：「偷嘴的貓兒都不喜歡叫，會『趴』的人兒保密的功夫都很到家。」

易盈盈長居萬聖宮，甚少涉足江湖，一些市井術語，聞所未聞，不由一怔神，眨着眸子笑問道：「甚麼叫『趴』？」

白小痴嘻皮笑臉的道：「連這個都不懂，眞差勁，甚麼時候跟着我們跑江湖，保證叫妳滿載而歸，至於說『趴』嘛……」

話被別人打斷了，有人在外面朗聲道：「王爺回船。」

餘音未落，諸葛先生已龍行虎步般進入花廳。

一樣的神采奕奕，一樣的意氣風發，從任何一個角度看，諸葛先生都是一位十足的美男子。

「爹！」

易盈盈起身相迎，諸葛先生的眸光却落在小神通的身上，先是一怔，繼而笑呵呵的道：「是甚麼風，把你這位神通教主，剛剛出『籠』的鄂省代表吹到萬聖宮的遊艇上來了？」

小神通躬身爲禮道：「純屬巧合，起因於一次撞船事件。」

諸葛先生錯愕一下，方待追問究竟，易盈盈已主動將事情的經過報告父親，諸葛風這才恍然，親切的慰問道：「三位沒有受傷吧？」

小神通很有禮貌的說：「還好，萬幸小公主援救及時，只是一場虛驚。」

「未知是偶發事件？或是蓄意陰謀？」

「依本公子看，八成是別人的陰謀。」

「原因何在？」

「爲了葫蘆、山水畫、武帝賭王之爭，甚至個人的恩怨，都有可能。」

「可知道兇手是誰？」

「據小公主言講，那條船上有一個燕子標記。」

「噢，又是金燕子。」

「諸葛先生說又是金燕子？」

「是的，這個以金燕子爲信物也是兇器的恐怖組織，近來甚是猖獗，殺人無數，老夫此來的主要目的，就是代表武帝賭王追查此事，尋找他們的根。」

金不換神色一緊，道：「可有收穫？」

諸葛先生歎息道：「這個組織詭詐百出，神鬼莫測，迄無進展。」

白小痴道：「他們的頭頭是不是風流俠士燕無雙？」

諸葛先生表示不敢妄下斷語，轉問小神通道：「卧龍山莊傳出風聲說，公子是燕無雙的兒子？」

小神通氣忿忿的道：「我不承認是他的兒子，他也沒有資格做我的爹。」

諸葛先生又是一聲長歎，道：「唉，這眞是人倫慘事，家庭的大不幸，老夫很爲你們母子的遭遇感到難過，奈愛莫能助何？」

不輸少爺傲然道：「謝了，其實本公子也無意借助外力，要憑自己的力量殺掉這個無情無義的逃夫！」

「逃夫」二字，特別用力，在場之人莫不聳然動容。

諸葛風目注窗外，凝視着奔逝的江水，語重心長的道：「小神通，有幾句逆耳的忠言，老夫一直在猶豫，不知道該不該說？」

「請諸葛先生明示。」

「江湖險詐，步步殺機，小友勢孤力單，勢必鬥不過這一羣牛鬼神蛇，是否考慮重歸故里，不作賭國武林人，或是待羽毛豐滿之後，再作一爭霸業的打算？」

「王爺何出此言？」

「老夫純出一片善意。」

「諸葛先生之言差矣，你這話等於是說，要本教主退出武帝賭王之爭，不能不使人懷疑是在替你老婆護航。」

「請別誤會，如意的霸業穩如泰山，任何人皆不具備與她一爭短長的實力。」

「那王爺又何必多此一舉。」

「老夫說過，純粹是爲你好。」

「盛意心領，我小神通決定的事還沒有改變的記錄。」

二人話不投機，小公主易盈盈的處境甚是尷尬，忙道：「小神通，我爹的確是爲你好，爭奪武帝賭王，要繳五萬兩黃金的彩金，一旦敗北——就全飛了，何況還有層出不窮的陰謀詭計，偷襲暗算等等，一點也不好玩。」

白小痴不以爲然，有他自己的看法：「可是，小公主，當上武林皇帝，賭國之王以後，却非常非常好玩，可以一步登天，傲視江湖，跟你們一樣的好玩。」

易盈盈哭笑不得，正不知該如何接腔，一名魁梧昂藏的漢子入內稟道：「啓稟王爺是否立即啓航？」

諸葛先生不假思索的道：「慢一點，等這三位貴客下船之後再開。」

易盈盈立道：「爹，他們也要到對岸去，現在就可以開。」

諸葛風稍作遲疑，當即揮揮手，下令啓航。

這位當今武帝賭王易如意的老公，的確不失爲是一位名滿天下，望重賭國的成名人物，儘管彼此話不投機，仍以長者的襟懷，以禮相待，不時與三人閒話家常。

不用說，小神通與易盈盈最是投緣，談天說地，沒完沒了。

只有諸葛天德依舊冷傲如故，跟大家皆格格不入。

船行甚速，沒多久便渡過長江，進入漢水，駛近漢陽附近的一個小碼頭。

並未靠岸，亦未停航，仍在岸邊三數丈外航行，諸葛先生道：「三位就請在這裡下船吧，倘若距離太遠，可以再靠近一些。」

小神通知道他在有意考較自己三人的輕功，瞄了一眼道：「沒問題，再遠一點亦無妨。」

正欲一躍而下，易盈盈取出那一枚「奪命釘」來，要還給他，小神通笑道：「承公主臂助，無以爲報，就請留在身邊做紀念品吧。」

吧字出口，人已彈出，好美好妙，在半空中連翻了好幾個觔斗，輕飄飄的落在岸上，不知究裡的人，會以爲他是在表演「花式跳水」，或是「空中飛人」。

金不換接踵而至，同樣曼妙絕倫。

輪到白小痴時，差點出醜，就差那麼三五尺，險些落水，小神通急中生智，箭射而出，藉着從他身邊飛過的刹那，暗中托了一掌，人則爬升一丈五六，超過船身高度，爽朗的聲音道：「諸葛先生在卧龍山莊的那一把『天王豹子』，令在下心折不已，願東施效顰，學步王爺，請多多指教。」

話落手一揚，咻！的一聲，只見有一團物體，直奔桅桿而去，定目處，我的婆婆媽媽呀，一片布帆被震飛落江中，在桅桿的上面，赫然嵌上十二顆骰子。

十二顆骰子，井然有序排成三行，每行四顆。

全部都是六點，正是被賭人視爲最高境界的「天王豹子」。

而這一把天王豹子，還是在船行甚速，小神通人在半空中擲出來的。

神！太神了！比打飛靶要難上千百倍，船上船下，馬上掀起一陣騷動，驚呼叫好之聲不絕。

白小痴道：「讚！讚！前無古人！」

金不換道：「棒！棒！後無來者！」

易盈盈道：「小神通，你的確有一套，厲害！」

諸葛先生的反應却並非十分强烈，道：「不論武功賭技，以及心機計謀，小友無疑已是一流的水準，但絕非天下無敵，老夫願舊話重提，盼能重歸故里，勿作賭國武林人，以免惹來殺身之禍！」

船根本未停，諸葛風話完時，已在數十丈以外。

小神通早已回落岸上，聞言惡狠狠的道：「呸！老狐狸！少給我玩貓哭老鼠的遊戲，武帝賭王，非爭不可，一定要將你老婆從寶座上拉下來！」

* * *

船已去遠，溯漢水而上，未幾便消失在暮色蒼茫中。

這裡在漢陽郊外，只是一個荒僻的小漁村，天色又已黑下來，有一種被人「放鴿子」的憤慨。

白小痴怒氣冲天的道：「媽的，這個諸葛風眞不是東西，表面上客客氣氣，骨子裡却陰險奸詐，居然將咱們放鴿子丢在這個鬼地方。」

小神通笑道：「這裡也沒有甚麼不好，清風明月，空氣新鮮，不會遭到污染。」

白小痴驚「咦」一聲，道：「咦，主人，你此刻好像特別興奮的樣子？」

「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嘛。」

「因爲又釣到一個妞兒？」

「只能說釣到一半，還不能列入紀錄。」

「那是——」

「在諸葛先生的面前，擲出一把天王豹子。」

「對了，好神啊，嘎嘎叫，眞了不起！」

金不換却澆了一頭冷水：「沒有甚麼了不起！」

白小痴不服道：「小金！妳少給主人漏氣，聖僧窮畢生之力，才擲出三把天王豹子，我們教主却一擲成功。」

「就因爲太難了，所以幾乎不可能。」

「但偉大的小神通却做到了。」

「他在騙人！」

「騙人？學諸葛先生的樣兒？」

「正是。」

「不會吧，凌空出手，人又在船上，骰子也收不回來，若是灌鉛或是水銀，很快就會被人拆穿西洋鏡，再說是打在桅桿上，又不是地上，灌了東西也不一定包準出現天王豹子。」

「由此足以證明，賊小子的技術更高明，是高級騙術。」

「到底是如何騙的？」

「何不問一問主人翁自己。」

小神通得意的笑笑，道：「說穿了其實一文不值，是我事先偷偷的在桅桿之上，擺好一副天王豹子。」

白小痴不解道：「大家事先怎麼都沒有發現？」

金不換道：「找一塊破帆布遮起來，當然看不見，然後，隨便擲幾顆骰子出去，只要將帆布打落水中，便原形畢露。」

（未完．十）

上文提要： 嘉檀尊者將五毒門的區姥姥點了穴道，正在追問陸翰飛的下落，突然來了白衣教主干預，以誘鬥騙走嘉檀，叫手下擄走區姥姥，自己一人和沙無忌、白衣崆峒、東門子貝師兄弟纏鬥，拖延夠時間後從容離去。衆人亦跟踪追去……茅屋內只剩下溫如玉和陸翰飛，二人上路，遇到金蛇叟，他自願協助找尋區姥姥，搜覓綠衣人踪跡……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不是公孫寶藏　實因石門金鑰

陸翰飛一陣喘息，接口道：「在下正是南嶽門下！」

陸翰飛這句「在下正是南嶽門下」，聽得兩個黑衣老人同時一怔！

連鬢鬍老人乾笑道：「小哥此話當眞？」

陸翰飛臉色一正，道：「在下南嶽門下，難道還有假的？」

禿頂老人面露喜色，雙手一拱，呵呵笑道：「踏破鐵鞋無覓處，老朽兄弟，間關萬里，總算找到了人。」

陸翰飛已從溫如玉口中，知道賽孫臏在臨死之前，留給自己一封信之事，已由船老大洩漏，傳出江湖，以訛傳訛，大家全以為自己已得到了白衣劍侶藏寶之秘，才紛紛追蹤趕來。心中不禁有氣，聞言冷冷的道：「你們找我何來？」

禿頂老人瞧了陸翰飛和溫如玉兩人一眼，笑道：「兩位前往何處？可否容老朽兄弟同行？」

溫如玉看出這兩個老人勁氣內斂，分明是身懷上乘武功的高手，在他們說話之時，一手托着左腰，緊站在陸翰飛身邊，凝神戒備。

原來她「五毒金針」，細如牛毛，機括就裝在自己胸前，發射之時，只要在左手腰旁輕輕一按，一大蓬金針，由強力的彈簧的彈動，激射而出。

施展這種暗器，不必先取準頭，只要自己身體對準敵人，劇毒暗器就神不知、鬼不覺的射了出去，不明底細的人，等到見到暗器，十之八九非死即傷，傷者身中劇毒，也非送命不可，端的歹毒無比。

陸翰飛聽禿頂老人說出要和自己同行，他一身武功已失，心頭一片茫然；只覺天下雖大，自己也不知到那裏去好？臉上木無表情，落寞的道：「在下連自己也不知何去何從，兩位要跟我到那裏？」

連鬢鬍老人突一聲長笑，道：「小哥兒，眞人面前何用說假，許多武林高手追蹤你，不都為了『石門金鑰』麼？何去何從，你心裏明白。」

陸翰飛瞪目道：「甚麼『石門金鑰』？」

連鬢鬍老人雙眉聳動，哈哈一笑道：「小哥兒，只管放心，咱們間關遠來，並不是覬覦公孫喬夫婦寶藏，實是另有要事，你和咱們同行，有益無害。」

陸翰飛道：「我眞不知道『石門金鑰』……」

禿頂老人目光只是打量着陸翰飛，徐徐的道：「小哥南嶽門下身佩古劍，決不會沒練過武功，據老朽看來，小哥兒神色萎頹，氣機極虛，可能重傷之後，眞元未復，一身武功，已失之八九，如有老朽兄弟同行，不但路上可保無慮，到了地頭，老朽兄弟自當助你得到公孫喬夫婦藏寶，而且願以師門僅存的一粒靈丹，助你恢復武功，不知小哥以為何如？」

溫如玉聽得一陣心動，暗想：他答應到了地頭，願以師門僅存的一粒靈丹，助陸少俠恢復武功，想來定非虛言，只不知他口中的地頭，是在那裏？

目前趕到五嶺山的高手，為數不少，自己正愁獨力難支，有他們兩人同行，自是再好不過。心念轉動，不由揚了揚秀眉，問道：「兩位老前輩既不是為白衣劍侶珍藏而來，找我陸大哥，不知為了甚麼？」

禿頂老人臉上飛過一絲難為之色，頓了頓道：「這個……老朽暫時還無可奉告，不過兩位只管放心，老朽兄弟，決無絲毫惡意。」

陸翰飛道：「你們說的『石門金鑰』，究是何物？在下從沒聽人說過，兩位究竟要和我到那裏去？」

連鬢鬍老人連聲冷笑，道：「咱們好言相商，小哥兒竟然這般不能見信？」

溫如玉心機靈敏，暗想：這兩個老人，陌路相逢，為了要和自己結伴同行，不惜許下重諾，可見他們此行目的，比之白衣劍侶的藏珍，還要重要得多。

自己何不推說路程遙遠，陸少俠武功已失，諸多不便，設法使他們先替他恢復了武功再走？

心中正在盤算之際，給陸翰飛這麼突然一說，一時不由大急，連忙回頭朝陸翰飛使了一個眼色，說道：「陸大哥，既然兩位前輩這般說法，我們這就上路吧！」

禿頂老人面露喜色，含笑道：「姑娘想就是北嶽高弟了？」

溫如玉被他說得臉上一熱，含糊應了一聲。

但就在此時，遠處林梢之間，響起一聲狼嗥般長笑，劃空而來。

溫如玉聽得一陣心緊，這聲狼嗥般笑聲，分明是去而復返的金蛇叟荊山民無疑，不禁秀眉微蹙，故意裝出一臉驚惶，低聲道：「兩位老前輩，我們快到林中躲一躲。」

話聲剛落，一條人影已電馳瀉落，那不是頭戴斗笠，身穿一襲寬大葛衣的金蛇叟是誰？

他身形落地，只側目瞧了兩個黑衣老人一眼，就直對陸翰飛走了過來，一面回頭朝溫如玉陰笑道：「小丫頭在老夫面前也居然使起詐來，還不快跟老夫走……」

連鬢鬍老人身子一橫，攔住去路，冷冷喝道：「站住！」

金蛇叟並沒有注意這兩人是誰，口中乾嘿一聲：「給老夫滾開！」

突然一伸右臂，朝橫裏拍出一掌。

連鬢鬍老人早已蓄定眞力，身形不動，右掌一翻，硬接來掌。

雙掌接實，如擊敗革，「砰」的一聲，兩人各自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金蛇叟吃了一驚，暗道：此人掌力不在自己之下，停下腳步，橫了連鬢鬍老人一眼，口齒啓動，乾嘿道：「甚麼人，老夫眼生得很？」

連鬢鬍老人也自微微一愕，冷笑道：「爾是何人？老夫同樣眼生。」

金蛇叟面色一沉，大不剌剌的道：「老夫這身打扮，難道你沒有聽人說過？」

連鬢鬍老人大聲道：「老夫兄弟這身打扮，你難道也沒聽人說過？」

金蛇叟仰天發出狼嗥般大笑，道：「這麼說來，你們想替姓陸的小子擋橫？」

連鬢鬍老人哂道：「這還用說麼？」

金蛇叟說話之時，暗中凝聚功力，已到了蓄勢待發之際，聞言口中大喝一聲：「好！」

右掌猛的平胸推出，這一掌正是他數十年修為的功力所聚，隨掌拍出的一股強猛風聲，勢道凌厲！

「好！」連鬢鬍老人同樣大喝一聲，橫臂出掌，一招「橫架金樑」，潛運功力，硬封金蛇叟掌勢。

但聽又是一聲蓬然震響，各自後退了三步，兩人身上的寬大長袍，全都被狂飆吹得獵獵作響，向後飛捲。

他們似乎功力悉敵，這連續兩招硬拚，使兩人都有點眞氣震動，血翻氣浮，退後三步之後，便各自凝神小息。

禿頂老人目光轉動，冷笑了一聲，忽然用「傳音入密」對溫如玉道：「陸小哥武功已失，姑娘陪他到右邊那塊大石後面去，來人只怕不止一個呢！」

溫如玉聽得一怔，難道除了金蛇叟荊山民，又有旁的高手隱身附近不成？自己怎會絲毫沒有察覺？

心中想着，一面急忙輕輕拉了一下陸翰飛衣袖，道：「陸少俠，你站着累不累，還是到大石上去休息一會好嗎？」

她說來又是關切，又是溫柔。

陸翰飛一身武功已失，心頭有一股說不出的鬱憤，眼看許多江湖高手，為了白衣劍侶的藏寶，還是一批又一批的追蹤自己，更覺惱怒。

他原不想與兩個黑衣老人同行，同時也不願溫如玉和自己作伴，茫茫天涯，最好讓自己一個人走去，無須人家關切，也用不着人家保護。

但話在口邊，瞧見溫如玉款款情深的望着自己，尤其她那對明亮的眸子，含蘊着焦急和憂愁之色，不禁心頭一陣惘然，輕輕歎息了一聲，道：「姑娘何苦……」

溫如玉沒等他說完，攔着輕笑道：「快別說啦，我扶你過去吧！」

當下半扶半攙的拉着陸翰飛，往右側走去。

禿頂老人等兩人走開幾步，突然目光一轉，縱聲笑道：「林中三位朋友既然來了，何不也請出來讓老朽見識見識？」

喝聲未落，只聽一聲朗朗長笑，從林中走出三個人來。

當前一個是面貌清癯，蓄着花白長鬚的道人，背着長劍，昂然而出。他後面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老人，和一個身材瘦小約五旬的道人；這三位正是華山掌門東門子艮、黔幫幫主獨角龍王沙無忌和仙人掌左浩。

這時，連鬢鬍老人業已退到禿頂老人身側。

金蛇叟荊山民雙目乍睜，口中陰森一笑，道：「東門道兄和沙兄也趕到五嶺山來了？」

獨角龍王說道：「哈哈，荊老哥也在這裏。」

東門子艮在晨曦之中，飄然行來，倒確有仙風道骨之貌，他也向金蛇叟打了一個稽首，含笑道：「荊兄久違了。」

接着目光一轉，又朝禿頂老人稽首道：「貧道華山東門子艮，兩位想必是龍門幫的高人？不知有何見敎？」

禿頂老人聽見他自報名號，口中「哦」了一聲，冷冷的道：「龍門幫的人，也像老朽兄弟般裝束嗎？」

東門子艮因看出兩人武功極高，但又十分生眼，除了龍門幫人文薈萃，高手極多，此外實在想不出他們來歷，是以有此一問，聞言不由愣得一愣，拱手道：「兩位何方高人？恕貧道眼拙。」

禿頂老人微哂道：「老朽兄弟只是山野之人，那裏配稱甚麼高人？」

仙人掌左浩忍不住大聲道：「兩位不願說出來歷，自無不可；但攔在當路，究竟有何見敎，何妨說清楚？」

禿頂老人雙眉聳動，哈哈一笑道：「正是，正是，老朽兄弟確有一事，要和諸位相商。」

東門子艮目光瞥過陸翰飛，冷冷問道：「兩位可是爲了南嶽門下陸小兄弟的事？」

禿頂老人點點頭道：「不錯，老朽兄弟間關遠來，原是爲了一件重要之事，近日才知這位陸小哥竟和老朽兄弟要辦的事關係十分重大，陸小哥目前武功已失，因此老朽必須把他護送到地頭……」

陸翰飛聽得劍眉一軒，憤然站起身子，大聲道：「在下用不着甚麼人護送……」

說着，立時轉身向前面山徑上奔上去。

溫如玉驀吃一驚，連叫喊都來不及，縱身一掠，隨後追去。

這原是一瞬之間的事，陸翰飛的話聲，却被東門子艮一陣仰天大笑，掩蓋了過去。

「哈哈，兩位可知南嶽門下這位小兄弟，和咱們也關係重大嗎？」

連鬢鬍老人雙目一瞪，怒聲道：「咱們兄弟說過的話，從不更改，諸位打量着瞧吧！」

金蛇叟陰笑道：「老夫剛才已領敎過尊駕兩掌，咱們先比劃比劃吧！」

說着右手一探，從袖中緩緩抽出一支五尺長，通體烏黑有光的軟鞭。

不，那是一條頭如如意，紅信吞吐的毒蛇，抬眼道：「老夫這條如意烏梢，野性未馴，萬一咬上了人，三步必死，尊駕兵刃呢？」

連鬢鬍老人瞧着他手上那條毒蛇，心頭也不禁發毛，暗想：此人以毒蛇爲兵刃，自己倒大意不得！

他心頭雖是暗生凜駭，但臉上却仍然絲毫不露，冷笑道：「區區一條毒蛇，還唬嚇不倒人。」

說話聲中，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烏黑有光的鐵環。

禿頂老人也同時一撩長衫，從袍底取出一把量天尺，低聲喝道：「且慢，問問他們，是一齊上？還是一個一個的來？」

東門子艮驟見兩人取出來的兵刃，口中微「噫」一聲，道：「兩儀尺，北極環，兩位原來是北溟門的高人。」

連鬢鬍老人右手北極圈輕輕一掄，大聲道：「不錯，所以我瞧你們還是一齊上的好！」

金蛇叟冷笑道：「只怕老夫這條蛇兒，就夠你封架了！」

右手一抖，一招「三星入戶」，對準連鬢鬍老人胸前點出。

連鬢鬍老人喝道：「未必見得！」

北極環斜斜一轉，幻出三圈環影，筆直往蛇頭上套去。

這一招手法詭異，瞧得金蛇叟不期心頭一怔，他自然聽人說過，當年北溟眞君以一尺一環，威震武林，武功詭異，罕有對手，有人說他那一尺一環，另有古怪，但當時誰也無法說得出其中究竟有些甚麼古怪？

此時眼看對方第一招上，就舉環向自己蛇頭上套來，一時不知底細，不敢硬攻，身形一錯，微向右撤，左掌閃電般從側拍出。

連鬢鬍老人環影倏收，身子不動，左掌一豎，迎着來掌擊出！

兩人三度交手，都已不敢稍存輕視對方之心，只聽「砰」然一震，這回連鬢鬍老人只是上身晃了一下，並沒移動。

但金蛇叟却覺一股暗勁，撞擊在掌心之上，勢道强猛無比，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雙方全都爲之停頓了一下，只聽吆喝乍起，一齊出手搶攻。

金蛇叟荊山民施展如意烏梢，一招一式，全以盤旋飛舞爲主，尤其不論蛇身如何擺動，一顆蛇頭，却始終不偏不倚的對準連鬢鬍老人身上，大有俟機而噬的神氣。

這一套攻勢，正是金蛇叟獨創一格的手法，凌厲之中，會使人心頭發毛，而且變化奇奧，神鬼莫測。

連鬢鬍老人一圈北極環，好像生生不息，由一而二、由二而四！

瞬息之間，大家只覺他隨手揮灑

，盡是一圈圈環影，互相連套，似實而虛，似虛又實，不論金蛇叟手上一條活蛇如何靈活，北極環並不砸打，只是一連串的環影，朝蛇頭上套去。

片刻工夫，兩人已相搏了二十餘合，仍是不分勝敗。

東門子艮瞧了一陣，突然施展「傳音入密」朝金蛇叟道：「荊兄留心，對方似在存心誘敵！」

接着又以「傳音入密」，朝獨角龍王沙無忌和師弟仙人掌左浩暗暗叮囑了幾句，突然伸手從肩頭撤下長劍，轉身朝禿頂老人含笑道：「貧道久聞『兩儀尺』之名，意欲向老哥叨教幾手高招。」

禿頂老人兩儀尺平胸一橫，點頭道：「老朽自當奉陪。」

東門子艮劍尖直豎，抱劍微笑道：「如此貧道有僭。」

右腕一振，長劍斜斜劃出，劍勢輕揮，向前封出。

禿頂老人直等劍鋒將及，才鐵尺出手，一連三變，撒出一片寒芒。

兩人相距五尺，劍尺將要接觸之際，東門子艮撤出的一片劍花，好像遇上一股强大吸力，突然合了起來，劍尖不由自主朝對方尺上撞去。

這一下，除了東門子艮本身可以感到自己長劍，似乎是被對方吸過去的，旁人根本無法看出，還只當他出劍迅疾。

東門子艮心頭不禁大震，劍勢一沉，變點爲削，横截右腕。

禿頂老人手中鐵尺看去緩慢，其實變式極快，横尺一掃，蕩開長劍，尺頭已向東門子艮胸前點到。

東門子艮疾退半步，避開兩儀尺，長劍揮動，立即展開攻勢。

華山派「太白劍法」果然辛辣凌厲，此刻一經施爲，立見銀芒閃動，一連幾劍，迫得禿頂老人無法還手。

幾招下來，東門子艮覺得對方除了手上那柄烏黑有光的兩儀尺，似乎是磁鐵做的，動手過招之間，隱隱有一股極强吸力之外，出手封架的招式，也無甚出奇之學，心頭不由稍寬。

朗笑一聲，手上突然加緊，「太白劍法」連綿出手，但見盤空匝地，一片滾滾銀光，都是由他劍尖上發出，劍風嗡然。

禿頂老人身在劍芒籠罩之下，既沒後退，也沒前進，只是不停的舉尺封架，化解劍勢，看去似乎已被東門子艮先聲所奪，失去還手之機。

仙人掌左浩眼看大師兄劍法展開，已把禿頂老人困住，金蛇叟荊山民也和連鬢鬍老人打成平手，不由心頭大喜，再看陸翰飛和白衣少年兩條人影，已逃出二三十丈之外，此時不追，更待何時？

當下長劍一振，和獨角龍王沙無忌打了一個暗號，雙腳頓處，劍先人後，朝山徑上衝去。

獨角龍王沙無忌同時暴喝一聲，雙掌一錯，跟蹤掠起。

這原是東門子艮在和禿頂老人動手之前，以「傳音入密」約好的行動，萬一自己和金蛇叟不是對方兩人敵手，那麼由大家聯手合擊，務必先把對方兩人除去。

如果自己和金蛇叟兩人足夠應付，那麼由仙人掌左浩和獨角龍王沙無忌同時下手，一個對付白衣少年，一個擒住陸翰飛。

這條山徑，最多也有一丈來寬，兩個黑衣老人攔在路上，和東門子艮、金蛇叟捉對厮殺，不管對方兩人攻勢如何猛烈，絲毫沒有退讓一步。

因此，仙人掌左浩和獨角龍王沙無忌兩人，要向陸翰飛追去，必須從動手的四人中間穿過。

東門子艮手仗太白長劍，劍法滾滾，一路佔盡先機，他爲了配合自己師弟行動，手上長劍不住的加緊施爲。

刷刷刷，一連三劍，疾如風輪般劈出。

這三劍仍是「太白劍法」中精英所聚，劍勢出手，有若風雷迸發，劍風嘶嘶，擴及一丈。

這當眞說時遲，那時快，東門子艮三劍出手，仙人掌左浩雙腳頓處，劍先人後，化作一道銀虹，疾衝而至！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禿頂老人猛地一聲「哈哈」大笑，兩儀尺突然湧出一排尺影，宛如一道鐵柵欄似的，排空而起，横亙身前。

東門子艮三劍乍出，陡然感到不對，對方尺上，突然暴漲出一股無可倫比的極强吸力，自己不但劍勢變化頓然受阻，手上長劍更同時不由自主的朝兩儀尺上撞去。

「叮！叮！叮！」

接連響起三聲金鐵狂鳴，華山派鎭山之寶的太白劍，已被對方鐵尺牢牢吸住。

同時，仙人掌左浩凌空撲來的身子，也連人帶劍往對方鐵尺上撞到。

東門子艮這一驚非同小可！但他終究是一派宗主，臨危不亂，右手不敢鬆開長劍，用力一掙，脫開鐵尺，左手疾忙朝師弟身上輕輕推出。

仙人掌左浩縱起的身子，被一股大力吸住，正在朝前激飛，此時經東門子艮從旁一推，已卸去不少衝力，身子借勢横飛，落到地上。

「叮！」手上一柄長劍，却已被兩儀尺吸住，釘在尺頭之上。

東門子艮疾退三步，落到仙人掌身側，低聲問道：「左師弟，你快運功看看，可曾受傷？」

禿頂老人哈哈一笑，說道：「貴師弟連劍都不要了嗎？」

鐵尺往前一送，仙人掌左浩的一柄長劍，朝兩人激射而來。

東門子艮忙用劍一撥，「噹」的一聲，落到地上。

左浩略一運氣，搖搖頭道：「小弟並沒有受傷。」

東門子良臉色鐵青，舉劍一指，沉聲道：「好，你把劍拾起，咱們好好的領教他北溟絕學。」

禿頂老人縱聲大笑道：「哈哈，老朽早已說過，兩位不妨齊上。」

東門子良回頭一瞧，只見獨角龍王沙無忌鐵掌齊揮，和金蛇叟荊山民兩人，力戰連鬢鬍老人。

連鬢鬍老人已不似先前那種打法，他左手不知何時，也握着一個鐵環，只是比右手那個形狀略小。

此刻左右雙環大開大闔，交相揮舞，但見環中套環，飛灑出重重環影，漫天流動，招式奇奧，極盡詭異。

還有金蛇叟荊山民和獨角龍王沙無忌兩人之合力，都被對方迫得施展不開手腳。

東門子良瞧得暗暗歎息，自從三十年前，泰山一會，自己和白衣崆峒在會上鎩羽，這三十年來，自己潛心練劍，自以為足可傲視武林，那知在短短數日之內，連遇勁敵，看來莽莽江湖，當眞能人輩出。

心念疾轉，不由激起雄心，仰首發出一聲震撼山岳的清越長嘯。

嘯聲未歇，太白劍隨手向天一揮，嗡然有聲，回頭喝道：「左師弟，咱們上！」

「上」字出口，長劍倏發，冷芒電掣，已朝禿頂老人身前攻到。

這一會，東門子良含恨出手，果然非同小可，劍法一變，盡是急攻招術，剎那間，劍氣瀰天，隱隱挾着風雷之聲。

仙人掌左浩那還敢怠慢，猛吸一口眞氣，左手揚起，一把「太白神針」向禿頂老人身側打去，同時身形一縱，右手劍發如風，迅疾攻到。

禿頂老人倒也不敢大意，揮手封開東門子良一輪急攻，尺頭圈動，同時把仙人掌打出的一把「太白神針」悉數吸住，左手施展封穴斬脈手法，還攻兩招。

雙方以兩敵四，這一場拚鬥，眞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惡戰。

兩個黑衣老人，儘管功力深厚，手上環尺，號稱北溟雙寶，另有奇妙作用，但對方四人，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此刻在各人全力以赴之下，却也莫想佔得絲毫便宜。

就在他們拚命搏鬥之際，山坡那邊，又出現了四條人影，朝鬥場奔來。

這四條人影，身法相當快速，一會工夫，便已奔到離鬥場不遠之處。

那是四個女將，除了領先一個黑衣老婦，面如鳩形，又老又醜之外，她身後三個少女，却一個個生得像花朶一般。

這四人堪堪奔近山腳，鬥場右側，一片林梢上，同時飛起一白二黃三條人影，奇快無比的從樹梢上飛越而過。

鳩面老婦只是注意着鬥場中人，她身臨切近，眼看華山掌門東門子良，居然不顧身份，和他師弟仙人掌左浩、及獨角龍王沙無忌、金蛇叟荊山民四人，合力對付兩個黑衣老人。

尤其對方兩人，不但武功極高，自己竟然從沒見過，心頭正感詫異。

「師傅，快瞧啊！那三人又是誰呢？」

鳩面老婦身側的一個紅衣少女，突然伸手一指，急急問道。

鳩面老婦聞聲瞧去，一白二黃三條人影，已如殞星般從樹上瀉落，往山徑上奔去；敢情他們因山徑上有人動手，擋住去路，才橫掠樹梢而過。

不由微微一哂，道：「那是白衣崆峒楊開源師兄弟三人，哼！他們趕到五嶺山來啦！」

話聲未落，口中突然「噫」了一聲，急急喝道：「不好，前面那人，不就是妳們陸大哥嗎？」

她身後三個少女，聞聲一驚，凝神瞧去，只見一條蜿蜒的山徑上，果然有兩條人影，正在蠕蠕移動，相距雖遠，依稀還可分辨得出，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正是自己幾人一路追踪找來，身負重傷的陸大哥。

白衣崆峒等三人，正在飛縱急掠，疾追下去。

身穿青衣的少女急叫道：「乾娘，我們快追上去咯！」

紅衣少女頓腳道：「師傅，白衣崆峒不懷好意呢，再遲就來不及啦！」

鳩面老婦一張鳩臉微現怒意，雙目閃動，覷定場中六人，厲聲喝道：「你們還不讓開？」

這一聲大喝，有如夜梟一般，十分刺耳。

激戰中的六人，聞聲一驚，不由自主的全都倏然住手，各自躍退了一步！

鳩面老婦身若幽靈，奇快無比，一下從他們身側掠過，飛一般奔去。

禿頂老人微一怔神，他身後的三個少女，同時一窩蜂的疾衝而出，跟蹤掠過，朝山徑上飛馳而去。

東門子良一瞥，喝道：「是陰風煞，荊兄、沙兄，我們快追。」

禿頂老人向連鬢鬍老人打了一個手勢，捨了東門子良等人，當先縱身掠起。

東門子良、金蛇叟、獨角龍王、仙人掌四人，也同時紛紛縱身掠起，追了下去。

再說陸翰飛站起身子，朝前捨命狂奔。

他生性倔强，此時武功雖失，但在滿懷憤慨之下，竟然激發了他生命中潛存的一股力量，支持着他跑得極快。

溫如玉連叫喊都來不及，急忙縱身隨後追去。

一個狂奔，一個急追。

但陸翰飛終究只是一時衝勁，一口氣跑出兩里光景，已被連鬢鬍老人追到身後，口中大叫道：「陸少俠，你快停一停，你重傷初癒，使不得力……」

陸翰飛聲音入耳，陡覺眼前一黑，支持着他奔出老遠的一股潛力驟然消失，再也支撐不住，身子晃了一晃，猛地往地上倒去。

溫如玉只驚得「啊呀」一聲，縱身掠落，一手抱住陸翰飛身子，心頭又急又憐，柔聲道：「陸少俠，你……你怎麼了？唉，幹甚麼這般作賤自己？」

她緩緩把陸翰飛靠着自己坐下，功行雙臂，氣聚兩掌，在他身子各處要穴，推拏了一陣。

陸翰飛吁了口氣，倏然睜開眼來，瞧到自己躺在溫如玉懷裏，掙扎着坐起，黯然道：「姑娘這般待我，在下感激不盡，只是在下武功盡失，如同廢人，姑娘不用管我……」

溫如玉盈盈一笑，柔聲道：「你快歇上一會再說，那兩位老前輩，不是有師門靈丹，可以幫你恢復功力麼？我想他們說得不假……」

陸翰飛不待她說完，斬釘截鐵的道：「他們縱有靈丹，我也不願接受。」

溫如玉聽得一呆，道：「那又為甚麼呢？」

陸翰飛憤然道：「這些人都是喪心病狂之輩，為了攘奪白衣劍侶藏寶，不惜互相仇殺；在下武功雖失，也不稀罕他們的師門靈藥。」

溫如玉幽幽的道：「話雖不錯，但目前追蹤找來的高手，不在少數，你武功已失，那能逃得出去？」

陸翰飛道：「所以我叫妳不用管我，妳還是走吧！」

溫如玉輕笑道：「所以我不能走咯！」

陸翰飛道：「那為甚麼？」

溫如玉低低的道：「我要等你恢復了武功，才放得下心……」

說到這裏，忽然臉色一變，驚噫道：「有人追下來了，我扶着你走吧！」

話聲一落，慌忙攙扶起陸翰飛急匆匆朝小徑上走去。

溫如玉心頭焦急，但陸翰飛武功已失，這般攙扶而行，才走了約莫一箭來遠，便已感到他身子越來越重，呼吸急促，再也走不動了。

回頭一瞧，身後山徑上，飛馳而來的三條人影，業已逐漸逼近，那正是白衣崆峒楊開源師兄弟三人。

不，他們身後，還有七八條人影，疾縱急掠，銜尾追來。

溫如玉瞧得心頭大急，身形一停，正待把陸翰飛揹起。

只聽白衣崆峒的聲音遠遠傳來：「姓溫的丫頭，還不站住！」

陸翰飛心中一陣激動，喘息道：「趁他們還沒追近，姑娘不用管我，還是快些走吧！」

溫如玉銀牙一咬，堅決的道：「不，我好歹也得和他們一拚……」

話聲未落，突然住口，心中不禁暗暗叫苦，原來這一瞬之間，她發現前面小徑上，也有兩條人影，迎面飛馳而來。

這兩人面蒙綠紗，身穿綠色長衫，溫如玉一眼就認出他們正是白衣教主手下四個綠衣人之二。

前有强敵，後有追兵，溫如玉只覺一顆心驟然收縮，幾乎喘不過氣來。

就在這一急之下，驀地急中生智，回頭低低說道：「情勢已急，陸少俠，你千萬不可出聲。」

話一說完，慌忙別過身子，伸手從袖中撕下一片白紗，迅速蒙到臉上，雙手一負，昂首卓立。

這不過是一瞬間的事，白衣崆峒楊開源師兄弟三人，已趕到溫如玉只差十丈遠近，兩個綠衣人也腳不沾地的走近身側。

溫如玉緩緩轉過身子，冷峻的道：「楊開源，你跟蹤本教主，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白衣崆峒心機極深，這一路上，已探聽到陸翰飛落在五毒教教主溫如玉手上，但沒想到追了半天，對方竟是武功莫測高深的白衣教主。

心頭微微一怔，他識得厲害，一時倒也不敢過份逼近，立即在相距十丈遠之處，站住身形，縱聲笑道：「教主不妨瞧瞧後面，還有多少人趕來？」

溫如玉冷哼一聲，衣袖微微一抬，朝兩個綠衣人吩咐道：「攔住他們，誰要過來，格殺勿論。」

白衣崆峒咧嘴大笑道：「恐怕沒這般容易。」

溫如玉仰首向天，冷冷的道：「你可敢過來試試？」

兩個綠衣人早已躬身領命，一聲不作的走出幾步，面對山徑來路，卓然而立，他們面罩綠紗，瞧不出神色，使人有冷漠神秘之感。

白衣崆峒知道白衣教主手下四個綠衣人武功極高，一時倒也不敢輕率躁進，只是和他的兩個師弟，一動不動的站在原處；他為人城府極深，敢情自己不願出手，在等待後面的人，來打頭陣。

溫如玉暗暗捏一把冷汗，故意冷冷的道：「陸少俠還是跟本教主走吧！」

說着，左腕一帶，握住陸翰飛右臂，舉步朝山後走去。

這一陣功夫，後面的人也已陸續追到！

溫如玉和陸翰飛堪堪轉過山腰，只聽到身後叱喝大起，敢情兩個綠衣人已和後面追來的人動上了手。

溫如玉心中暗想：兩個綠衣人武功再高，也決非追踪趕來的這許多武林高手的對手，自己兩人能否逃得出

去？就全在此擧了！

心念疾轉，回頭一瞧，果然不見有人追來，想來全被兩個綠衣人阻住，當下定了定神，低聲道：「陸少俠，時機已急，還是讓我揹着你走吧！」

口中說着，嬌軀一蹲，不待陸翰飛答話，揹起他身子，捨了山脚路徑，縱身朝羣山深處奔去！

這一陣急奔，既不辨方向，也沒途徑，只是在危崖峻嶺，巉岩峭壁之間，奔騰縱掠。

時間接近中午！

溫如玉背着陸翰飛，已經翻過了幾個山頭，奔到一座峯脚之下，抬頭望去，只見峭壁巉岩，高插半天！

溫如玉跑了半天，連自己都不知到了甚麼地方，當下雙足一收，正待找個地方休息，那知才一停下，便覺腹中一陣飢餓。

回頭四顧，橫亘在面前的，盡是起伏山嶺，敢情入山已深，那有甚麼人家？

從背上放下陸翰飛，扶着他在大石上坐下，掠了掠散亂鬢髮，在他身邊坐下，低聲道：「陸少俠，你大概已經餓了吧？眞糟糕，這裡沒有人家，找不到吃的東西，你在這裡憩息，待我去獵些野兎山鷄來充飢。」

陸翰飛讓她揹着跑了半天，只覺渾身骨節有如散了一般，坐下之後，只是喘息，聞言睜開雙目，看到溫如玉粉臉嬌紅，鬢角上滿是汗水，坐在石上，香息短促，分明也跑得十分疲累。

但她却只關切自己，心頭不禁升起說不出的感動，微微搖頭，道：「在下還不餓，姑娘累成這個樣子，還是坐着憩息一陣吧。」

溫如玉嫣然一笑，道：「我不累，你已經一天一晚沒吃東西了，那會不餓？我去去就來。」

她好像當眞絲毫不累，話聲一落，白衣飄動，一陣風似的朝山脚走去。

她因自己身上帶着的暗器，都淬有劇毒，沿路拾了幾塊石子只是向林中草叢找去。

一會工夫，果然被她打到了兩隻野兎和一隻山鷄，心中甚是高興，當下用藤蔓串好，正待返身走去！

只聽遠處傳來一聲猿嘯，深山猿嘯，原是極平常的事，但這聲長嘯，聲音異常蒼勁悠長，不類普通猿猴！

溫如玉不知怎的心頭有點不安之感，提着一串野味，匆匆從原路退出樹林。

那知她方才信步尋來，一心只是注意在草叢之間，並沒覺得走出多遠，這時循着原路回去，才發覺自己已經跑出兩里來遠。

回到原處，山石上已不見陸翰飛的人影，心中不由一急，放下山鷄野兎，向四下一陣察看，並沒絲毫痕跡。

暗想：自己方才一路奔來，並沒發現有人追蹤，不可能被人擄去，那麼，他也許到附近林內小解去了。

心中想着，也就回到石上坐下。

但才一坐定，又身不由主的站了起來，兩道目光只是朝附近林中打量。

又過了一會，仍然不見陸翰飛回轉，心頭不禁一陣焦急，口中叫了兩聲，也不見有人回答。

目光一掠，立即雙足點動，飛身縱上棵高大樹枝，凝目四矚，居高臨下，少說也可看清週圍數里之遙，但空山寂寂，那有一絲人影！

廢然飄落地面，一面忖道：他不可能是不別而去，即使不別而去，他武功已失，也不可能走出多遠，那麼除非發生了甚麼意外？

不錯，方才那一聲猿嘯透着有點古怪！自己方才是從左側回來的，既沒遇上甚麼，不如從右山脚追去瞧瞧！

想到這裡，回頭又打量了幾眼，看看實在沒有陸翰飛蹤跡，不由拔脚朝右邊山脚趕去。

她心中只是牽掛着陸翰飛安危，向前緊追。

崇山峻嶺，原無道路可循，她心慌意亂，一連盤過兩座插天高峯的山脚，依然不見半點影子，心頭簡直急得沒了主張。

那知就在顧盼之際，發現右側一座小峯之間，隱約露出兩間竹屋，心中一動，立即朝小山峯上奔了過去。

那是山坳中一塊較爲平坦的凹地，地勢極爲隱蔽，兩間小屋是用粗竹架成，一扇板門，並沒掩上。

溫如玉不敢大意，輕輕掣出金鈎，貼肘緊握，緩緩走近門口，兩道目光一眨不眨的往屋中瞧去！

竹屋裡面十分簡陋，只要略一打量，便已一目了然，除了右角靠壁處放着一張木榻之外，別無傢具。

榻上一堆破絮之中，坐着一個滿臉雞皮皺紋，面色薑黃的老婆婆。

她頭上包着一塊黑布，一身衣服，已經破爛不堪，雙目緊闔，一動不動的坐在那裡，看去好像嚥了氣似的。

深山之中，寂無一人，雖在大白天裡，遇上這情景，也不禁使人有點毛骨悚然！

溫如玉正瞧之間，忽覺頸項上微微一癢，敢情自己秀髮，被風吹拂在頸上，伸手往後掠了一掠，正待悄然退出！

耳際響起一個蒼老聲音，冷冷的道：「妳來了麼？」

溫如玉聽得一驚，急忙擧目瞧去，只見木榻上那個老婆婆，在一瞬之間，雙目乍睜，緊盯在自己身上，目光之中流露出無比陰毒之色！

溫如玉目光和她一對，心頭不禁泛起一絲寒意，脚下同時後退一步，

暗想：原來她還活着，啊，光從她兩道眼神看來，這老婆婆分明武功極高。

當下雙手一拱，口中說道：「老婆婆，妳說甚麼？」

老婆婆陰森的目光盯着溫如玉，連動都不轉動一下，依然冰冷的道：「妳早來一天並沒有用，老身在蠱毒未發之前，不會告訴妳的。」

溫如玉怔得一怔，暗想：這老婆婆眼露兇光，分明不是好惹的人，自己找人要緊，還是早些離開的好。

這就陪笑道：「老婆婆，妳大概認錯人了，我是找人無意尋到這裡來的，啊，對不起，我要走了。」

話聲一落，轉身就往門外走去。

老婆婆怒聲道：「站住，妳踏進老太婆的屋子，沒有我吩咐，要走，那有這麼容易？」

溫如玉自小當上五毒教主，原是倔强任性的人，聞言不覺有氣，暗想：自己不過是急於找人，難道眞還怕妳不成？

老婆婆沒等她開口，接着陰惻惻的道：「妳身穿白衣，死了也不算寃枉。」

溫如玉柳眉一挑，怒道：「我穿白衣，是我喜歡，難道還礙着妳甚麼？」

老婆婆獰笑道：「丫頭，不用嘴强，妳一身打扮，和那該死丫頭一樣，還不是白衣教的人？」

溫如玉又是一楞，冷笑道：「依妳說來，只有白衣教的人，才能穿白衣了，那麼如果江湖上再鑽出一個黑衣教，妳穿着一身黑衣，就是黑衣教徒了？」

老婆婆遲疑了一下，道：「妳不是白衣教的人？」

溫如玉格的笑道：「妳是不是黑衣教的人？」

老婆婆臉上被她逗得綻出一絲笑意，但笑意只是一閃而逝，依然寒着臉，厲聲喝道：「妳是甚麼人？怎會找到這裡來的？快說！」

溫如玉瞧她緊繃着臉，不由也臉色一沉，哼道：「姑娘不是已告訴過妳，姑娘是找人來的，我是五毒教主溫如玉。」

老婆婆徐徐說道：「五毒教主？溫如玉？唔，妳是溫璇的女兒。」

溫如玉點點頭，老婆婆面色微霽，沉吟着自言自語的說了兩聲：「教主……教主……」

突然抬頭道：「妳會不會用毒？」

溫如玉笑道：「我們五毒教就是專門用毒的咯！」

老婆婆不住的點頭，又道：「會不會使蠱？」

溫如玉道：「當然也會。」

老婆婆臉上微有喜容，說道：「這才差不多！」

說到這裡，突然又抬頭道：「小丫頭，妳是想死？還是想活？」

溫如玉心中惦記着陸翰飛安危，暗想：自己何必和她多纏？眼珠一轉，正待向門外走去！

只聽老婆婆冷哼道：「小丫頭，妳要逃可沒這般容易！」

伸手一拉，溫如玉突覺頸項上好像被一條極細的繩索套住，被她一下拉近了幾步，心頭不由大驚。

掙了一下，並沒有掙脫，再一細瞧，原來老婆婆手上，果然握着一根細如人髮的紅線，一頭正好套住自己頸項。

這根細線，竟然堅逾精鋼，勒得自己頸項暗暗生疼！

老婆婆得意的笑了笑，道：「妳是被我老太婆用頭髮套住了，那想逃得出去？」

說到這裡，忽然變得十分溫和，又道：「我老太婆明天就要死了，妳要想死，我一掌就把妳劈死；要是想活，就得答應我一件事。而且我還把一身本領傳給妳……唉，只是……只是……」

溫如玉聽得大吃一驚，這老婆子一根頭髮，竟然會有如此厲害，此人的內功之精，當眞深不可測。

尤其以她髮長推算，隱居此地，少說也在十年以上了。

老婆婆見她站立不動，冷笑一聲，問道：「怎麼，妳願是不願意？」

溫如玉道：「妳要我答應甚麼，自然應該先說出來聽聽。」

老婆婆道：「我老太婆數十年來，一向言出如山，無人敢抗，我要是說出來了，妳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亦也得答應。」

溫如玉暗想這老婆婆好大的口氣，不知她是何來歷，心中想着，一面說道：「那妳就別說的好，我還有急事要辦，再遲就來不及了！」

老太婆怒嘿一聲，左手突然擧起，陰惻惻的道：「那妳就是想死！」

她擧起的左手，正待劈出，忽然又放了下來，歎息道：「唉，我只有一天好活了，殺了妳，對我也沒有好處，丫頭，數十年來妳是我老太婆手下第一個留下活命的人，妳倒說說，這人是誰？」

溫如玉眞還不知自己這條性命是從死裡逃出來的，但覺頸上長髮，也同時一鬆。聞言不禁臉上一紅，道：「他……他是我……大哥……噢，老婆婆，等我找到了他，妳有甚麼差遣，我一定會答應妳。」

老婆婆瞧她臉色，若有所悟的「哦」了一聲，問道：「他人呢？」

溫如玉發愁道：「就是不知道咯！他一身武功已失，在前面一座高峯底下休息，我去打了兩隻山鷄野兎，聽到一聲猿嘯，回去就不見了。」

「猿嘯？」老婆婆突然臉色一變，問道：「可是一頭比人還高的黑猿？」

溫如玉搖搖頭道：「不知道，我只聽到嘯聲，那聲音響極了。」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秦鵬飛不敢惹惱賀氏雙凶，放過了方瑟，而對小妾夏蘋却不放過，將她毒打，方瑟倔强爭辯勸阻，秦鵬飛只好看賀氏兄弟的面子，忍氣停下來。雙方入席喝酒，主客俱醉，方瑟謊說回去取母親遺物再來，半路醉倒，婢女小荷將他救醒，帶入地道，說明夏蘋仍是清白之身，希望方公子拯救，帶夏蘋離開這人間地獄。方瑟猶疑不定……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弱女脫離魔掌　師父慘被殺害

從方瑟所立的方向望將過去，他看到了夏蘋那蓬亂的青絲披洒在瘦削的肩上。

當他看到夏蘋撐起了身子，側過臉龐望過來時，他看到了夏蘋的左臉腫傷雖已消褪不少，半邊臉頰依然呈現紫青之色，那兩顆烏黑清澈的眼瞳，已失去了原有的明亮。

尤其是眼瞼上下，又紅又腫，顯然是由於極度的悲傷，經過一場大哭之後，才會如此的。

他的心中不由浮起一絲憐惜之情，身形一動，便待行將過去。

那知他的脚步才一邁出，便見到夏蘋躺了下去，轉過身軀，以面孔向着床裡。

他從未經歷過男女之事，根本不明白一個女孩子的心情，還以爲夏蘋不願看到自己，才做出這個樣子來。

立時，他的臉色一變，停住了身形，幾乎想要就此轉身離去。

幸得小荷已呼喚道：「方公子，你站在那兒做甚麼？還不過來見見蘋姐？」

方瑟心中已經冷了不少，應聲道：「你們姑娘既然不願見我，我又何必過去討人厭呢？」

小荷一怔，急道：「方公子，你在說些甚麼？」

她隨即想到方瑟生氣的原因了，頓足道：「唉！方公子，蘋姐轉過臉去，只是不願讓你看到她臉上的傷和哭過以後的痕跡，你怎麼可以誤會她的意思？」

方瑟聽她這麼一說，方始恍然大悟，苦笑了下，暗道：「女人眞是奇怪，哭過了自然眼睛會腫，這有甚麼不能讓人看的？」

他心裡這麼想，却沒有說出來，想了一下，舉步向前行去，道：「蘋姑娘，在下方瑟，特來看妳，不知妳的傷……怎麼啦？」

他說完了這句話，想到自己跑到人家的小妾房裡去探視一個女子，實在太過失禮，臉上不由一紅，心頭也忐忑不安起來。

小荷見到方瑟說完了話，夏蘋依然側首向着裡面，既不見她回過身來，也沒聽見她說話。

她皺了皺眉，道：「蘋姐，妳說話嘛！方公子來看妳了……」

夏蘋默然半晌，嘆了一聲，道：「薄命人有勞方公子移動玉駕前來，衷心感激不盡……」

小荷頓足道：「唉，蘋姐，在這個時候，妳還掉甚麼文，方公子是特地來救妳的，還不快與他商量一下大計，望着牆壁做甚麼？」

她這句話果然有效，夏蘋嬌軀一顫，轉過身來，吃驚地道：「甚麼，他……」

「方公子是來救妳出去的！」小荷道：「我還以爲裡面牆上有東西看呢，妳那麼久都不轉過身來……」

她本想取笑夏蘋兩句的，可是話未說完，只見夏蘋的目光，凝注在方瑟臉上，方瑟也似是中了邪似的凝目注視着夏蘋，她停住了話聲，不再繼續說下去……

她幾乎沒有想到方瑟本來是不想來的，還是經過自己三番兩次的勸說，這才趕來此地，結果一見到夏蘋之後，立即便現出這等着迷的神態。

她的心中一酸，忖道：「但願我這麼做沒有錯，也願方公子像蘋姐那樣的愛着她，用他的生命來保護她……」

她重重的咳了一聲，問道：「你們這樣做甚麼？可要我走出去？」

夏蘋和方瑟的目光糾結在一起，一剎時，幾乎都忘了各自存身的地方，他們在眼光的交投中，表達了各自心中的感受，那裡面有着同情、感激、愛憐……等等複雜的情緒。

直到小荷的話聲才把他們兩人驚醒過來，才想到了彼此所處的環境，以及該要做的事。

夏蘋輕嗔道：「小荷，妳……」

小荷搖了搖手道：「蘋姐，妳不要駡我，你們要溫存，以後有的是時間，可不能在這個時候……」

夏蘋滿臉飛紅，道：「小荷，妳貪嘴……」

方瑟也是兩頰發熱，感到不好意思，他重重的咳了一聲，掩飾自己的窘態，道：「蘋姑娘，在下聽到小荷姑娘說起妳的不幸遭遇，決定救妳出去……」

「多謝公子厚愛。」夏蘋悽然道：「可是那老賊防範嚴密，奴家不願拖累到公子……」

方瑟道：「蘋姑娘，現在不是談危險與不危險的時候，我們要商量的是如何才能安全的逃出去。」

夏蘋想要說話，却已被小荷制止，道：「蘋姐，妳聽聽方公子的主意，現在時間寶貴，不是妳要不要去的問題。」

夏蘋望着方瑟，道：「可是……」

方瑟打斷了她的話，道：「蘋姑娘，妳不必猶疑了，在下主意已定，決不會更改。」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沉聲道：「本來以我的這麼一點微薄的力量，是絕不敢說能將妳救出此處，然而在午間，秦鵬飛却交了一面令牌給我，我們可以借助這面令牌安然走出去。」

小荷和夏蘋齊都大喜，道：「你有令牌在手上？」

方瑟點了點頭，道：「他交給我令牌的時候，本來是讓我一個人出去，可是現在我們要兩個人一起走，辦法得略爲變通一下了。」

他的話聲稍頓，道：「方才，在下想出了一個法子，雖然有點冒險，却是值得一試……」

他壓低了聲音，把自己想好的法子說了出來，最後道：「假若是白天的話，我這個法子不一定行得通，幸好現在是晚上，並且他們醉酒未醒，所以我認爲值得一試。」

小荷笑道：「方公子，你這個法子太好了，那些守門的一定不會發現，不過我認爲你們還是從後門走比較方便一點，因爲後門距離比較近，遇上巡邏莊丁的機會要少得多了……」

夏蘋搖了搖頭道：「依奴家的看法，還是走前門的好，一方面由於方公子還要回城一趟，另一方面後門出去便是山脚，天色既黑，路途又不熟，恐怕……」

方瑟略一沉吟，打斷了她的話，道：「到底由那條路出去，容在下思考一下，現在請蘋姑娘準備要攜帶的東西，並請化裝一番……」

他脫下自己的外袍，扔給小荷，道：「這兒若是找不到鍋灰，可用墨汁代替，只要把她的臉塗黑就行了。」

說完了話，他朝着坐在床上的夏蘋微微一笑，眼中充滿了柔情，也帶着一份激勵的意味在內。

夏蘋嘴唇蠕動了一下，伸出那柔美細長，有如春筍的纖纖玉手，身子往前挪了挪，握住了方瑟的手，凝目注視着他，低聲道：「方公子，謝謝你了。」

方瑟握着她伸來的小手，只覺全身似乎充溢着一股難以言喻的舒暢情緒，在這一剎，他感到自己就像那雄峙天際的高峯一樣，是這樣的堅强、雄偉，可以抵擋住任何强敵，不怕狂風暴雨的襲擊……

在以前，他雖然也有不少的雄心大志，曾經幻想自己將來是一個如何偉大的人物，然而當他回到現實的環境中，他曉得自己只不過是個打鐵的學徒吧了！

縱然，他嚮往着江湖上拔劍而鬥，仗義行俠的日子，希望自己也能像那些江湖人一樣豪邁，在渴的時候，甚而可以把仇人的頭顱割下來當酒瓢，大口大口的喝酒……

可是，他也明白自己的武功不行，就連江湖上的三流人物都比不上，更何況他也沒有仇人，也不會喝酒，那種江湖人過的日子，他是無法嘗試的……

沒想到天下的事情竟是如此的變幻莫測，隨着漠北雙凶的來到，他的命運開始起了一陣突變，眼前，他就算不想要過那種流浪江湖的日子，也不能由他自己了，因爲，漠北雙凶要逼着他跟隨他們，無論他是願意，還是反抗，他都逃脫不了要過流浪江湖、四處爲家的日子了。

更何況他此刻還答應要幫助夏蘋逃走，離開這個她飽受摧殘的地方！

他可以想像到在以後的日子裡，他跟夏蘋兩人將會遭遇到許許多多的事情，甚至整個生命都會起了變化，那種變化將是他無法預料的，不過他曉得無論是好是壞，他都必需接受。

他暗忖道：「誰叫我喜歡她呢？從

她站在窗前，手裡拿着蘋果的刹那，我便開始喜歡她了，我還以爲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再看到她，那裡會想到這麼快便又重見她，而且介入她的命運中，與她的命運相連一起……」

他握着她的手，激動地道：「妳爲甚麼要謝我？妳難道不知道我們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從我踏上這個閣樓開始，我們的生命便已串結起來了……」

他這句發自內心深處的話，說得是如此動人，夏蘋在默然凝注中，從眼眶裡，忍不住顆顆珠淚滾落下來，如同有一條透明的線串着一般。

方瑟一驚，問道：「妳……妳幹嘛又哭了？」

他不問還好，一問之下，夏蘋竟然掩起臉，放聲痛哭起來。

方瑟被她哭得手足無措，不知道該怎樣才好，他只得向小荷去求援起來。

那知他的頭一側，却發現小荷竟然不知在甚麼時候也掩起了臉，低低的啜泣着，晶瑩的淚水從她的指縫裡滲出，流進她的袖管。

方瑟這一生之中，何曾遇見過如此的場面？他不明白自己說錯了甚麼話，會使得她們兩個如此傷心，直急得手足無措。

豈知他還未想出該如何開口之際，已聽得樓下傳來啓門之聲。

他的臉色微變，輕輕的走到樓梯邊，俯身從欄杆往下望去，只見一條人影緩緩的從門口走到樓梯。

由於底下的廳房沒有點燈，他只有看到人影的移動，也沒看清那人是誰。

這時，那人扶着樓梯的扶手，慢慢的登樓而上，方瑟只聽他的嘴裡不停地嘮叨：「眞是倒霉，一個莊家做下來，輸了我一兩三錢銀子，連個二點都趕不上，氣死我了……」

方瑟聽到那人的話聲，再一看那人打扮的一副怪樣子，馬上便認出她便是午間受命帶夏蘋到內廳裡去的那個王媽。

王媽輸了錢，連走路都似沒了勁，她慢慢的跨上了樓梯，才走上幾級，便聽到房裡傳出的哭泣聲，頓時一腔怒火都發洩了出來。

只聽她拉開了嗓子，罵道：「怪不得老娘今天晚上的手氣這麼壞，抓猴子盡是擲么二三，推牌九老碰到蹩十，原來就是碰到妳這個煞神，盡在這兒死嚎……」

方瑟見她一邊嘴裡不乾不淨的罵着，一邊挪動着她那水桶般的粗腰：「蹬蹬蹬」的爬上樓來，心中怒氣併發，沉聲道：「煞神在這兒！」

王媽低着頭爬梯，剛剛跨上閣樓，正想把夏蘋痛罵一頓出氣，耳邊已響起一聲沉喝。

她嚇了一跳，還未看清這突然鑽出來的煞神是誰，兩邊頸項已被方瑟雙掌切中，馬上眼前一黑，昏倒過去。

只聽得樓梯上傳來一陣「砰砰碰碰」之聲，王媽一個肥大的身軀從樓頂一直滾了下去，跌落在廳裡，躺在那兒，動都沒動一下，不曉得是昏了過去，還是已經就此跌死！

方瑟突然來這麼一手，使得夏蘋和小荷全都停住了哭聲，駭然望着他。

方瑟搓了搓手，回過身來，道：「我……我做錯了？」

小荷搶着道：「不！你沒做錯，這個老虔婆，早就該死了，你殺死她，眞是大快人心。」

方瑟不解地問道：「那麼妳們爲甚麼要用這種眼光看我？」

夏蘋看到方瑟的模樣，噗嗤一笑，道：「傻弟弟，我們是因爲王媽回來得突然才吃驚的，又不是怪你，你急甚麼？」

方瑟吁了一口氣，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他看到夏蘋的臉上還沾着淚水，却笑得那樣開心，不由搖了搖頭，忖道：「我眞不了解女孩子，動不動就可以哭出來，還沒哭完，便又可以笑了……」

夏蘋嗔道：「喂！你笑甚麼？」

方瑟聽到她稱呼自己的語氣都不同了，苦笑了下，搖頭道：「沒甚麼，我只是在想，你們這樣磨菇，是不是要等到秦鵬飛醒了以後，告訴他一聲才走。」

他這句話一說出口，夏蘋和小荷立時着慌起來。

小荷嚷道：「蘋姐，妳快起來呀！」

夏蘋拭去了臉上的淚痕，掀起棉被，赤着一雙白晰的脚便下了床。

她匆匆忙忙走到銅鏡之前坐下，素手挽起披散的秀髮，在頭頂上挽了個髮髻，又在粉盒裡拿出粉撲，匆匆的在臉上撲了幾下。

小荷則把手裡的長袍擺在椅上，走到書桌前去磨墨，又忙着替夏蘋打開衣櫃收拾衣服。

方瑟見到她們匆忙的樣子，心中頗覺有趣，也感到好笑，原先的緊張情緒此時一掃而空，竟忘了自己處身虎口，隨時都會有危險發生。

夏蘋從銅鏡裡，看到方瑟臉上浮起了微笑，回過頭來，嗔道：「喂！你又在笑甚麼？」

方瑟道：「妳的臉上反正也要塗黑的，還擦甚麼粉？」

夏蘋想想也忍不住笑起來，她哼了一聲，道：「不要你管，轉過身去。」

方瑟聳了聳肩，不敢多說話，緩緩轉過身去。

他雖是不能再看到夏蘋對鏡整容的模樣，可是心中却依然覺得甜甜的，回想起來，以前那一段乞討渡日的

日子彷彿是做夢一般，甚而在長興鐵舖裡終日打鐵的兩年歲月，也像是成了夢影。

然而，往深處一想，眼前這種旖旎的情景，又似乎像是幻夢，發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又如此的現實，眞的難以想像。

他正在胡思亂想，背上已被人拍了一下，只聽夏蘋說道：「傻弟弟，你看怎麼樣？」

方瑟回過頭去，但見夏蘋滿臉滿頰都塗着黑墨，弄得烏黑一片，頭上的髮髻挽着一根白帶子，脚下却穿着一雙墨綠的綉花鞋，讓人看了不知是男人還是女人。

他笑了笑，道：「好極了，只怕讓人看見，會把人嚇死。」

夏蘋噘着嘴，道：「這都是你要我打扮成這個樣子，你還笑我。」

方瑟唯恐夏蘋又哭出來，把整個事情弄糟了，連忙搖手道：「蘋姑娘，妳別再哭了好吧，我們立刻就要動身，晚了恐怕來不及。」

他的臉色一整，肅然道：「小荷，我們走後，若是秦鵬飛派人來看她，希望妳能盡量拖延時間，愈遲被人發現愈好。」

小荷咬了咬嘴唇，頷首道：「你們走吧，王媽的屍體，我會把她藏起來的，喏，這是我這些年留下來的一些金器首飾，希望你們拿去之後……」

她說到這裡，咽喉裡好似卡了個石頭一般，話聲咽哽，再也說不下去。

夏蘋激動地抱住小荷，顫聲道：「小荷，妳對我太好了，我……」

方瑟沉聲道：「不要哭，一哭就把臉上的黑墨弄糟了。」

夏蘋的肩膀抽動了兩下，終於忍住了滿眶的淚水，不讓它流了出來，哽聲道：「小荷，我們一輩子都會記住妳的。」

小荷點了點頭，道：「你們快走吧，這兒的事由我來照應。」

方瑟也覺得心裡酸楚，難過之極，他默然望了小荷一下，沉聲道：「小荷，珍重妳自己，三五年之內，我會回來的，我發誓一定要救妳出去。」

小荷淒然一笑，道：「方公子，多謝你的好意，只怕……」

她戛然停住了話聲，深吸口氣，把包袱遞給方瑟，低聲道：「你們快走吧！不要再耽擱了。」

方瑟抱了抱拳，道：「小荷姑娘，再見了。」

他把包袱繫在腰帶上，拉住木然而立、悲慟無比的夏蘋，毅然轉過身去，飛快地下樓，啓開了大門，昂然行去。

此時夕陽西沉不久，暮色方起，四周一片迷迷濛濛的，柳雲山莊裡有的房間點起了燈，有的屋子還是漆黑一片。

方瑟走出了門，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壓下胸中那股難過的情緒，從牆邊的小門，穿了過去，來到他午間等候賀氏雙凶的地方。

他的身形極快，僅在牆邊的陰影下等了一會，沒有看到有人經過，便急步竄進甬道裡，沿着甬道一陣疾行，轉眼便來到練武場邊。

他靠在牆邊站了一會，凝目向四周望了一會，但見整個莊裡靜悄悄的，空曠的院中，只有寥寥的幾個人經過，並不如想像中的那樣嚴密。

他低聲問道：「夏蘋，妳可曉得今天莊裡怎麼防衛這麼鬆？好像沒有幾個人在守衛。」

「這兩個多月以來，我很少踏出房門，也不知道這兒的防衛情形。」夏蘋輕聲回答道：「不過我認爲現在院子裡的人這麼少，可能是因爲正在吃飯的原故，王媽就是每天在吃飯的時候跟那些人聚在一起賭錢，因爲平時他們都沒有空……」

方瑟興奮地道：「眞是天助我也！夏蘋，我們今晚一定能逃得出去。」

他的膽子一壯，扛着夏蘋大步向着大門行去，一面走着，一面還在嘴裡哼着小調。

果然，他預料的沒有錯，在莊院裡行走的幾個壯漢，只不過看了他一眼，便不加理會，就連他行過高高的刁斗森嚴下，那站在上面專司瞭望守衛的莊丁，也只俯身下來朝下面看了一下。

緩步走到大門，那站在門邊，手按腰刀的四個絡腮大漢一齊迎了上來，其中一個絡腮大漢問道：「兄弟，你帶着人要到那裡去？」

方瑟自懷中掏出那面令牌，遞了過去，道：「奉莊主之令，送這小子回去……」

那個大漢接過令牌望了一眼，問道：「這小子幹甚麼？」

方瑟笑了笑道：「他喝醉了，跟條死貓樣，聽說還是兩位賀爺的徒弟呢，眞笑死人。」

那四個大漢一齊笑了出來，其中有一個較爲矮瘦的莊丁，問道：「兄弟，你貴姓？怎麼我從來沒看見過你呢？」

方瑟道：「小弟我一向在內宅裡……」

「哦！」那個壯丁笑道：「這就怪不得了……」

他的話未說完，另外一個壯丁拍了他的肩膀一下，罵道：「老劉，你哦個屁！憑你那副長相，要想調到內宅去，恐怕得回到娘的肚子裡，再回爐重造才行！」

老劉罵道：「他媽媽的，朱痲子，你那副樣子也不見得比我好看，你憑甚麼……」

那個絡腮大漢沉喝一聲，制止他們兩人的爭吵，然後笑道：「小兄弟，他們都是粗人，你可別見怪。」

方瑟強笑一下，道：「沒甚麼，哥

兒們開開玩笑，也沒有甚麼關係的，不過兄弟我要走了……」

那個絡腮大漢把手裡的令牌遞給方瑟，道：「兄弟，你走吧。」

方瑟接過令牌揣進懷裡，朝那個絡腮大漢頷首爲禮，舉步走出大門，向着來時的方向行去了。

他一直走出數十步外，方始吁了口氣，道：「夏蘋，妳要不要下來休憩一會……」

夏蘋虛弱地道：「我嚇死了。」

方瑟走到路邊，蹲了下來，剛剛要把夏蘋從肩上放下，突然聽得她驚叫一聲，道：「哎呀！那老賊追出來了。」

方瑟吃了一驚，回頭一看，但見兩條人影翻跌而去，一個長袍人飛也似的奔來。

他就這麼匆匆一瞥，已見到那兩個大漢正是被秦鵬飛的長鞭捲住摔開的，頓時，他的心頭大駭，揹起夏蘋，提起一口眞氣，向着路邊的坡地飛奔而去。

他不知道秦鵬飛這一突然追來，是不是因爲發現他把夏蘋拐走，但是他知道若是讓夏蘋再度落回秦鵬飛的手裡，很可能便害了她的命。

是以他不從大道行去，反而折向右邊的草坡奔去，因爲他看到坡下是一片稻田，只要越過這一大片稻田，便可以穿進入樹林了。

他曾聽龔江說過，江湖上有逢林莫入的規矩，不管秦鵬飛是否守這個規矩，但他只要進入林中，至少可以隱蔽起自己的身形。

無論能不能逃過秦鵬飛的搜索，他在樹林裡，就可以從被動爭取到主動，到那時，他就能憑藉自己的智慧，替夏蘋作一個妥善的安排。

是以他沿着田埂向着樹林奔去，也不管秦鵬飛在身後如何叫喊。

一陣急奔，方瑟的額頭都已經流出汗珠，終於他在吁出一口大氣之後，奔到了樹林邊沿。

腳下稍爲一頓，他側過頭去，只見秦鵬飛長袍飛舞，緊追在身後，距離自己還不到三丈。

他深吸口氣，竄入林中，一陣急走，找到一株巨大的樹木，飛身躍起，攀了上去，在一個枝葉繁密之處，把夏蘋放了下來，擱在樹枝上。

方瑟剛把夏蘋安置好，便聽得秦鵬飛在林外大聲道：「方瑟，你逃不了的，還是乖乖的出來吧，老夫答應不傷害你，你想想看，你的師父那麼喜歡你，老夫又如何敢傷害你？」

方瑟暗暗冷笑一下，擦了擦額上的汗水，沒有理會秦鵬飛的叫喊，俯下臉來，望了望被橫擱在枝椏上的夏蘋。

他方才只顧逃命，揹着夏蘋一路急奔，根本無法顧全到她，這下定神一看，才發覺她竟然已經昏了過去，不知人事，因爲她的頭垂掛在樹枝上，已經毫無力氣。

方瑟大驚，搖了搖她的身子，低聲在她的耳邊呼喚道：「夏蘋，夏蘋……」

他連喚了兩聲，也沒聽到她的回答，却摸得一手粘粘的，湊在鼻端一嗅，一股血腥味冲進鼻裡……

方瑟怔了一下，才曉得夏蘋遭到秦鵬飛的毒打之後，雖然敷了金創藥，破裂的傷口却還未癒合，經過這一番顛簸以後，傷口重又破裂，鮮血滲了出來，染濕了衣服。

他心裡焦急，忖道：「糟糕，她的傷口又破裂了，假若不趕快找個大夫看看，只怕血會流乾……」

心念未了，又聽得秦鵬飛大聲道：「方瑟，老夫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只要你出來，老夫絕不怪你，也不會對夏蘋怎樣，老夫可以保證……」

方瑟眞恨不得躍下樹去，奔到秦鵬飛面前，狠狠的揍他一頓，以報復他用皮鞭抽打夏蘋的惡行。

然而痛恨儘歸痛恨，方瑟也明白憑自己的這身武功，絕非秦鵬飛的對手，只要一現身去，就會被對方擒住。

是以，他咬了咬嘴唇，忍耐下來，希望秦鵬飛會在沒有耐心之下，自動離去。

秦鵬飛說完了話，又等了一會，不見方瑟回答，怒道：「方瑟，你以爲躲在樹林裡就安全了？老夫照樣可以進去，不過等到老夫找到了你之後，可別怪我心狠手辣，到那時我動手殺了你，就是你師父也沒話好說……」

方瑟默然的坐在樹枝上，用手扶着夏蘋，對於秦鵬飛的恐嚇，不作絲毫答覆。

樹林裡一片靜寂，連風聲都聽不到，可是方瑟却能聽到自己的心在跳動的聲音，他現在所擔心倒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夏蘋的傷勢。

樹林裡是如此的黝黑，他距離夏蘋不足兩尺，除了可以隱約地看到她臉龐的輪廓之外，只能嗅到從她身上滲出的墨水相混合着香粉的怪異味道了。

他用手輕輕撫着夏蘋的面龐，暗忖道：「假若今天她有甚麼危險，我發誓一定要把柳雲山莊踩爲平地，把秦鵬飛寸寸斬斷……」

心念浮動，他又聽得秦鵬飛大聲恫嚇道：「方瑟，老夫不想與你多耗了，你若在半盞茶的工夫內不自動出來，老夫就放火燒林，把你們兩個活活燒死在裡面。」

他發出一陣怪笑道：「你們既然願意一塊死，老夫就成全你們，作一對火裡鴛鴦吧……」

方瑟心頭大駭，暗道：「秦鵬飛這傢伙心狠手辣，他既然說出話來，只怕眞會放火燒林……」

他焦急無比，還沒想出該如何逃出這個樹林之際，突然聽得有人在樹

林裡沉聲喝道：「是那一個大膽狂徒，竟敢在這兒嚷着要放火燒林？」

方瑟怎麼也不會想到這樹林裡竟然還有別人，他循着聲音傳來的方向俯首望去，只因林中一片黑暗，甚麼都看不見，也不曉得那人是誰？

他正在驚疑未定，聽到秦鵬飛在林外喝道：「是那一個在樹林裡？」

距離方瑟底下不遠處響起原先的聲音：「我大和尚在這兒，幹甚麼？」

接着方瑟只聽得一陣「沙沙」之聲往林外而去，顯然那藏身樹林裡的和尚已經向秦鵬飛走去了。

「沙沙」之聲一歇，方瑟聽得那個和尚哈哈大笑：「我道是那一個毛賊如此大膽，不但敢打擾我大和尚睡覺，並且還敢揚言要燒林焚樹，原來竟是我們的秦大施主，眞是失敬失敬。」

秦鵬飛冷笑道：「鐵陀行者，你不在雁蕩山上，跑到老夫的樹林裡來睡甚麼大覺？莫非你以爲老夫的鬼斧不利麼？」

鐵陀行者哈哈一陣大笑，道：「秦大施主，你的鬼斧雖利，我大和尚的鐵頭也不軟……」

秦鵬飛怒喝道：「那麼你是存心來找老夫麻煩的？」

「不敢，不敢！」鐵陀行者哈哈笑道：「我大和尚有未卜先知之能，曉得你要在這兒火燒鴛鴦，所以我特地趕來分一條鴛鴦翅膀……」

秦鵬飛沉聲道：「老夫有事要辦，懶得與你胡扯，鐵陀行者，你若是把我們九大凶人放在眼裡，請你站開一邊去……」

鐵陀行者冷笑道：「我這個大和尚固然不敢惹你們九大凶人，可是秦鵬飛，你要把漠北雙凶的徒兒殺死，他們能夠放過你嗎？」

秦鵬飛沉聲道：「那是我們之間的事，與你們雁蕩派無關，鐵陀行者，老夫警告你，你若是再阻攔老夫辦事，老夫就不放過你了。」

鐵陀行者哈哈大笑道：「你放不放我沒有關係，我大和尚的這個伙伴也不會放過你……」

秦鵬飛怒喝道：「鐵陀行者，你是存心與老夫過不去了……」

方瑟聽到這裡，接着便聽得一陣「嗆啷啷」的金屬撞擊之聲，和長鞭劃過空中的呼嘯之聲。

他曉得鐵陀行者已經和秦鵬飛動起手來了，心中暗道：「現在不走，還等甚麼時候？」

他立即抱起夏蘋扛在肩上，小心的爬下了樹，悄悄的朝着向大路那個方向行去。

他本來還想走到樹林邊去看看那伸出援手救助自己的鐵陀行者長得甚麼樣子。

可是回心一想，他只要記得對方這份大恩，今後一定有機會可以報答鐵陀行者的，又何必在這危厄的時候，多躭擱時間？

因而他的身形僅在樹林裡停頓了一下，便急速的穿林而出，選擇好方向，奔過那寬廣的田野，踏上那條用黃土細沙鋪成的小道。

奔行之間，他的耳邊不時傳來嗆啷啷的聲響，也挾着秦鵬飛的吼叫之聲以及鐵陀行者爽朗的大笑聲……

漸漸，那些聲響隨着他奔馳的身形漸漸的微弱，而消失在身後，不再可聞。

方瑟一陣急奔，也不管自己氣喘疲累，直到遠遠望見了嘉興城那高聳的城牆，他才稍稍放緩了腳步，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

他一面緩步而行，一面暗自思忖道：「但願那鐵陀行者能夠抵擋得了秦鵬飛，不然他救了我們，反而把他自己害了，豈不使我一生都難以安心？」

這下遠離了危險，他思緒逐漸冷靜下來，馬上又想到了自己把夏蘋從柳雲山莊帶出來了，龔江並不知道，若是就此回到了店裡，該如何對師父說明此事？

他心中的思緒紊亂，只覺自己逞一時之意氣，冒險做出這等事，雖說是因爲喜歡夏蘋所致，可是由這件事情所帶來的後果，將不會是他，以及他的師父所能夠解決的……

他心裡在暗暗憂愁，不知在回去之後，該如何向龔江述說此事，已不知不覺的來到城門口。

這時剛剛是掌燈時分，許多人都已返家吃晚飯，街上行走的人倒不很多，可是他們見到方瑟肩上扛了個滿身烏黑的人，全都好奇地向他望來。

方瑟這才發現自己已經走到城門邊，他的目光一閃，只見那些出城的人都以好奇的眼光望着自己，其中有些還是認識的熟人。

他唯恐那些熟人問起來不好回答，所以把頭一低，裝成沒有看見，匆匆的走進城去。

那知才踏上街道，他便被一個人拉住了。

方瑟心頭一驚，急忙凝氣於身，預備出手攻擊，耳邊却已聽得那人笑道：「小方，你匆匆忙忙的趕進城做甚麼？」

方瑟抬頭望去，這才看清那位拉住自己肩膀的守城門的差役，是那最好喝酒的李七。

他吁了口氣，笑道：「我道是誰吧，原來是李七哥。」

李七身穿着「勇」字衣，手裡持着一枝長槍，大概還沒下班，所以還沒喝醉。

他瞇着眼睛，道：「小方，你扛的這個人是誰？」

方瑟一見是李七，心裡早有了如何回答的打算，聞聲道：「是我們店裡的一個伙計，昨夜要他去送貨，那裡曉得喝醉了摔在山溝裡，是我趕去把他揹回來……」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李七笑

道：「可是小方呀！我平時都難得看到你穿這麼好的衣服，這下去揹人，豈不把衣服弄髒了？」

方瑟苦笑道：「這有甚麼法子呢？我本來換件衣服想到杭州去一趟，一聽到這個消息，來不及換衣服就趕去救人了……」

李七讚許地點了點頭，放開了手，道：「那你還不快把他送到劉一帖那兒去？他的傷可不輕！」

他這句話倒把方瑟提醒了，慌忙道：「是，李七哥，我正預備把他送到劉一帖那兒去！」

李七搖頭道：「你們這個伙計也眞是的，不會喝酒，偏要逞强，像我李七，就是乾了三罈酒，也不會醉得摔到山溝裡去呀！」

方瑟笑道：「當然的，城裡面那個不曉得你李七哥是千杯不醉的海量……」

李七得意地道：「說海量倒也未必，不過若是比喝酒，嘉興城裡大概沒有第二個比得過我的……」

方瑟曉得李七是把話匣子打開，就沒完沒了，他唯恐影響到夏蘋的傷勢，不想再與李七搭訕下去，連忙打斷了他的話聲，道：「李七哥，你忙吧，我走了。」

說着，不等李七回答，匆匆沿着城牆，向橫街行去。

沒多一會，他便已來到一幢寬廣的樓房之前，抬頭望去，只見門前懸掛的那個長匾依然靜靜的懸在那兒。

他輕聲唸道：「祖傳七代儒醫劉峙宇，專治一切疑難雜症，跌打損傷，只服一帖，便能着手回春。」

以前，他每次從這兒經過，或者奉龔江之命來邀劉峙宇去飲酒時，都爲這兒掛着的長匾上所寫的字感到好笑，嫌它太嚕囌，太自誇。

此時，當他帶着負傷的夏蘋來此，他眞希望劉峙宇眞如他的外號劉一帖，僅僅開了一帖藥方，便能使人着手回春。

方瑟站立在門前一會，便舉步向裡面行去。

這劉峙宇大夫是嘉興城裡最有名的大夫，他那劉一帖的綽號，可說是方圓三百里無人不知，平時生意興隆，應診之人絡繹不絕，可是他這人有個怪脾氣，那便是一天只看三十個人，超過之後，絕不多看，馬上便關起大門。

因此方瑟一見大門還沒關上，不由暗暗吁了口氣。

走進門裡，他只見店門的伙計正在忙着切藥、包藥，匆匆的打了招呼，他問道：「劉大夫在不在？」

其中有個伙計叫洪平的道：「小方，你又是來找他老人家去喝酒？」

方瑟瞪了他一眼，道：「你沒看到我帶了個人來？」

洪平曉得方瑟空手力敵雙牛，不是好惹的，一見他像在生氣，連忙臉上堆着笑容，道：「小方，你又何必生氣呢？他老人家在裡面……」

方瑟也懶得跟這種人嚕囌，揹着夏蘋便往裡面房間行去。

掀開了布帘，走進了劉峙宇平時替人看病的房間，方瑟只見那個名醫劉一帖正斜靠在橫榻上，另外有一個頭梳雙髻的婢女蹲在他的榻旁，輕輕的替他搥着腿。

方瑟看得非常清楚，劉一帖雖是閉住了眼睛，右手却不老實地伸進那婢女的衣襟裡去，不曉得在摸索些甚麼。

他楞了一下，想要退出房去，却已見到那個婢女錯愕地側過頭來。

她一看到屋裡突然走進一個人，錯愕之下，臉色立即紅了起來，急忙抓住了劉一帖那隻伸進她胸前衣襟的手，摔了開去。

劉一帖睜開眼來，道：「小雲，妳……」

話一出口，他一眼望見方瑟在屋內，不由尷尬地說道：「方賢侄，你……」

方瑟往旁邊移了移，讓那以手掩面，羞怯退走的婢女走了出去。

劉一帖站了起來，撫了撫頷下的三綹灰髯，藉着咳嗽之聲掩飾自己的難堪，道：「方賢侄，是你師父來……」

方瑟見他滿臉通紅，也不願說甚麼使對方過於難堪，打斷了他的話，道：「劉大夫，有個病人要請你看看。」

他走到榻前，把夏蘋平放在榻上。

劉一帖拿起了夏蘋的手，還沒把脈，臉便現出驚愕之色道：「方賢侄，這位是……」

方瑟肅然地道：「她是在下所喜愛的一個女子，因爲遭到歹人毒打，所以在下把她帶到這兒來，請你看一看她的傷……」

劉一帖驚疑的道：「你師父……」

方瑟笑了笑，道：「劉大夫，想你不會告訴他老人家的吧？」

劉一帖一愣，道：「不會，當然不會。」

「這件事，希望劉大夫不會傳說出去。」方瑟臉色一凝，道：「就如同在下不會把方才的事傳說出去一樣。」

劉一帖臉色一變，道：「方賢侄，你……」

方瑟道：「在下乃是個打鐵的學徒，沒有甚麼關係，但是大夫你乃是祖傳七代的儒醫，恐怕……」

劉一帖臉上一紅，隨即乾笑着道：「方賢侄！你何必說這些話呢？你的事還不等於我的事一樣，老夫保證不讓第三人曉得此事。」

方瑟頷首道：「如此多謝你了。」

他的話聲一頓，說道：「劉大夫，她是個女子，身上的傷又是着肉的，在下希望你能讓宅裡的婢女替她敷藥，

哦！並且還請你找人替她換件衣服……」

「當然，當然，」劉一帖堆着笑道：「老夫行醫這麼多年，這點小事當然會曉得，何勞賢侄吩咐？」

方瑟道：「在下此刻要回鋪裡一趟，若是沒事，很快就會趕回來的，若是她醒來了，請她在此等我，至於藥錢和診費，在下回來之後再……」

劉一帖搖手道：「唉！方賢侄，你提這些做甚麼？我們不是外人，還會跟你計較那區區幾個藥錢？」

方瑟道：「如此就多謝你偏勞了，在下就此告辭。」

劉一帖乾笑道：「方賢侄，拙荊那兒……」

方瑟道：「劉大夫，這事你可放心，在下若是不想說話，這張嘴就等於縫上了一般，沒人能使我開口的。」

他抱了抱拳，也不再理會劉一帖，掀開布帘，向前面的藥鋪行去。

很快地，他便來到了大街，把那些驚疑的目光拋諸腦後。

方瑟一直走出十多步外，方始停下腳來，回頭望了那個巨大的長匾一眼，他的心底浮起一絲歉疚之意，暗自忖道：「這並非我不夠厚道，以劉一帖的隱私來威脅他，而是夏蘋受傷之事絕不能被傳揚出去，只得在無可奈何之下，利用劉一帖的害怕老婆來封住他的嘴了。」

當他想到劉一帖在發現自己所做的事被人看見時，臉上浮起的那種驚愕交集的神色，忍不住搖了搖頭，暗忖道：「我眞不明白劉一帖那樣怕老婆的人，怎麼還有膽子敢在自己的家裡調戲婢女？他難道不怕被他老婆闖進來看見嗎？」

他的年紀還輕，根本就沒有經歷過男女之間的事情，自然不會曉得這種心理，正是一般男人所具備的特色。

正因爲偷情時那份偷偷摸摸的感覺能給予男人一份特殊的刺激，所以十個有九個男人，都會瞞着家裡的妻室到外面去拈花惹草，尤其是愈怕老婆的就愈甚。

方瑟想了一會，也沒想出個道理來，他的思緒很快地又回到眼前所遭遇到的困難上。

他不曉得在回去後，該如何對師父述說自己在柳雲山莊裡所遭遇的事，此後，又該怎樣安排自己和夏蘋之間的感情。

想着想着，他只覺得腦袋幾乎要炸了，搖了搖頭，想要拋去腦海裡的雜念，却發現那些意念已經充塞在他的腦中，無法忘去。

他輕嘆口氣，自言自語道：「現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話聲未完，他的身子已被人攔住，道：「方瑟，你怎麼還在這兒？」

方瑟定了定神，凝目望去，只見攔住自己的是隔壁油行裡的宋掌櫃。

他哦了一聲，躬身道：「宋大叔，你好。」

掌櫃是一個中年胖子，他詫異地道：「方瑟，你師父他們都走了，你還在這兒做甚麼？」

方瑟全身一震，驚道：「宋大叔，你說甚麼？我師父他們走了？」

「怎麼？你還不曉得，」宋掌櫃詫異地道：「中午時分，我把銀子給了他們，他們就已經僱好車走了，說是要搬到杭州去養老……」

他望了方瑟一眼，問道：「奇怪，你師父平常最喜歡你，怎會這次搬家沒帶你去？」

方瑟定了定神，道：「宋大叔，你說師父已把店舖賣給你了？」

「是呀！」宋掌櫃道：「他今天中午來找我，說要把店賣給我，我還以爲他是開玩笑的，那裡曉得他把房地契都拿來了，我才曉得他是眞的，所以我才準備好了銀子……」

方瑟打斷了他的話，問道：「宋大叔，你把銀子給了我師父之後，他老人家有沒有說甚麼？」

宋掌櫃道：「我正爲這件事奇怪呢，他本來是明天早上才搬走的，那裡曉得沒有兩個時辰，你那兩個師兄便僱車走了，臨走的時候，你師父也沒有來跟我打個招呼……」

方瑟心中一跳，問道：「你是說師父臨走的時候沒有跟你老人家打招呼？」

「是的！」宋掌櫃道：「你師兄僱車走的時候，還是我店裡的二楞子看見的，他告訴我，我還不相信，過去一看，才看到店門關了，敲了半天門，裡面也沒有人，因爲我店裡的事忙，到了這會才有空，我正想趕去看看呢！」

方瑟道：「宋大叔，我跟你老人家一道去吧！」

宋掌櫃嘆了口氣，道：「你師父平時最喜歡你了，他走之時，怎麼會不告訴你呢？眞是奇怪？」

方瑟心裡有許多的疑問，他似乎已經感覺到有甚麼不祥的事情在自己的身上發生了，因而對宋掌櫃的話沒有回答。

他們兩人走到長興鐵舖之前，方瑟只見原先日夜敞開的大門，此刻關得緊緊的，門上還鎖了一個大鎖，顯然是裡面已經沒有人了。

掌櫃的走到門前，自袖裡拿出一個小鐵橇，側首說道：「他們把門鎖上了，連鑰匙都沒留下，所以我帶來一個鐵橇……」

方瑟沒等他說完，走到門前，抓住銅鎖，用力一擰，只聽「喀」地一聲，便已把銅鎖連門上的鐵環一齊扭下來了。

宋掌櫃吁了口氣，驚道：「方瑟，你這手功夫眞不簡單，怪不得我聽人家說你曾經把兩條牛都給掀翻了……」

方瑟心中懸念着龔江的安危，也

沒有理會宋掌櫃，推開了大門行了進去。

房內一片黑暗，就連那日夜未熄的爐火，此時也已熄滅了，整個屋子充滿了煤炭被潑水熄滅的臭味。

方瑟喃喃道：「奇怪！他們怎麼走得這樣匆忙？竟然連熄火都用水潑，屋裡的工具也沒收拾一下……」

宋掌櫃站在門口道：「方瑟，你在這兒等一會，我回家去拿燈來。」

方瑟道：「宋大叔，不必了，我曉得燈在那裡。」

他站在屋裡一會兒，眼睛已經適應屋內的黑暗，加上他在此生活了兩年，室內的擺設都很清楚，是以逕自摸黑行到平時擺油燈的地方。

他找到了火石，燃着油燈，室內立時明亮起來，宋掌櫃游目四顧，只見屋裡亂糟糟的，不由搖頭道：「唉！他們走得眞匆忙，連東西都沒有收拾一下，看來老龔好像不想再吃這行飯了……」

他詫異地問道：「方瑟，你師父本來說是要搬到杭州去開鐵舖，怎麼這些工具都沒有帶去？」

方瑟臉色沉重地道：「恐怕我師父沒有走成，走的是那兩個逆徒！」

宋掌櫃不明白方瑟說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愣了一愣，問道：「方瑟，你……」

方瑟道：「宋大叔，你在這兒等等，我到裡面去看看。」

宋掌櫃心中寒慄，一見到方瑟要走，連忙走上去，道：「方瑟，我跟你一起進去看看吧！」

方瑟望了他一眼，也沒拒絕，持着油燈，領先向着內室走去。

他首先便向龔江的臥房行去，還沒走到通道拐角處，已見到師父平時用來撐着走路的鐵拐竟然橫在甬道，尖刃的那一端插在牆上，把磚牆都穿了一個孔。

他的臉色一變，拔下了鐵拐，急步走到龔江所住的那間臥房。

還未進房，他已聞到一股濃郁的血腥味撲進鼻端，搶步進了房，隨着燈光閃爍，只見龔江上身垂落地上，下半身還掛在床邊，背上露出一枝尖尖的劍刃。

方瑟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彷彿覺得那枝發亮的尖刃正是插在自己的心裡一般。

他明知師父在那一劍之下，定然已經死去，可是他依舊忍不住呼喚道：「師父！」

龔江身上的血都已經乾涸了，如何還能夠回答他的話？回答他的只是室內傳來的回聲，和身後宋掌櫃發出一聲尖叫。

方瑟把鐵拐一丟，放下手裡的油燈，蹲下身去扶起龔江，只見師父雙眼圓睜，嘴角流出血水，胸前插着一枝短劍。

從那劍刃入體的深度看來，可見那謀害龔江的人費了多大的力量，似乎唯恐龔江不會在這一劍之下喪命一樣……

方瑟睜大了一雙烏黑清澈的眼睛，眨都不眨動一下，緊緊的盯着躺在床上的龔江身上。

他要把師父慘死的模樣，藉着深深的凝注，而嵌印入心底，這樣，他將永遠不會忘懷師父是如何死的，他將來在抓到那兩個兇手的時候，將不會因爲他們的哀求，而放過他們。

龔江那慘死的情狀，愈是深印他的心底，他心愈是疼痛，痛得他的身軀都在微微打顫。

他的淚水，忍不住像泉水般的汨汨流出，從他那雙仍未眨動一下的眼睛裡流出來……

驀地，他大吼一聲，身形旋動，一拳搗在牆上，立時，把那堵土牆擊穿一個大洞，泥土石灰簌簌不停的從牆上跌落下來。

方瑟把心底的痛苦、鬱悶、憤恨，都藉着這一拳發洩出去，可見這一拳的力量有多大了，幾乎使他一條手臂都穿過牆壁去。

他緩緩把右臂從壁洞中拔了出來，心中激動的情緒漸漸平復下來。

這時他突然聽得身後傳來急速喘氣的聲音，猛地一個大旋身，他蓄足了勁道，便待飛拳攻出。

隨着那搖拽的燈光閃動，他只見宋掌櫃滿臉鐵青，背部貼着門上，正在撐持着要站起來。

宋掌櫃是個做生意的老實人，何曾見過人被殺死的模樣，並且這個慘死的人還是不久以前跟他做過生意，平常時時可見的龔江。

當他看到龔江胸前被插了一柄利刃，橫屍於床的慘狀時，他全身癱軟，再也站立不住，坐倒在地上，幾乎昏了過去。

直到被方瑟的那聲大吼把他的神智震醒，他才發現自己是坐在地上，掙扎着要爬起來。

那知他氣喘如牛，還沒站穩身形，已見到方瑟眼中流着淚水，放射出凶厲的光芒，像尊殺神似的揮拳旋身過來。

他驚叫一聲，剛站起的身軀又軟了下去，連爬帶滾的要往外面逃去。

方瑟一個箭步竄出，抓起了宋掌櫃的身軀提了起來……

宋掌櫃嚇得渾身直打哆嗦，顫聲道：「方……方賢侄，我……」

方瑟看到他那個樣子覺得好笑，可是他身遭大變，心裡有如刀割，又如何笑得出來。

他的神色肅穆，沉聲道：「宋大叔，你定定神，小侄有事情要交待你。」

宋掌櫃臉上的肥肉不住地抖動，顫聲道：「方賢侄，你……你把手放開……」

（未完・四）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